武俠世界

霸　　刀（清代俠情宮幃奇情故事）吳道子・著

刀中之霸韋耿因路見不平，救下廉潔愛民的順天府尹，竟成多方面之追殺對象。追殺他的，有打出反清旗號之日月盟，亦有以殺人爲業之黑殺門；有奸相和坤之手下，亦有名門正派之白道高手。且看霸刀如何於各大勢力間周旋……



第29年
35

$ 7.00

編者話

本期的巨型小說是新秀吳道子先生所撰寫的「霸刀」，故事情節頗為曲折，而人物行徑也極奇特，內中更有感人心弦的愛情故事，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故事描述號稱「梁霸刀」的武林高手韋耿，無緣無故遭「斷樑劍」歐陽佩文追殺，而韋耿在江湖上行踪飄忽，神龍見首不見尾，歐陽佩文幾經轉折，終於自水銀門中人口中得知韋耿的行踪，原來韋耿在每年的重陽，例必到烏鴉山小開元寺住上幾天，和寺裏老主持弈棋，歐陽佩文氣勢洶洶地找上了韋耿，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可是就為了這一次的打鬥，改變了歐陽佩文的一生……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傅紅雪先生的「南宮雪故事集」之「暴風邊緣」，錢來爺請來孟東野，目的是讓錢香兒和他作個朋友，錢香兒對父親這樣做法很反感……誰知當晚孟東野却死在錢香兒的床上，而錢香兒下落不明，孟家莊莊主率衆來到錢家興師問罪，在這緊張時刻，柳花花和南宮雪來到了，他們如何去解決這場糾紛，如何追查眞兇？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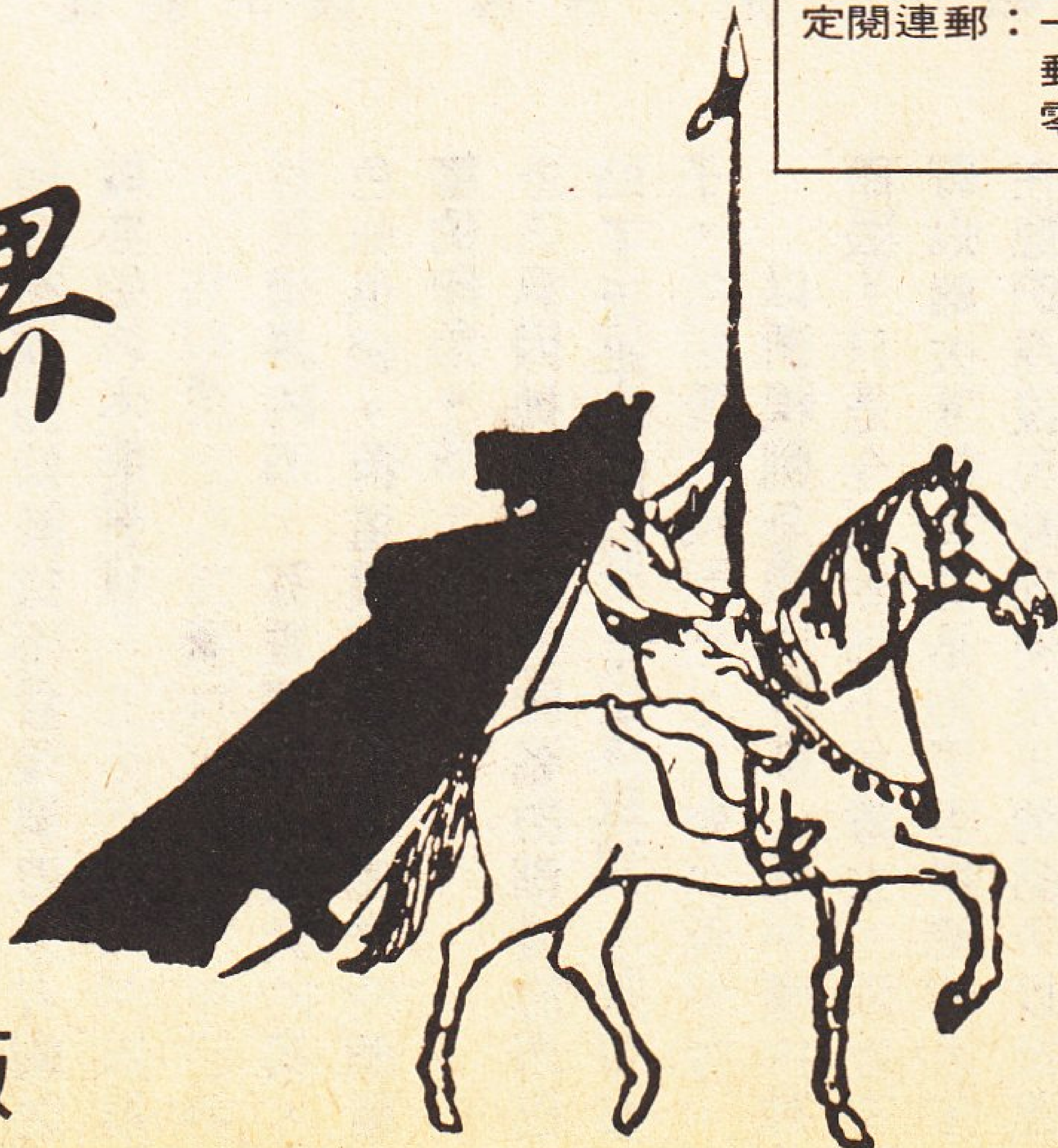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5期
（總號14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遭人放毒　武功頓失

刀，是梁霸刀。

劍，是斷樑劍。

梁霸刀並不姓梁，名字也不叫霸刀。在他藉藉無名時，他叫自己做無名刀。成名後，他改爲「兩把刀」。誰知道，卻訛傳了，變作「梁霸刀」。

斷樑劍本也不叫斷樑劍。這名號的主人歐陽佩文原有一個更貼切的外號，叫做「彩鳳劍」，但自從她的心上人，文武雙全之「多情公子」石子斌在襄陽城外，被梁霸刀一刀割破咽喉後，「彩鳳劍」便變爲「斷樑劍」。

歐陽佩文人如其號，美麗如彩鳳一般。只是她眼高於頂，選擇對象之條件極高，一定要溫文俊雅，文武皆精。

江湖上，俊俏之士本已極少，文武雙全之人亦是不多，又俊俏又文武雙全的更是鳳毛麟角。是故歐陽佩文雖年屆花信，仍是小姑獨處，待字閨中。

一個女子，若然在二十四歲前仍未嫁出，誰不焦急？好不容易才給她碰上一個差强人意的多情公子石子斌，卻被梁霸刀殺掉。歐陽佩文怎不把梁霸刀恨之入骨，誓要把「樑」斷了下來方能甘心。

一年來，斷樑劍找遍了整個江湖，也找不着梁霸刀，梁霸刀好像是怕了她似的，總是避開了她。

斷樑劍找不着梁霸刀的主要原因也許是江湖中見過梁霸刀的人太多了。並不是因爲他朋友太多，通知他及早逃避。

刀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希望斷樑劍能找到梁霸刀。一個是劍中之絕，一個是刀中之霸，兩人若然碰頭，這刀劍之爭定必精彩絕倫，百年難逢，而且不收門券，有誰不想看？

既然這麼多人熱心玉成其事，亦有不少人見過梁霸刀，況且他也沒躲在深山，仍不時在東面出現，西邊亮相，怎會找不到？

這很簡單，當甲說梁霸刀是一個虬髯大漢，乙說他是一個落泊書生，丙說是一個走方郎中，丁說是一個花花公子，而戊說……的時候，該信誰？幸好，每人說的雖然不一樣，卻有兩點是相同的。唯有在這方面着手。

第一點是他有一把刀。用刀的人怎會沒有刀？怎能算是線索？只因他的刀與別不同：刀身窄而短，除刀尖外，沒有弧度；竹柄，沒有護手，不用時套在雨傘中。

歐陽佩文循此線索找了數月，每逢碰見帶着傘的人，便借來一看。試試能否拔出一柄刀來。出門之人，帶着傘的何止千萬，歐陽佩文試拔過萬多把傘後，手也酸了，只得放棄。

有位仁兄妙想天開，建議貼出通告，不准人攜帶傘外出。梁霸刀刀不離身，屆時若有人帶着傘時，準是他無疑。

只是誰敢張貼這告示？不被官府追捕也會被造傘工人打死。

第二點相同之處便是，不論梁霸刀以何種面目身份出現，總不帶有半點江湖氣味這應該好找了吧？在江湖中不帶江湖氣味，不正是鶴立雞羣，一望便知嗎？

只可惜，沒有人能夠告訴歐陽佩文江湖在那裏。只有一有識之士說：神洲大地之上，五湖四海之內，處處皆是江湖。

因此，在江湖中找一個不帶江湖氣味的人確是好辦，莫說一個，便是千兒八百，片刻便可找來。但要找梁霸刀，那兒找？

斷樑劍始終找不着梁霸刀，刀劍之戰亦始終未能舉行。

* * *

這裏的酒，芬香馥郁，這裏的菜，色味俱絕。但這裏卻給歐陽佩文一個極壞的印象。

只因她在這遠近馳名的湖邊居內已站了近半個時辰，仍沒找到一張空桌子。

以斷樑劍急燥的脾性，她早應拂袖而去。只是今天她卻不會離去。因她不可以離去。因爲若是約了水銀門的人，在他們還沒現身前便走了的話，以後便休想找他們幫忙。

水銀門，顧名思義，如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他們自己曾誇口說，天下間沒有水銀門打聽不到的消息，也沒有他們找不到的人。

歐陽佩文站得脚也酸了，才看見一枱客人酒醉飯飽，會賬離去。

歐陽佩文急步上前，一屁股便坐了下去。坐落了，才發覺這枱客人裏，還有一個人沒走。她立即重新站起。那人已開口

清代宮幃俠義奇情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霸



道：「這位女俠，在湖邊居找一張空桌，比登天還難。如不嫌棄的話，便一起坐吧。」

歐陽佩文看看其他桌子，全都是吃得興高采烈，沒有半點離去的跡象，只得坐了下來，再打量一下眼前邀請自己同桌的那人。

一襲褪色長衫，一張蠟黃的臉孔，廿五、六的年紀，但卻雙目無神，憔悴不堪。正是一個典型的文弱書生。

她心中嘆息，想道：「滿酋開科取士，提倡八股，使多少大好青年終日沉迷書中，不思故朝，反淸復明大業，怎能有望？」

口中卻道了謝，坐了下來。

歐陽佩文對同座之只懂死讀詩書，但求金榜高中，一舉成名的人半點好感也沒有，叫了酒菜後只靜坐着，望也不望那儒生一眼。

不久，儒生結賬離去，位子卻迅速被另一人補上。

歐陽佩文方欲開口，那人左手已按在桌上，中指收起，正是水銀門的聯絡暗號。她打量着眼前之人，看他一個大腹賈模樣，那有半點江湖人——尤其是水銀門中人的味道。

那人低聲道：「歐陽女俠，請恕在下來遲。小的賈通，特來報告女俠一個好消息。」

歐陽佩文急急問道：「可是有那人之行踪消息了？」

賈通道：「本門探得，點子這幾年來，每逢重陽前後，都來這裏城外烏鴉山

中小開元寺什 數天。據說他和那主持法空老和尚交 厚，每年都會來找老和尚對弈數局的

歐陽佩文道：「重陽？明天不正是重陽嗎？」

賈通道：「正因爲明天便是重陽，所以我們才這樣急通知妳來這裏。那點子應已到達小開元寺了，歐陽女俠妳看着辦吧，請恕本門只能幫至此處，以後的便無能爲力了！」

歐陽佩文道：「貴門如此幫忙，我已是感激不淺，其餘的那敢勞煩？請問我該付多少？」

賈通搖首道：「這一次本門免費報效，分文不收！謹祝女俠馬到功成！在下告辭了。」

*　　*　　*

「老和尚，你這着簡直是叫作自投羅網，右上角這片地，你還能救嗎？」

「韋施主，這不叫自投羅網，這叫捨身成仁。右上角雖然全軍盡墨，但老衲卻把中原保住了。」

「中原雖能保住，但老和尚，敗局已呈，回天乏術了。」

「敗在施主手裏，老衲心服口服，只求不半子無存已是心足了。」

「老和尚，只一年不見，你的棋藝竟然大有進展，明年便可勝我了。只是，既有嘉賓深夜來訪，爲何不請客人進來稍坐？」

屋外之歐陽佩文知道行藏敗露，遂飄然進內。

屋內坐着兩人，面向外間者乃一年已古稀，面目清癯之老僧，另外一人亦已回過身來，竟是日間湖邊居同桌之青年文士。

歐陽佩文大爲錯愕，只因這文士看似弱不禁風，病容滿臉，怎會是叱咤江湖，殺人於舉手投足之間的梁霸刀？

既然來了，她只好硬着頭皮，道：「賤妾歐陽佩文，因聽得梁霸刀在此，故冒昧夜訪，有擾兩位之處，尚請見諒！」她想不到這文士若是普通人的話，怎能聽出她藏身屋外。

清瘦文士微笑道：「歐陽女俠，在下『兩把刀』，梁霸刀這名字只是外間以訛傳訛之稱呼。不知女俠找在下有何見教？」

歐陽佩文登時心頭一寒，想不到這看似手無縛雞之力的孱弱書生竟然眞的便是尋訪年餘不獲之梁霸刀。

她拔出長劍，怒道：「我是來找你報仇的。不管你是梁霸刀或是兩把刀，拔出你的刀來，今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兩把刀道：「我與姑娘素昧平生，那有仇恨可言？姑娘莫非弄錯了？」

歐陽佩文大怒，道：「你不用否認，石子斌是否你殺的？你說！」

兩把刀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那淫……姑娘是他何人？竟會爲他找上我報仇？」

歐陽佩文道：「我是他何人毋須告訴你，你只管說，石子斌是否你殺的？」

兩把刀點頭道：「若姑娘所指的是多情公子石子斌，我不否認。」

歐陽佩文續問道：「那麼天山雙俠馬氏昆仲是否亦是你所殺？」

兩把刀道：「沒有錯，他兩人亦是我所殺。還有誰嗎？」

歐陽佩文目眥皆裂，怒道：「他們三人與你何仇？竟然下此毒手？」

兩把刀道：「我素來做事，但求自己心安，從不予人解釋。只是姑娘既然有問，我便說出來吧！石子斌死有餘辜，我若說出來，妳也不會相信。姑娘只要跑一趟洛陽，找上白馬寺主持悟能大師一問，便知情由。悟能大師乃有道高僧，絕不打誑語，總比由我說出來好一點。至於馬氏昆仲，密謀行刺順天府尹王大人，我勸之不聽，反逼我動手，只好殺了。」

歐陽佩文怒道：「石子斌之死因，你不說我也會去洛陽查問。馬氏雙俠乃日月同盟義士，刺殺朝廷狗官乃天經地義之事，何須你來插手？難道你也是韃子鷹犬？」

兩把刀搖搖頭道：「姑娘錯了，我與朝廷半點關係也扯不上。王府尹若是貪贓枉法，殘民以逞之狗官，我殺他還來不及，怎會阻止馬氏兄弟行刺他？只是他廉潔愛民，一秉至公，政績有目共睹，這樣的好官那能殺？」

歐陽佩文冷哼了一聲，道：「你怎會知道那麼多？爲成大業，犧牲幾條性命有甚麼關係？殺了好官，留下貪官，那時天下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我們只需略加煽動，自然天下大亂。屆時百姓把韃子恨之入骨，定當支持我們起義，何愁不能復我大明江山，把韃子趕出關外？」

兩把刀道：「姑娘太天眞了，思想已是走火入魔。我來問姑娘一句，大明被誰所滅？」

歐陽佩文怒道：「你這個問題三歲孩童也能回答。有誰不知道是吳三桂那奸賊把大好河山斷送在滿清韃子手裡？」

兩把刀搖頭道：「姑娘錯了，表面看來確是如此！清兵入關，吳三桂當然是罪魁禍首。若是沒有闖王，吳三桂又怎會引清兵入關呢？百姓若是豐衣足食，誰作流寇？又怎會有李自成？有明一代，凡二百多年，朝綱腐敗，內政不修，不是奸臣當道，便是宦官弄權。這麼多年來，姑娘能否說出那一年，百姓有好日子過的？」

歐陽佩文那能反駁，只得啞口無言。

兩把刀續道：「歸根究底，把大好河山奉送給滿清的，不是姓朱的是誰？若果姓朱的皇帝們能及得上滿清皇帝的一半，怎會淪落至此？姑娘若是日月同盟中人，我勸你還是退出吧。妳想一想，清兵入關已百年，有誰支持你們？廣大民衆嗎？別作夢了，百姓們只會把你們恨之入骨。你們打着朱明旗幟到處胡作妄爲，這裏殺一個官，那裏煽動一場騷亂，便以爲可以動搖滿清的根基嗎？這只有加深百姓對你們的痛恨，因爲你們的所作所爲，受害者不過是普通百姓人家。」

兩把刀略爲停頓，看看歐陽佩文臉上的神色，繼續道：「滿清朝廷巴不得你

們這樣做，他們清楚地了解，你們絕對不能做出什麼來，只有令人們對反清義士全無信心，韃子便安枕無憂了。至於你們認爲引起人們對韃子仇恨之心，便能驅逐韃子，更是荒誕無稽。當年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舉國上下，誰不悲憤欲絕？韃子還不是順利一統天下？」

歐陽佩文多年來所聽的，全是驅逐韃子，復我大明的口號，那曾聽過如此新鮮的論調，一時間怎能接受？

她怒道：「你這個只圖安逸，不知什麼是民族大義之人，簡直是強詞奪理，胡說八道。拔出你的刀來，我要爲無辜慘死的馬氏雙俠雪恨。」

兩把刀見費了這麼多唇舌，仍未能把歐陽佩文之來意打消，只得苦笑道：「在此佛門清淨地，我實不願和你動手。姑娘既然一意孤行，我倒有一建議，不知姑娘可願一聽？」

歐陽佩文不耐地道：「你有什麼花樣，即管說出來！」

兩把刀道：「姑娘既稱劍中之絕，劍上造詣定必高超非凡，我便接姑娘五十招，只守不攻。若姑娘在五十招內不能取勝，便請姑娘一年內不得找我決戰，並代我給日月同盟傳一個口訊。」

歐陽佩文道：「若然我勝的話，那又如何？」

兩把刀道：「我束手就縛，如何發落，悉隨尊意。但姑娘若取我人頭的話，則須先離此處，免沾污佛門清淨地方。」

歐陽佩文略一思量，兩把刀雖只守不攻，自己可無後顧之憂，放手進攻；但若要在五十招內取勝，卻毫無把握。若要求改爲百招，則未免示弱於人。幸好即知未能取勝，對方之條件亦能接受，借此機會一試對方刀法高低亦好。當下便點頭答允。

兩把刀道：「這裏地方雖然不大，卻仍勉強足夠。姑娘可需出外動手？」

狹窄地方利攻不利守，歐陽佩文怎會不知，便道：「既然你認爲此處可以，便在此處吧！」

歐陽佩文只見兩把刀站在屋內空間處，兩手卻是空空的，怒道：「你怎麼還不出刀？」

兩把刀搖頭笑道：「我的刀一出鞘便是致命殺着，既然只攻不守，怎能出刀？姑娘請放手出招吧！我若落敗，只怨學藝不精，絕不反悔的。」

歐陽佩文見他如此輕視自己，勃然變色。怒道：「這是你咎由自取，可別怪我。」亮起劍式，抱神守一，伺機而動。

屋裏登時被一股濃厚的殺氣籠罩着，在旁觀戰之法空大師亦不禁後退了兩步，只是，兩把刀卻神色自如的站在那裏。

驀地，青虹一閃，歐陽佩文之長劍閃電般直射兩把刀胸口。這雷霆一擊挾着萬鈞之勢，江湖中人喪生在這一閃電劍招之下的，不知凡幾！別說兩把刀手無寸鐵，便是刀劍在手，也非容易招架。

可是，歐陽佩文的心卻是涼了一大截，只因她的劍不但不能刺中兩把刀，反而被對方不可思議地用食、中二指挾着，不能動彈。

兩把刀鬆開歐陽佩文之長劍，道：「尚有四十九劍，請姑娘出招！」

歐陽佩文也不打話，一招「百鳥朝陽」，揚起朵朵劍花便攻向兩把刀，寒星閃閃，令人眼花撩亂，目眩神迷，弄不清劍從何處來。

只是，歐陽佩文整個人呆住了，因爲她的劍不知如何地，同樣被兩把刀兩隻手指挾着。

她問道：「你是左手刀，還是右手刀？」

兩把刀放開了長劍，笑道：「我自號兩把刀，姑娘認爲我應該是左手刀還是右手刀？」

歐陽佩文收劍入鞘，嘆了一口氣道：「從今日起，我不敢自稱斷樑劍。你有什麼口訊要我傳給日月同盟的，請說出吧！」

兩把刀道：「姑娘這樣爽快，我甚爲敬佩。請代通知日月盟主，若仍作風不變，只會影响反清大業。我要是碰上他們仍然胡作妄爲，絕不放過。」

歐陽佩文不服地道：「依你所說，莫非我們便應該放棄反清復明大業？」

兩把刀道：「天下並不是姓朱的！大明有甚麼好，爲甚麼要復明？江山在他們手裏時，他們可有珍惜過嗎？他們既然失落了，爲甚麼要爲他們搶回來？多少人曾爲朱明鞠躬盡瘁？如熊廷弼、袁崇煥兩位大將軍，把韃子兵打得落花流水，是誰把他們殺害的？清兵入關後，弘光皇帝若不把大軍集中南京，揚州怎會失守？史大學士可法又怎會殉國？所以，反清一定要，復明則不必了。」

歐陽佩文道：「好，我一定把口訊送到他們那裏。」

兩把刀道：「如此便勞煩姑娘了！日月盟中人如要找我算賬，我隨時奉陪。至於姑娘嘛，妳若要復仇的話，明年重陽，我在此間十里外滄海亭，每天午時，連續三天。姑娘若喜歡的話，可邀同日月盟中人或其他援手，我一概奉陪！」

歐陽佩文深深的望了兩把刀一眼，只見他面上雖蠟黃無血色，雙目卻精光四射，令人不敢直視，與日間所見判若兩人。

她問：「你既然不姓梁，可否告訴我姓名？好使我知道仇人是誰！」

兩把刀道：「我姓韋名耿。最後，我奉勸姑娘，在明年重陽之前，最好先跑一趟洛陽白馬寺，以後便不會以貌取人。」

歐陽佩文心裏把韋耿這名字唸了兩遍，便離開了小相國寺。

法空大師道：「老衲眞害怕施主會殺了她！大好一個聰明人竟冥頑不靈。眞可惜！」

韋耿道：「當她說出和日月盟有關的時候，我差點也忍不住要殺她，只是念在這裏不宜殺人，才把她放過！」

法空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道：「施主也無須對日月盟中人這般反感，到底他們也是爲了反清大業！」

韋耿道：「他們若能正正當地幹，我怎會干涉？只怕他們胡來一頓，使人

們對反清義士失去信心，居時機會來臨時，反清義士卻得不到羣衆支持，反而誤了大事。要不是看在日月盟最終目的也是把韃子趕走，我早把他們殺光了！」

* * *

韋耿的愛好不少，其中一個便是喝酒。

韋耿喝酒時，喜歡用炒香了的花生米來下酒。

重陽剛過了不久，北京已有着初冬的氣息。北京城外，韋耿正舒服地在一小酒肆裏，吊兒郎當的喝着他的美酒，手裏不停地把香噴噴的花生米往口裏送。

酒肆裏，除韋耿外，只有兩桌客人，其中一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歲年紀，相貌清癯，卻流露出一種雍容高貴的氣質。

女的雙十年華，貌若天仙，一顰一笑，令人心蕩神馳。韋耿多年來遊遍大江南北，如此美女，也是首見。

另外一桌坐着兩名男子，均是四旬上下，雙目炯炯有神，太陽穴高高隆起，一看便知是內功修爲極高之武林人士。

桌上放着酒菜，但卻不見兩人動用。兩人手裏雖拿着酒杯，目光卻四週遊顧，其中一人還不時望向韋耿，似是監視着他一般。

韋耿看見如此排場，心裏雪亮，知道定是京裏那位皇親國戚便服出遊。只是他卻不明白，這裏附近沒有一處可供遊覽，怎會吸引着如此一位貴人帶着一位如花美眷遠道來此？

這個疑惑迅即便被人解答了，只因韋耿看見一個人走進了酒肆，直趨那父女模樣兩人之桌子行過去。

另一桌上之兩名漢子即時緊張起來，但看見那美艷少女示意剛來之人坐下時便即恢復常態，只是兩人仍目不轉睛地監視着該人一舉一動。

韋耿之好奇心登時被引起，只因他認識來人。來人不是別人，正是以消息靈通著名的水銀門門主萬事知。

萬事知低聲地向那美艷少女說了一番話，聲音雖低，卻一句不漏地進了韋耿耳朵，話雖短，卻使韋耿吃了一驚。

只因他聽見萬事知道：「傅姑娘，敝門已把梁霸刀之行踪通知了歐陽佩文，她亦於重陽那天摸黑走上了小開元寺找那梁霸刀，但不久後便悻悻然離去。而那梁霸刀亦於翌日離開小開元寺，行踪不明。兩人均不見受傷。」

傅姑娘道：「可知事情經過嗎？」

萬事知答道：「梁霸刀與歐陽佩文武功極高，小的不敢走近開元寺，免避發覺，故詳細情形不可而知。但從日月盟裏探聽得來的消息說，當晚歐陽佩文曾慘敗於梁霸刀文手下。梁霸刀並着歐陽佩文帶給日月盟一個警告。」

傅姑娘續問道：「甚麼警告？」

萬事知道：「便是若然日月盟仍打着反清復明的旗幟胡來的話，他便見一個殺一個，絕不輕饒！」

一旁聽着之清癯中年男子即時眼睛一亮，道：「萬壯士……那梁……」

驀地，店裏湧進了四名黑衣人，黑巾幪面，手持長劍，直撲三人。

另一桌坐着之兩名大漢見狀，急忙拔出兵器迎了上去，萬事知也從身上掏出一把匕首，接住了一名黑衣人。

傅姑娘看似弱不禁風，身手卻是不凡。只見她在腰間一摸，手中已然多了一柄軟劍。

軟劍這兵器，雖易於攜帶，但並非一般武林人士所能使用。只因若然內力及劍法稍差，有劍不如無劍。

傅姑娘手持軟劍，掩護着那中年男子退往一角，密切注意着場中發展。

萬事知身爲一門之主，武功自是不差。另外兩名漢子身手亦甚高明，雖以三敵四，仍略佔上風。

只可惜優勢只是曇花一現，另外四名黑衣幪面人又出現店內。他們不管同伴戰況如何，卻掄起長劍，撲向牆隅之傅姓美女及中年人。

那絕色美人不慌不忙，手中軟劍抖起朶朶劍花，把自己與中年人護在劍幕裏。

傅姓美女雖劍法精密，始終雙拳難敵四人，在四柄長劍不斷攻擊之下，漸漸支持不住。

在酣戰中的兩名漢子看見如斯情形，大爲焦急。但在四名幪面人夾攻之下，一時間要抽身出來，談何容易。

在旁觀戰之韋耿心靈交戰着，在場搏鬥中人，一方面很可能與官府中人有莫大關係，另一方面的黑衣幪面人，從衣著及狠辣的劍招上看來，很可能便是江湖中人大感頭痛之神秘莫測的殺手集團——黑殺門中人。

韋耿不知何解，竟對那絕色美女及中年人有着一種莫名奇妙的好感，眼看兩人身處險境，忍不住開口道：「黑殺門的朋友請聽着，在下和這些朋友尚有一些瓜葛未清，可否暫停一刻，先待在下把事情弄個清楚？」

圍攻着傅姓美女及中年人之幪面人也不答話，四柄長劍不約而同地加緊壓力，即時把傅姑娘攻得左支右絀，狼狽不堪。

韋耿不徐不疾續道：「我話已出口，若各位半點薄面也不賞，我可要出手了。先此聲明，我若出手，便毫不留情，請立即停手！」

其中一名黑衣幪面人大喝道：「臭窮酸，你若不滾出去，連你也一併宰了！」

韋耿在桌上之包袱中抽出一柄竹傘，步向圍攻傅姓美女及中年人之四名黑衣幪面人，道：「各位留神，我要出手了！」

寒光一閃，即時殺氣佈滿店裏。刀光只閃了數下，圍攻着傅姓美女及中年人之黑衣幪面人已全數一聲不响地倒下，俱是咽喉劃破，入肉盈寸，眼看活不成了。

韋耿把刀徐徐放回傘柄內，那刀上滴血不沾，可見刀勢之快，無與倫比。

傅姓美女那雙如秋水般的眼睛看着他，滿臉不敢相信的神色。韋耿對她笑了笑，轉身回到自己的桌子，坐了下來，仍舊喝着他的酒，吃着他的花生米。

其他人看見如斯情景，亦已停下手來。

一幪面人道：「兄台既有如此身手，想必是有頭有面之高人，可否把尊姓大名見賜，容在下等他日圖報？」

韋耿放下酒杯，冷哼一聲道：「剛才我和你們好好地說話，卻沒有人理會我。現在人已死了，方懂得說話比動手好！也罷，告訴你們主子，我姓韋，但別人偏偏要說我是姓梁。你們要找我算賬時，認着我這把竹傘吧，記着我的容貌是不行的！」

萬事知已想起一個人來，即時大吃一驚，失聲道：「梁霸刀！」

餘下四名黑衣幪面人見這煞星在場，那敢停留？急忙道：「多謝韋大俠手下留情，在下告辭。」語畢便拱手離去。

兩名大漢意欲阻攔，卻被傅姓美女喝止，只得眼巴巴看着四人離去。

那清癯中年人偕同傅姓美女來到韋耿桌前，拱手道：「承蒙韋壯士拔刀相助，此恩此德，定當圖報。」

韋耿道：「不用客氣，兩位如不嫌棄，便請坐下喝杯水酒，待我處理一宗小事後再與兩位暢談。」

兩人分別在韋耿面前坐了下去。

韋耿卻對業已靜悄悄退到店門口之萬事知道：「姓萬的，你若能踏出這店門三步，我把韋字倒轉來寫！」

萬事知那敢再跑，急忙回到韋耿桌前，顫聲道：「梁……韋大俠，請問……有……何……吩……咐？」

韋耿笑道：「吩咐倒是不敢，我只想問萬兄一句話。」

萬事知忙道：「韋大俠請說，在下知無不言。」

韋耿道：「我並不是向你要消息，我只想知道你是喜歡自己來還是要我動手！」

萬事知登時面如死灰，哀聲道：「韋大俠饒命！小的與大俠無仇無怨，請大俠高抬貴手，放過小的一命！」

韋耿道：「既然你也知道我和你素沒仇怨，爲什麼還把我的行踪通知歐陽佩文，要她來殺我？」

坐在一旁的傅姓美女忍不住道：「韋大俠，你也不用爲難萬事知了。這事全是我的主意，可否容我解釋呢？」

韋耿道：「難得姑娘快人快語，請說！」

傅姓美女道：「家伯父適才受驚過度，可否容我護送他先行回家，稍後再給大俠一個圓滿交待？」

韋耿點頭道：「爲什麼不可以？今夜初更時份，我在這裏等妳！」掏了一塊碎銀，放在桌上，便拿起包袱及竹傘離去。

韋耿離去後，卻傳來他的話聲道：「萬老兒，下次再犯，不管是誰替你撐腰，我也把你的水銀門殺個清光。」

良久，清癯老人才開口道：「昭華，這人端的是個可怕人物，但願不是我們敵人才好！」敢情傅姓美女的名字叫作昭華。

昭華道：「伯父，姪女會不惜一切，把他爭取過來！」

* * *

初更剛起，韋耿便看見傅姓美女獨身來到酒肆。

傅姓美女道：「賤妾傅若梅，讓韋大俠久等了！」

韋耿道：「傅姑娘不必客氣，我也是剛到，請隨便坐。」

傅若梅謝了，便在對首坐了下去。

韋耿道：「近兩年來，江北武林出現了一位身手不凡，貌若天仙的梅花女俠，想必是姑娘了？」

傅若梅臉色一紅，道：「韋大俠過譽了。賤妾那三兩下花拳繡腿，在韋大俠眼裏，簡直不值一哂。」

韋耿道：「請恕我冒昧，傅姑娘的寒梅劍法極是高明，不知是否一心師太所傳？」

傅若梅道：「不敢，正是家師所傳。」

韋耿道：「原來姑娘是一心師太的高足，難怪身手如此超凡。只是我與姑娘素無仇怨，與令師更是緣慳一面，何故姑娘主使萬事知，把我行踪通知歐陽佩文，令她追殺於我？」

傅若梅道：「韋大俠，實不相瞞，家伯父乃朝廷中人，主管京畿一帶治安。近半年來，日月盟中人屢次暗殺朝庭命官，最近還有來京搗亂之勢，家伯父爲之頭痛不已。賤妾一時胡塗，竟想到韋大俠來。」

韋耿道：「這便怪了，姑娘怎會把我和日月同盟扯上關係的？這事非同小可，日月同盟是亂黨，捉到了會滅族的。姑娘可別給我隨便扣上帽子。」

傅若梅急道：「韋大俠誤會了，大俠一代英豪，怎會是亂黨？只因數月前韋大俠出手拯救順天府王大人，並殺了馬氏兄弟二人，故日月同盟必定把大俠恨之入骨。賤妾因獲知歐陽佩文與日月同盟頗有聯繫，故希望借歐陽佩文之口把大俠行踪轉知同盟中人，使他們之目標轉移到韋大俠身上。賤妾此舉，旨在借助大俠，牽制着日月同盟，並無加害大俠之意。」

韋耿道：「姑娘還說無害我之心？歐陽佩文劍法厲害，那日幸好我大命不死，不然便冤枉了。」

傅若梅道：「以韋大俠當日殺掉馬氏兄弟的身手，區區一個斷棵劍，怎能奈何大俠？韋大俠說笑了。」

韋耿苦笑，道：「姑娘打的算盤可精明極了。我若被歐陽佩文所殺，姑娘毫無損失。若然我殺了歐陽佩文，那便更爲理想。先殺馬氏兄弟，後殺歐陽佩文，日月同盟怎能吞這口氣？這必殺我才甘心。這樣一來，妳便可以坐山觀虎鬥。這一着實是高明。」

傅若梅道：「賤妾心懸京畿安寧，故出此下策，尚請韋大俠見諒。此主意純由賤妾所出，與家伯父無關。韋大俠如若怪責，賤妾願意承担一切。」

韋耿道：「傅姑娘，妳準備如何承担？」

傅若梅道：「韋大俠若要殺我，賤妾雙手奉上人頭，絕不皺眉。若然大俠喜歡賤妾身子的話，賤妾亦毫不抵抗。這

兩樣皆是賤妾最貴重的，悉從大俠喜歡。」

韋耿道：「殺了妳，不能洩我心中怒火，要妳身子，更是荒謬之極，你的心不屬我，要妳的身子何用？姑娘把韋耿看作一頭禽獸嗎？」

傅若梅眼中一亮，道：「賤妾怎敢？只是賤妾除此之外，想不出有何可以補償大俠。」

韋耿道：「姑娘既然已和令伯回府，今晚大可不來，那麼不是更好嗎？」

傅若梅臉色一寒，正色道：「傅若梅雖是女流之輩，但亦知人無信不立，大俠把賤妾看輕了。」

韋耿道：「對不起，韋某錯了。」

傅若梅續道：「韋大俠認爲賤妾可以不來嗎？賤妾怎能爲了一己之生死，而替家伯父樹立如大俠這一個强敵？賤妾今晚不來，他日不但性命不保，亦會牽連多人。」

韋耿笑道：「姑娘把我看作殺人狂魔了，我眞的是生得這樣兇嗎？」

傅若梅道：「大俠躲在面具後，賤妾怎會知道？」

韋耿大笑道：「我眞胡塗，竟然忘了，傅姑娘，妳現在心中可有甚麼願望嗎？」

傅若梅心中一寒，但仍鎭定非常，略一思索後，道：「今晚夜色如畫，星月交輝，賤妾但願能在此月夜，有人與我把酒言歡，一切煩惱暫丟腦後。」

韋耿笑道：「姑娘果非俗人，只是我可以嗎？」

傅若梅道：「韋大俠人中豪傑，實賤妾所望，不敢請矣。」

韋耿當下便把桌子搬出店外，賞了店東一片金葉子，命他速來酒菜。幸好這酒肆位處近郊，否則必然驚世駭俗。

韋耿道：「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難得姑娘有此雅興，我先敬一杯！」

兩人天南地北的談笑了整個晚上，卻使傅若梅震驚不已。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江湖中傳聞殺人不眨眼之煞星，竟會是一個文足定國，武可安邦，俠骨丹心的人。

傅若梅自幼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素有京師第一才女之稱，但在韋耿面前，卻也自歎不如，大爲心折。

歡樂的時光，永遠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間，子時將盡。

韋耿仰望天色，道：「夜已深，令伯父想必等得心也焦了，姑娘亦該回去了。且留未盡之興，他朝再聚！」

傅若梅登時心中若有所失，幽幽地道：「韋兄如此便放了賤妾嗎？」一夜傾談，她對韋耿的稱呼也改了。

韋耿笑道：「難道妳希望我把妳吃掉嗎？別胡思亂想了，況且，妳沒有傷害我，我也不追究妳了。但妳要記着一點，只要你們不草菅人命，自絕於民，我不會找你們的。」

傅若梅道：「我可以再見你嗎？」

韋耿看見傅若梅臉上神情和那幽怨目光，登時心裏一震，卻也大爲不解。只因他現時面目雖非猙獰，卻是其貌不揚。傅若梅國色天香，怎可能鍾情於己？

他那裏知道，傅若梅已被他那舉世無匹之才華，過人之風采氣度深深吸引着，這一股無形的魅力，令她不能自拔。

韋耿道：「何必呢？」

傅若梅一言不發，站起來向城內方向奔去。

韋耿在喃喃自語道：「我難道錯了？」他看見了傅若梅離去時眼中若隱若現之淚影。

傅若梅狂奔了數里，卒在一大樹前停了下來。她芳心已碎，這人竟毫不猶疑地拒絕了她，他竟然不問淸楚她爲何要見他，「何必呢」這三個字像利刀般刺在她的心裏。

她哭了，她忍不住伏在樹幹哭起來。

良久，她才感覺到身後有一種特別氣息，她連忙回轉身。

褪色的儒衣，修長的身形，蠟黃的臉孔，高高的鼻樑，還有那令人一見難忘的眼神。不是韋耿是誰？

她沒了矜持，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場，一頭便撲進韋耿懷裏，緊緊的摟着他。

也不知過了多久，韋耿的話如冷水般潑下：「傅姑娘，這又何必呢？妳我是活在兩個世界上的人。姑娘官宦世家，金枝玉葉，而我只是一個江湖浪子，妳是滿淸貴胄，我是華夏平民，論身份、論立場，都是沒有可能的事。姑娘請淸醒一點。」

傅若梅登時回到了現實，她離開了韋耿懷抱，從懷中掏出一塊玉玦，交給韋耿道：「韋郎，這是家伯父給你的一點心意，以謝日間救命之恩，若有需用官府之處，這玉玦當可有求必應。」韋耿隨手接過玉玦，看也不看便納入懷裏。

傅若梅跟着再拿出一方素帕，放在韋耿手中，幽幽道：「韋郎，賤妾此心，永屬郎君所有。只恨不能變作普通人家，長伴韋郎左右，笑傲江湖。只好借此素帕，陪伴郎君，願君珍惜。」再也忍不住，摟着韋耿痛哭起來。

韋耿抱着她，默默無聲。

良久，傅若梅方始抬起頭來，道：「韋郎，可否讓賤妾看你一面？」

韋耿扯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

傅若梅定睛的看了很久，合起雙眼，喃喃道：「得此郎君，尙有何求？」給了韋耿一個熱吻，便離開他的懷抱，轉身往城內奔去。

正是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

＊　＊　＊

韋耿在喝着酒，吃着花生米。

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今天的酒差勁得很，花生米也是味道全無的。

酒沒有變，花生米也沒有變，只是韋耿心有所思，食而不知其味而已。

在看見傅若梅第一眼時，他已對她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那秋水般的眼神，雍容華貴的氣質，使他毫不猶疑

地出手相救，沒有考慮到今後黑殺門的寃鬼纏身式的報復。

雖然，傅若梅對他亦是一見傾心。月下投懷送抱，還有那熱情的長吻，這些只能增加他心裏的惆悵，因爲他知道，他倆的感情是絕對不會有結果的。

韋耿掏出傅若梅送給他那方素帕，望着一角所繡之一朶小梅花及昭華兩個小字，怔怔地呆想着。

驀地，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他警覺到不少人已無聲無息到掩近酒肆，似乎是針對着他而來。

韋耿不慌不忙，把包袱和竹傘拿在手，細心默數着：「一、二、三、……共十八人。」

突然之間，只見他眉頭一皺，一道寒光已反手射向身後：「砰」的一聲，一個黑衣幪面人已然胸口中刀，倒在地上，手裏仍握着一柄長劍。

韋耿步出店外，剛出門口，兩道寒芒已一左一右襲至。他看也不看，手中一揚，還沒看清楚他如何下手，來襲兩人已慘叫中刀。

酒肆外，十多名黑衣幪面人紛紛現身，把韋耿重重包圍着。

其中一名黑衣幪面人道：「梁霸刀果然名不虛傳。只是黑殺門與閣下原來是河水不犯井水，不知閣下爲何干預本門之行動？」

韋耿道：「當日我出手前，已先作警告，貴屬不聽，乃自取滅亡，怪得誰來？」

黑衣幪面人道：「當日閣下並沒亮出名號，本門手下怎能認識閣下？」

韋耿道：「我該亮出甚麼名號？梁霸刀？我根本便不姓梁，怎能承認？若是說韋耿這名字，說與不說，有何分別？再說，我這竹傘，便是我的標記，他們認不出來乃咎由自取，這能怪誰？」

黑衣幪面人怒道：「姓韋的，你這樣分明是强詞奪理，別人怕你的霸刀，黑殺門卻沒把你放在眼內，納命來吧！」

語聲方落，已有六、七柄長劍指向韋耿身前身後。

人數雖然多了，結果卻是一樣，只數個照面之間，圍攻韋耿的黑衣幪面人已分別倒下，一動也不動的倒在地上，七個人，一個不少。

餘下的八名幪面人嚇呆了，他們那曾見過如此厲害的武功？只是，他們沒有機會去害怕，因爲韋耿已不容他們有時間去害怕。

轉瞬間，餘下八名的蒙面人亦步他們的同伴後塵，倒在血泊裏。

一片片的雪花，開始從天上落下來，似是蒼天對這十五條人命的消失，洒下了淚，莫非蒼天認爲這些人都枉死了？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上天有這麼多事要處理，那有空爲一個人之生死流淚，岳飛、史可法等人死時，蒼天亦沒有表示，怎會爲這區區無名十五人之生死掉下淚來？

韋耿彈了彈身上的雪花，回到酒肆裏，向躲在一隅的店主道：「老闆，沒有事了，快把酒暖一暖，再來一碟花生米！」

那店主和他的女兒從角落裏一桌子下爬了出來，戰戰兢兢的從韋耿桌上拿了酒往後間。韋耿心裏卻想着：「想不到這店家其貌不揚，卻有這麼一個像天仙的女兒！」

片刻間，酒已暖，一碟炒得香噴噴的花生米亦隨酒送上。三杯到肚後，韋耿登時感覺一陣暖意從身體內發出來，店外雖然仍下着雪，剛才雖有血腥，現在一杯美酒到肚，那些算是甚麼？

驀然間，韋耿臉色大變，那店家的神情亦與平常大異。所不同的是：韋耿發覺體內眞氣竟全不受控制，從丹田裏湧出來，在體內四處遊走。而店家卻是大爲高興，因爲他發覺剛才放在酒裏的奇藥已產生預期的效果。

韋耿心裏雖然大亂，但他知道不能露出半點驚慌，他很清楚在此環境下，若有半點處理不當，休想踏出這店門半步。

他平靜地道：「店家，你是誰？是誰主使你下毒的？只要你老實說出來，我答應讓你們活着離開這裏！」

那店主眼珠一轉，道：「姓韋的，你不用在老夫面前裝腔作勢了！你可曾聽過有誰能從百毒天尊手下逃過大難的？你還是乖乖的讓老夫割下頭來交差，領那五百兩黃金吧！」

他從懷裏掏出一把匕首，一步一步的走向韋耿。

外間雖然下着雪，韋耿額上卻流着汗，因爲他心裏清楚，他體內雖然眞氣充斥，但能夠控制的卻只餘不足一成，這餘下的眞氣，只可應付一個三流武師，在這堪稱一流高手的百毒天尊跟前，簡直不堪一擊，況且還有身旁的百毒天尊的女兒在虎視眈眈着！

百毒天尊已逼近他身前數尺，只要隨手一揮！韋耿難逃大限。但見寒光一閃，百毒天尊手中的匕首已掉在地上，雙手握着咽喉，徐徐倒下。

韋耿慢慢的轉望那目露驚慌之店主女兒，淡然道：「若然這區區毒物便能把韋某放倒的話，韋某怎能活到今天？姑娘，妳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出誰主使你們加害我吧！」

百毒天尊的女兒——事實上只是百毒天尊的徒兒，沒有時間去想爲何這百試不爽的奇藥竟然在韋耿身上一點功效也沒有，所以，此刻她唯一的念頭是：「逃！」

她不待韋耿說畢，便已穿窗而出，他沒有想到，以韋耿的身手，她怎能逃走，然而，她幸運地逃脫了，韋耿竟沒有出手阻攔她！

若然有人能告訴她，這天僥倖逃過大難的並不是她，而是韋耿的話，恐怕她一輩子也會睡不着覺，只可惜沒有人知道眞相。

韋耿目送百毒天尊的女兒逃去後，輕吁了一口氣，拿起包袱及竹傘，並在百毒天尊屍體上拔出那致命兇器——一把長約兩寸之柳葉飛刀，他的第二把刀！

天色已開始暗，雪亦越下越大，韋

耿在這雪夜裏急步離開這小酒肆，看見他沉重的腳步，有誰相信他竟會是江湖中聞之色變的頂尖高手，一刀奪命的「霸刀」！

他眼巴巴的目送百毒天尊的女兒逃去，不敢出手阻攔，他放棄追問主謀人的機會，只因他明白他已沒有能力留下百毒天尊的女兒，他的剩餘眞氣，已全放在那一擊上，而事實上他這一擊之所以能成功，純屬運氣。

正常情形下，韋耿之飛刀要取百毒天尊性命，應是不難。但韋耿眞氣不足，所發飛刀威力大減，百毒天尊應該可從容避開，只是他的注意力放在韋耿之竹傘上，而他做夢也沒想到韋耿竟會施放暗器；所以，在全無防備下，被韋耿的一把柳葉刀射進咽喉，不明不白地死去。

韋耿不敢在附近的市鎮停留，只因他恐怕對方有眼線在附近監視，雖然他已除下臉上面具，回復本來面目，只是他的竹傘仍有可能引起他人注意，這風險他不能冒，只有冒着風雪，遠離此地，稍後才想辦法恢復武功。

夜已深，韋耿看見不遠處有一破廟，剛想趕步上前，突然，體內血氣一陣翻騰，體溫急促上升，像掉進熊熊烈火裏。他體內的眞氣亂闖着，他的頭好像要爆炸一樣，終於，韋耿倒下了！

韋耿明白他這一躺倒下來，很可能再也不會站起來，往事一幕幕地在他眼前浮現出來，當一張臉孔浮現眼前時，他心裏大喊着：「爹，我沒有忘記你老人家的囑咐，我現在正等待着，只要機會來臨，我便會……」

他掙扎着站起來，喃喃地道：「我不能死，我要站起來，還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辦，我不能死，我要站起來……」

只是，意志始終敵不過體內的毒素，韋狄終於昏倒在雪地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韋耿漸漸甦醒過來，他徐徐睜開雙目，雪仍然不停地下着，看天色應是白天了。只是，韋耿感覺着全身好像不屬於自己似的，虛弱得提不起半分氣力來。

他開始怪責自己如此大意，中了別人之毒，更怪責自己不該在中毒之後仍然趕路，如早在中毒後便想辦法解去毒素，也許不會躺在這裏等待着死神的召喚。他畢竟輕視了所中之毒，只道是普通散功毒素，可待藥力稍過後，憑藉深厚修爲逼出餘毒。

漸漸地，他發覺愈來愈寒冷，身體各部份逐漸僵硬，牙關不由自主地抖顫起來，他腦海裏閃過一個名稱：「子午斷功散」！他絕望了。

「子午斷功散」無色、無臭、無味。中此毒者片刻間眞氣便從丹田中竄出，在體內游走，不受控制。在中毒當天之子時，體溫高漲，像烈火焚身，煎熬約一個時辰便回復正常，通常受害者皆抵受不住，昏迷過去。而在翌日午時，受害者體溫卻會驟降，全身僵硬，若未能及時解救，於翌日子時便會受不住烈火焚身而亡。

這毒雖然霸道，但解救方法卻是非常簡單，只需一劑普通瀉藥，便能把毒素消除。至於在體內遊走之眞氣，只需找上一個比受害者功力略爲深厚之高手，渡入眞氣把受害者之眞氣重納丹田便可，若施救者力有不逮，未能控制受害人體內遊走之眞氣，便會使受害人眞氣入岔，走火入魔。此毒藥之惡毒處在於無色、無臭、無味，令人防不勝防。但除了解救容易之外，另有一個弊端，便是只要一個人中此毒獲救後，這人體內便產生抵抗力，終生不怕此毒。

韋耿一時大意，沒想到這毒來，當嚴寒襲體時才醒覺所中何毒，卻是太遲了。當他慢慢地合上雙目時，耳朵隱約聽見一女子的聲音道：「爹，那裏有人躺在雪地上……」

＊　＊　＊

韋耿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床上，身旁坐着一年約五十餘歲，武林人士打扮之老者。

韋耿想起身上之毒，忙問道：「現在是甚麼時分了？」只是他的聲音虛弱得可憐。

老者道：「相公醒了，那眞好極。請放心休息，現在只是剛掌燈時分，待老夫命人拿些東西給相公吃吧！」

韋耿急忙道：「老丈，晚生肚裏極爲不適，可否令人立即替晚生抓一劑瀉藥呢？」

老者大爲詫異，道：「相公，你之身體現在極爲虛弱，怎能再服瀉藥？」

韋耿道：「老丈請放心，晚生略通歧黃，只需腸胃略清，便沒事了。請老丈盡快遣人抓藥去吧。」

老者見韋耿滿懷信心，只好令人在附近藥店抓藥。

＊　＊　＊

韋耿坐在後花園裏，望着片片雪花，想着：「這要命的子午斷功散，竟差點要了我的命，幸好獲得趙老鏢頭拯救，否則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可眞冤枉。究竟是誰主使百毒天尊暗算我？」

救他的，是北京城外不遠處的振威鏢局局主兼總鏢頭趙天任。這天，適巧趙天任與愛女趙心蘭上山訪友，回程中看見韋耿全身冰凍，倒卧雪地上，忙抬回鏢局救治。

韋耿服藥後，體內餘毒已清。他對趙老鏢頭謊言上京探親不遇，回程時因躲避山賊，竟於山中迷途。後在山間誤吃毒菓，致途中昏倒地上。

韋耿續想道：「如今眞氣不受控制，等於武功全失，如何才能使眞氣重納丹田？世間又有誰可幫忙？」

這問題他想極也找不出一個答案，只因他不知道武林中有誰的內功修爲比他更高而又願意幫上這個忙。

驀地，他身後傳來一乾咳聲。韋耿忙轉過身來，原來是趙老鏢頭。

趙天任道：「韋相公，你大病初癒，還是回房休息吧！」

韋耿道：「趙老英雄，晚生已沒有大礙了，請放心。這次多蒙趙老英雄拯救，晚生沒齒難忘。」

趙天任道：「韋相公，舉手之勞，何足掛齒？請恕老夫唐突，韋相公這次來

京，可有甚麼特別事情？」

韋耿苦笑道：「晚生這次赴京探親，原想謀一出路，那知遠親已遷，遍尋不獲，只得回鄉另想辦法。」

趙天任道：「原來韋相公志在仕途！」

韋耿道：「官場黑暗，非晚生所能適應。晚生但願求得一糊口之職，便心滿意足。」

趙天任笑道：「原來如此，這便好辦。敝局剛巧缺一文書，如韋相公不嫌屈就，便請暫時留下，他日如有機會，老夫定替相公想辦法尋一出路。」

韋耿大喜，道：「如此便多謝局主，晚生但求一棲身之所，局主恩惠，教晚生如何能夠報答？」

如此，韋耿便留在振威鏢局。

* * *

日月如梭，白雲蒼狗，轉眼間已過了半年，這半年來，韋耿日夕謀求恢復功力，只是進展未如理想。多月來，重納丹田之眞氣不足一成，然而，這仍然給韋耿帶來一個希望。

只是，有一事卻令韋耿難於應付。事因趙老鏢頭掌珠趙心蘭對他一見傾心，終日噓寒問暖，關懷備至。趙心蘭年華雙十，美艷動人，溫柔體貼，本是理想伴侶。只可惜韋耿心裏已早有所屬，這人的影子終日出現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故對趙姑娘一番情意不敢接受。

這天，韋耿看見趙天任獨坐大廳中，神色沉重，滿臉愁容，似是發生了大事。

韋耿問道：「局主，可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嗎？請說出來，且看晚生能否有效勞之處？」

趙天任道：「韋相公，你是讀書人，這事情不知也罷。」

韋耿道：「局主，有道是，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晚生雖無縛鷄之力，但說不定可提供一些意見給局主參考一下。」

趙天任一聲長嘆，把事情經過說了出來。

事緣一年前，趙天任途經小五台山，遇見一登徒浪子意圖强姦一村女，趙天任怒把該登徒浪子廢去武功，告誡一番放回去。

那知該淫徒竟是王屋山莊王屋雙邪之徒，王屋雙邪武功高超，行事怪誕，雖無大惡，卻是極爲護短，當獲知徒兒的武功被趙天任廢掉後，大爲震怒，竟於半年前把振威鏢局所保之一支鏢劫去，並把護送該鏢之兩名鏢師打至重傷。

趙天任自知武功與王屋雙邪相差太遠，只得四處邀請友好助拳。當日便是爲了此事到處奔走方遇上韋耿倒卧雪地。那知道，衆友好皆怯於王屋雙邪武功厲害，不敢相助，只好向託保之貨主道歉，賠償了事。

那知，方才接得消息，數日前出發之另一趟鏢，竟又在太原附近出事，劫鏢者亦是王屋山莊中人。

振威鏢局於上次失鏢時，差不多已傾盡所有，方能賠償。且失鏢後，生意大不如前，這數月來僅勉强支持，如今又發生事故，不知如何應付此難關。

韋耿沉思片刻，道：「局主，不知這趟鏢需賠償若干？」

趙天任道：「白銀一萬兩整。」

韋耿道：「局主請放心，若是萬兩白銀，晚生當可設法張羅。只是賠償並非善法，如此一來，振威鏢局難逃關門之劫。如今，唯有前往王屋山莊交涉，把兩支失鏢取回來方是上策。」

趙天任苦笑道：「老夫也知道唯有此辦法可想，但此行無疑是以卵擊石，老夫已年過半百，死不足惜，只有心蘭此女，使老夫放心不下。」

韋耿拿出當日傅若梅所給玉玦，遞與趙天任道：「局主請拿此玉玦，往北京城內獅子胡同傅侯爺府邸商借白銀萬兩，先行交予貨主作保証之用，晚生自會另行修書予局主帶往，此玉玦原主欠我一份人情，當可有求必應。至於追討失鏢之事，晚生已有一策，稍後自當告訴局主，只是可能需要令千金與局主略爲冒險。」

趙天任道：「只要有機會奪回失鏢，任何風險也不怕，韋相公請說。」

韋耿道：「此事稍後才商討吧，現在晚生先回房修書予局主。只是局主須切記不可透露晚生行踪。」

趙天任開始覺得眼前之年輕人莫測高深，絕非他數月前所說探親不遇之落泊文人。

* * *

趙天任攜了韋耿之函件入城後，韋耿便往見趙心蘭姑娘。

趙心蘭問道：「韋相公找賤妾有事嗎？」她對韋耿主動前來找她，大爲詫異。只因韋耿數月來皆對她若即若離，始終保持着一段距離。

韋耿道：「姑娘大概也知悉失鏢之事吧？我找姑娘就是爲了商討追回失鏢之事，只因此事必須勞煩姑娘。」

趙心蘭道：「爹正爲了此事担心，只是賤妾能力淺薄，武功低微，怎能幫得上甚麼忙呢？」

韋耿道：「王屋雙邪武功高明，可算江湖中一流高手，令尊身手與之相距甚遠，而我武功全無，不能幫忙，只有姑娘方可解決此事。」

趙心蘭大爲不解，問道：「韋相公，賤妾怎能對付王屋雙邪？」

韋耿道：「我現在傳妳三招刀法，姑娘必須盡快學曉。三日後我與令尊和姑娘便往王屋山莊追討失鏢，屆時只需依計行事便可，希望能把王屋雙邪嚇倒。」

趙心蘭大爲詫異，道：「韋相公，你懂武功？」

韋耿不便說出眞相，只好道：「我的體質不宜習武，故只懂招式而不能運用，這三招乃是我堂兄韋耿之奪命刀法中其中比較易學之招式，希望姑娘盡快學會使用。」

趙心蘭喃喃道：「韋耿，難道霸刀韋耿？」韋耿當日沒有說出眞實名字，只說姓韋名忠，故趙心蘭並不知道眼前之韋相公便是那一刀奪命之霸刀韋耿。

* * *

王屋山，又名天壇山，位於山西省

南端陽城縣西南。山高八千丈，廣數百里，山有三重，其形如屋，相傳為黃帝訪道處。典故「愚公移山」中之愚公便是要把此山剷平。

王屋山莊建於山脚之中，佔地極廣，高樓平房數十，極是好找。

振威鏢局局主趙天任在愛女趙心蘭及韋耿陪同下，已來到王屋山莊，投帖求見莊主王屋雙邪司馬空、司馬白。

大廳中，司馬空、司馬白雙邪端坐堂上，兩旁站着十多名彪形大漢，只要留意這些大漢之太陽穴高高凸起，便知是內外兼修之高手。

大邪司馬空桀桀笑道：「趙總鏢頭遠道而來，不知有何指教？」

趙天任道：「司馬莊主何必明知故問？敝局兩支失鏢，敬請莊主發還，趙某感激不盡。」

司馬空大笑道：「趙總鏢頭既然遠道來到敝莊，老夫也不必否認。兩支鏢都是本莊下手的，只是趙總鏢頭才三人便來討鏢，卻未免不把王屋山莊放在眼裏。」

韋耿這時已戴上他的人皮面具，以武林人士所知的「霸刀」面目出現，他道：「司馬莊主所言差矣，敝局來百人與三人並無分別，貴莊高手如雲，難道敝局能以人數取勝？敝局現下只有三人，莊主請劃下道來，我等絕不皺眉。」

大邪司馬空道：「閣下快人快語，豪氣萬千，老夫佩服得很。既然你們只有三人，王屋山莊若以衆凌寡，實勝之不武。這樣吧，敝莊也派出三人，以三陣定勝負，若你們能勝兩陣，老夫恭送三位出莊，兩支鏢則於半月內送上貴局。以前恩怨，一筆勾消。」

趙天任道：「如若敝方落敗，那又如何？」

司馬空道：「若然你們落敗，那也簡單。只須你們留下武功，並於十日內解散鏢局，老夫亦派人護送你們等回長辛店。」

趙天任目詢韋耿，只見他微一點頭，似是成竹在胸，遂答道：「一言為定，請莊主先派人出戰。」他自從北京城內憑韋耿之玉玦於傅侯府邸提得白銀一萬兩後，對這莫測高深之青年已大有信心，故不加考慮便答應下來。

司馬空向兩旁站着之大漢道：「有誰願意先打頭陣？」

一名高瘦漢子首先行了出來，拱手道：「在下斷腸刀麥昆，請趙總鏢頭指教！」

韋耿向趙心蘭道：「這一陣，由妳先會這位麥英雄，速戰速決，不可久鬥！」

趙心蘭道：「徒兒知道，請師父放心！」拔出單刀便步往場中。趙心蘭用的本是長劍，但為了要發揮奪命刀法之威力，便暫時改用單刀。

斷腸刀麥昆道：「女娃兒，刀劍沒眼，我看妳還是留在第三陣才出戰吧，說不定屆時妳不用出手呢！」

趙心蘭寒着臉，冷然道：「麥英雄，閒話少說，請賜招吧。」

麥昆道：「麥某與人交手，例不先行出招，妳有甚麼絕招，即管使出來！」說罷便拔出鋼刀，亮起門戶。

趙心蘭依照韋耿事先囑咐，一招極為普通之「猛虎出洞」已劈向麥昆。

麥昆眼看趙心蘭出手平平無奇，內力不足，登時大為輕敵，隨手一刀便向趙心蘭單刀砍去，意欲震飛趙心蘭手中刀。

那知道趙心蘭刀勢突然一變，韋耿所授之奪命刀法中第一招「冤家路窄」已然使出，單刀竟從一個不可思議之角度如閃電般射向麥昆咽喉。

麥昆大吃一驚，急忙收招自保，身形同時向後急退。

趙心蘭不待招式到老，第二招之「狹路相逢」已出手，只聽見斷腸刀慘叫一聲，右手已被趙心蘭齊肩斬斷。

麥昆咬着牙，一言不發地拾起手臂，便往莊外走。

王屋雙邪及兩旁之手下面色大變，連趙天任也大為詫異，他做夢也想不到愛女竟能在短短數日間練得如此厲害之刀法。

小邪司馬白大步踏向中場，道：「女娃兒刀法果然厲害，老夫不量力，也想請教數招。」說畢便把身上長袍脫下，露出一身勁裝。

韋耿拿着竹傘，慢步踱向司馬白，道：「二莊主，既然剛才已說明分三陣決勝負，小徒若連戰兩陣，我們豈不是沒有機會出手？這陣還是由在下奉陪二莊主數招吧！」

他清楚知道這一陣不論是趙心蘭或是趙天任出戰，均是有敗無勝，唯自己上場，才有一絲希望。

韋耿自知刀法雖然凌厲，但要訣還是在於快、狠、勁這三字上。以他現時所餘不到一成之功力，這三字半點也沾不上。所以，他必須好好地運用這僅餘的寶貴真氣。如何運用？他唯一機會是用在他奇妙的步法上，以奇幻的步法把司馬白弄得頭昏腦脹，然後抽冷子給他致命一刀——一柄柳葉飛刀。

韋耿徐徐從竹傘拔出他的刀。

利那間，王屋雙邪齊齊臉上變色，只因他倆在看見這竹傘藏刀時，都想起了一個名字，一個有絕頂武功的煞星。

韋耿雖然已有半年沒有在江湖露臉，但畢竟是人的名、樹的影，「霸刀」這兩個字確能使武林中人聞之色變。

大邪司馬空急道：「慢着，請問閣下高姓大名？與振威鏢局有何關係？」

韋耿斜視司馬空一眼，道：「在下姓韋名耿。至於在下與振威鏢局之關係嘛，那可簡單得很，趙總鏢頭的女兒便是在下之記名弟子，司馬莊主可滿意這答覆嗎？」

司馬空心裏登時涼了一大截，霸刀自出道以來，未逢敵手。這六、七年來，死在他刀下之武林高手不知凡幾，而且在他刀下，據說除半年前之斷樑劍歐陽佩文能全身而退外，其他的人均是一刀送命。

司馬空沒有機會看見過韋耿的身手，但以韋耿一個記名弟子竟能在三招內便擊傷王屋山莊的高手，韋耿本人之身手便可想而知。

他知道乃弟司馬白半點取勝之機會也沒有，他自己也沒有半點信心，若然自己替下司馬白出場，也不過是送死，怎辦？

司馬白雖然行事怪誕，被武林中人視之爲「邪」，但始終沒有想到蜂湧而上，以衆凌寡這一着，因爲他自命不凡，極重信諾，既已說出只派三人，便絕不食言。

他曾考慮就此認敗，奉上鏢銀，但他能嗎？如此一來，今後王屋山莊還能在江湖行走？勝負仍兵家常事，但不敢應戰卻是奇恥大辱，懦夫之所爲！他唯有硬着頭皮，命乃弟出手，希望乃弟能僥倖在韋耿刀下逃生。

司馬空道：「久聞霸刀乃武林一絕，司馬某今天有幸，能目睹閣下身手，只是，我們兩家並沒有深仇，尚請閣下刀下留情。二弟，小心了！」他希望能以說話扣着韋耿，留下司馬白一命。

二邪司馬白當知道眼前對手竟是名震武林之霸刀韋耿後，心裏明白定必兇多吉少，只是他沒有別的選擇，他明白乃兄之處境，只有犧牲他來保存王屋山莊之聲譽。

他的掌心正冒着汗，他的手雖然已按在劍柄之上，但他仍未能提起勇氣把劍拔出來，因爲他明白只要他的劍一旦拔了出來，他的性命很可能便會在這一刻結束。有誰不希望能在這可愛的世間多停留一刻？

終於，他再不能拖延下去，他的劍出鞘了。只是他的招式沒有機會發出，因爲——

一聲嬌喝打破了這沉默緊張的局面：「住手！」

一條嬌小的人影出現在大廳中，韋耿一看之下，心頭爲之一震，來人竟是他日久懷念的傅若梅。

傅若梅閃電般來到韋耿身前，道：「韋郎，這多月來，你究竟在那裏？賤妾到處找你也找不着！」

韋耿苦笑道：「我還不是像以往般到處流浪，只不過我這半年來沒有殺人，江湖中便沒有我的消息。好吧，既然如此，我今後便每天殺一個人，那麼姑娘便容易找得多了！」

傅若梅幽幽地望了韋耿一眼，那眼神中，蘊含着說不出的柔情和道不盡之關懷。她輕聲道：「韋郎，賤妾有很多事情要和你說，現在且待賤妾把這裏之事先辦妥吧。」

她轉過身來，怒聲地向司馬空道：「你們是不是活膩了，竟敢和韋大俠作對？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快說出來！」

司馬空惶恐地道：「傅姑娘，屬下不知道韋大俠竟和振威鏢局有關連，否則，屬下有天大的膽也不敢！」

傅若梅道：「廢話少說，快把事情始末說出來！」

司馬空只得把如何爲了徒兒被廢去武功而和振威鏢局結怨，韋耿與趙天任父女前來討鏢之事和盤說出。

傅若梅大怒，道：「意圖強姦弱女，理應處死，趙總鏢頭網開一面，你們還不知足，竟然兩番劫鏢報復，眞是大膽！」

司馬空大驚，忙道：「屬下一時糊塗，請姑娘恕罪。」

傅若梅道：「我稍後才處置你們，現在你們立刻向趙老鏢頭賠罪，並派人把鏢銀送回，知道嗎？」

司馬空急忙答道：「屬下知道。」當下立即向趙天任行禮賠罪。

趙天任想不到此事竟能如此圓滿解決，忙道：「此事純屬誤會，莊主請不必多禮，趙某實不敢當。」

* * *

王屋雙邪竟是傅若梅之部下！這消息使韋耿大爲震驚。只因傅侯只是負責京畿治安，而王屋山與北京卻相距數千里，看來個中內情絕不簡單。

傅若梅爲何會及時出現？原來當天趙天任攜同玉玦往商借銀両時，傅若梅並不在侯府，密函乃傅侯親拆，他看見玉玦後，半句說話也沒問便即命賬房送上銀票。

數天後，傅若梅從外回來，獲悉此事，急忙查詢韋耿下落，適巧傅侯身邊其中一護衞認出趙總鏢頭身份，連忙告之。傅若梅因另有要事待辦，故只得派人往振威鏢局暗查韋耿下落，那知韋耿等人已起程前往王屋山。

傅若梅辦妥事情後，急忙親自追查，沿途幾經辛苦，才追踪到王屋山莊。幸好傅若梅在司馬白出劍時及時趕到，否則韋耿能否如心中所想，擊敗對手，尚是疑問。

這時，傅若梅把如何尋來王屋山的經過說出後，正靜靜地坐在韋耿面前，等候着他開口，等候着他說出別後之情況。

房間裏，除了韋耿和傅若梅外，便別無他人，兩人默默無言相對坐着，足有頓飯光景。

終於，韋耿的一聲輕嘆打破了沉默，他道：「若梅，這半年來，我因厭倦江湖生涯，故躲在振威鏢局，任職文書。」

傅若梅凌厲的目光緊迫着他，道：「韋郎，你不用欺騙賤妾，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嗎？你的眼神散渙，步伐沉重，與前判若兩人，究竟出了何事？」

韋耿沒有回答。

傅若梅續道：「韋郎，雖然你從沒有表示過，但自那一天開始，在賤妾心中，我永遠是你的，難道你不相信賤妾？求求你，說出來吧！」

良久，韋耿道：「若梅，我已武功全失。我的眞氣全不受控制，終日在體內遊走。這半年來，我每晚都發着惡夢，我每天都活在担憂與恐懼之中。担憂着不知那一刻，我的眞氣岔出，變成廢人。恐懼着不知那一天，昔日仇家找上了我，向我挑戰！」

傅若梅聽後，緊握着韋耿雙臂，道：「怎會這樣的？是否中毒？究竟是誰下的手？有辦法補救嗎？」

韋耿道：「我中的是子午斷功散，眞氣無法重聚丹田。」

傅若梅輕舒一口氣，道：「子午斷功散！這毒很易解嘛，只要找個功力深厚的人來輔導眞氣重歸丹田便成，爲何你

不這麼做？免得日夕担憂。」

韋耿苦笑道：「那有如此妳想像中那般容易？我能找誰？誰能有此功力？」

傅若梅默然，有誰能比他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功力，此法不行，唯有另尋途徑恢復功力，她道：「賤妾家裏有千年參王，成形首烏，天山雪蓮等藥，可有幫助嗎？」

韋耿搖頭道：「這些珍貴靈藥確能對我武林人士有補益，激發體能，增進功力；但對我現在之情況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我現在之功力已不能控制，若再增强，怎受得了？」

傅若梅道：「難道便沒有其他辦法可想？」

韋耿道：「應該有辦法的，人們因爲已有一簡單辦法解毒，故沒有另外研究其他方法；我現在正嘗試着，至目前爲止，雖進展緩慢，但亦有些微收穫。若照目前進度，五年後，我便可以完全恢復功力，但願這五年內，不要發生甚麼意外！」

傅若梅忙掩着他的咀，道：「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你還沒有說是誰害你的？待賤妾把他找出來碎屍萬段！」

韋耿道：「下手的是百毒天尊父女。百毒天尊已被我所殺，他的女兒逃了，只是我懷疑幕後另有主使之人，這事我會慢慢追查，不用勞煩妳爲我費心。」

傅若梅道：「韋郎，你的事還不是我的事嗎？賤妾爲你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何況這區區小事？」

韋耿搖頭道：「不可以，這事我一定要親自處理！」

傅若梅無可奈何，只好道：「好吧，但我一定要設法爲你恢復功力！」

韋耿道：「這事急也急不來，慢慢才想吧！現在已深夜了，妳還是回房休息吧，明天一早便要起程回京。」

傅若梅道：「韋郎，賤妾還有一事和你說，這事關係重大。」

韋耿道：「既然關係重大，妳且說來聽聽，看我能否幫忙。」

傅若梅道：「韋郎，首先，賤妾要明白你之立場如何？」

韋耿大爲詫異，道：「若梅，我只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武林人，且一向獨往獨來，何來立場可言？」

傅若梅道：「賤妾意思是指我們滿人統治中原一事，很多人，如日月盟、紅花會等都立志反清復明，要把我們趕出關外。韋郎，賤妾希望能夠知道你對這事之觀點與立場，你會和朝廷作對嗎？希望你能坦白告訴我！」

韋耿道：「我對大明全無好感，怎會爲他們朱家子孫效忠？只是，我身爲漢人，光復河山乃是每個漢人的責任，這便是我之觀點、立場！」

傅若梅大驚，道：「難道你眞的會和朝廷作對？你要作叛？」

韋耿苦笑道：「和朝廷作對？要造反？談何容易？現在滿清氣數正盛，國泰民安，能號召誰來造反？那些自命前朝遺民？日月盟？這些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能做出甚麼？憑我一人，若與朝廷作對，又能做出甚麼？進宮行刺皇帝嗎？殺幾個滿清王爺、大官嗎？殺了一個，會有另一個，我能殺盡你們滿人嗎？到頭來，受害的還不是我們漢人？」

傅若梅道：「韋郎，求求你，不要和朝廷作對！」

韋耿大笑，道：「若梅，我不會做傻事的！沒有把握的事，我怎會做？妳還是希望朝廷不要給我機會吧！」

傅若梅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問道：「韋郎，你認爲甚麼是機會？」

韋耿道：「若然皇帝勤政愛民，百姓豐衣足食，誰也沒有機會作反。反之，不要說我了，就是一羣烏合之衆也能把朝廷鬥垮。當年，大明江山不就是被李自成那些流寇推倒？物必先腐然後虫生，這道理妳該明白！」

傅若梅點了點頭，道：「韋郎，賤妾還有一事須向你說的，我自知機會不大，但不得不說出來！」

韋耿道：「妳儘管說吧！」

傅若梅低着頭，道：「當日賤妾回去後，家伯父不久便發覺我傾心於你，曾向我查問，我亦坦白承認。家伯父答應，只要你表明立場，不與朝廷作對，並答應出任一官半職，賤妾便可以與你永遠在一起。」

韋耿道：「怎麼妳的婚姻不是由父母決定，而是由令伯父作主的？」

傅若梅道：「韋郎，你有所不知了，家父也須聽家伯父的！」

韋耿搖頭道：「若梅，我之立場如何，妳已清楚，我是絕不放棄的！至於做官這事，更是絕無可能，這事非常抱歉，希望妳能諒解我的苦衷！」

傅若梅心裏，也不知是何種感受，因爲這裏面有痛苦、有失望、更有高興。韋耿這答覆是她所預期的，更是她最希望聽到的，因爲這才是她値得傾心的人，一個不爲美色而放棄理想和立場的人。當然，這答覆亦使她痛苦、失望，因爲她不可能與這頂天立地之奇男子在一起，長相廝守。

韋耿見她默不作聲，便道：「不要再說這些了，還是先回去休息吧！」

傅若梅幽幽道：「韋郎，你以後還會住在振威鏢局？」

韋耿搖頭道：「我的身份已洩，留在振威鏢局非常危險，我不回去了，明天一早，我便會離去，勞煩你護送趙局主父女回去。他們是我之救命恩人，以後如有機會，請妳照顧一二。」

傅若梅忙點頭答應，道：「韋郎，請保重，如有需要，一定要找我。還有，你若來京，有可能的話，請來探望賤妾。」她忍着淚，步出房間。

她在房外，隱約地聽見韋耿吟道：「若梅，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　＊　＊

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峯萬壑皆圖畫。這兩句話絕對沒有過譽這名山之景色。

武夷山位於福建北部崇安縣之南約四十里，共有三十六峯、七十二巖。溪泉縈繞山邊，分成三灣，又折爲九曲，有「碧水丹山」及「武夷九曲」之美稱。這

裏山邊有水，水旁有山，水抱山迴，晦明曲折，重雲幽澗裏，隱藏着俊秀，雄偉的崗巒奇景。

韋耿在這盛產岩茶的名山中已有半月之久。他並沒有閒情逸興來此欣賞那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之景色，對那滿山都見的茶樹更提不起興趣。他千里迢迢來到這裏，是要找一塊石，一塊足可坐人的大石。因爲他想起師父生前曾說過，武夷山上有一大石，名爲「寒岩」。此石觸手奇寒，但若能忍受其透骨寒意的話，在石上練功，登時靈台清澈，雜念全無，兼且氣和心平，通體舒暢，對練功之人有莫大益處。可惜的是此石所在，無人得知。

韋耿這時的打扮，乃是一年約四十的郎中，爲了採藥而來武夷。

山道上，迎面來了兩名莊丁打扮的漢子，其中一名漢子向韋耿打量了片刻，問道：「老兄是採藥的？怎麼我不曾見過閣下？」

韋耿答道：「在下並非附近行醫的，只因風聞此間有罕見奇藥，故到來尋找。」

那漢子奇道：「此山有罕見奇藥？我倒沒有聽說過。」

另一漢子卻道：「這便巧了，敝莊主得了一個怪病，崇安縣那些庸醫竟看不出是甚麼病來。既然在此碰上閣下，也許是上天安排也不定，老兄可否到敝莊看看？只要治好莊主，診金方面，絕不會少給的！」

韋耿自恃對岐黃之道略懂一二，且在此環境下，亦不便託詞推卻，便答應兩人。

途中，韋耿從兩人口裏得知患病之莊主姓楊，本是江湖中人，後因厭倦江湖中事，避居此山，自號「九曲居士」，莊名「九曲山莊」，除莊主外，另有數名當年陪伴莊主闖蕩江湖之友好一同隱居於此。莊主本人，髮妻早喪，膝下只有獨生女一名，精明能幹，莊主病倒半年，莊內大小事情，均由她處理。

不久，兩漢子已帶着韋耿到達九曲山莊，只見山莊佔地甚廣，紅牆綠瓦，美侖美奐，富麗堂皇，放諸京師亦毫不遜色。

韋耿大是疑惑，只因一個避世隱居之士，絕無在山野間興建華宅之理，如此一來，豈不失去避世之意義？

兩名漢子引領韋耿來到大廳中，其中一人道：「閣下請在此稍候，我先往通知小姐。」

片刻後，一盛裝少女已由後間來到廳裏，少女年約雙十，面貌娟好，只是眉宇間略呈煞氣，韋耿想道：「這少女想必是此間主人之獨生女，但爲何容貌卻是非常眼熟，我並沒有認識任何姓楊的女子，眞是奇怪。」

當韋耿想着在何處曾見過這少女時，這位莊主愛女亦是臉色大變，但瞬即回復正常，只是韋耿心有所思，未能察覺。

該少女道：「爲了家父之病，勞煩大夫跋涉山間，小女子非常抱歉。只要大夫能治癒家父之病，定當厚報。大夫，請！」玉手微拂，作了個引路之態。

韋耿剛欲開口，一陣異香已撲鼻而至，急忙閉住呼吸。只是，韋耿現時內力全無，反應自是大不如前，已然吸入不少異香，片刻間已是頭昏腦脹，手腳乏力。他急忙試圖運功逼毒，但是，眞氣卻不受控制，只得束手就擒。

少女道：「姓韋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卻闖來九曲山莊，未免太看小本姑娘了！」

韋耿道：「姑娘，妳認識我？」

少女笑道：「姓韋的，你以爲改變了容貌，本姑娘便認不出你嗎？你的身形、眼神、本姑娘一眼便能認出來，引起本姑娘注意。」

韋耿定神看着少女，良久始醒悟這少女正是當日暗算自己之百毒天尊的女兒。因當時這少女是村女打扮，且不施脂粉，與現時截然不同，故一眼間未能認出來。

少女恨聲續道：「姓韋的，當日你殺我師父，我本當把你斬上千刀，方能洩我心頭之恨，只因你活着比死了值錢，方留下你狗命，可是，你不須高興，我要令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來人，先把他押往地牢，好好看管。」

跟踪查探　幕後主腦

韋耿奄奄一息地躺在地牢裏，這十天來，他受盡了各式各樣的酷刑，身上沒有一寸肌膚是完整的。姓楊的妖女曾在他身上割了七、八刀，再把鹽洒在傷口裏；也曾把糖塗在傷口處，再從山裏找來無數毒蟻，令之在傷口上吸吮，比之這些，早些日子的鞭打和烙刑更是微不足道了。

韋耿每天吃的，只是一個硬如石頭的饅頭，喝的只有一小碗水，內裏還混着泥和沙。這些痛楚，韋耿只得忍受着，求生的意念支持着他忍受每一種加諸身上的酷刑。

從守衞口中，他知道主使加害他的是北京城裏某一個人，因爲守衞曾透露，北京城裏的人已知悉他被擒，現已派人來押他上京。

韋耿想破了腦也想不出，在北京裏，究竟誰和他有此深仇，要殺他然後甘心。他要活着，活着看看是誰害他，活着報仇，把加諸他身上的雙倍奉還。

地牢的柵門打開了，一個漢子走了進來，笑道：「姓韋的，今天便宜了你，現在我帶你去洗澡，你可不要動逃走的念頭，否則自討苦吃。」

韋耿虛弱地問道：「爲甚麼要我洗澡？」

那漢子奸笑道：「你不知道嗎，小姐體諒你這十日來的辛勞，特地給你一些安慰，所以給你找來了十名美女，哈哈！美女，哈哈！給你享受一下，只可惜你享受完畢後，今生也休想享受美女了。現在，快來清潔乾淨，好好休息一天，明天好好地享受吧！」

韋耿不由心裏大震，姓楊這妖女竟想出這惡毒主意來。一個女子若受多人輪姦，那心靈上的打擊是一生一世也不

能康復的。現今，這妖女竟然對男人也用上這套。他知道，肉體的痛楚他捱得住，但這心靈上的折磨，他能嗎？他實在不敢想下去。

那漢子一把抓着他抬往另一房間，房內已準備了一大盆清水和衣服。那漢子撕下韋耿身上衣服便把他丟在盆裏，隨手把韋耿那破爛不堪的舊衣丟在地上。

那知，一小包裹竟從衣服裏掉了出來。

那大漢頗是驚異，道：「想不到你這小子還藏有東西。」拾起小包便打開來看。

一看之下，那漢子臉色大變，原來那小包竟是一條素帕裹着一塊玉玦，素帕上繡有梅花一朵及昭華兩個小字，正是當日傅若梅送給韋耿之物。韋耿貼肉收藏，並沒有被搜出來。

玉玦上，一面刻着一條龍，神態活現，雕工精細，另外一面卻刻着一曆字，曆字下面另有四個小字，竟是篆書的「如朕親臨」。

那大漢忙撲向浴盆，顫聲問道：「韋爺是傅姑娘的人？」

韋耿大喜，知道眼前漢子定與傅若梅有關連。只見他搖頭答道：「不是！傅若梅是我的人！」他並沒有說謊，傅若梅確曾親口說永遠是他的。只是，語氣雖同，意思卻異。

那漢子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小的該死，小的不知韋爺身份，故有所冒犯，請韋爺恕罪。」

韋耿道：「不知者不罪，你叫甚麼名字？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那漢子惶恐地答道：「小的王萬通，綽號飛狐。這裏莊主名楊炳，是和坤的其中一秘密勢力，傅姑娘派小的來臥底，監視他們行動的。」

韋耿點了點頭，道：「現在形勢危急，有沒有辦法把我弄出去？」

王萬通道：「把韋爺救出去並非難事，只是韋爺傷勢嚴重，恐怕逃不出十里便會被追回，他們人多勢衆，小的恐怕敵不住。」

韋耿想了一想，道：「那麼，附近可有隱蔽的地方，可以躲上一段時間的？」

王萬通略為一想，道：「有了，小的知道附近有一山洞，極為隱蔽，他們絕對找不着的。只是，若然現在逃走，食物和水方面都沒有，而且他們會知道是小的作內應，以後接應便不可能了。」

韋耿道：「這也是，你可有其他辦法？」

王萬通道：「韋爺現先洗澡，然後回牢房，今天晚上，小的再來，設法制服夜班守衛便可逃走。天亮前，他們絕不會發覺，那時，小的已把韋爺送到那裏，然後再跑回來。」

韋耿道：「便這樣吧，這事勞煩了你，稍後回京，我會叫若梅重賞你的。」

王萬通道：「謝謝韋爺恩典，這是小的應該做。小的日前冒犯韋爺，韋爺只要不責怪，小的已是心足！」

＊　＊　＊

因為韋耿已是奄奄一息，且武功全失，故看守他的人都是虛應其事，故被王萬通輕易解決，順利救走韋耿。

王萬通手裏拿着一大包裹，背着韋耿，直往山上奔去，夜色雖暗，幸有點點星光，依稀還可辨路。奔跑不久後，王萬通便馱着韋耿穿過一小叢林，再爬上一小山峯，來到一被樹葉掩蔽之山洞。

王萬通小心地撥開枝葉，背着韋耿進洞後，便把他放在一軟軟床鋪上，再回頭把洞口掩蓋好。跟着便點着一小油燈，道：「韋爺，小的已在日間來過這裏，燈、被鋪、食水和乾糧等已準備妥當。韋爺的包袱亦已偷來，只是那竹傘卻找不着，必定是那妖女拿去了。韋爺請安心在這裏養傷，小的有機會便再來探望韋爺！」

韋耿道：「你可要小心，不必常來，以免引起對方懷疑！」

王萬通道：「小的省得，韋爺請保重！」

＊　＊　＊

韋耿在山洞裏休養了十多天，身上的傷已大為好轉。在這期間，王萬通曾來過兩次，帶來食物、水和金創藥，搜索他的人因多日不見他的踪影，已放棄行動。

這兩天，韋耿開始在洞外作有限的活動，他並沒有放棄找尋那「寒岩」的希望。

這日清晨，韋耿覺得體力已全部康復，便步出洞外，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找尋寒岩的踪影。他沿着山路，往遠處一山谷行去。他的包袱亦已帶上，準備了足夠的乾糧和食水，另在洞裏用炭留了字通知王萬通，他打算不回來這山洞了。

足足行了個多時辰，韋耿才來到那山谷，谷內綠草如茵，百花競放，令人心曠神怡。韋耿在一小樹下坐着，拿出水袋和乾糧。

驀地，不遠處傳來一片柔和的琴聲，韋耿聽了，即時心頭大震，只因他發覺在這琴聲下，他體內游走的眞氣竟有平靜下來之勢。

他急忙站起，循着琴聲之方向，找那彈琴之人。在一條小溪旁邊，他看見一清癯玄眞，正在優悠自得地撫琴輕彈。

韋耿不敢打擾，便在道士身前不遠處盤膝坐下，默默聆聽。

一曲既畢，那道士停了下來，注視着韋耿片刻，道：「檀越莫非對此道亦有偏愛？」

韋耿道：「道長見笑了，在下世俗之人，對琴韻之道實一竅不通！」

道士續道：「那麼檀越為何而來？」

韋耿道：「實不相瞞，在下是為找尋寒岩而來。」

道士大為詫異，道：「檀越雖是骨格清奇，乃練武之上佳材料，但是目光散渙，不像是身具武功之士，寒岩只對練氣之人有所補助，普通人絕對不能抵受那透骨奇寒，有害無益。檀越還是回去吧，免得浪費精力，徒勞無功。」

韋耿道：「道長有所不知，在下遭人

暗算，武功全失，只有寄望找到寒岩，方能恢復內功。」跟着便把經過說出。

道士道：「竟有這事，且過來讓貧道看看，也許貧道能幫上一點忙！」

韋耿忙上前，道士一探他的脈息，大表驚異，道：「想不到檀越修爲竟如此深厚，貧道實無把握替檀越恢復眞力，唯有寄望那寒岩，也許有所幫助！另外，貧道之清心曲說不定也可以派得上用場，只是進度不快。」

韋耿道：「只要能恢復本身功力，不論需要多久，在下也能忍耐。」

道士在韋耿臉上打量了良久，想道：「此子之相，不似大奸大惡之人。也罷，貧道便成全他，說不定多年心願也可一併得償。」

於是，他對韋耿道：「檀越，貧道傳你琴技，並帶領檀越前往寒岩，你可在寒岩上練習貧道之清心曲。如此雙管齊下，檀越當可在三個月內恢復內力，但檀越必須答應貧道，恢復武功後替貧道辦一件事，並不得濫殺無辜，作奸犯科。」

韋耿道：「道長大恩，韋耿沒齒難忘。若道長有用得着在下之處，定必竭力辦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 * *

韋耿離開時，身上多了一具古琴和數冊琴譜，另外還有一冊練功心得，全是那道士，「琴仙」悟非子交予他，託他找尋傳人。

他現在首先要做的，便是前往九曲山莊，找那姓楊的妖女清算舊賬，並迫問她誰是主謀人。

那知道，當他來到九曲山莊時，眼前所見，令他大是驚異。整個九曲山莊，只餘下一片廢礫，滿目瘡痍。

韋耿大爲惆悵，只因如此一來，楊姓妖女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往何處追問主使殺他的人？

他現在唯一的綫索是北京那人，但要在北京找一個不知姓名，不知身份的人，無疑大海撈針。但除此之外，他能做甚麼？

現在，距離重陽只有數天，他得趕往小開元寺與法空老和尚一聚。還有，與歐陽佩文滄海亭之約亦要赴，他十分慶幸恢復功力的速度比預期快得多，否則，他何以赴約？

* * *

小開元寺裏，韋耿正和法空老和尚對弈着，此時已是九月初十晚。

法空大師道：「韋施主，已兩天了，以老衲推測，歐陽施主應不會來赴約尋仇了。」

韋耿下了一子，道：「老和尚何以有此推測？」

法空大師道：「施主殺死石子斌之事，理虧在彼，圖姦婦女，人人得而誅之，歐陽施主乃愛惜羽毛之人，斷不會爲此而來，因爲據老衲所知，這一年來，歐陽施主對日月盟所作所爲亦極表不滿，聽說她不知爲了何事，已於數月前脫離該盟。」

韋耿詫異非常，道：「她本是日月盟中堅份子，日月盟怎會讓她脫離？」

法空大師道：「這消息是水銀門萬老施主告訴老衲的，詳細經過他卻沒有說出來！」

韋耿更是驚奇，問道：「老和尚何時和萬老兒攪上了？你對江湖中事也有興趣？」

法空大師忙道：「罪過！罪過！出家人四大皆空，江湖中事應該由江湖中人處理，老衲怎能插手？萬施主說欠你人情，這消息很可能對你有用，但找你不着，故托老衲轉告。」

韋耿笑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老和尚要再涉足江湖！」

法空大師苦笑，道：「老衲幾經辛苦才脫離這是非圈，怎會回去？」

* * *

韋耿仰望天色，午時將過，剛想返回小開元寺，卻聽見遠處有人奔馳而來，忙循聲一看，只見十多名大漢，手持兵器，正在追殺一女子。

那女子身上血漬斑斑，步伐不穩，似是受傷不輕，但卻咬緊牙齦，往滄海亭方面奔來。韋耿細看之下，發覺該女子竟是歐陽佩文。

韋耿急忙展開身法，攔着那批大漢，道：「你們是誰，竟然追殺一名婦女？」

那批大漢停了下來，其中一人道：「老爺們是京裏來的。你是誰，竟敢阻着辦公，維護叛黨？我看你一定是嫌命長了！」

韋耿道：「在下只是無名小卒，賤名不提也罷。各位既然是京裏來的，不知是那一個衙門的大人？可有腰牌或是海捕公文嗎？」

那大漢道：「老爺等是和中堂府中的人，追捕叛黨何須公文？快讓開，否則連你也殺掉！」

韋耿聽見這批人竟是奸官和坤手下，登時大怒，只因和坤自恃是乾隆身側紅人，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無惡不作，他早已立心對付。

韋耿對身後之歐陽佩文道：「姑娘，妳先休息片刻，待我來對付這些鷹犬。」

他拔出了刀，衝入大漢陣中，不由分說地見人就殺。那些和坤手下本非庸手，只因適才圍攻歐陽佩文時已消耗不少體力，個別還負傷在身，這時那堪韋耿這煞星衝殺，轉眼間已被他如斬瓜切菜般全數放倒。

韋耿收起刀，道：「姑娘，此地不宜久留，有話留待到小開元寺才說吧！妳還走得動嗎？」

歐陽佩文前來滄海亭赴約，途中竟被數批和坤手下截殺，她的劍法凌厲高超，這數天來，傷在她劍下的和坤鷹犬不計其數，只是她亦負傷不輕。

那知這日，在距滄海亭十多里處，竟又遇上這批人，在殺掉數人後，自己亦已中了數劍，新舊傷口不停流血，體力不支，僅憑一口氣支持着跑來滄海亭。她並沒指望韋耿出手相救，只是意識上驅使她跑來這裏。

如今，她心裏一鬆，即時倒在地上。

韋耿忙掏出一顆藥丸，放在歐陽佩

文口裏，挾着她便展開輕功，趕回小開元寺。

* * *

歐陽佩文甦醒時，首先映入眼簾的竟是一個年約廿五、六的俊俏文士和一個老和尚，笑容可掬的望着她。

她認得這和尚便是小開元寺的主持法空大師，但俊俏文士又是誰？

俊俏文士見她已醒，便道：「姑娘失血不少，而且眞氣消耗過多，必須休息數天，方能恢復體力。這裏安全得很，姑娘可放心靜養。其他事情，待姑娘傷勢痊癒後才作打算吧！」

歐陽佩文望及自己身上，看見傷處已是包紮妥當，且已換上一件白色長袍，登時臉上一紅。她道：「賤妾多謝兩位相救。大師，韋大俠可在嗎？賤妾有要事告訴他，可否請他來相見？況且賤妾還須面謝他出手相救。」

俊俏文士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我對和坤手下素無好感，且有舊怨，姑娘不必客氣！」他從九曲山莊聯想到暗算他的事情可能和和坤有關，故有舊怨之說，只是他不明白他與和坤素無瓜葛，和坤並沒有派人暗算他之理。

歐陽佩文不相信地望着俊俏文士，道：「相公便是韋大俠？霸刀韋耿？」

俊俏文士笑道：「在下便是韋耿，難道在下沒有了竹傘和面具，姑娘不敢相信了？」他因爲當日擊殺和坤手下時，滄海亭附近還有不少遊人，爲避免麻煩起見，故除下面具，回復本來面目。

歐陽佩文低下頭來，道：「韋大俠，賤妾已脫離日月盟。」

韋耿道：「姑娘深明大義，在下非常敬佩。」

歐陽佩文道：「韋相公爲何不問賤妾爲甚麼脫離日月盟？」

韋耿道：「日月盟胡作妄爲，難成大事，姑娘此舉，必有道理，且屬明智之選擇，韋某何須詢問？」

歐陽佩文道：「當日與相公一會後，賤妾曾多次思索相公所言，深覺相公極爲有理。故對日月盟所爲有所存疑，後來竟發覺史盟主勾結和坤，殘害武林同道，便向盟主查詢。那知盟主不加解釋，只說是手段之一，以期達到反清目的，賤妾不敢苟同，與之辯論，史盟主老羞成怒，竟然警告賤妾，不得干涉此事，否則便以反叛日月盟問罪於我，賤妾一怒之下，便留書出走，聲明脫離日月同盟！」

韋耿道：「原來如此，這次和坤手下追殺姑娘，很可能便與此有關。日月盟竟與和坤勾結，這確是令人震驚和失望。」

一旁之法空大師道：「阿彌陀佛，日月盟如此妄爲，必定自取滅亡。姑娘能夠高瞻遠矚，老衲佩服。」

韋耿笑道：「老和尚，出家人四大皆空，你還是唸你的經吧，這些事你理來作甚？」

法空大師滿臉通紅，急道：「胡說，老衲身在空門心在漢！」

韋耿道：「老和尚，你終於露出尾巴來，我還道你眞是四大皆空呢！」

法空大師臉上更是紅得發紫，說不出話。

歐陽佩文噗嗤一笑，道：「韋相公，你可把大師弄窘了！是了，賤妾還有一件事情要通知相公，日月盟中人對相公恨之入骨，必欲殺你然後甘心！」

韋耿大笑，道：「殺我？」

歐陽佩文點頭道：「對了，因爲你殺了馬氏昆仲，和你給他們的那個警告。」

韋耿道：「江湖中人要殺我的數之不盡，多一個日月盟又能把我怎樣？我不找上他們已是他們幸運，還敢找我麻煩？」

歐陽佩文道：「韋相公武功高强，當然不會對日月盟有所害怕，只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韋相公還須小心提防。」

韋耿道：「多謝姑娘提醒，在下自會提防。時間已不早了，姑娘請早些休息，安心在此靜養吧！」

* * *

事情已開始有了眉目，韋耿把東鱗西爪聯貫起來，推斷出謀害他的很可能便是日月盟以及和坤所爲。

他要查明此事，他不能只憑推測便找上日月盟以及和坤，他不能因爲九曲山莊是和坤秘密勢力便把罪名加諸和坤身上，畢竟下手暗算他的只是百毒天尊師徒，而姓楊的妖女當日加害於他可說是爲師報仇，和坤可以把一切推得一乾二淨，他更沒有理由找上日月盟。

他需要証據，所以他一定要先找着姓楊的妖女。要找姓楊的妖女，得先要查出是誰毀掉九曲山莊。韋耿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很可能知道誰毀掉九曲山莊。

* * *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北京城內獅子胡同傅威侯府邸裏，一條如鬼魅的黑影四處窺探，不久便從府內縱出，消失在夜色裏。

這人影正是韋耿，他因爲要問傅若梅知否有關九曲山莊被毀之事，故前來北京找她。他本可以在日間投帖拜訪，只是他不願和官府扯上關係，更不願意和這位足可與和坤分庭抗禮，主掌大內禁軍，京畿治安的傅威侯打交道，所以便選了深夜造訪這一着。

可惜的是，他找遍了整個侯府，不但找不着傅若梅，竟連她的閨房也找不着，好像傅若梅並不住在這裏似的。

另外使韋耿更驚奇的是，他在府邸裏所見到的傅威侯竟是身形雄偉，雙目烱烱有神，絕非當日所見，傅若梅稱之爲「伯父」之清癯中年人。

他百思不解，若非大門上橫匾寫着「威武侯府」，他差點以爲自己誤闖其他王府。但是，當日振威鏢局趙老鏢頭也曾來此，並憑玉玦借得銀兩！怎會如此？

韋耿並不知道，當日在城外相救的並非傅威侯，傅若梅並不姓傅，更非傅威侯之姪女，對外如此稱呼只是掩飾其眞正身份。他如對懷裏之玉玦仔細地看看，便會知道該人是誰，更可聯想到傅若梅之眞正身份，便不會如這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離開侯府時，他留下了一封信在書房裏，信上寥寥的寫着四個字：「黃昏、酒肆。」上款畫了一朵梅花，下則是一柄傘。他知道別的人看了，不可能知道說甚麼，但傅若梅一定明白其中意義。

翌日黃昏，當韋耿來到當日與傅若梅初次相遇之酒肆時，一個纖小的身軀已撲進他的懷裏。不是傅若梅還會是誰？

只見她嗚咽地道：「韋郎，果然是你！可担心死我了！」

韋耿輕拍她香肩道：「若梅，下次可別這樣，若非我一眼便認出你，現在妳已身首異處了。」

傅若梅道：「韋郎，你的傷已痊癒了嗎？你的武功可是恢復了？」

韋耿道：「我已經完全沒有事了！」

傅若梅道：「韋郎，你知道嗎？當王萬通向我報告你遇險時，可把賤妾嚇壞了。我當時便帶着大批人手南下接應，可是去到武夷山時已失去你的影踪，找遍整個武夷山也找不見你，賤妾一怒之下，便把九曲山莊剷平，把它燒個精光！」

當日琴仙帶了韋耿前往寒岩練功，該處極是隱蔽，傅若梅等人怎能找得着？使她一怒之下，在時機未成熟時便夷平九曲山莊，未能搜集足夠證據對付和坤，使他遲至嘉慶即位後才伏法，實乃天意。

韋耿道：「妳燒掉九曲山莊，和坤會對妳不利嗎？」

傅若梅哼了一聲，道：「他敢？王萬通已查出九曲山莊與日月盟勾結，並有不少証據，和坤怎敢張聲？只可惜未能證實他與九曲山莊有關，便宜了他！」

韋耿道：「若梅，妳眞傻，剷平了九曲山莊，無疑打草驚蛇。今後要扳到和坤，更是艱難，爲甚麼不忍耐一時？」

傅若梅道：「韋郎，賤妾不可以忍受別人害你。我恨不將把他們碎屍萬段，加諸你身上的，我要十倍奉還！」

韋耿道：「這又何苦呢？妳的身份與我不同，該以大局爲重。況且，若然我不幸遇害，妳燒掉九曲山莊也無補於事，該把幕後主使人找出來，替我出一口氣！」

傅若梅低下頭來，道：「賤妾今後省得，只是，賤妾當日也不知爲何如此衝動！」

韋耿道：「當日妳毀掉九曲山莊時，把楊莊主的女兒怎樣處置了？」

傅若梅道：「當日給那妖女逃脫了，只殺了楊炳及數名高手，其他的人都押在牢裏。」

韋耿道：「若梅，王萬通救我出險，希望妳能代我謝他！」

傅若梅道：「他立了此功，賤妾自會重賞，你可放心。」王萬通因此而獲頒四品武官頂戴，從此官運亨通，一帆風順，實在始料不及。

韋耿並沒有向傅若梅詢問有關昨晚於侯府所見之事。他由始至終認爲傅若梅沒有理由欺騙他，而且，今天，傅若梅既然能夠如約而來，那麼她必定是住在侯府裏，只是自己未能找着。

至於侯爺容貌不同，韋耿自作聰明地給了自己一個解釋，他認爲傅侯在那次遇襲後，便在侯府裏安排一個替身，以一名護衛假扮自己，以防行刺。

傅若梅續道：「韋郎，你找我可有甚麼特別事情嗎？」

韋耿道：「我主要是告訴妳我已無恙，另外是希望能知道那姓楊之妖女之下落。」

傅若梅聽見他武功恢復後，便趕來通知自己，心裏登時起了絲絲甜意。這說明了她在韋耿心裏已佔有一定之份量，她怎會不喜上眉梢，死心塌地愛着韋耿。

她道：「韋郎，你放心。那妖女即使躲到天邊，賤妾也要把她找出來，教她嚐嚐禁衞軍治人之手段。」

韋耿道：「不，我要親自處置她，並要從她口裏証實主謀人是誰。我知道主使加害我的，定是和坤和日月盟，但我必須証實此事才能報仇！」

傅若梅道：「屆時你打算如何報仇？可須賤妾效勞？」

韋耿道：「日月盟在我眼中，只是土狗及瓦貓，我要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方能洩我心頭之恨。至於和坤，那便更簡單，中堂府雖是銅牆鐵壁，虎穴龍潭，但亦難我不倒，和坤之狗頭，還不是手到拿來！」

傅若梅急道：「韋郎，這事萬萬不可，和坤那狗賊雖是罪該萬死，但他聖眷甚隆，若你殺了他，那時可難爲賤妾了！至於日月同盟，人多勢衆，你要獨力對付，危險非常，希望你能多加考慮！」

韋耿道：「這事言之尚早，稍後再說吧！今夜雖然沒有月色，卻也繁星滿天。若能湖中泛舟，把盞言歡，該另有一番情趣，妳可願意同行嗎？」

傅若梅聞言大喜，忙點頭答應，並在桌上拿起一長形包袱，交給韋耿，道：「韋郎，裏面是你的竹傘，是賤妾搜查九曲山莊時找到的，另外還有一些銀票、金珠，是賤妾爲你準備，以備不時之需。請韋郎收下。」

韋耿道：「若梅，妳給錢我作甚，我怎能要妳的銀両？」

傅若梅道：「韋郎，賤妾知道你視財如糞土，但很多時，有了錢便容易辦事。賤妾知道你阮囊羞澀，故爲你準備了一些，請不要推辭，賤妾人已是你的，這些身外物算是甚麼，還分甚麼你的、我的？」

韋耿聞言苦笑，接過包袱道：「我明白妳的苦衷了！妳是恐怕我身無一文時，在京師裏做起飛賊來，那時又要麻煩妳四處奔跑，捉拿飛賊！」

傅若梅笑道：「你若是偷取金銀珠寶，我才不管呢！我只是担心你到處偷女孩子的心……」說到這裏，臉上一紅，低着頭奔出店外。

＊　＊　＊

點點星光，映照着廣闊、平靜的湖面，偶然一陣微風，皺起萬疊微波。

整個晚上，傅若梅倚偎在韋耿懷裏，低訴着別離情，直至天色微亮，方依

依不捨地離去，留下一股餘香及萬般惆悵。

韋耿明白這是一段不可以開花的感情，他不可能有機會與傅若梅成親，因他不能背棄自己的原則和立場。他更清楚只要一點頭，說一句話，這如花似玉，天仙化人的美女永遠便是他的，但是，他能夠嗎？

他想起剛才傅若梅說的一段話：「韋郎，賤妾明白你我永遠不能在一起，只要你有空便找我見上一面，賤妾已感心足了。有一件事賤妾要提醒你，心蘭妹子對你一片情深，希望你能好好待她。她不像我們滿家女兒，敢說敢愛，她只把心事放在心裏，一旦感情遭受損害，後果不堪設想。答應我，不要辜負她一片情意。」

趙心蘭的溫柔、體貼、關懷和愛意，經半年多的相處，韋耿怎會不察覺？他又怎能無動於衷？只是，他的心裏已有一個傅若梅，一個死結。他了解到，他若然和心蘭成親的話，只會使大家痛苦，一個女子，絕對不能容忍身邊的丈夫，心裏整天都牽掛着另外一人。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避開趙心蘭，希望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希望不久之後，趙心蘭能夠忘記他，找另一個好歸宿。

他望着遠去的傅若梅，喃喃地道：「對不起，若梅，我不能答應妳，我不能這樣做。別了，若梅！」

＊　＊　＊

韋耿不再以其他面目出現，他了解到無論化裝術如何高明，總會有些破綻，加上他的竹傘，反引起有心人注意，反正見過他眞正面目的人不多，故便恢復本來的面目，大搖大擺的走進北京城。

他入城的目的地是和坤府，他打算在夜間探一探這比禁宮還要守衛森嚴的中堂府。在一間客棧裏，韋耿靜待着黑夜的來臨。

韋耿明白到他在和坤府不可能有重大收獲，九曲山莊那妖女楊素素極有可能投奔和坤，但他老奸巨滑，怎會收容已列爲叛黨之九曲山莊中人？但韋耿既然來到北京，不來一趟的話是不會心息的，故冒險夜探相府。

和坤貴爲中堂，府邸之富麗堂皇，極盡奢華不在話下。府內更是警備森嚴，荷刀負槍的守衛到處可見，韋耿在夜色掩護之下，身上全副夜行人的衣着，背負鋼刀，頭戴黑罩，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不久便伏身在書房之上。他找到一個黑暗的角落，倒掛在屋簷上，察看書房中之動靜。

房間裏，和坤端坐在太師椅上，身前不遠處分別坐着兩人。一人背着窗，看不清面孔；另外一人的身份卻使韋耿大爲吃驚，原來這人竟是與他齊名，江湖中素負盛名的「摘星飛月」中之飛月刀方心謙。那麼，背窗而坐的人即使不是摘星劍馬清，身份也絕然不輕。韋耿那敢大意，忙屏息靜氣，細心聆聽三人所說。

只聽見飛月刀方心謙道：「中堂大人認爲此事與霸刀有關？」

和坤點頭道：「對。楊炳女兒當日通知老夫已擒獲霸刀，老夫便即派人前往解押來京，那知去到時，姓韋的小子已經逃脫，不久之後，傅丫頭兵馬便到，那有如此湊巧？」

另外一人也點頭道：「中堂大人言之有理，敝門門主也認爲韋耿極有可能是傅若梅之人，當日敝門在城外伏擊那丫頭時，韋耿不也在場？年前，日月盟馬氏兄弟行刺王府尹時，係被韋耿所殺，霸刀暗中效力對方，已是毫無疑問之事。」這人竟然是黑殺門中人，韋耿大是可惜，不能看見這人的容貌及從聲音、語氣中認出這人是誰。

那人續道：「可惜我們低估了韋耿的實力，當日雙管齊下，不但不能傷他分毫，還損失了十多名殺手，連百毒天尊也賠上老命。敝門主已決定親自出手，並與門中四大護法起程來京對付韋耿，請中堂大人放心。」

方心謙亦道：「韋耿殺死天山雙俠馬氏兄弟，屬下亦已藉此事挑撥白道中人，發起聲討行動，已有不少武林中人答應出手，韋耿已是四面楚歌，插翅難逃。」

韋耿想不到俠名四播的飛月刀竟然出此卑鄙手段，大吃一驚之下，差點從屋簷上掉下來。

屋內之方心謙及黑手門高手已發覺異聲，齊喝道：「屋外是誰？」語聲方落，兩人已不約而同地穿窗而出，而和坤則轉眼間便失去踪影。

韋耿因爲身體倒懸，未能及時脫身，只好翻身跳下，趁機看看黑殺門的高手究竟是誰。

韋耿站在兩人身前不遠，細心打量那黑殺門之不知名殺手，只見他約五旬年紀，面孔瘦削，雙目烱烱有神，長劍已然出鞘，握劍之手指修長有力，應是用劍之大行家。面孔卻是陌生非常，從沒見過。

這黑殺門高手道：「看閣下之身手，應不是無名之輩，究竟爲何而來？」

韋耿道：「你想在下告訴你嗎？若然可以說出來，我何不投帖求見，那須畜夜前來？閒話休說，你要攔我，便請出手，否則在下不再奉陪！」刷的一聲，鋼刀已然拔出。

那人道：「閣下狂妄得很，你既然不說，那便留下來吧！」長劍如閃電般直射韋耿胸膛，勢如脫矢。

韋耿看見劍勢洶洶，乃出道以來首見，那敢大意？急忙閃身，鋼刀使出一招「倒轉乾坤」，由下至上反挑對方咽喉。

那人不愧身手高明，不待劍勢到老，反劍橫劈韋耿手臂，左手同時微屈，順着劍勢當胸抓到。

韋耿那敢怠慢，奪命刀法之絕招「寃家路窄」已然使出，如閃電般斬向對方右臂。韋耿這招去勢如電，變化多端。若然對方回劍自保，那時，鋼刀便會迅速回拖，斬向對方咽喉，多年來，死在他這一刀之下的高手不勝其數。

那知，黑殺門這殺手卻全不理會，



韋耿一看那鏢車停在樹林邊，便知車內人已逃去。

那一爪仍然當胸而下。這兩敗俱傷之打法，登時使韋耿心頭為之一震，正想收刀後退，那知身後卻有冷鋒到襲，竟然是一旁之飛月刀方心謙乘機偷襲。

韋耿腹背受襲，已無其他選擇，忙運足眞氣，縱身而上，避開身後之一刀，迎向黑殺門人之一爪。刀鋒回轉，化作奪命刀法之第二絕招「狹路相逢」。他拚着捱上一爪，也要把眼前之黑殺門中人斬倒。

那人自恃修為深厚，對韋耿攻來之刀勢視若無睹，只是把頭略為後仰，左爪急變為掌，暗勁猛吐，擊在韋耿胸前。在他心目中，韋耿中他這掌，定被震退數步，那時，攻向自己之鋼刀亦隨勢後退。

他那會知道，韋耿之內力修為比他想像中高明得多，不但未能把韋耿震退，連他前衝之勢亦未能阻擋，登時大吃一驚，急忙抽身後退，只是那來得及？

一陣血雨向天狂噴，大好頭顱已被韋耿劈飛。而韋耿捱了一掌後，亦受傷不輕，鮮血從咀角汩汩流下。他劈倒黑殺門那人後，身形急轉，鋼刀封向方心謙攻來之彎月刀。

那知，方心謙之彎月刀突然脫手而出，弧形襲到。韋耿不虞此着，忙閃身跳避，那知仍是慢了一點，腹部被劃了一條長達數寸的傷口，入肉數分。

這時，和坤府中的護衞及高手已蜂湧來到，重重圍困着。

那傷了韋耿之彎月刀，竟能迴旋一圈，重返方心謙手裏，這時，韋耿方明白為何對方叫做飛月刀。剛才，自己實在大意了一點，幸好反應快捷，否則這時已是變為兩截，橫屍當場。

韋耿環顧四周，看見和坤府中侍衞高手不下百人，且有飛月刀在場虎視眈眈，伺機進襲，自己又是內外皆傷，不宜久戰，情況實在不可樂觀。

他知道，要殺掉方心謙雖非難事，但現時功力大打折扣，此舉非十招八招內所能辦到，一旦糾纏過久，眞力消耗太多，傷勢加重，屆時要衝出重圍，亦難如登天。

如今，唯有放過方心謙這卑鄙奸賊，趁自己還可支持，盡早突圍。韋耿下定主意後，便立即施展絕世身法，飛射屋頂。

他的身形剛到達屋頂，鋼刀已先行開路，「寃家路窄」、「狹路相逢」及「大殺三方」一連三大絕招已連續使出。埋伏屋頂的和坤侍衞只是身手普通，登時被他放倒了十多人。

這時，方心謙亦已躍上屋頂，直撲韋耿。韋耿頭也不回，反手一揚，一縷寒光已射向方心謙，去勢迅若奔雷。方心謙閃避不及，即時悶哼一聲，掩胸急退。

韋耿正想回身追殺，已另有十多二十名和府高手跳上屋頂，護着方心謙。韋耿看見對方人多勢衆，只得放棄，施展輕功，如一縷青煙般向府外奔逃。

韋耿回到客棧後，立即從行囊中取出金創藥，把傷口包紮安當，並取出一顆藥丸，和水服下，坐在榻上運功調息

，那一掌一刀確把他傷得不輕。

經過一夜調息後，韋耿的內傷已然痊癒，只有腹上那刀傷，尚在隱隱作痛，還須休息數天，免得傷口破裂。

吃過早點後，韋耿默默地沉思着，和坤和日月盟聯手對付自己，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想不到素負俠名的飛月刀和神秘莫測，令到江湖中人聞皆喪胆之黑殺門竟也是和坤之手下，這確是令人震驚萬分。

黑殺門見錢開眼，唯利是圖，替和坤效力絕不稀奇，至於方心謙，更是簡單，因爲江湖中，欺世盜名之人遍地皆是，多少名震一方之大俠，暗裏還不是幹着那些見不得人之勾當？這些事情，韋耿已是見怪不怪，只是他不明白，日月盟那些死硬派，以反清復明爲唯一目的，怎會與和坤這朝廷紅人勾結？

他知道，今後他的行藏必須加倍小心，因爲他要面對的，不只是日月盟，和坤、黑殺門，還有那些被飛月刀挑撥了的自命俠義中人。

和坤的手下，他可以放手對付，而且實力也不足畏，人多勢衆並不可恃，因爲他們不能夠每次遇上他時都有那麼多人，反之，他還可以用上逐個擊破的戰術。

至於日月盟的人，他若然証實他們主謀暗算自己的話，即使日月盟不找他，他也不會放過他們。日月盟盟主史思明和其餘幾名當家的武功底子，韋耿心裏清楚得很，他半點也不担心。

較爲頭痛的是那批自命俠義的白道中人，目前，韋耿並不知道那些人會來對付他，但他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這些人只是一批胡塗蟲，並無大惡。殺了他們，只是中了和坤一石二鳥之計，便宜了這惡賊。所以，他要盡量避免和這些人碰頭。他並非害怕這些人，必要時他亦會動手，殺幾個俠義中人對他來說，簡直不值一哂，因爲多少年來，他韋耿做事，但求心安理得，不負大義，毫不理會別人對他是毀是譽。只是，他不甘爲和坤做劊子手。

最令韋耿担心的便是黑殺門的神秘殺手，在和坤府裏所碰上那人之不要命的打法確使他頭痛。黑殺門和四大護法之眞正身份和武功修爲，他一無所知。唯一可以想像得到的，便是這五人的武功必高明非常，這一點可從和坤府裏所碰見那人之身手推算出來。而這五個神秘敵人，正是爲了他而專程來北京。

所以，韋耿定要盡快養好傷勢，並在北京這衆多人口裏，找出這五個人來。

＊　＊　＊

午時剛過，韋耿之房間驀地响了數下敲門聲，他問道：「是誰？」

「客官，是送茶水來的！」

韋耿登時提高警覺，因爲他從來人之步履中發覺這人輕功甚高，且聲音別蹇，像是硬裝出來的，忙把竹傘放在順手處，口中道：「門沒門上，進來吧！」

推門進來的雖是小二打扮，但是身材矮小，面孔俊俏，皮膚白晰，玉手纖纖，那像是個店夥？

韋耿看清楚來人容貌後，啞然失笑，道：「妳何時改行，當上店小二？」原來竟然是改了裝之傅若梅。

傅若梅把門掩上，滿臉關心的問道：「韋郎，你受了傷？」

韋耿點頭道：「只是一點皮外傷，不碍事，只要休息一兩天便沒事的，妳怎麼知道？」

傅若梅登時放下了心，道：「和坤剛才找上了賤妾，說道昨晚曾有刺客大鬧他府邸，且殺傷不少護衛，並說出刺客腹上中刀，逃去無踪，他並命令賤妾立即捉拿刺客歸案。」

韋耿笑道：「妳怎麼想到是我幹的？又怎知我住在這裏？」

傅若梅道：「有誰能大鬧和坤府，殺傷侍衛全身而退？賤妾推測你很可能往探和坤府，便派人在城裏留意你的行踪，你入城那天，賤妾已獲得報告。」

韋耿道：「想不到妳的眼線如此厲害。妳現在捉拿我歸案嗎？」伸出雙手，作束手就捕狀。

傅若梅瞪了他一眼，道：「沒有半點正經，人家聽見你受了傷，担心得要死了，才趕來看你。早知如此，我還不來呢！」

韋耿看見她那略帶微嗔的表情，心神爲之一蕩，把她一摟入懷，輕吻着道：「是我不好，該罰。」

傅若梅這才笑道：「你知道便好了！」

韋耿放開了她，道：「若梅，妳打算怎辦？隨便找個人給他交差嗎？」

傅若梅道：「怎能這樣？這豈不是草菅人命嗎？況且他也不會相信。」

韋耿想了想，道：「我有辦法，包管和坤啞子吃黃蓮，不敢逼妳。希望我能找到適當人選，和坤可有給妳期限嗎？」

傅若梅搖頭道：「沒有，他只命令賤妾盡快拿刺客歸案。但若然太久，他會施加壓力的，在聖上面前便難交待。」

韋耿道：「妳放心，這事在半月內應可辦妥。只是，這要勞動妳的手下幫忙。」跟着他便把計劃說出。

＊　＊　＊

在跟着的數日裏，和坤府外佈了數個傅若梅的眼線，日夜不停地監視出入府中的每一個人。

韋耿則每天扮作來京遊覽之書呆子，到處遊逛，希望能碰上黑殺門門主及其四大護法。

第六日的晚上，傅若梅的手下帶來了消息，兩個神秘人，臉上似是戴着人皮面具，剛才半個時辰之前進入了和坤府。

韋耿急忙化裝，扮成一個滿臉于思的大漢，前往和坤府外監視。

個多時辰後，兩名神秘人從和坤府行了出來，往城外走去。韋耿從兩人之眼神及步履中，一眼便看出兩人身負絕頂武功，內功修爲已臻化境。當下不敢怠慢，遠遠的跟踪着。

這時，城門已關，兩人飛越城牆，直往長辛店方面奔去，韋耿忙亦展開輕功，跟了上去。

到達長辛店後，兩人進入了一間名

叫虎威的鏢局，良久不見出來。

當時清廷因要保持北京形象，限制了江湖中人在城內開設鏢局，故大多數的鏢局都開到長辛店來，使到這裏虎據龍盤，龍蛇混集。

韋耿從這兩人之神秘性及絕頂身手，已差不多肯定他們是黑殺門五大高手中兩個，那麼這虎威鏢局很可能便是黑殺門暗設在京師之根據地。他不知道鏢局內有多少黑殺門的高手，但他知道黑殺門門主和所謂四大護法全部都在內的成份甚高，故韋耿不敢冒險進內查探。

韋耿在鏢局外守候了兩個多時辰，見沒有甚麼動靜，便重返城裏，找着了傅若梅之手下，命他們前往長辛店監視虎威鏢局之行動，並命人通知傅若梅前來商討。

＊　＊　＊

韋耿把兩名神秘人進入和坤府後回到虎威鏢局之事告訴了傅若梅，並說出懷疑虎威鏢局乃黑殺門之據點和黑殺門等五大高手都可能落脚在鏢局裏。

傅若梅道：「這眞是太好了，賤妾現在回去稟告家伯父，調來人手把它剷平。」

韋耿搖頭道：「萬萬不可以這樣做，黑殺門門主這次來京，主要是針對我和妳，經過上兩次的教訓，他們斷不會只派五人前來，定有大批殺手陪同，加上虎威鏢局裏的人手，妳要動用多少人手才足夠？」

傅若梅道：「賤妾可以調來禁軍，甚至神機營的火槍手也沒有問題，那怕他們高手衆多？賤妾敢說一個也逃不掉。」

韋耿笑道：「若梅，怎麼妳近來變得如此急躁了？和坤黨羽衆多，消息靈通，小規模的行動也許可以瞞得過他。如此大量調動兵馬，他怎會不知？我敢說，妳的大軍還沒有出發，虎威鏢局裏的人也已跑得一乾而淨，只留下一些人和一間空屋。」

傅若梅如夢初醒，道：「是啊，我怎麼會沒想到這一點？」她不知道，一個少女在情人面前往往會比平常笨拙，尤其是她心裏另有所思，被一個問題困擾着。

她續道：「韋郎，賤妾應怎麼辦？」

韋耿道：「一個秘密據點若然被發覺，這據點便會失去作用。何必急於剷平它？若然不動聲息，裝作毫不知情，只派人暗中繼續監視，說不定還會有意外收獲，若能進入卧底的話，那就更理想。」

傅若梅問道：「韋郎，莫非便就此作罷？只是派人監視和卧底？」

韋耿道：「這要看看我跟着的行動有多少收穫才能決定。首先，我們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給他們逐個擊破，先找一兩個護法下手！」

傅若梅道：「他們若是龜縮在鏢局裏，怎能逐個下手？」

韋耿道：「妳忘了他們此行的目的嗎？他們來京是要對付我的，並不是來躲藏！我要給他們來個調虎離山計。」

傅若梅道：「調虎離山？你不是才說過暫時不要動虎威鏢局嗎？」

韋耿道：「調虎離山並不一定要動那山的主意！老虎離了巢穴，落單時便容易擒獲，妳明白嗎？」

傅若梅恍然大悟，笑道：「你這人腦袋裏的鬼主意眞多。誰和你作對，肯定倒楣。」

韋耿道：「現在妳要做的，便是安排香餌，引虎出山！」

＊　＊　＊

韋耿所料不差，這數日來，虎威鏢局的人活動特別頻繁，只可惜出來活動的只是鏢局原有的鏢師、趟子手等。間中亦有數名面孔比較陌生的人出入，但都是普通高手，不似是門主或是護法身法。

韋耿的計劃是首先擒一名黑殺門之護法，在他腹上劃上一刀，囚上數日後殺掉，然後把屍體送交和坤，說是當日意圖行刺他之人。

黑殺門中殺手，一旦入門後，便須在胸口刺一隻猛虎之紋身，以表示對該門終身不渝。

黑殺門以暗器爲業，該門殺手行刺和坤，乃大有可能之事。屆時和坤收到屍首後，只得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因爲他不能証明此人並非當晚之刺客，難道他能說出黑殺門與他有關係，絕不會派人行刺他嗎？

韋耿知道自從九曲山莊被掃除後，和坤已是大爲警驚，定要消滅一切証據，要抓証據來扳倒他，絕非易事，而傅若梅又不主張把他殺掉，唯有把他的黨羽逐一消滅，這樣一來，既可削弱黑殺門實力，又可在追查相府刺客事件上交差，更可以令到和坤莫測高深，終日担心傅若梅等人究竟知道多少他的秘密，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

這次行動，韋耿當然希望能把黑殺門消滅，免得夜長夢多，但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爲黑殺門絕不會單獨行動，定有護法及殺手陪同。單對單，韋耿對自己頗有信心，但要應付黑殺門門主和其他高手圍攻，他知道毫無勝算。

若然動用傅若梅手下，也許能牽制其他高手，給予自己機會對付黑殺門門主。但如此一來，傅若梅定會損失大批人手，給予和坤可乘之機，另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使得韋耿不肯這樣做，便是他不願意公開站在傅若梅這一邊，他不願意公開爲朝廷對付一個江湖幫會。

雖然韋耿有强力的理由對付黑殺門，但他要自己去解決，用江湖人的身份去解決此事。

餌已放出，韋耿知道釣到大魚的機會不大，但最低限度，他要釣到一兩條似樣的，可以用來下酒的。

＊　＊　＊

虎威鏢局的密室裏，一個戴着人皮面具的神秘人正聆聽着一個脚夫打扮的人之報告，一旁坐着的還有一個年約六旬，面目清癯的老者及四名亦戴有人皮面具的神秘人。

當中之神秘人道：「韋耿出現在十里外的一間小酒肆裏？你何以肯定是韋耿？」

脚夫打扮的人道：「稟門主，那酒肆

便是一年前我們伏擊傅丫頭的那一間，當日之行動，屬下也曾參予，故韋耿之模樣，屬下認得。他在那裏喝着酒和吃着花生米，與當日情形一模一樣！」

黑殺門門主命那人退下後，對一旁之五人道：「霸刀這人易容術高明，機智過人，怎會以同一面目出現在同一地方？據飛月刀所說，當晚大鬧和坤府，殺掉本門何護法的人武功奇高，刀法凌厲，定是韋耿無疑。他既然已知道本門主來京找他，怎可能明目張胆在附近出現？其中必定有詐！」

那老者道：「門主高見，屬下認爲這定是個陷阱！」

黑殺門門主點頭道：「葉壇主所言不差，這定是個陷阱，不知韋耿目的何在？葉壇主可有甚麼高見？」

那老者答道：「葉開不敢，以屬下愚見，韋耿目的不外有二：其一是韋耿與傅若梅在該酒肆設有埋伏，引門主前往。第二個可能性便是他們知道此間的秘密，實行調虎離山之計，待門主等人前往酒肆，便進攻鏢局。」

黑殺門門主沉思片刻，道：「本座認爲第一個可能性較高，韋耿和傅若梅若然得知此間秘密，大可圍攻這裏，何須引走我們才下手？」

那自稱葉開之老者，正是此間主持人，虎威鏢局局主插翅虎葉開。只見他道：「門主，也許他們顧忌門主及各護法武功，故先把我們實力分散，方便下手。」

黑殺門門主點頭道：「這也極有可能，我們必須兼顧這兩個可能性。葉壇主，立即召集局裏人手，嚴加戒備。劉護法，你帶着四人，扮作本座及護法，前往酒肆一探。」

其中一名戴着面具之神秘人聞言後，便站了起來，向黑殺門門主拱手道：「屬下得令！」

黑殺門門主道：「劉護法，你此行目地有二！第一，是令對方認爲本座已中計前往酒肆，引他們進攻，待本座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第二，你往酒肆一探，看看有甚麼埋伏。記着，不要五人齊進酒肆，因爲如此一來，對方誤以爲我們中計，定必發動，那時我們定必凶多吉少。你得單獨進入，其餘四人留在遠處，不可現身；那時，對方定不會貿然動手，以免打草驚蛇，若然你發覺甚麼埋伏也沒有，必須趕回此間，你可明白？」

那劉護法道：「門主，若然酒肆沒有埋伏，而這裏亦沒有受到攻擊，一切都是韋耿一時大意或自忖藝高人胆大，我們豈不是平白放棄了大好機會？」

黑殺門門主道：「韋耿這人詭計多端，斷不會如此的。但既然你已提出，本座也不能忽略這可能性，免得失去機會，你若發覺那邊無異狀，而韋耿確是在內喝酒的話，那就回來報告，留下三人監視韋耿。」

* * *

劉護法帶同三人，來到小酒肆後，並沒有進入酒肆，五人在周圍細心搜查。看見毫無埋伏跡象後，劉護法方才留下四人遠遠埋伏接應，獨自進入酒肆。

店內，一個臉色蠟黃之中年文士獨坐着，正在喝着酒和把一顆顆的花生米往嘴裏送。當劉護法的目光移到桌上放着之竹傘時，心頭也微微發寒。畢竟，霸刀的名字，確能使人提心吊胆。

酒肆的面積狹小，一目了然，劉護法環顧一周，看見空無一人，只有店家，一個老頭兒坐在一側打瞌；而店裏簡單之陳設亦不能藏有甚麼埋伏，心裏略爲安定，便在另一座頭坐下。

他知道若然一到便離開，定會引起韋耿注意，反誤大事，只好叫來酒，喝上數杯方回去報告。他大聲喊道：「店家，拿酒來，另外來兩碟鹵菜下酒。」

他留意到那中年文士只略一抬頭，微微打量自己一眼後，便若無其事的繼續喝他的酒，登時大爲放心，心裏嘿嘿笑道：「那怕你霸刀三頭六臂，稍後定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劉護法正在暗自高興之際，那老頭兒已步履維艱的把酒送上，那長着繭的手抖顫地放在他身前時，他眞担心這老頭兒會一個不小心，把酒菜倒在他的身。

驀地，那抖顫着的手一點也不抖顫，瘦削的手指如閃電般點向他身前要穴。如此近的距離，如此快速的手法，毫須防備的劉護法縱有絕高的身手，也難逃避。

那老頭兒看見劉護法一聲不响的倒下後，便把臉上化裝抹掉，竟是韋耿所扮，只見他把手上之人皮手套除下，道：「王兄，一切順利，現在只餘外間那幾個了。」

那扮作韋耿的人也除下面具，原來便是昔日在九曲山莊把韋耿救出的飛狐王萬通。他恭敬的回答道：「韋爺放心，區區幾個二、三流的殺手，敝屬決不會出錯！」

這時，外間傳來了一聲暗號，韋耿聽了，笑道：「他們已得手了，現在這裏已不能利用，他們再也不敢冒險派人前來，即使來，也只是一些蝦兵蟹將，不値費心。王兄，送一筆錢給那老店家，令他遠離此間，好好過下半生吧！餘下的事，你該知道怎麼辦，我先回客棧，有甚麼進展時，再通知我！」

王萬通當日看見傅若梅對韋耿遇險之緊張及關懷，心裏雪亮。他明白到韋耿若非傅若梅之未婚夫婿便是朝廷大員，這身份從他懷裏所藏玉玦便可以聯想出來。況且，他當日只是把韋耿救出，便平白地獲得一正四品武官銜，跳升了不知多少級，他怎敢對韋耿有一絲不敬？

當下，他立即答道：「韋爺，下官知道如何辦的了，請韋爺放心。韋爺請好走，下官不送了！」

韋爺聽了，只得搖頭苦笑，他曾多次告訴王萬通，不可如此稱呼。只是王萬通總是不聽，還是韋爺前，下官短的，令他啼笑皆非。

* * *

數日後，在韋耿房間裏，傅若梅和

王萬通都來了，傅若梅正向韋耿細說着這數日之進展。王萬通則在她身後恭敬地站着，有韋耿和傅若梅在，他那敢坐？

傅若梅說畢後，笑道：「韋爺，你該看看和坤看見那屍體時之表情，當能令你心頭大快！」女孩子的臉畢竟是薄一點，在王萬通面前，她對韋耿的稱呼也從「韋郎」一變而成爲「韋爺」。

韋耿道：「當日我們擒住那四人後，虎威鏢局一些行動也沒有，只派了一個三四流的脚色到酒肆探索，到過酒肆後更沒有回鏢局，只把消息轉接地傳返便離京。而黑殺門門主在那四人不明不白的失踪後，毫不慌亂，沒有輕舉妄動，亦沒有撤離之意。如此看來，這人處驚不變，並非容易應付。若梅，我們必須提防這人，小心應付。」

傅若梅問道：「韋爺，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韋耿道：「如我所料不差，和坤爲了保障自己，一定會命令黑殺門門主暫離北京，以免發生麻煩，我會在他們離開時，設法跟踪，看看能否有所斬獲，最低限度，希望能認出這黑殺門門主究竟是何方神聖。」

傅若梅道：「那麼賤妾呢？」

韋耿道：「至於妳嗎？還是做回妳份內的事吧！經此一鬧，和坤短期內定會略爲收歛，妳也無須逼他太緊，以免他反咬一口，只要嚴密提防和監視他便行，最好盡快派人混進虎威鏢局，遲些很可能有收穫的。」

傅若梅道：「虎威鏢局的人還會留在長辛店，和坤不是恐怕他們被我抓去嗎？怎會讓他們留下？」

韋耿道：「和坤不會斷了黑殺門之聯繫，黑殺門是他手下一隻重要棋子，非必要時，絕不會放棄，虎威鏢局只要沒有黑殺門的殺手，妳又能奈他們甚麼？說他們是叛黨？汪洋大盜？」

傅若梅不以爲然地道：「黑殺門負着不少人命官司，朝廷曾下令，凡是黑殺門中人，皆可以格殺不論。虎威的人既是黑殺門中人，賤妾怎會不能對付他們？」

韋耿笑問：「若梅，妳能証明他們是黑殺門中人嗎？」

傅若梅大爲詫異，道：「你不是說過，黑殺門中人都在胸口刺有黑虎紋身嗎？而且，當日擒獲之五人也確有黑虎紋身。」

韋耿道：「我只說過黑殺門的殺手都有黑虎紋身，那些護法屬於內圍高層人物，當然亦有，虎威鏢局只是一個聯絡站，一個外圍據點，局中人未必有紋身。妳還記得嗎，數日前，虎威鏢局的鏢師、趟子手曾四處找尋我的下落，其中數名鏢師曾在澡堂出入，他們若有黑虎紋身，敢在澡堂招搖？」

傅若梅登時啞口無言，只用那只有自己才聽見的聲音咕嚕地道：「難道人家不可以穿着衣服洗澡嗎？」若然王萬通不在場的話，這句話定然撒嬌地衝口而出，只是現在，她那敢說出來？

韋耿見她不說話，便續道：「若梅，記着一點，一隻走投無路的惡犬，其危險性極大。不要操之過急，釣大魚，需用長線，慢慢來吧。我現在得要準備動身，跟踪他們。」

傅若梅道：「你現在便走了嗎？伯父說，希望你能見他一面，他有事和你商討！」

韋耿聽了，知道定是那舊事重提，怎敢停留，拿起行囊和竹傘，道：「來不及了，以後有機會才拜見他老人家吧。若梅，多多保重！」說罷，已穿窗而出，眨眼間已失去踪影。

王萬通看見韋耿那出神入化的身法，感歎地說道：「格格，韋爺眞是當世奇人！」傅若梅竟然是一位格格！（按：清朝制度中，凡親王以下的貴族，其女兒均稱爲格格。親王之女兒爲郡主，稱做和碩格格；郡王之女爲縣主，稱做多羅格格，貝勒之女爲郡君，亦稱做多羅格格，貝子之女爲縣君，稱做固山格格。至於其他貴族，如鎭國公，輔國公之女則稱爲鄉君，稱爲格格。日常生活中，由郡主至鄉君，均統稱爲格格。）

傅若梅望着窗外發怔，喃喃道：「他是當世奇人！我不應如此逼他，但願不會從此失去他！」兩滴淚水，已從眼裏流下。

王萬通那敢作聲，只得在傅若梅身後遠處呆立着。良久，傅若梅才開聲道：「萬通，有關韋爺之一切，你切不可對任何人提及！好好地替我辦事，我絕不會虧待你。否則，你不但頂戴難保，還須留神腦袋搬家！知道嗎？」

王萬通大吃一驚，忙跪下叩頭道：「回稟格格，小的知道，小的定會效忠格格，至死不渝。至於韋爺之事，小的一定守口如瓶！」

傅若梅這才滿意，道：「萬通，你也看見的，我也不敢對韋爺有所不敬，得罪了他，不用我說，你也該知道有何後果。還有，你應該記着，你這四品頂戴，是韋爺給你爭取的。現在快起來吧，我也該回去了。」

＊　＊　＊

韋耿在虎威鏢局門前不遠之一株大樹上調息着，他不担心黑殺門的人會在他閉目養息這段時間中逃去，因爲他的警覺性甚高，數十丈內有何特別異聲，他便會醒覺。而且，傅若梅的手下還在鏢局四周設下監視網。除非黑殺門中人能夠遁地逃走。否則決難脫出他的監視。所以，他安心地閉目養神。

整夜過去了，黑殺門的人卻沒有絲毫動靜，韋耿只好跳下樹來，交待了傅若梅的手下一番後，便到就近之食店吃早點。

早點剛吃過一半，一名眼線已匆匆來到，向韋耿施禮後，低聲道：「韋爺，虎威鏢局門前集結了數輛馬車及不少鏢車，似是有大鏢起押，是否須要跟踪，請韋爺示下。」

韋耿聽了，爲之一愕，想道：「黑殺門門主竟然來此一着，實出乎意料之外。究竟他們是混在這支鏢裏離開北京，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引我追踪鏢車而去，然後才由另一方向逃走？」他

隨即下了決定，命那人派出兩人暗中跟着鏢車，但必須遠遠跟着，以免暴露行踪，令對方醒覺，另外沿途留下暗記。

虎威鏢局的車隊行後，韋耿決定冒一次險，進入鏢局裏探個究竟。他小心翼翼的施展出絕世輕功，神不知、鬼不覺的從後牆上進入鏢局後，便到處窺望。

當韋耿潛到後院時，驀地傳來一陣脚步聲，急忙躍上屋簷上藏起身形，卻見一個六旬清癯老者和一個師爺裝扮的人信步而過。

韋耿聽見那老者道：「總算放下心頭大石了！他們一天留在這裏，老夫一天也不能安枕而睡。」

那師爺模樣的人答道：「可不是嗎！門主實不該招惹那傅丫頭和霸刀的，幸好他們沒找上鏢局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老者道：「勾結黑殺門，罪名足可以抄家滅族。現在他們離去後，傅丫頭再也不能奈何我們。只是，我恐怕他們有可能知道這裏的秘密，只不過爲了一些原因才不動手。」

那師爺大爲担心，道：「局主，不會吧，若他們知道了本局之事，沒有可能放過我們的。局主不用杞人憂天。」

老者道：「但願如此，只是，小心點總是好些，這一兩個月，對方很可能會派人前來卧底，打探消息……」說到這裏，兩人已經遠去。

韋耿從兩人言語中，已知老者乃虎威鏢局之局主插翅虎葉開，並得知黑殺門一行人已混在那支鏢裏，離開此處，急忙離去。

韋耿在鏢局外找來了一個傳若梅之眼線，並在附近食肆借了紙筆，寫了張便條，使之交給傅若梅後，便立即循鏢車所行的路線追上去。

在不到廿里處，已看見跟踪着車隊之眼線躲在一旁。遠處，虎威鏢局的人卻在樹林前之空地停了下來，數輛馬車則參差列在樹林前。韋耿忙找着那線眼查問究竟。

那人答道：「回稟韋爺，虎威鏢局之車隊在起程後便急趕了一大段路，來到這裏便停下來休息，小的囚遵從韋爺吩咐，不敢過份走近，只得在這裏監視。」

韋耿看見數輛馬車所排列之方向與陣式，已知道車裏的人早已在馬車掩護下，從後面之樹林逸去無踪，不由大爲歎息，並佩服黑殺門門主之高明安排。因爲即使是他自己跟着車隊，來到這裏，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們逃走！

沒有辦法，他只好命跟踪的人回去報告傅若梅，自己則在江湖中慢慢找尋！

突然之間，韋耿心中一動，轉往烏鴉山小開元寺走去。

* * *

韋耿想不到烏鴉山小開元寺裏，有一個人竟然在等着他，這個人苦纏着韋耿，要協助他對抗和坤，要看着他如何對付日月盟和黑殺門。無論韋耿如何相勸，如何解說，這人只有一個答覆——搖頭。

所以，在韋耿離開時，除了帶走了寄存在法空老和尚處之古琴——他這次來小開元寺的目的，還多了一個負累——歐陽佩文，這個於一年前要把他置於死地之彩鳳劍。

歐陽佩文跟着他已使他心裏不大舒服，因他素來喜歡獨來獨往，無拘無束地在江湖上到處闖蕩，使韋耿更爲激氣的，是法空老和尚面上的微笑，那曖昧的微笑。

韋耿在盡着最後的努力，道：「姑娘，歐陽世家是金陵首富，妳爲何不在家裏享清福，要在江湖中飽受風霜之苦？據我所知，金陵城裏，不少世家子弟對姑娘極爲仰慕呢？」

歐陽佩文道：「賤妾便是爲了避開那批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只懂享樂的富家子弟，才走到江湖來。況且，賤妾另有自己的抱負、願望，怎能在家裏虛渡一生？」

韋耿道：「請恕在下唐突，姑娘的抱負和願望又是什麼呢？」

歐陽佩文道：「賤妾之抱負，原是加入日月同盟，爲反清復明大業盡一分力量，至於願望呢……」她幽幽地望了韋耿一眼，低着頭，輕聲道：「是希望能遇上一個才華蓋世，文武雙全的有爲之士。」

韋耿略帶歉意，道：「眞對不起，我竟把姑娘的抱負和心願都粉碎了！只是……」

歐陽佩文急道：「韋相公，你不要說了，賤妾還沒有謝你呢，要不是相公提醒賤妾，賤妾如今仍是與日月盟中人同流合污，成爲千古罪人，至於那石子斌這狂徒，若不是相公把他殺了，賤妾實不堪設想。所以，賤妾之抱負和願望不但沒有粉碎，反而有了新的希望。」

韋耿不明白地道：「新的希望？」

歐陽佩文點頭道：「是的，這個月來，法空大師曾告訴賤妾有關韋相公之事蹟，相公大仁大義，乃今世之奇人，是故賤妾留在寺裏等候相公，希望能夠追隨相公，方才不負此生。」

韋耿搖頭苦笑，道：「姑娘，妳可不要聽那老和尚胡說八道，韋某只是一個雙手染滿血腥，到處流浪之江湖人。沒有抱負，沒有願望，只求渾渾沌沌過一生。這種人怎值得姑娘如此抬舉？姑娘遲些時候定會大失所望的，我看姑娘還是及早回家，找個如意郎君，平靜地過下半生，這總比在江湖流浪好得多！」

歐陽佩文停了步，注視着韋耿，道：「相公嫌棄賤妾？」

韋耿大吃一驚，也停了下來。在他心目中，始終都是認爲歐陽佩文只是好勝，跟着他的目的不過是做一些她認爲有意義的事，想不到她竟然說出這一句話來，他怎敢回答？能怎樣回答呢？一個弄得不巧，肯定會煩惱多多。

歐陽佩文見他不答，低着頭道：「賤妾自知才疏學淺，且屬蒲柳之姿，實不配與相公同行，若相公眞是心中不願，便請坦白說出，賤妾定不會令相公爲難！」滿臉期望之色，等待着韋耿之答覆。

韋耿沉思良久，方回答道：「姑娘玉

潔冰清，貌比天仙，且胸懷大志，乃巾幗英雌，世間難求，韋某怎會嫌棄。只是韋某另有苦衷，姑娘他日定會明白。」

歐陽佩文立即道：「只要相公不嫌棄賤妾，那便行了，至於相公之苦衷，他日賤妾自會爲相公想辦法，相公請放心，正如賤妾剛才提及，絕不會使相公爲難。」她只道韋耿定是有了心上人或是未婚妻，而大清律例盛行一夫多妻，這些對歐陽佩文來說，並不是難以解決之問題，只要韋耿不嫌棄她，那便好辦！她那裏知道韋耿和傅若梅之間竟會存着那無可解開之死結，而韋耿爲了傅若梅，不敢對其他女子有所表示，免得害人終害己。

韋耿知道她誤會了，但他怎能解釋，只好道：「姑娘，韋某的苦衷並非如姑娘想像中那般簡單，屆時姑娘定會後悔，請三思！」

歐陽佩文肯定地道：「賤妾絕不會後悔，屆時賤妾定知道該如何處理，相公，現在已是不早，我們還是趕路吧！」

外族女子　連番相助

韋耿竟然是朝着北京而去。

當韋耿和歐陽佩文來到長辛店振威鏢局時，頓使老局主趙天任喜出望外。

趙心蘭看見韋耿後，高興得掉下眼淚來，道：「韋相公，自那天相公不辭而別後，賤妾還道今生也見不着相公了！」她看見韋耿身側之歐陽佩文，心裏不知是苦還是酸，唯一可肯定的是，她替傅若梅叫屈，也替自己叫屈。所以，當她獲悉韋耿和一名美女來到振威鏢局後，便立刻派人前往城裏通知傅若梅，才出來和韋耿相見。

韋耿笑道：「見了我，師父也不叫一聲，還是相公長，相公短的！」

趙心蘭臉色大變，道：「相公是說眞的？」她的心在此刻登時破碎，她連一絲希望也被師父兩字打破。

韋耿見她如斯樣子，怎敢再打趣她，忙道：「傻丫頭，我怎可以做妳師父，這是和妳說笑的。只不過，我這次是專程爲了妳拜師這事而來的，但必須徵求趙老局主和妳之同意！」

趙天任呵呵大笑道：「這事可以稍後再說，韋恩公，先把這位女俠介紹給老朽認識才是道理！」

韋耿急忙道：「老局主，千萬不要折殺韋某，恩公二字萬萬不能叫，當日若非老局主和姑娘相救，今天那有我韋耿？老局主如不嫌棄，今後請以子侄相視。」

趙天任道：「這個如何能夠，老朽這個家……」

韋耿不再讓他說下去，道：「趙伯父，請不要客氣了，否則小侄再無顏在此，現在，且容我先介紹吧！」當下便把歐陽佩文介紹給趙天任及趙心蘭認識。

寒暄過後，韋耿對趙心蘭道：「心蘭，妳天資聰敏，悟性極高，且對音律之學，頗有根基，只可惜未遇高人，故成就有限。現在韋大哥給妳找來一個師父，比韋大哥高明很多，妳可願意嗎？」

趙心蘭看見韋耿只是與歐陽佩文同來，還道韋耿所說的便是她，見她只比自己略大，在江湖中頗有名氣，心裏也是不服，道：「韋大哥，你既然這樣說，小妹自當遵從，但是，她必須要接得住小妹之奪命三刀，小妹才能心服，拜她爲師。」

趙心蘭一向溫文儒雅，這大反常態之答覆頓使韋耿一呆；但他聰明過人，迅即明白這小妮子醋勁大發，誤會了。便笑道：「胡鬧，這前輩遠在千里之外，那有空來接妳三刀。莫非妳不相信韋大哥？」

趙心蘭聽見韋耿說這人遠在千里，便知是自己搞錯了，臉上一紅，忙低下頭來，道：「韋大哥，是小妹錯了，請韋大哥原諒！」

韋耿轉向趙天任道：「趙伯父，你老人家意下如何？這位前輩因曾交待小侄，不得事先說出他的名號，故小侄不能明說清楚！」

趙天任忙道：「心蘭得遇名師，老朽高興還來不及，怎會反對？心蘭，還不謝過韋大哥？」

韋耿隨即使趙心蘭向着武夷山之方向下跪，遙向遠在數千里外的琴仙悟非子行那拜師之禮。跟着，韋耿便在行囊中拿出琴仙交給他之古琴、琴譜及練功心得一併交予趙心蘭，道：「心蘭，你的師父乃是一代琴仙悟非子老前輩。當日，悟非子老前輩托我代找一天賦聰敏及喜愛音律之人爲徒，這裏便是他托我所傳之物。當妳學得這些琴技、武功後，便須爲他清理門戶，然後前往武夷山進謁，補行拜師之禮，我稍後便會把詳情告訴妳。這些琴譜及武功，希望妳能盡快學習，我會在這裏暫住一個短時期，幫助妳明瞭上面所述。至於他日清理門戶之事，我雖可從旁協助，但仍須由妳親自辦理，妳明白嗎？」

趙心蘭接過古琴等物，恭恭敬敬的再叩了數個頭，道：「韋大哥，多謝你，小妹定不會有負你所望，定能前往武夷山面謁師尊，正式列入門牆。」韋耿隨即扶了她起來。

歐陽佩文也走了過來，緊握着趙心蘭雙手道：「趙家妹子，恭喜妳了，祝妳早日藝成，代師清理門戶。」

趙心蘭這時喜獲明師，心裏自是高興萬分，早些時對歐陽佩文的敵意早已拋諸千里之外，喜道：「謝謝妳，歐陽姊姊！」

廳外傳來了嚦嚦鶯聲，道：「有什麼好消息值得大家如此高興的？怎可以少了賤妾一份？」竟是傅若梅得訊趕來。

趙天任得知愛女恩師竟是三十年前已是名震武林，被稱爲武林至尊之「劍神琴仙」之悟非子時，早已高興得老淚縱橫。這時，看見傅若梅來到，忙急不及待的把這消息告訴傅若梅，令她也分享這份高興。

傅若梅聽畢後，偷偷的向韋耿瞟了一眼，道：「韋郎，趙家妹子蕙質蘭心，聰明穎慧，你可沒選錯了人。」自當日她從王屋山護送趙天任父女回來後，有感兩人乃愛郎救命恩人，便常來探望，不

久便與趙心蘭成爲閨中密友，莫逆知己，故在趙天任父女面前毫不掩飾與韋耿之關係。趙天任在京多年，自然知道這位傅姑娘之身份，見她毫無架子，平易近人，且與韋耿關係非淺，自是對之大爲好感，熟絡如一家人。

這時，傅若梅亦已留意到歐陽佩文，忙向韋耿問道：「韋郎，這位是……」

歐陽佩文聽見傅若梅對韋耿之稱呼，知道兩人關係極深，那敢怠慢，忙道：「姐姐，小妹歐陽佩文，謹向姐姐請安。」

傅若梅出生皇族，看慣了宮內三宮六院及王府裏之侍姬如雲，那會有半點妒意？看見歐陽佩文美若天仙，已是大有好感，更加上歐陽佩文對她執禮甚恭，登時高興萬分，忙道：「歐陽姐姐，不必客氣，小妹傅若梅。難得姐姐來到京師，今天晚上，我們三姐妹得好好談上一宵。」

韋耿看見傅若梅如此熱情，立即便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忙道：「若梅，妳不用回城裏嗎？」

傅若梅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韋郎，請放心，賤妾在這裏，只會對你有益，絕不會壞事的。」

這時，趙天任方情緒稍定，忙吩咐下人準備酒菜，大事慶祝。

傅若梅突然想起一事，忙道：「趙伯伯，姪女忘記了帶來的人尚在外面，待姪女先去打發他們回去。」

韋耿道：「若梅，如果京裏沒有事的話，便請他們也進來喝一杯吧，稍後才叫他們回去也不遲。」

傅若梅自從知道黑殺門當日之暗殺對象竟然是自己而不是她那「伯父」後，出入均帶着數名高手，以策安全，雖然她自知武功不弱，但黑殺門高手如雲，多數名侍衛護在身旁總是安全些。

趙天任也道：「對、對！難得來了，應該進來喝上數杯才行！」

陪同傅若梅前來的便是王萬通和三名侍衛營裏的高手。王萬通看見韋耿在座，急忙上前施禮，道：「小的參見韋爺。」他這是便裝打扮，且有外人在座，故不敢自稱下官。

韋耿忙道：「王兄，快來見過趙老局主，趙老局主乃韋某長輩，日後尚須王兄照顧一二。」韋耿請他們進來之目的原來在此。侍衛營的人在京師一帶權力極大，雖然傅若梅已關照手下，但韋耿仍是禮貌地請了四人進來喝酒，以示尊重。

王萬通聽見韋耿如此說，那敢怠慢，急忙帶同另外三人上前參見。

* * *

晨光熹微，振威鏢局的後花園裏，白衣勝雪的傅若梅正在望着天際出神，臉上滿是淚痕，本是秋水般的美目更佈滿血絲，似是通宵未眠。

驀地，她轉過身來，卻見韋耿正在身後，靜靜的注視着她。傅若梅再也忍不住，撲進韋耿懷裏，輕泣起來。

韋耿緊緊的摟着她，讓她在懷裏盡情舒發心中抑鬱，良久，方始道：「若梅，這又何苦？妳可知道，只十多天不見

，妳消瘦得多了。」

傅若梅哭了一頓後，心裏已略爲舒暢，輕嘆一聲，道：「韋郎，你教賤妾應如何是好？賤妾但願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拋掉一切，與君長相厮守，只是……」

韋耿道：「不要想那麼多了，這對妳身體沒有益處，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遲些再作打算吧，千萬不要做傻事，知道嗎？」

傅若梅在他懷裏點點頭道：「賤妾知道，只是，你可否答應賤妾一件事？」

韋耿道：「若我做得到的，我一定答應。」

傅若梅道：「歐陽姐姐和趙家妹子對你情心一片，韋郎，請答應賤妾，不要負了她們！」

韋耿輕嘆道：「若梅，這件事我絕不能答應妳。我雖然對她們兩人亦極爲喜愛，但在妳的問題未解決之前，我絕不會考慮其他，因爲這只會害了別人。妳應該明白，我若勉强和她倆成親，而心裏却終日掛念着妳，這樣的婚姻會幸福嗎？相信我，我定會給妳一個交待的，一個令大家都滿意的交待。」

*　*　*　*

當韋耿看見歐陽佩文和趙心蘭拖着手，面露歡容跑出來時，便知傅若梅定是在昨晚跟兩人詳談，並作出某種保証，否則兩人不會如此融洽及喜上眉梢，不禁心裏沉重起來。終於，他作出了一個決定。

趙心蘭看見韋耿獨自一個人，便問道：「韋大哥，傅姐姐呢？她不是與你一起嗎？」

韋耿道：「若梅懸掛着京裏之事，已趕回去了！心蘭，妳也應開始練功，否則便沒有時間了。我還有很多事要辦，不能停留在此太久的。」

趙心蘭道：「韋大哥，你放心，小妹定會努力練習的。時間並不是問題，韋大哥若要離開的話，小妹可以和歐陽姐姐跟着你走，在外間也可以練嘛，況且小妹有韋大哥之奪命三刀防身，韋大哥毋需爲小妹担心的！」

韋耿聽了，大是頭痛。他對兩人簡直是毫無辦法，只得督促趙心蘭勤加練功，並指點了歐陽佩文不少武功。而兩女對韋耿之柔情蜜意，更是與日俱增，使韋耿更是爲難。他終日天人交戰着，傅若梅、歐陽佩文和趙心蘭三人之倩影輪流交替的在他腦海裏浮現，使他日前的決定漸漸動搖。

趙心蘭之天賦雖然極高，但內功根基並不深厚，故進展速度未如理想。韋耿經過數日之詳細考慮後，終於把日前決定推翻。

這天，韋耿找着了趙心蘭，對她道：「心蘭，有一個問題，妳要愼重考慮一下。武功之道，在於根基之深淺，在於先天之條件及後天之努力。妳的天賦極佳，乃不可多得之才，妳之努力亦是有目共睹，只是妳的根基並不太好，所以，悟非子前輩之武功，妳學來便覺事倍而功半，現在唯一補救之辦法是給妳打通身上各奇經異脈，及貫通所有穴道，一旦任、督二脈貫通後，妳便能事半而功倍，藝業大進。」

趙心蘭忙道：「韋大哥，怎樣才可以打通我身上之奇經異脈，及貫通任、督二脈？」

韋耿道：「這需要一個功力深厚之人在妳身上推拏，並以眞氣助妳通脈。而以目前人選來說，若梅和歐陽姑娘亦力有不逮，妳爹之修爲亦相差甚遠。」

趙心蘭忙道：「那麼韋大哥你呢？」

韋耿道：「我雖然可以做得到，但……」

趙心蘭道：「那便成了嘛！莫非韋大哥你不願意這樣做？難道你認爲小妹不堪造就？」

韋耿道：「心蘭，我若認爲妳不堪造就，怎會代悟非子前輩把武功傳給妳？只是，有一點妳必須明白，我的修爲並未能達到虛空推拏的境界，甚至隔着衣服也甚爲勉强，爲安全計，只得……」

趙心蘭已明白韋耿所指，登時粉頸低垂，雙手把玩着衣角，低聲道：「韋大哥，小妹遲早都是你的人，那有什麼關係？」

韋耿正色道：「心蘭，妳對我的情意，我很是感激。只是，在我心裏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我實在不能給妳任何承諾，我只能答應妳，若問題不能解決，我也會給妳一個交待。所以，這問題妳必須愼重考慮，最好能找若梅商量此事。」

趙心蘭道：「韋大哥，這事情絕不須考慮，也毋須與傅姐姐商討。小妹早已決定此身非君莫屬，絕不後悔。請韋大哥最快替小妹打通身上經脈吧，他日即使事情有變，小妹也絕不會怪大哥的！」

韋耿道：「既然如此，我這就去準備一些應用之藥物，稍後便進行！」

韋耿在振威鏢局逗留了三個多月，在這段日子裏，他每天都督促着趙心蘭苦練悟非子之內功心法、劍術及琴技。

趙心蘭自經韋耿以本身功力爲她打通奇經異脈後，體內眞氣暢通無阻，練習悟非子之高深內功心法時事半功倍，業績一日千里。至於劍法及琴法，她亦已純熟非常，所差的只是火候及實際經驗。

歐陽佩文也沒有閒着，自年前首次遇上韋耿時，被他用手指挾着劍鋒後，便知本身藝業實有不足之處。多年來僥倖地在江湖中所向披靡，被稱劍中之絕只因所遇者虛有其名，故亦勤加苦練，終日纏着韋耿，要他指點，三個月下來，她的身手與當日之彩鳳劍比較，簡直判若兩人。

在這期間，傅若梅每天都有到來，與韋耿聊上個多時辰方回去，她再也沒有向韋耿提及有關歐陽佩文及趙心蘭之終身大事，對自己與韋耿之間的事更絕口不提。她只是陪伴着韋耿督促趙心蘭練功，間中在無人於身旁時便倚偎在韋耿懷裏輕憐蜜愛地談笑。她對韋耿情深勝海，不能自拔，雖知道成爲連理之機會極爲渺茫，但她絕不放棄。當她獲悉韋耿曾爲趙心蘭打通經脈後，知道事情已有轉機，但傅若梅絕頂聰明，知道在

這階段，絕不能向韋耿施加壓力，否則只會把他逼上極端，一走了之，所以她對歐陽佩文、趙心蘭及自己之事絕口不提，只暗中約同其餘兩女，以柔情來縛着韋耿。

當韋耿離開振威鏢局時，他的身旁，多了兩個國色天香之美女。

歐陽佩文不用說了，她本來便是要追隨韋耿，浪跡江湖，做些她認爲有意義之事。

至於趙心蘭，她的藉口是藝業初成，須增加江湖經驗，藉此磨練及考驗所學，並希望能找出師門叛徒，清理門戶。

韋耿知道甚難擺脫這兩個小妮子，只好帶着她們。況且兩女現時身手高明，於對付黑殺門及日月同盟之事上，亦有幫助。

＊　＊　＊

韋耿的第一個目的地是金陵，這六朝金粉地住着一個他要對付的人——飛月山莊莊主飛月刀方心謙，一個表面上是白道的英雄大俠，暗裏卻替和坤作走狗之卑鄙小人。

韋耿在途中，半點也沒有掩飾身份和行藏，他的竹傘曾令途中遇上的不少江湖人物色變，更有不少江湖敗類在碰見他時嚇得魂不附體。蠟黃的臉孔，冷冷的眼神，加上那藏有利刀的竹傘，這霸刀的形象誰人不知？

這些碰見韋耿的宵小敗類都覺得自己行上了大運，因爲這素以嫉惡如仇，出手毫不留情的煞星竟意外地沒有動手。有不少人在韋耿經過後，便立即跑到最近的賭場裏博上一手，試一試「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究竟是否靈驗。

韋耿不用本來面目，而以人所共知的霸刀形象招搖過市的目的就是要引來敵人，免得到處去找。他知道有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在一起，足可應付任何敵人，況且，他在身上已準備了三十六把飛刀，比昔日多了三十四把。今次，他要對付的是大老虎，所以，他放過了那些微不足道之小敗類。

這日，韋耿與兩女來到徐州。他在一間名爲福來之大客棧要了一間有內間之大套房後，便與兩女來到一大宅門前。

門前，兩個打手模樣的漢子向他打量片刻，當看見趙心蘭所帶着之古琴後，其中一人便喝道：「幹甚麼的？若要賣唱便到別處，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們可知嗎？」

韋耿對這些狐假虎威的人最是討厭，略一揚手，便把兩人打得面腫牙脫，滿天星斗的坐在地上呻吟。

當韋耿三人踏進門後，天井裏已走出十多名手持兵器之大漢，嚴陣以待。

當中一人喝道：「你們是誰？莫非是吃了豹子膽，竟敢來此撒野？」

韋耿冷冷地道：「我姓韋，叫你們當家的出來見我，若然在十數之內不見他出來，當心我把這裏夷爲平地。」他露出了霸刀本色。

那人聽見他自稱姓韋，已是心裏一寒，再留意到韋耿背上包袱裏突出來之竹傘，頓時魂飛魄散，急道：「韋大俠請稍後，小的這便通知敝東！」如飛般往屋內奔去。

只片刻間，一六旬老者急步來到，向韋耿拱手道：「老朽石天，忝爲此間主人，請問閣下高姓大名？找老朽有何指教？」

韋耿回禮道：「在下韋耿，這次前來是有些小事須勞煩石當家！」

石天聽見果然是韋耿本人，忙肅手欠身道：「原來是韋大俠駕臨，請內進詳談。」

韋耿也不客氣，與兩女內進；在大廳上分賓主坐下後，便開門見山道：「石當家的，久聞閣下在黃河一帶人面廣闊，消息靈通，韋某特來查詢一人下落，如石當家知道的話，請從實告訴在下。」

石天聽見韋耿只是前來探取消息，登時放下心頭大石，他知道自己雖是徐州大豪，稱雄一方，但要和韋耿作對，十個石天也不夠他一刀，當下立即說道：「不敢當，韋大俠過獎了，只要石天知道的，定當一一告訴韋大俠！」

韋耿道：「韋某要知道百毒天尊的徒兒毒手羅剎楊素素下落。」

石天想了片刻，道：「據石某所知，楊素素自九曲山莊被毀後，便失去踪影。據聞於數月前曾在洞庭附近出現，石某因與她素無瓜葛，故當時並無詳細查明，亦不知此消息是眞是假！」

韋耿心裏暗暗冷笑，因他知道石天這人，乃以打落水狗聞名，手段毒辣，敲詐勒索，無所不爲。定是他自忖惹不起毒手羅剎，才不追查下去。

他知道石天在他面前絕不敢耍甚麼花樣，於是問道：「石當家可知道毒手羅剎在洞庭附近有甚麼親友或秘窟？」

石天搖頭道：「這個石某便不淸楚了！」

韋耿道：「旣然如此，韋某也不打擾石當家了。只是希望石當家知會與石當家有交情之各地英雄，切不可窩藏或庇護楊素素這妖女，否則便是與韋某作對，韋某如發覺，定會把這窩藏及庇護楊素素的人連根剷平，決不放過！」

石天忙道：「韋大俠，這個石某定會照辦，請大俠放心，石某之朋友絕不敢和大俠作對，窩藏這妖女的！」

韋耿與兩女便告辭離去。

＊　＊　＊

韋耿原不對石天存有甚麼希望，只是途經此地時，想起了這號人物來，故找他一碰運氣，想不到竟意外獲知楊素素之消息。

雖然這消息並沒經証實，但始終是一個消息，總比毫無目的地到處亂碰好得多。韋耿決定先往金陵解決飛月刀後，再轉往湖南找這妖女下落。

只數天後，韋耿與歐陽佩文兩女已來到金陵，他第一件事便是找上當地知府，亮出玉玦，說明他此行是來找飛月山莊算賬，令官府扮痴裝聾，不得插手。那知府看見玉玦後，已嚇得趴在地上，不敢抬頭，韋耿之吩咐，那敢不聽。

韋耿和兩女在客棧略作休息後，便

於當晚找上了飛月山莊，他一掌劈開莊門，便大刺刺的往莊內直闖。

一個總管模樣的人帶着廿餘名莊漢衝了出來，把三人團團圍困。那總管模樣之人大喝道：「三位是誰？與本莊有何仇怨，竟然損毀本莊莊門？」

韋耿道：「你不必知我是誰，快叫方心謙出來，他自會心知肚明。」

那總管道：「對付你等無名之輩，何須莊主出面，若不說出來意，定教你們來得走不得！」

韋耿也不說話，施眼色向歐陽佩文及趙心蘭示意，便衝入對方陣中，拳打腳踢，只數個照面之間，便已把十多人擊倒地上。

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兩女蠢蠢欲動，但因事前被韋耿囑咐過，非得他許可，不得隨意動手，故只得在旁押陣。

那些三、四流身手的莊漢怎能敵得住韋耿之高超身手，轉瞬間，餘下的都被韋耿擊倒，再也不能爬起來。

驀地間，傳來一陣大笑聲，道：「估道是誰，原來是大名鼎鼎之霸刀，只是飛月山莊與韋大俠素來並沒有過節，不知韋兄何故前來與敝莊過不去？」原來竟是飛月刀方心謙聞訊出來看個究竟，在他身側，並肩站着一名年約六旬之老者，背負長劍，另有十多名莊內高手站在兩人身後。

韋耿道：「方心謙，韋某做事，向來不理會別人如何批評。閣下曾做過之事，定必心中明白，如你不敢承認，韋某毫不勉強。」

方心謙道：「韋兄，方某曾做過什麼？請詳細道來！」

韋耿冷冷地道：「姓方的，你做過的事既然不敢承認，韋某何必浪費氣力，數你罪狀。這裏不是公堂，韋某也不是甚麼俠義之士，必須你招認方會動手，只要韋某認爲你該殺，你便難逃一死，姓方的，你認命吧！」

方心謙道：「別人害怕你姓韋的，可是在方某眼中，你只不過是土狗瓦貓，不堪一擊！今晚你便留下命來吧！」

韋耿冷笑道：「姓方的，這句話我已經聽過不下百多次，只可惜，說過這話的人都不能再說多一次，看你能否例外。不過，韋某要提醒你一句，憑你這十多人，要把韋某擺平，似乎還差了一截。姓方的，你喜歡單打獨鬥，還是一齊來？」

方心謙大笑道：「韋耿，你以爲這裏是擂台嗎？方某那有這麼多時間陪你玩耍？」略一揚手，身後之十多名莊內高手已抽出兵器，撲向韋耿三人。

突然之間，只見冷光一閃，首先衝上的數名莊中高手已鮮血狂噴，餘下的頓時魂飛九霄之外，呆在當場。韋耿亦不爲已甚，沒有追殺。這時，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已雙雙拔出長劍，分站韋耿兩側，嚴加戒備。

韋耿揚聲道：「今日之事，純是韋某與方心謙之私人恩怨，其餘無關之人，希望能置身事外，否則無辜送命，莫怪韋某不事前通知！」

方心謙看見韋耿出手快而狠，知道不論多少人殺上去，也是白白送死，但他這人老奸巨滑，心裏打着如意算盤，想利用人海戰術，先把韋大俠體力消耗一部份，才與身側之老者出手，一舉將韋耿搏殺。至於其他人之性命，他怎會放在心裏？

方心謙把心一橫，長嘯一聲；瞬時間，四周再有廿多人湧現，團團的把韋耿三人包圍着。

韋耿向身側兩女低聲交代數語，便殺向圍在四周之飛月山莊中人。歐陽佩文及趙心蘭亦掄起長劍，如雌虎出柙般殺進人叢。

方心謙與那老者，神色沉重的在目不轉睛地看着韋耿的手法，似是希望從他的刀法中找出破解之方法。

驀地，陣裏寒光連閃，飛月山莊的高手接二連三的，掩着左胸倒地，方心謙登時心裏大駭，方始想起當日在和坤府中，那差點要了他的老命之柳葉飛刀來。以他如此高明之身手，尚未能躲過那一刀，何況這些二、三流的莊漢？

方心謙眼看莊裏之手下已差不多全數倒下，急對身旁之老者道：「馬兄，看情況我們不出手是不行的了，小弟先對付韋耿，馬兄則收拾那兩個丫頭後，再來助小弟一臂之力吧！」

姓馬之老者道：「兩個丫頭之中，其一似是日月盟叛徒歐陽佩文，另外一個則劍法普通，不足爲患，老夫定能在三十招內收拾她們倆人。方老兄，你得小心應付韋耿，盡辦法拖上一段時間！」他沒想到兩頭雌老虎剛才遵照韋耿吩咐，只求自保，並沒有施展眞正實力。

場裏，站着的只有五個人，餘下的人都躺在地上呻吟。這只是韋耿心裏不忍，沒有向那些人下殺手，只把他們擊傷，否則，這批飛月山莊之手下，有誰能留得性命？

方心謙與馬姓老者商量妥後，分別拔出刀與劍，找上了韋耿及歐陽佩文、趙心蘭，分在兩處廝殺。

單對單，韋耿對自己有着極大信心。他對方心謙唯一忌憚的是那詭異莫測，能放能收的飛月彎刀。至於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合鬥那老者那一邊，韋耿亦極爲放心，歐陽佩文本身修爲已是不差，數個月來的苦練及經他悉心指點，武藝更是跨進了一大步，非昔日可比，加上一個藝業初成，有如初生之犢的趙心蘭，那老者即使武功出神入化，也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取勝，反之，這老者落敗之機會却是極高。

說時遲，那時快，韋耿與方心謙在轉眼間已對拆了十多招。方心謙不愧成名多年，手中彎刀的攻勢凌厲，回防速度亦快，攻得狠，守得密，韋耿一時之間亦不能把他怎樣。

江湖中盛傳韋耿殺敵，均是一招得手。事實上，韋耿之奪命刀法雖然快如閃電，迅若奔雷，江湖中能逃過他一刀的確是不多，但並非每次他都能夠一招殺敵。

每一次對敵，他都先看清楚對手之實力後，方才施展出他的殺着絕活「奪命刀法」。奪命刀法並不是一套完整的刀法

，而只是九招獨立的有攻無守絕招；九招之中，只有三數招能勉强連貫起來，作爲一氣呵成之攻勢。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在他這奪命刀法下喪生，只因他能在一眼間看出對手弱點何在，從而使出奪命刀法閃電般在對方破綻中殺進，一擊而中。

奪命刀法一出，有敵無我，若然一擊不中，本身極是危險。上次在和坤府中，韋耿便是料敵錯誤，陷身險境，雖能把對方殺死，但本身亦被一掌擊中。

所以，韋耿在沒有摸清楚方心謙之刀法，尤其是那脫手一擊時，絕不敢冒然使出那奪命絕招。

方心謙看見韋耿只守不攻，正中下懷，飛月彎刀一招緊接一刀，連綿不絕的攻向韋耿。只可惜，無論他的刀法如何厲害，總是不能傷着韋耿，每每在彎刀將擊中之際，便被韋耿閃避開去。

而在另一場搏殺裏，戰況之激烈毫不弱於韋耿這一面。那老者的武功不但毫不遜於方心謙，反而更爲老練，修爲更高出一籌。若以兩女三個月前之身手，恐怕正如老者所預料，在三十招內便已敗北。

那姓馬的老者，劍法變化多端，變幻無窮，時似行雲流水，一瀉千里，時像點點繁星，閃閃生輝。歐陽佩文出道以來，那曾遇上過如斯强敵？甫交手便被那老者逼得手忙脚亂，先機盡失，若非趙心蘭在旁照應，不出二十招，便被那老者刺到。

趙心蘭之劍法，出自一代劍神琴仙悟非子，本是高深絕頂，只可惜趙心蘭學習此劍法之日子尚淺，火候不夠，更加上她經驗不足，又未曾與歐陽佩文合練聯手之法，故初時兩人只能勉强支持，不致落敗。

事實上，以歐陽佩文現時之武功，與姓馬的老者相距不遠，本可從容鬥上數百回合而不致落敗的，不應甫交手便被對手搶盡先機，毫無還手之力。這是因爲她自從年前被韋耿擊敗後，對本身武功失却信心，一旦看見對手劍法高超，已心存怯意，十成武功只能使出五、六成來，故才弄得狼狽不堪。

三十招過後，見那老者雖然高明，卻也不能奈何自己，登時信心徒增，刷、刷、一連兩劍，反擊過去，而趙心蘭現時之修爲，比之歐陽佩文並不遠遜，所差的只是火候和對敵經驗，在一陣搏鬥後，悟非子之劍法已愈來愈純熟，使來得心應手，加上她本人冰雪聰明，逐漸摸清合擊之道，開始能夠配合歐陽佩文之劍勢，反逼老者。

而在那邊廂，方心謙見時間已過了甚久，姓馬的老者仍未能解決兩名丫頭，過來助自己一臂之力，而自己之成名絕學「飛月刀法」已差不多全套使出，將要反覆使用，心裏不禁大是煩燥。

驀地，方心謙眼裏一亮，反刀斜劈韋耿右臂，那彎刀竟在途中脫手飛出，電射韋耿脅下。原來方心謙在心焦氣躁之際，察覺韋耿脅下空門大露，便毫不考慮的使出飛月刀法中之絕招「披星戴月」，脫刀出擊。

方心謙這絕招，也不知道使過多少次了。他只知道若然韋耿不能擋開這一刀的話，那自然會被彎刀從脅下射進，一命嗚呼，縱使他能及時擋着，也是難逃大限。只因彎刀在被擊之下，能夠借勁順勢而過，橫拖韋耿腹部，那時縱使他韋耿能有三頭六臂，也得血濺當場。

驀然間，方心謙目定口呆，他看見無往而不利的飛月彎刀竟在離韋耿脅下一寸處虛空懸着，刀鋒向地。方心謙急忙運勁向後一扯，意欲收回彎刀，那知左胸上傳來一陣劇痛，一柄柳葉飛刀已插在心中，只露出數分在體外。

方心謙掩着左胸，喃喃的道：「我怎會失手的？」

韋耿右手一抖，方心謙彎刀已噹的一聲跌在地上。他含笑道：「姓方的，我知道以你的功力，絕未能達到以氣馭刀之境界，而你的彎刀之弧度亦未能迴旋自回，所以那天你傷了我後，彎刀重回你手中之唯一解釋是：刀柄上繫着極幼之絲索。如此一來，當彎刀被擋，你便可借勁改擊，令人防不勝防。但你沒想到我會不擋刀身，反用刀背捲着那控制彎刀之絲索，令刀勢停頓……」說到這裏，他發覺方心謙已倒在地上，死去多時。

韋耿轉望另一戰陣，細心留意着姓馬老者的劍法，片刻後，揚聲道：「三位請停片刻，且聽韋某一言！」

這時，歐陽佩文及趙心蘭正打得起勁，且佔盡上風，把那老者逼得透不過氣來，聞言虛攻兩招，齊齊收劍。那老者也樂得休息片刻，看看韋耿有何話說。

韋耿見三人已停了手，便道：「看閣下之劍法，應是摘星劍馬清老英雄。方心謙既然已死，他生前所作所爲，韋某不願再說。現在他與韋某之恩怨已然了結，馬老看看該怎辦吧。不過，韋某愚見，馬老還是就此收手，協助飛月刀後人重整飛月山莊，方是上策！是戰是和，悉由馬老決定。」

摘星劍馬清沉思片刻，道：「老夫並非貪生怕死之輩，若就此收手，今後有何面目見人？請韋大俠替老夫處境想想！」

韋耿搖首道：「馬老此言錯了，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但是，方心謙此人値得馬老以命相報嗎？馬老今日死於此地，他朝別人明白眞相時，只會說馬老死得寃枉，何苦來哉？請馬老三思！」

馬清問道：「方二弟究竟做了些甚麼？竟會招致韋老弟前來問罪？」

韋耿道：「人已死，本不該道其長短；只是韋某若然不說，馬老定必耿耿於懷。韋某可以告訴馬老，此人勾結權奸，爲虎作倀，並聯同黑殺門中人，加害武林中人。馬老認爲此人該殺否？」

馬清大爲驚愕，道：「老弟此言當眞？」

韋耿道：「韋某從不打誑話，況亦無欺騙馬老之必要！」

馬清聞言，大爲沮喪，收劍入匣；轉身往莊內走去。

韋耿在那些猶在地上呻吟的莊裏高

手身上起回柳葉飛刀後，便帶着兩女離開飛月山莊。

甫出山莊後，歐陽佩文立即向韋耿問道：「相公，馬清這匹夫與方心謙狼狽為奸，為何不把他也一刀殺掉，免留後患？」

韋耿道：「馬清這人只是胡塗，被方心謙蒙在鼓裏，他若也和黑殺門及和坤有勾結，剛才我放他離開時，他還不挾着尾巴逃走，尚要留在這裏送死？」

趙心蘭問道：「韋大哥，馬清這老胡塗日後會否找別人幫手向你尋仇？」

韋耿搖首道：「應該不會，除非他認為我欺騙了他。但即使他找上我，又能怎樣？現在我們先回客棧休息，明天清早便起程往湖南，找那妖女下落！」

＊　＊　＊

巴陵，位於湖南省之東北，處洞庭湖與長江之間，後稱岳陽。宋代文豪范仲淹曾在「岳陽樓記」中如此描寫：「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輝夕陰，氣象萬千……」可見此間景色是何等令人嚮往入迷。

韋耿與歐陽佩文及趙心蘭正在遠近馳名之岳陽樓裏欣賞着洞庭湖之無限風光及樓中歷代文人雅士留下之對聯。其中，李白親手所題之「水天一色；風月無邊」更是道盡洞庭景色。可是，韋耿卻被另一聯吸引着：「呼來風月拓來神仙詩酒重逢應識我；流盡興亡淘盡豪傑江湖放蕩登此樓。」豪放之氣，躍然紙上，卻也使韋耿心裏感觸不少。

沉思間，傳來了趙心蘭之嚦嚦鶯聲道：「要不是親眼目睹，眞不相信有如此壯麗之大湖，北京之昆明湖與它相比，實在是太渺小了。韋大哥，眞是多謝你，要不是你，小妹那能看到這麼多美好景色？」

韋耿笑道：「傻丫頭，洞庭湖和昆明湖怎可以相提並論呢？一個是雄糾糾的大丈夫，另一個則是嬌滴滴的俏佳人，怎能比較？妳們可看夠了？我們還有要事待辦，不能終日留連景色！」

趙心蘭嘟起小嘴，道：「韋大哥，你看看，洞庭湖這麼大，那石天只說洞庭附近，又沒有說那個城，那個鎮，教人怎樣找？」

歐陽佩文在旁含笑道：「蘭妹，妳不曾在江湖中走動，所以才會奇怪。事實上，現在有一個範圍去找，已是好得多了，想起當年我找相公時，毫無線索，而他又一時江北，一時江南，使我東奔西跑，那才寃枉呢！」

趙心蘭打趣着道：「佩文姐，這叫千里尋夫，再辛苦點也是應該的！」

歐陽佩文登時臉紅透耳，掄起粉拳便往趙心蘭身上搥，嚇得她急忙在韋耿身後躲着。

韋耿道：「不要胡鬧了，我們先回客棧，飯後再商討如何找那妖女。依我看，楊素素這妖女，睚眥必報，何況殺父殺師之仇？她定不會就此雌伏，退出江湖。這妖女來洞庭之目的，極有可能是找尋助拳，密謀復仇。我們只須在附近之江湖人士着手，不難找到楊素素之蹤跡。」

歐陽佩文道：「賤妾怎麼會想不到這點來？這一帶之江湖人物，賤妾也略知一二，日後便詳細告訴相公。」

韋耿道：「並不是妳們想不到，而是妳們不曾用心去想。有我在，妳們都有了依賴，腦子裏只會想着如何吃喝玩樂，那有空去想其他的事？」

兩女登時滿臉通紅，默不作聲。

韋耿含笑續道：「我並不是責怪妳倆，而是說出事實，妳倆亦不必耿耿於懷，放在心裏。這好比一個雙親在堂之富家子，何須為生活担心？」

趙心蘭啐了一聲，笑罵道：「你別口出狂言，竟然想當起我倆父親來？」

＊　＊　＊

韋耿與兩女在洞庭一帶整整找了一個月，不但沒有找着楊素素，連半點有關她的消息也沒有，附近的江湖人物均表示沒有看見過毒手羅刹。韋耿不禁懷疑石天當日所說是否揑造出來，但求對韋耿有所交待。

這晚，韋耿與歐陽佩文、趙心蘭已把行囊收拾妥當，準備翌日起程他往。突然間，店小二卻帶着一個不速之客到訪。

來的竟是以消息靈通見稱之水銀門主萬事知。他看見韋耿與兩女果然在座，忙施禮道：「韋大俠、歐陽女俠、趙女俠，三位好！」

韋耿笑道：「萬老兒，我不找你算賬，你卻來找上我！可是要証實我在這裏，才敢把我之行踪賣給別人？這次你可失望了，定必賠掉老本，因為我此行毫不掩飾身份，人人皆知，你不可能賣上價錢的！」

萬事知尷尬萬分，道：「韋大俠說笑了！老兒這次前來拜訪，只是因聞得大俠到處查訪毒手羅刹下落，特來毛遂自薦，替大俠略盡棉力。」

韋耿道：「萬老兒，江湖中有誰不知水銀門索價奇高？韋某一介浪人，身無恒產，怎付得起？」

萬事知苦笑道：「請大俠不要挖苦老兒了，上次承蒙大俠不殺，老兒心存感激。能為大俠效勞，是老者之榮幸，怎敢收費？」

韋耿道：「如此說來，你是有毒手羅刹的消息？」

萬事知點頭道：「韋大俠，敝門下在數月前曾在洞庭湖西之常德附近看見毒手羅刹，正沿着官道往北行，似是前往石門。」

韋耿大是奇怪，道：「從常德往北走？你怎麼知道她是往石門？難道她不會去臨澧或是再北上往湖北之江陵、宜昌等地嗎？」

萬事知道：「老兒如此推測是有根據的！韋大俠可知楊素素娘親姓甚？」

韋耿道：「楊素素之娘親？我怎會知道？難道她娘親是在石門？」

萬事知搖首道：「她的娘親本姓石，在楊素素出生時因難產而死。據老兒所知，石門鎮有一石家莊，莊主石錦雄便是楊素素的舅舅，所以，楊素素前往石門鎮之機會甚大。」

韋耿眼中一亮，道：「石家莊莊主石錦雄？這人是何方神聖，我怎麼從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萬事知道：「石錦雄從來不在江湖走動，武功雖高，但認識他的人卻不多，知道他是九曲山莊莊主楊炳妻舅的人更絕無僅有。所以，韋大俠才不認識他。」

韋耿道：「石錦雄既然不在江湖行走，怎麼你會知道這麼多？」

萬事知道：「韋大俠，水銀門是依靠販賣消息過活的，消息如不靈通，如何能維生？況且……」說到這裏，他俯身向前，低聲續道：「老兒是替傳姑娘工作的，一個身負高深武功而不在江湖行走的人，難道不值得留意？」

韋耿這才記起，萬事知是傳若梅手下暗探，那麼他對地方上之人物有所認識實不足為奇，尤其是與九曲山莊有關之人等。但傳若梅為何會沒告訴他有關石錦雄之事，難道是她忘了，或是她也不知道？

他不便向萬事知查問，便道：「萬老兒，你這消息對我甚為有用，他日定當酬謝！」

萬事知道：「韋大俠客氣了，這是老兒之份內事，怎敢言酬？如韋大俠沒有其他吩咐，老兒也不打擾，他日大俠如需老兒效勞，請隨時傳召！」

萬事知離去後，歐陽佩文便道：「相公，你認為萬老兒這消息可信嗎？」

韋耿道：「這消息是否屬實，我們只要跑一趟石門鎮，便可知道。但不知何解，我每看見萬老頭，心裏不由地起了厭惡之情。」

歐陽佩文道：「相公，這是難怪的。因為若不是萬老頭當日把你的行踪告訴我，便不會惹起這麼多事情來，若不是與萬老兒相會，傳家妹子又怎會在那酒肆出現，你又怎會惹上黑殺門？」

韋耿喃喃自語道：「莫非我眞的為了這個原因討厭他？」

* * *

翌晨，韋耿與歐陽佩文化裝成為一雙老年夫婦，趙心蘭亦略為改裝，扮作他倆女兒，起程前往石門鎮「探親」！

只可惜，他們三人雖是易容上路，亦逃不過有心人之耳目。在他們剛離開客棧不久，兩隻信鴿，一先一後的冲天而飛。

一路上，韋耿一行人之行踪不斷地被扮作各式各樣身份之人監視着，而信鴿亦一隻一隻的往石門鎮方向飛去。

來到石門鎮後，韋耿等人向途人打探着石家莊之位置，並沒在鎮內停留，他們購備酒食便往鎮外約數里之石家莊走去。

來到石家莊時，已近黃昏，韋耿三人在附近一小石崗上找了個僻靜地方，拿出酒食吃喝，靜待黑夜來臨。

夜色中，韋耿三人換上了夜行衣，抹掉臉上化裝，摸進了石家莊。韋耿知道楊素素用毒手法高明，防不勝防，已與兩女吞下祛毒丸，於十二個時辰內，能避百毒。

莊院裏，人並不多，只有一些下人幹活着，不但不見楊素素，連一些像樣的江湖人物也一個不見。

驀地，在後院的一座屋子外，韋耿看見一個女子的身形投射在窗上，他立即察看四周，見沒有埋伏，便閃身向前，在小窗上弄個小孔，往屋內窺視。

屋子裏，地方敞闊，陳設不俗，四間豎立了不少屏風，其上鑲有字畫，盡是名家手筆，顯出此間主人酷愛風雅。大堂正中，懸掛着一幅畫，巨大無比，畫着一隻猛虎，正仰天長嘯，神態威猛，其下百獸臣服。此畫寫來雖略嫌霸氣過重，但栩栩如生，筆力萬鈞，不知出自何家手筆。

巨畫前，分別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約四十多歲，身材魁梧，虬髯滿臉，濃眉大眼；女的約廿餘歲，身段迷人，面貌娟好，眉宇間帶着無比殺氣。不是韋耿四處尋找的楊素素還有誰？仇人見面，韋耿登時目眥欲裂。

這時，那威猛大漢道：「素兒，妳不用担心，韋耿那廝雖在洞庭一帶到處查問妳之下落，只要妳不露臉，他絕不會找到這兒來！」

楊素素面帶憂容，道：「舅舅，那惡賊武功厲害，身邊還有歐陽佩文那賤婦及一不明身份之女子，實力非同凡响，聽說他們早日時曾挑了飛月山莊呢！若然他們找到這裏，以舅舅和甥女之武功，定難逃一死。」

魁梧大漢道：「這也怪我平日不喜結交武林中人，致不能邀人前來援助，家裏人手，只能應付一些宵小鼠輩，用來對抗如韋耿這類高手，還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沒回。幸好，江湖中，並沒有人認識我，也不知我與妳有此關係，霸刀應找不到這裏來的。」

韋耿聽至此處，已忍耐不住，拔出鋼刀，穿窗而入。在屋頂把風的歐陽佩文及趙心蘭看見了，放心不下，亦從屋頂躍下，跳進屋內。

魁梧大漢看見韋耿從天而降，大吃一驚，喝道：「是誰？竟敢亂闖本莊？」

韋耿大笑，道：「我是誰？你為何不問問你身邊的妖女？」這時，歐陽佩文及趙心蘭亦雙雙拔出長劍，在韋耿身後站着。

毒手羅剎臉上，絲毫看不見半點驚慌；她不慌不忙的道：「姓韋的，你畢竟來了！可是，你還記得我上次在九曲山莊對你說的話嗎？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却闖來！我看你今次插翼也難逃了！」

韋耿見她毫不慌張，不禁大為奇怪，道：「上次我認不出妳，才會被妳暗算。今天，韋某有備而來，妳那些不入流之施毒手法，怎能奈何韋某？」他已察覺室內溢着淡香。知道這妖女已在此間佈滿劇毒，心裏暗叫僥倖，若非自己早有準備，現在已倒在地上。

魁梧大漢怒道：「姓韋的，你不用如此高興，難道你認為已吃定我們嗎？老實說，我們已等你很久了！你們今天能逃出石家莊，我今後不姓石！」語聲方落，屏風後跳出了十多名身穿黑衣大漢，手持長劍，把韋耿三人圍在中央。

韋耿神色略變，道：「你以為憑你們

二人和這批飯桶，便能把韋某放倒嗎？那你可太看小韋某了！」

驀然間，屏風後另外步出一前三後四個人來，均是身穿黑衣寬袍，黑罩幪面，只露出精光四射之眼睛。爲首一人道：「韋大俠殺我門下多人，本門怎敢把閣下看低？所以，本門主特與本門之副門主及三大護法在此等候閣下，服侍韋大俠前往西天極樂境界。」

韋耿從來人之裝扮，氣勢及語氣中，已知黑殺門的精銳盡出，今晚要全身而退，確非易事。

黑殺門做事之一貫宗旨是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當然不會依照江湖規矩，一對一的與韋耿比武。那自稱黑殺門門主身後之三人已掄起長劍，攻向韋耿三人，而那本已圍着韋耿的十多名大漢亦隨即撲上。

黑殺門之四大護法，個個身手奇高，上次在北京城外之酒肆中損失了一個，那只是他在毫無準備之下被韋耿點倒，否則韋耿要生擒他，非用上三五十招，決難辦到。三名護法，帶着十多名殺手圍攻着，與當日在飛月山莊時那環境絕然不同。這批殺手，乃黑殺門門主精心挑選，個個身手不凡，與飛月山莊之二流好手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韋耿與兩女登時陷入險境，透不過氣來。尤其兩名女將，更是狼狽萬分。

韋耿武功雖然出神入化，但他被對方三名護法牽制着，要抽身幫助兩女，亦有所不能。趙心蘭之劍法雖亦高明，但一代劍神之「逸塵劍法」，正如其名般，出塵脫俗，不吃人間煙火，若是單打獨鬥，確能令人摸不着邊際，窮於應付，但在羣毆中，却不能發生威力，僅堪自保。

歐陽佩文的處境也好不到那裏去，她的劍法雖比趙心蘭凌厲，但對方的注意力也是放在她身上，足有十名殺手圍攻着她，怎不令她疲於奔命，狼狽非常。

韋耿知道若然長此下去，後果堪虞。兩女內力有限，被多人久攻之下，難免出錯，那時便不堪設想。而自己之三名對手，劍上修爲極之高明，最可怕的是三人僅是纏着自己，採取穩守突擊戰術，務求把自己之內力消耗殆盡。況且，一旁還有黑殺門門主及那可能是副門門主的魁梧大漢在虎視眈眈着。

韋耿心裏大爲焦急，三名對手之但求無過，不求有功之戰術確使他束手無策，他知道，除非對手出錯，要打敗他們非三、五百招莫辦；而那時，歐陽佩文及趙心蘭恐怕早已支持不住，被對手擊倒。若那正副門主也加入戰圈的話，那就更不消說了。他一定要在短時間內打破這僵局，出其不意的把對手放倒，或是把圍攻兩女之殺手儘量殺掉。

驀地，他腦海裏靈光一閃，大喝道：「心蘭，改用刀法，『四面楚歌』，我掩護妳！」說話間，刀法用上奪命刀法之「寃家路窄」、「狹路相逢」及「寃寃相報」一招三式劈向三名護法。

他之奪命刀法，等閒不輕易出手，每出手便有攻無守，如未能傷敵，則自己甚爲危險。但爲何他此刻在時機未成熟時便貿然使出來？原來他心裏另有打算，此一招三式使來時，他不求傷敵，只希望把敵人稍爲嚇退，故每式都只使出一半，預留後着。他看準對手既然採取消耗戰略，定然不肯冒險反擊，那時他便有機可乘。

果然，那三名護法正如韋耿所料，急退數步。韋耿雖不能脫出三人之合攻，但這一刹那之機會已給予他莫大轉機，只見他左手連揚，六柄柳葉刀已如電般奔向圍攻着趙心蘭之黑衣殺手，另外六柄則奔向歐陽佩文之敵人。

刹那間，場內形勢登時大亂，數名黑衣人躲避不及，被韋耿之飛刀當場擊倒。而趙心蘭經韋耿大喝提點後，急忙以劍代刀，使出韋耿所授之刀法中「四面楚歌」、「八面威風」及「十面埋伏」一招三式來，把只顧閃避飛刀之對手盡斃劍下。

而那邊正在惡鬥中之歐陽佩文，在聽見韋耿之喝聲及看見自己之對手中，有數名已被飛刀擊中，急忙亦改使韋耿所授之「四面楚歌」等數式刀法把數名對手擊斃當場。

原來自飛月山莊一戰後，韋耿有感己方人數稀少，日後以寡敵衆之場面絕不會少，兩女所學之劍法，包括前自己曾傳授之「狹路相逢」、「寃家路窄」及「寃寃相報」一招三式奪命刀法，在對付羣毆局面之威力實不足夠。故在途中，另外傳授兩女另外一招三式，是爲「四面楚歌」、「八面威風」及「十面埋伏」。爲應付以寡敵衆場面之奪命刀法，並經他精心改良，適用於他藏在傘中之窄身長刀，故兩女以劍代刀使出時，威力不減，產生了令人振奮之效果。現在，圍攻三人之敵人中，仍能站着的只有那三名黑袍護法及三名逃得性命之殺手。

場中變化，寫來雖久，但却是眨眼間之事情。黑殺門門主正在得意洋洋地欣賞着韋耿三人之狼狽情形，想不到在轉眼間，形勢已急轉，要想出手相援已來不及，不禁大爲變色。

他老羞成怒，用他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喝道：「你們這些飯桶，那麼多人對付三個人還弄到如斯田地，還不滾回來，讓本座對付他們！」

韋耿登時正中下懷，他心裏想着：那怕你有三頭六臂，只要你單獨出戰，我便有信心把你這老匹夫擊倒。這時，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已提着長劍，分站韋耿兩側，嚴加戒備。

韋耿運足眞氣，注視着一步一步踏上前來之黑殺門門主。突然之間，他覺得脚上忽然一空，身體向下猛跌，心裏暗叫不好，忙提一口眞氣，右足踏在左足背上，借力使出「凌空步虛」之身法，向上扳升，那知頭上幾道寒風已然襲至，急忙舉刀招架，那知道一口眞氣已然用盡，身形急瀉而下。

韋耿在下瀉時，目光即轉望脚下，口中大喝道：「留意脚下之處。」

歐陽佩文久走江湖，經驗老到，不待韋耿提醒，在到地上前已猛提一口眞氣，手中劍已使出一招「斬草除根」，往

落脚處橫掃，登時傳來一陣腥臭。韋耿與趙心蘭亦同樣照辦。

這時，頂上之活板已然合攏，登時漆黑一片，韋耿目光銳利，剛才下跌時已看到這陷阱裏滿佈毒蛇，忙從懷裏掏出一顆珠來，頓時使洞內充滿着雄黃氣味。

韋耿問道：「妳們身上可帶有火摺子？」

兩女點頭稱有，趙心蘭竟帶有幾隻之多，韋耿道：「如此甚佳，好好的保管着，此物大有用處，不可失掉。幸好我有這雄黃珠在身，否則這些毒蛇，還得費上一番功夫！」

他亮起了火摺子，細看四周環境，只見洞內約數丈方圓，除地下外，四周都圍着鋼壁。數百條毒蛇，昂首吐舌的在兩丈外滿佈着。

女兒家天生都是怕蛇的，兩女也不例外，一左一右撲進韋耿懷裏抖顫着。

韋耿忙道：「不用怕，有這雄黃珠，任何毒蛇也退避三舍，我們先找個地方坐下，想辦法脫身吧！」

他拿着雄黃珠，往一角走去，那些毒蛇果然紛紛走避，三人便在一角落坐下。

趙心蘭道：「韋大哥，這珠兒眞有用，你那裏找來的？給我一顆行嗎？」

韋耿道：「這珠是若梅的，她知道楊妖女善用百毒，故在當日出發時交給我防身的。他日，我請她把這珠送給妳，好不好？」

趙心蘭大喜，道：「是眞的嗎？那就太好了！韋大哥，你對我眞好！」

* * *

韋耿三人在陷阱內渡過了幾天，他們吃的是用火摺子烤熟的蛇肉，喝的是蛇血。時時刻刻，韋耿都在苦思脫困之法。

這天，當他們吃過那餐不知是早點或是晚飯的全蛇宴後，韋耿道：「他們原想把我們來餵毒蛇，那知這些蛇卻成爲我們之美點，他們若是知道了，定會氣死。」

歐陽佩文道：「還說是美點，每天都是蛇肉，眞令我想起小開元寺的精美齋菜。啊，相公，這次若能脫險，賤妾還得回金陵家裏一行！」

韋耿道：「妳早該回家了，何苦在江湖中受日晒雨淋呢！」

歐陽佩文笑道：「相公，你以爲賤妾是回家享福嗎？賤妾只是回去向爹要一筆銀兩。」

韋耿大爲詫異，道：「向妳爹拿錢？妳沒錢花嗎？」

歐陽佩文道：「賤妾身上還有不少銀兩，足夠用上數年。這筆錢是拿來送給開元寺的法空大師的！」

韋耿更是愕然，問道：「送給法空和尚？爲甚麼要送錢給老和尚，是他向妳要嗎？」

歐陽佩文道：「是賤妾自願的。當日你把賤妾留在寺裏，自己跑上北京後。第二天，法空大師也不見了。問起寺裏的和尚，方知道他外出化緣去了。足有廿多天才見他回轉，回來時只見他心情沉重，疲態畢現。賤妾不忍心見他一把年紀，還得爲了銀兩，到處奔波。況且，他對賤妾又照顧週到，關心備至。故決定回家向爹拿一筆銀兩，送給他作爲重修小開元寺及將來經費之用！作爲賤妾之一點心意。」

韋耿喃喃道：「老和尚要到處募捐化緣？這倒奇怪，爲何多年來，我竟然會不知的？佩文，妳可知他是在那裏募捐嗎？」

歐陽佩文搖頭道：「賤妾沒有向他問及此事，而法空大師回來後也沒提及，只是告訴我許多有關你的事蹟，所以賤妾才厚着臉皮，跟上了你。」

韋耿滿腹疑團，心裏想着：「莫非這和尚是去了北京？爲甚麼會這麼巧，時間上這般吻合？」突然之間，他想起了一件事情來，腦海裏閃過一個辦法。

他一聲不響的把兩女摟在懷裏，在兩人耳邊匆匆的說了一番話。兩女雖然和韋耿相處甚久，但韋耿主動和她倆如此親密，卻還是首次，只可惜這裏漆黑一片，否則定可見到兩女臉上紅透耳根。

韋耿在兩女耳邊說過幾句話後，發覺兩人竟賴在他懷裏，不肯離開，心裏唯有苦笑着，畢竟人心肉做，此刻他怎忍心把兩女推開。可是，兩個火辣辣的軀體，緊緊的摟在身上，卻令他不大好受，兩女身上傳來的卜卜心跳聲使他心猿意馬，血液沸騰。

他猛吸一口眞氣，把心中慾念平息，靜靜的細心聆聽。不知過了多久時間，他終於聽見了一陣輕微的聲音，一個他期待着之呼吸聲，他輕輕的在歐陽佩文身上做了個指示。

歐陽佩文會意地說道：「相公，你可想到辦法沒有？」

韋耿道：「這裏如銅牆鐵壁，我怎麼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他跟着嘆了一口氣。

趙心蘭卻道：「韋大哥，小妹卻想到一個辦法，不知能否奏效。」

歐陽佩文急道：「是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試看能否行得通！」

趙心蘭道：「那些狗賊很可能並不知道我們以蛇肉蛇血療飢止渴，定必以爲我們已死，說不定這幾天便會派人下來視查一下和替我們收屍，那我們可以躺在地上扮死，待他們來時，便一舉把他們殺死，然後衝出去！」

那知韋耿卻澆冷水道：「心蘭，這辦法我也想過了，行不通的！」

趙心蘭不服地道：「爲甚麼行不通？」

韋耿道：「黑殺門門主老奸巨滑，怎會想不到我們會吃蛇肉，喝蛇血。即使他們想不到，有毒手羅刹在，這妖女在派人下來時，便先行施毒，我們那時豈不加速死亡！」

趙心蘭道：「我們不是吃過祛毒丸嗎，還怕甚麼毒！」

韋耿笑道：「傻丫頭，妳以爲那是仙丹，千年靈芝草？可以一生百毒不侵嗎？那丸只能維持十二個時辰避毒，藥性一過，便沒有用了，只可惜這藥甚是

難求，我幾經辛苦才找來三粒，否則，如多上幾粒的話，你的辦法也許可以行！」

歐陽佩文插口道：「也許這妖女已離去，或是她不施毒呢！」

韋耿道：「這是行不通的，他們只要派人在上面守着，只要看見我們有異動，便把繩子拋下，不理下來的人死活便行了。這裏離上面那麼高，誰能一躍而上？」

歐陽佩文道：「那麼我們豈不是在這裏等死？」

韋耿道：「那又不必如此悲觀，當日來石家莊時，我已暗中派人通知若梅，着她派人前來接應。算算日子，他們也應該在這數天內便可到達，希望他們能像掃平九曲山莊般一把火燒了這裏，我們便能脫困。」

趙心蘭道：「若果傅姐姐找不着我們，那我們豈不是一輩子都要留在這裏？」

韋耿道：「不會的，若梅冰雪聰明，她定會把每個機關都試試的。放心吧，我們現在唯一可做的便是等待，只要支持多幾天便行了！」

＊　＊　＊

韋耿三人的對話，每一個字都清楚地進入了黑殺門門主等人之耳裏。

那姓石的魁梧大漢道：「門主，你認爲韋耿這小子說的是眞的嗎？」

黑殺門門主仍是那一身裝扮，道：「很有可能。傅若梅這丫頭向來不動聲息，行事迅速。說不定她眞的已帶人來此，我們不能不加以防範！」

石莊主道：「門主，我們這裏高手也不少，我們不若和她一拚。」

黑殺門門主搖搖頭道：「時機尚未成熟，我們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能與官府公開搏殺。二弟，你吩咐各人準備一切，我們隨時撤退。」

楊素素道：「門主，那麼我們怎樣處置韋耿三人？」

黑殺門門主道：「韋耿這小子非殺不可。其餘兩女，我倒想留下，妳可有甚麼辦法？」

楊素素道：「下面空間甚廣，普通毒物功效不大，而且韋耿功力深厚，很可能把毒以內功逼出或鎮壓着，那時便弄巧反拙，只有一個辦法可行。」跟着她便把辦法說出來。

黑殺門門主聽了，大爲高興，道：「就這麼辦，小心點，不要把蛇弄死了，也要提防這小子使詐，被他逃脫後便後果堪虞！」

情緣再續　素願得償

韋耿仍然摟着兩女，靜靜的等待着機會來臨，剛才那一番說話，是他特地說給對方聽的，引使對方採取行動。因爲他們剛才驀然想起，被困多天，但洞內卻不見空氣缺少，那便是說，這裏定有氣孔，這些氣孔，很可能便是對方用作偷聽之用途，於是便心生一計，串同兩女，說出那番話來。

他知道對方並非時時刻刻都在偷聽，而且自己若重複不停的說着同一番說話，便會引起對方懷疑，故他密運神功，靜心聆聽，當他發覺對方在場時才與兩女開始演戲。

現在，他差不多肯定對方必然會採取行動，因爲對方不敢冒險與傅若梅一鬥。他給了兩女吃下了袪毒丸後，自己也吞下一粒，等待變化。那些袪毒丸，他既知是來對付毒手羅剎，怎會只有三粒？

驀地，一絲奇異花香入鼻，他略作分辨花香後，臉色大變中急忙在兩女耳邊交代應變方法，跟着便揚聲道：「快屏息呼吸，這是毒霧。」

原來，韋耿發覺楊素素這妖女所施放的，竟是淫毒無比之桃花毒霧。此霧雖名叫桃花，除帶有近似桃花之香味外，卻與桃花扯不上任何關係，實是淫羊霍之根，葉與其他數種淫藥提煉而成，中此毒者，男的血脈沸騰，淫性大發，非找女性來洩去慾火，直至本身精盡脫陽而死，方能罷休，如無女性在場，一個時辰左右便血脈爆裂，慾火焚身而亡。換言之，中此毒者，若無解藥，定必身亡。

女子若中此毒，後果卻不大嚴重，只是面帶桃花之色，身上奇癢難受，極思交合。交合後，全身虛脫，但只須休息數天便可復原。但若不經交合，那就極爲難受，十二個時辰內，體內慾火高漲，痕癢無比，待藥性過後方能停止，只是全身仍會虛脫乏力，非休息十多天不能復原。

當韋耿發覺楊素素施放桃花毒霧後，便吩咐兩女，稍後便扮作中毒模樣，不停呻吟，而歐陽佩文則首先扮作被他侵犯，大聲呻吟叫喊。兩女聽後，不禁紅透耳根，若非如此便無他法，因爲中了此毒者，絕不會無聲無息倒下。

片刻後，兩女便依照韋耿所吩咐，發出呻吟之聲，韋耿更把身上衣服撕破，連聲低吼，像是侵犯歐陽佩文之模樣。

歐陽佩文亦配合了韋耿，大聲叫喊呻吟，但片刻後，韋耿便發覺不妥。只因歐陽佩文與趙心蘭兩人，仍是黃花閨女，從未聽過床第之間之聲音，怎能扮出來，趙心蘭所發出之奇癢難受的聲音，勉强還可接受，但歐陽佩文之叫喊呻吟，只像是受了重傷，與一個女子在床上所發出之似痛非痛，欲生欲死之呼叫相差何只數千里？

韋耿當機立斷，把心一橫，在歐陽佩文耳邊說了數句話後，雙手便有所動作。片刻間，一種截然不同之呻吟及叫喊聲便從歐陽佩文口中發出。

一旁之趙心蘭，亦已發覺事情之變化，不由滿臉通紅，但亦無可奈何，繼續發出呻吟之聲，只是，她的聲音愈來愈逼眞，絕對不似佯裝出來。而事實上，她現在眞眞正正慾火高漲，何用裝出來？未幾，她大叫一聲：「韋大哥，小妹也來！」撲向兩人。

韋耿急忙摟着撲向自己的趙心蘭，那知觸手之下，大吃一驚，心裏不禁大罵荒唐。原來趙心蘭亦把身上的衣服脫下，赤裸裸的撲過來。韋耿知道若然現

在出聲拒絕，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不但嚴重損毀趙心蘭的自尊，亦會破壞全盤計劃，白費心機，只好放開歐陽佩文，把趙心蘭壓在身下。

差不多一個時辰，韋耿才大叫一聲倒地，但他卻立即無聲無息的站起來，並低聲吩咐兩女，道：「快穿回衣服，不可作聲，準備一切！」

在另外一房間裏，黑殺門門主等人靜靜地聆聽着三人上演之好戲，當一切歸於平靜後，黑殺門門主道：「這藥端的是厲害，若非會致命，我也想來上一次。啊，是了，楊素素姪女，這藥可否減輕成份，令人身體無害的！」

楊素素冷冷地道：「門主，我看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還是把那兩個女的捉上來吧，再看看那小子是否眞的死了，若然未死，那就給他一刀，免卻麻煩。」

黑殺門門主道：「便宜了這小子，死前還可風流快活一頓。」

楊素素卻道：「門主太看輕那藥了，韋耿這小子那時已全身麻木，理智全失，那有快活可言？」

黑殺門門主道：「不要說這麼多了，快派人下去看看，可得小心點。老二，我現時極是難受，可有像樣的，給我消消火？」聽了這麼久的秘戲，誰不慾火高升？

* * *

石錦雄帶着兩名護法及數名殺手，前往打開機關擒人。黑殺門門主現正摟着一個莊內的侍婢，在風流快活，至於楊素素這妖女，卻推說身體不適，在房裏休息。石錦雄發覺她在聆聽秘戲時，已是大不自然，神色與平日大不相同。他心裏想着：「這妖女平日冷若冰霜，今天卻是心神不屬，稍後且前往看看，說不定可以有機可乘，一親香澤。」這人有此念頭，怎會是楊素素之舅舅？

楊素素當眞是不適嗎？她在聆聽着韋耿三人巫山雲雨時，眞是不舒服，是心裏不舒服，她大爲後悔，不知何解，她竟對歐陽佩文及趙心蘭產生强烈的妒意，她後悔着不該施放桃花毒霧，給予三人如此享受，她應該施放劇毒，把三人一齊毒死。她知道兩女現時定疲態畢呈，臉上一片滿足之色倒在地上，她不願看見如此光景，所以躲在房裏。

這時，機關上的活板已然打開，兩名殺手拿着繩索，站在石錦雄身側，正欲爬下，那知寒光一閃，兩人心上，已被兩柄柳葉飛刀擊中，倒地不起。

一條黑影，已從洞裏電射而出，直撲站在活板旁之石錦雄。人影未到，刀已先至，石錦雄做夢也想不到韋耿怎可能躍出來，在毫無準備下，差點兒便身首異處。

石錦雄身手奇高，反應快捷，逃過一刀，但他身後之兩名殺手卻做了替死鬼，被韋耿一刀劈去頭顱。

韋耿身形甫落地，便把跌在地上之繩索拿在手裏，手中刀卻繼續攻向石錦雄。

這時，石錦雄帶來之殺手已全數被韋耿解決，只餘兩名護法呆在當場。

石錦雄一面招架，一面道：「梁護法，快來幫我，上官護法，你去通知門主。」

不久，韋耿已把繩索一端垂進洞裏，只見片刻間，兩女已相繼躍出。

石錦雄與梁姓護法合攻韋耿，尚未能佔到便宜，兩隻雌老虎一到，更是形勢大劣。只片刻間，兩人已被韋耿及兩女劈倒。

韋耿與兩女劈倒對手後，便向剛才上官護法所逃方向直追，不久便來到了一門戶大開之房間，韋耿想也不想，一刀護身便衝了進去。

房間裏，一個一絲不掛的裸女在牀上顫抖着，另外一邊窗戶已然破碎，韋耿忙穿窗而出，追了上去。

歐陽佩文與趙心蘭急忙也持劍緊隨着。只見數十丈外，兩名黑袍護法與一名只穿褲子，上身赤裸的禿子正如飛般逃走。

韋耿飛身直追，邊對兩女道：「妳倆、在此搜拿那妖女，我要活的。我去追這三個狗賊。妳們捉到妖女後，在此等我。」

* * *

楊素素在房裏，聽見人聲嘈吵，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便打開房門，出來看個究竟。

那知道，甫出房門，便遇上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大吃一驚，要想躲避，已然不及，兩柄長劍，已向她身上招呼。

楊素素之身手，與兩女相距，何只千里？只數個照面，便被歐陽佩文一掌擊倒，點了穴道。

約一盞茶的工夫，韋耿亦已回轉，看他臉上神色，兩女已知黑殺門門主定已逃脫。

韋耿看見楊素素已然就擒，臉色登時轉好，他從懷裏掏出那應付官府中人極爲靈驗之玉玦，交給歐陽佩文，道：「妳倆現在先去清理後事，遇上官府查問，便亮出玉玦，叫他們在莊外等候，我要在這裏泡製這妖女，妳們不便觀看！」

韋耿想起當日在九曲山莊所受酷刑，不禁怒火中燒，他要把這些酷刑一文不少的償還，所以他支開兩女，免得兩女在旁看了心中不忍。

兩女步出房門，已聽見衣衫破裂之聲，忙回首一看，只見韋耿已把楊素素之上衣及肚兜一併撕掉，露出如脂玉般的乳房。

兩女登時心頭大震，趙心蘭更是張口欲言。歐陽佩文見狀，忙伸手把趙心蘭咀巴掩着，隨手把房門掩上，拉着她便往外面走。

房裏，傳出韋耿之聲音道：「楊素素，妳看見我身上的疤痕嗎，這都是妳的傑作，我現在要把這些痛苦，照樣奉還。」

歐陽佩文聽見了，心裏一鬆，忙與趙心蘭急步離開，道：「蘭妹，我倆既是相公的人，今後便得對他信任，聽他的話，否則將來只有自尋煩惱。相公絕非淫徒，怎會强姦這妖女？我們若是如此懷疑他，被他知道了便不好，剛才幸好沒有魯莽。」

趙心蘭伸一伸舌頭，道：「幸好姐姐

及時把我攔着，否則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歐陽佩文道：「我們還是處理這裏之後事吧。怎樣處置那妖女之事，相公自有分寸，我們管不着的！」

她倆做夢也想不到，那房間竟發生了一件出人意表之事情，只可惜事情永遠都沒有人知道，除了韋耿本人。

＊　＊　＊

韋耿把楊素素身上撕下來的衣服撕成長條，結成一條鞭子模樣。以韋耿之內力修爲，即使是一條絲帶，也比一條皮鞭厲害，何況是一條布鞭？

他咬牙切齒道：「妳知道嗎？我雖殺了妳師父，但那只是自衞。當日我落在妳手上時，妳若一刀殺了我，我絕不會恨妳，只恐自己不小心。可是，妳那樣折磨我，卻是遠遠超出爲師復仇所應做的，我與妳何來如此深恨？」

那知道，楊素素竟然大笑起來道：「韋耿，你要知道嗎？既然我已落在你手裏，自是難免一死，告訴你又何妨，免得我一口怨氣，無處發洩！你給我殺了那匹夫，我感謝你還來不及，怎會替師報仇？我要折磨你，是因爲我痛恨你，痛恨世間上每一個男人！每一個人！」

韋耿想不到竟會如此，道：「爲甚麼？」

楊素素愈說愈激動，淚如雨下，道：「爲甚麼？姓韋的，你嘗試過父不以你爲子，師不以你爲徒的滋味嗎？自我懂事以來，我那父親終日認爲我害死了他的妻子，自小便日夕折磨我，虐待我，稍有不高興便把我綁着鞭打，囚在黑房裏捱餓，至於我那師父，更是禽獸不如，他本身雖不能人道，但每天晚上，總要我脫光衣服，給他刻意玩弄，這些遭遇，你能忍受嗎？你能忍受嗎？」

韋耿聽了，不禁對這慘受折磨之可憐人大爲同情，心中怒火已平熄了大半，道：「我既然殺了你的師父，那你應該高興才是，爲何還這樣對我？」

楊素素道：「你殺了那禽獸後，我當然高興，但恐怕你找着我，便跑回家裏，那知道我那父親要把我送往京師，給人作妾，於是我便給他下毒，令他長病不起。那知道，數個月後，你便來了，我恐怕你對我不利，只好把你擒着。我痛恨世上所有的男人，所以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韋耿道：「世間上並非所有男人都像你父親和師父那麼的，妳怎能一概而論？」

楊素素大聲道：「甚麼一概而論？你們這些臭男人，有那一個不想在我身上佔便宜，你知道嗎，有不少人都想把我弄上床，把我雙腿分開……」

韋耿見她愈說愈不像樣，忙道：「那只是妳因環境關係，碰上的都是這類人。今後妳定能碰上好的男人，一個關懷妳的人。」

楊素素大爲驚訝，道：「今後？還有今後？你的意思是你不殺我？」

韋耿點頭道：「是的，只要妳答應我不再用毒，不再敵視男人，不再傷害別人，我便放妳！」

楊素素沉思片刻，道：「韋耿，你還是殺了我吧。因爲如果我不再敵視男人，你必須首先證明這世間上尚有一個不佔我便宜的男人，一個愛護我，關心我的人，一個不卑視我，不嫌棄我的人，你能夠嗎？你能夠找到一個如此的人嗎？」

韋耿這時對楊素素已是由敵意轉爲憐意，他對這自幼便飽受心靈及肉體摧殘的可憐人，怎能狠心一刀殺掉？但是，他往那裏找一個不但不鄙視她，不嫌棄她，反而愛護她，關心她的人？

他內心交戰着，他希望能把這可憐人救回，使她從苦海深淵中脫身，但是，他沒有一點辦法可想。

楊素素見他沉思不語，慘笑道：「怎麼樣？韋大俠，我看你還是給我一刀吧！省得日後再到處找我，也可以爲武林除害。」

終於，韋耿硬着頭皮，道：「楊姑娘，怎麼會沒有人關心妳？妳眼前不正是有一個嗎？現在，我的心裏沒有半點鄙視妳，嫌棄妳，妳相信嗎？」

楊素素眼裏光芒突盛，但瞬即不見，她搖頭道：「韋大俠，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只是哄着我。我知道你現在不敵視我，也不會佔我便宜，也許你是眞的關心我，但在你心裏，仍是鄙視我，嫌棄我這狠毒的女人。除非你能用行動証明你沒有騙我？」

韋耿這時已是騎虎難下，只好道：「楊姑娘，妳要韋某如何証明？」

楊素素眼睛一轉，道：「首先，你必須表示對我有信心。所以，你得先解開我的穴道，否則，其他的便不用說。」

韋耿想也不想，隨手便解開她的穴道。

那知道，楊素素穴道方解開，便立即把身上所餘之褲子也脫掉。韋耿大吃一驚，伸手便想把她重新制住，但卻沒有下手。

片刻間，一個如白玉般的嬌軀已一絲不掛地呈現韋耿眼前，他急道：「楊姑娘，妳究竟要幹甚麼？爲甚麼要這樣做？」

楊素素道：「你不是要証明你不嫌棄我嗎？我要你証明你好好愛我，如你在地洞裏對她們般愛我，那我便會相信你毫不鄙視我，並不嫌棄我這敗柳殘花！」

韋耿忙道：「楊姑娘，你快把衣服穿上吧！我怎能這樣做？這對妳是一種侮辱，這是不公平的。」

楊素素道：「這是我心甘情願，若你心中是眞的不嫌棄我，那便不是侮辱。你是過來人，我又不是黃花閨女，那又怎會不公平？」

韋耿一時間，想不出反駁之話，只得沉思應變之法。

楊素素步步進逼着，道：「韋大俠，你現在有三路道可走，第一條是最容易的，拔出你的刀來一揮便行，我絕不閃避。第二條是你不敢走的，便是就此轉身，離開這裏。但我得先告訴你，果眞如此，我會變本加厲的對付你們這些臭男人，即使你廢去我的武功也沒用，我仍會用毒，除非你能斬去我四肢，使我

變成肉球。至於第三條路，說易不易，說難不難，你只要踏前一步便可辦到。」

韋耿呆住了，他能做甚麼？第二條路是斷然不能行的，換言之他只有拔刀和……

楊素素續道：「韋相公，我只是要證實你是否騙我，你可以放心，若然你不存心欺騙我，只要你是眞心的關心我，請踏步上前。我保證今天以後，你絕不會看見我。我會從此消失在江湖，做個平平凡凡的女子。但，你要想清楚，不要欺騙我，否則你會後悔一生！」

良久，韋耿經過無數天人交戰，終於，他把手中刀拋在地上，踏步上前。

當韋耿雙手正放在楊素素高聳的雙峯之上，輕吻着她微張之櫻桃小咀時，楊素素目中出現了難以理解的異采，雙手緊摟着壓在她身上之韋耿。

＊　＊　＊

韋耿穿上衫褲，從衣櫃中找了一套衣服給楊素素穿上。他對自己剛才所做之事絲毫不感到後悔，他並沒有想到如果歐陽佩文及趙心蘭看到剛才之情形後會產生甚麼後果。他只知道應該做之事便須去做，不管得失，不管後果！

楊素素穿上衣服後，臉上神采飛揚，道：「韋相公，衣櫃裏有一小册子和一瓶藥丸，你可否替賤妾拿來？」

韋耿找到那小册子和藥丸後，回身剛想交給楊素素，卻見到她嘴角流着鮮血，倒卧床上。他大吃一驚，急步上前，扶起楊素素便在她命門穴上渡過一縷眞氣，那知她搖頭道：「韋相公，沒有用的，賤妾已散去全身毒功，現在即是大羅神仙，也難救我一命。」

韋耿忙道：「妳爲甚麼要這樣？」

楊素素道：「我這一生之中，最高興快樂的一刻便是你剛才把手放在我這裏的一刹那。」她把韋耿雙手放在自己酥胸之上，續道：「因爲我畢竟找到了一個不嫌棄我，不鄙視我的人，我這一生也算活得有價值了！」

韋耿道：「那妳也不須尋死啊！」

楊素素慘笑道：「韋相公，自那天傅若梅攻破九曲山莊，殺死我爹後，我終日都受良心譴責，每晚夢中，我都看見爹滿身鮮血，怪我不該下毒害他，使他不能逃走。他雖然對我不好，但始終都是我爹，現在我間接殺了他，今後我怎能安心？既然我已得償所願，夫復何求？死，反是一個大解脫，免得日夕受苦。」

她不讓韋耿說話，繼續道：「我時間已無多，你不要說話。相公，你知道嗎，賤妾身體，雖不是冰清玉潔，但做那件事情卻是破題兒第一次，你始終是我第一個男人，第一個闖進我心裏，闖進我身裏的第一個男人，亦是唯一的一個最後的一個，你相信嗎？」

蓆上落紅片片，加上剛才之感受，韋耿那會不知，他點點頭。

楊素素續道：「那小册子是家師之毒經，內有上千施毒方法，這些你定不會學，但册上所記之各種解毒辦法，對你行走江湖，應有幫助，還有那瓶藥丸，可解百毒，賤妾也一併送給你。賤妾別無長物，僅有這些物品，送你留念，希望你不要嫌棄！」

說到這裏，她已是氣若柔絲，但她仍不肯停止：「韋相公，賤妾尚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你能答應。我聞說，未嫁女子，到地府後會受苦的，我可否在下面報稱韋門楊氏？我活着時已受了不少苦，不希望在陰間也飽受折磨！」

韋耿激動地道：「當然要這樣說，妳已是我韋家的人，絕不會受苦的，妳放心，我今生會以妻子之名份待妳！」

楊素素緩緩闔上眼，道：「如今我眞的快樂安心了，有你這如意夫婿，誰會鄙視我？」她死去時，臉上含笑，盡是安祥及滿足之色。

＊　＊　＊

莊外，果然已有官府中人來到，連知縣大人也在場，與兩女站在一樹下等候着韋耿。那知縣看見韋耿抱着一個女子屍體從莊裏行出，忙上前施禮。

韋耿道：「這石家莊是黑殺門之秘密分壇，勞煩大人派人查封，另外立即報告京裏傅侯爺。」知縣怎敢怠慢，立即照辦。

韋耿另外吩咐知縣找來了一副上好棺木，把楊素素火化了，把骨灰帶在身上。

歐陽佩文及趙心蘭看見棺上寫着「韋門楊氏」四字及韋耿如此重視楊素素之骨灰，皆滿腹疑團，但韋耿既然不說，兩女又怎敢出言詢問？

韋耿與兩女在山岡上找回藏起之衣物，便在鎮上找了一間客棧，並叫來酒食，在房裏吃喝一頓。

突然間，韋耿想起了一件事，說道：「我倒忘記了，不曾看看那名護法的身份。」

歐陽佩文笑道：「賤妾等早已看過了，但見韋相公心情沉重，故未有告訴你。」

韋耿知道兩女定對楊素素之事不解，便嘆了一聲道：「楊素素是一個可憐人，她之遭遇是任何人也受不了的，所以使她之思想及行爲，走上極端。」跟着他便把楊素素受到生父虐待、師父凌辱、散功自盡、贈經送藥，及死前要求詳細說出，但隱了自己和楊素素一段孽緣，只說可憐她一生受苦，故答應她之要求。

兩女聽得楊素素之可憐遭遇，也不禁爲之唏噓，痛罵百毒天尊禽獸不如。

韋耿不願再提楊素素之事，便道：「佩文，究竟那護法是誰？」

歐陽佩文道：「韋相公，你做夢也想不到這人誰的，他竟然是小開元寺之法緣和尚？」

韋耿心頭一震，道：「法緣和尚？」他重溫這年來所發生之事情，還有那禿頭的黑殺門門主，喃喃自語道：「難道黑殺門門主便是法空？怪不得萬事知能夠知道我重陽時會在小開元寺，若不是法空透露出去，誰能知道？怪不得黑殺門對我之行踪如此清楚。」

歐陽佩文也感慨萬分的道：「想不到一個如此慈祥及德高望重的高僧竟然是以殺人爲業，滿手血腥的黑殺門門主，

也虧他能終日唸佛，勸人戒殺！」

韋耿道：「我們明天便往烏鴉山找那禿驢算賬，首先，須在附近大城市找上傅若梅之手下，飛鴿傳書通知她，請她帶人往小開元寺接應！」

* * *

烏鴉山上，小開元寺外，韋耿與兩女藏在樹林裏，監視着小開元寺各僧侶之行動。

韋耿道：「眞奇怪，這幾天裏，自法空數日前匆匆趕回來，便躲在寺裏，不再外出，也不見有任何行動，除了他本人神色沉重外，其他一切，與平日無異。照說，法空應知道法緣之身份既被我們揭穿，應會聯想了到他便是黑殺門門主，怎麼他還不逃走？莫非他另有所恃？」

趙心蘭道：「韋大哥，怎麼傅姐姐還不曾來？已是這麼多天了，難道她並不在京，或是出了甚麼意外？」

聽見趙心蘭如此說，韋耿心裏也極是担憂，因爲傅若梅在他心裏也是極其重要的，他沉思片刻，道：「我們不要等若梅了，今晚便動手，把此間事解決後便回京看看。和坤這奸賊，知道我遠離京師，極有可能趁此機會，弄些甚麼花樣出來！」

歐陽佩文道：「便是我們三人？」

韋耿道：「我這數日來，曾進寺內查探不少次，不見有其他高手隱藏着，寺內和尚，除法空外，其他的都不像身懷武功。只是法空這人，深藏不露，這麼多年來，我只知道他內功甚高，在小開元寺已落髮三十年，其餘的事，例如他本屬何門何派，姓甚名誰，爲何出家等一概不知。因此，我們必須小心行事，況且，我們沒有眞憑實據，不便指證他是黑殺門門主，故只能引他露出馬脚。妳們可以……如此這般的，在適當時機，我便會現身。若然我發長嘯聲，妳們便不得戀戰，從速脫身，我會在暗中照應妳們，知道了嗎？」

* * *

禪房裏，法空大師拿着經書，正看得入神，驀地，他臉上神色略變，雙眉一皺，便欲揚聲，但瞬即回復現狀，扮作不知。

那知道，屋頂已跳下兩名幪面人，均黑衣打扮，頭上梳髻，手持長劍，身材嬌小，一看便知是女子。

其中一名女幪面人道：「法空，你的身份已被識破，還不束手就擒？」

法空臉色大變，從兩人之身法，他知道對方絕非弱者，且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躲在暗裏，銀牙一咬，飛身便攀上屋頂承塵，把收藏着之寶劍拿在手裏，便躍回地上。

他高宣一聲佛號，道：「想不到妳們竟然知曉老衲身份，但憑妳倆，卻也不能動老衲分毫。」

長劍出鞘，登時滿室光華，竟是一柄削鐵如泥之寶劍。只見法空一掄寶劍，已搶先攻向兩女。招法凌厲，氣勢如虹。

兩女急忙抵擋，但因憚忌法空手上利劍，故碍手碍脚，三數招後，已是守多攻少。

驀地，傳來一陣朗笑聲，禪房內已多了一個二十餘歲，朗眉星目的黑衣人，不是韋耿還有誰？兩女幪面人也扯下巾，正是歐陽佩文和趙心蘭兩女。

原來韋耿之目的，是要利用兩女來試探法空之武功路數，因爲他從多次與黑殺門之護法及殺手交手中，發覺對方均是使劍，而且路數相同，似是一門所出。所以他希望能從法空之出手，進一步證實心中所疑，那知道，他在暗處一看法空之劍，便心頭大震，忙現身場中。

他大笑道：「法空，如今你還有何話可說？你自己來還是要我動手？」

法空看見韋耿現身，勢難逃脫，只好長嘆一聲，道：「原來是韋施主大駕光臨，想不到數日不見，韋施主已成爲朝廷鷹犬，殺害同胞！老衲自知不敵，但亦不會束手就縛！」

韋耿大喝道：「住口！韋某何時効力朝廷了？你也該知道那次我只是無意碰上，並事前曾出聲阻止，你們不聽，我才出手。那知你們還屢次追殺我，並勾結和坤，實在死有餘辜。況且，史思憲，你這暗算師尊，奪取師門重寶之人，人人得而誅之，悟非子前輩曾交帶於我，協助他的徒兒把你誅殺，你還有何話說？」

法空大師聞言，神色大變，跌坐地上，把手中劍抛掉，頹然道：「罷了，老衲罪孽深重，萬死難辭其咎，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三十多年來，老衲爲了此事，備受良心譴責，今日一死，倒是個解脫，只是老衲壯志未酬，死不甘心。你們下手吧！」說畢便盤起雙膝，閉目待斃。

韋耿在地上拾起法空大師抛下之寶劍，見劍身刻有「逸塵」二字，確是悟非子交待尋回之師門寶物，便交給趙心蘭，着她清理門戶。

趙心蘭看見法空毫不抵抗，靜坐待斃，心裏大是不忍，遲遲沒有下手。通常，在搏鬥中殺死對手，江湖中人誰都能辦到，但是，要殺一個毫不抵抗的人，尤其是一個年已古稀，面目慈祥的和尚，誰能忍心一劍刺下？雖然，每人都知道這人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韋耿恐怕法空使詐，點了他的穴道，站在一旁，靜待趙心蘭把劍一揮，把法空性命了結。他知道，這對趙心蘭很殘忍，但只因這是她師門中事，不便旁人代勞。否則，韋耿只要想想黑殺門多次加害他之事，便會毫不猶疑地出手。

終於，趙心蘭銀牙一咬，閉起雙目，便待把劍一揮……

「蘭妹住手！」傳來了傅若梅的嬌喝聲。

原來傅若梅因事離京，未能即時接獲韋耿之通知。回京後獲悉此事，便帶同數人，兼程趕來小開元寺。當她來到烏鴉山時，不見韋耿等人，便令同來之人在外接應，自己進寺一探，剛巧看見趙心蘭揮劍欲殺法空，忙揚聲喝止。

趙心蘭本已不忍下手，當她聽見傅若梅之喝止聲後，登時如釋重負；抛掉

長劍，便撲進傅若梅懷裏，道：「傅姐姐，妳怎麼現在才來？可把我們担心死了！」

傅若梅輕拍趙心蘭香肩，道：「蘭妹，這麼大了，還像小孩子般，我們稍後才聚舊，現在先待我告訴韋耿一些重要事項。」

趙心蘭聞言，滿臉通紅，急忙離開傅若梅懷抱。

傅若梅對韋耿道：「韋郎，法空並非黑殺門門主，你弄錯了！」

韋耿道：「我弄錯了？怎麼會呢？法空剛才也沒否認！」

法空睜開雙目，大訝道：「韋施主，老衲幾時曾承認是黑殺門門主？」

韋耿道：「法空，當心蘭說出你的身份已被揭穿，你還說：『想不到妳們竟知曉老衲身份！』你還不承認？」

法空大笑，道：「老衲還道你們眞的知道我的身份，原來你們以為老衲是黑殺門門主，眞是荒謬。」

韋耿道：「你不是黑殺門門主？我每年重陽找你下棋，只有你才知道，如果不是你說出來，萬事知那老兒怎會知道，通知歐陽佩文來這裏找我？當日我離開這裏上京，亦只有你和佩文知道，而黑殺門門主與四名護法亦隨後便到，還有一點，那便是你剛巧在我離開這裏的第二天便離寺；還有，我在石門鎮的時候，黑殺門門主與三大護法加害於我，那門主的樣貌，我雖沒看到，但他的身形，與你一模一樣，而且頭上一條頭髮也沒有。三大護法，我只殺了一個，你應該明白，我殺的是誰。」

法空茫然道：「韋施主，老衲怎會知道你殺了誰？當時，老衲並不在石門鎮，怎會知道？」

韋耿道：「他便是日月盟昔日四大金剛中之梁仲剛，亦即是小開元寺的知客——法緣和尚。要不是你剛才的『逸塵劍法』告訴我你便是史思憲，我怎會想到你竟然是與梁仲剛同時失踪三十年的同心盟昔日盟主。想不到你不當盟主，卻幹起殺手頭兒。」

法空知道自己難以解釋，便道：「韋施主，老衲本身已是罪孽深重，難逃一死，是否黑殺門門主本亦無關重要，希望施主相信老衲，繼續追查眞正之門主是誰。還有，寺裏各僧，全屬無辜，希望你們能放過他們。」說畢，便閉上雙目。

傅若梅道：「大師，你為何不告訴我們，那兩段時間裏，你身在何處呢？那豈不是可以洗脫嫌疑嗎？」

法空閉目不語。

傅若梅道：「大師既然不說，那便由賤妾代你說出來吧。黑殺門門主與三名護法躲在虎威鏢局時，法空大師正在金陵，他獲悉現任盟主勾結和坤，胡作妄為，大為震怒，所以前往把史盟主擒下，解除職務，因為他持有日月盟之最高信符——日月令，並且是現任盟主之父！因為日月盟各高層人士散佈四處，短時間內未能召集，所以他吩咐召集各人後，便回來這裏。韋郎，這消息是在你離京後，賤妾才收到的。賤妾對日月盟一切行動，均瞭如指掌，因不想你對日月盟中人大開殺戒，使人誤會是朝廷下手，故沒有告訴你總壇所在，請你原諒賤妾處境。」

法空大為震驚，張目道：「妳究竟知道多少？」

傅若梅續道：「當賤妾獲悉失踪多年之史老盟主重現，並且是德高望重之小開元寺主持法空大師後，便趕來這裏一探，那知，大師剛巧前往金陵主持另選盟主之事，賤妾便跟隨着大師前往金陵，直至大師離開金陵，重返這裏，我才回京。韋郎，我因為不知你們在這裏，甫至山脚便離去，故和你們錯過了，回到京裏，看見你送給我的消息，便立即又跑來。所以，你所看見的黑殺門門主決非法空大師！」

韋耿聽見了，呆在當場，所有的線索都指向法空，但他卻有着强而有力的不在場証據。

法空面如死灰，他絕不會想到日月盟的一切活動，都在朝廷監視之下，換言之，日月盟中人的生死都操縱在朝廷手裏。他滿目求助的眼色，注視着韋耿，似是希望韋耿能夠伸出援手。

傅若梅冰雪聰明，那會不明白法空心中所想，續道：「大師，你放心，只要你們不過份，朝廷是不會趕盡殺絕的。這麼多年來，你們日月盟不是好端端的嗎？朝廷若大舉捕殺的話，不要說你們日月盟，連那些甚麼天地會等都可連根拔起。只是聖上不忍大做殺戮，所以才多方容忍，連當年呂四娘行刺雍正帝之事也不加追究，你們若仍然胡來，激怒聖上，那後果你可以靜心想像！」

韋耿道：「法空，你現在該可放心了吧。你暗算師尊之事，可沒有弄錯了吧。」

法空聞言，垂下頭來，道：「韋施主，這事乃老衲當年一念之差所為，不敢否認，請施主下手吧！」

傅若梅不知事情始末，遂問道：「韋郎，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韋耿便把詳情說出來。

原來，法空大師原名史思憲，乃當年抗清名臣史可法之副將兼義子史德威的獨生子。當日揚州城破，史可法壯烈成仁，史德威在清兵南征統帥豫王多鐸面前坦然承認乃史可法義子。那知道多鐸欽佩史德威忠義，查明屬實後，竟加以釋放，保存忠臣後嗣。

史德威後來得子，因懷念史可法，替子取名思憲（史可法字憲之）。史德威在思憲十歲時，找着當時玄門有道之士一清道長，求他把思憲收歸門牆，一清道長因門規限制，本門武功每代只傳一人，免得門下濫收徒兒，良莠不齊，而當時，一清道長已有徒悟非子，不能再收門徒。但經不起史德威苦苦哀求，亦念他乃忠良後嗣，便把史思憲收為記名弟子，授以本門以外之武功。雖是如此，因一清道長學究天人，史思憲所得，亦足稱雄武林。

史思憲學成下山後，因身為忠良後代，數年後為日月盟主，終日為反清大業奔波。某日，圖謀行刺雍正，事機不

密，被大內高手圍攻，幾經苦鬥，方能脫身，但亦負傷不輕。

因此，史思憲有感武功不足，與當時已成爲絕頂高手之師兄悟非子相距太遠，便回山懇求一清道長授以本門絕技。一清道長受門規所限，豈能應允，便嚴加拒絕，並勸說他清朝氣勢正盛，不宜輕舉妄動。

史思憲一時心靈蒙蔽，竟趁一清道長練功時，暗中偷襲，把一清道長擊至重傷，並拿走師門重寶「逸塵寶劍」劍法及內功秘笈，逃去無踪。

一清道長雖然修爲深厚，不致當場斃命，但亦因此而引致走火入魔，功力全失。當悟非子獲悉此事，大爲震怒，但因一清道長須人照顧，便在山中陪伴師尊。一清道長因眞氣全失，且年事已高，一年後便歸道山。

於是，悟非子便奉師命，在江湖中找尋史思憲，清理門戶。那知，經多年搜索，史思憲仍是踪影全無。原來，史思憲本非奸惡之人，因一時胡塗，而鑄成大錯，過後大爲後悔，把日月盟主之位及數歲大之兒子付託盟裏之四大金剛中之首符志剛，與盟裏知交梁仲剛逃至小開元寺，落髮爲僧，以避悟非子追殺。

兩人在寺裏苦練得來之秘笈上武功，但因天賦問題及無人指點，所得不深，反而史思憲日夕受佛理薰陶，得益良多，終成一代高僧，後來獲悉兒子接任日月盟主，胡作胡爲，更勾結權奸，不得已才重出江湖，以尚在身上之日月令重整日月盟。

事情經過部份是由悟非子告訴韋耿，餘下的乃法空自己補述。

傅若梅聽後，道：「韋郎，可否聽賤妾一言？」

韋耿道：「若梅，是甚麼事情？」

傅若梅道：「韋郎，這本是蘭妹門戶中事，賤妾應不該置評，但法空大師深得日月盟中人愛戴，一旦殺了，日月盟中人很可能更是胡來，說不定會引起更多事端。那時，朝廷被迫採取行動，牽連更大。」

法空道：「傅姑娘，妳不用替老衲求情了，老衲罪該萬死，不可寬恕。」

傅若梅道：「賤妾並不是替你求情，只是爲千千萬萬的人設想。韋郎，你認爲如何？」

韋耿道：「他所犯的錯，這裏沒有人有權作主寬恕。我和心蘭只是悟非子前輩的執行人。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若然法空答應不逃走，我可以擅作主張，給他一段時間安頓日月盟中事，然後押他往武夷山悟非子前輩處請罪，看看悟非子前輩如何發落。必要時，我們可替他求情。畢竟，一個人受了那麼多年的內心責備，懲罰也不算輕了。若梅，妳認爲這個做法如何？」

傅若梅道：「這總比當場殺掉好得多。法空大師，你認爲如何？」

法空道：「老衲願意面見師兄領罪。」

傅若梅道：「大師，你應該懂得如何處理日月盟之事。朝廷掌握着每一個盟中份子的資料，若果你胡來，只會加速日月盟之滅亡。」

法空道：「老衲知道。」

韋耿道：「那麼，我給你三個月時間去處理一切，屆時，我在武夷山脚崇安縣等你。逸塵劍暫由我保管。」

* * *

韋耿與傅若梅，歐陽佩文及趙心蘭離開小開元寺，乘車回京，同行的尚有傅若梅之心腹王萬通和兩名侍衞營高手騎着馬護送。

途中，傅若梅對韋耿道：「韋郎，若你有事要辦，不用陪我回京了。有萬通三人在，相信不會有事的。」

韋耿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才不那麼痴。這次，我的確有數件事情要辦，而且都在北京城裏。」

傅若梅道：「是否與黑殺門門主有關？」

韋耿道：「不，我現在簡直沒有黑殺門門主的線索，如果他不找我，眞的不知如何找他。不過，直覺上，我總覺得這人是我認識的，他的眼神，我不知在那裏見過，但總是想是不出來，他的聲音沙啞低沉，定是經過變聲，也許是用上甚麼變音藥或在口上放上道具，他如此做定是怕我從聲音中認出他來，這次上京，碰上他的機會不大。」

傅若梅道：「既然不是與黑殺門門主有關，爲何上次在京城不一併辦妥，要這麼往來奔跑？你可要記着，遲些還要跑一趟武夷呢！」

韋耿道：「難道你不願我去京師嗎？怕我擾亂京畿治安？」

傅若梅道：「賤妾巴不得你永不離京，若你擾亂治安，賤妾更是歡迎，因爲那時候便有藉口把你抓住了，日夕陪着我！快說吧，究竟是爲了甚麼？」

韋耿道：「我這次上京是要找三個人，了斷三件事，也許說是兩件事，因爲其中兩件事是有關連的，可以併爲一件事，三個人中，一個是女的，兩個是男的。至於是誰和甚麼事，到京城後，妳自會知道。」

傅若梅撒嬌道：「不，你得現在便告訴賤妾！」歐陽佩文與趙心蘭在旁推波助瀾，也纏着要韋耿說出來。

韋耿鬥不過她們三人，只好道：「好吧，既然妳們一定要我說出來，我便說吧，那女的與妳們無關，是家師託我找尋的，說出來妳們也不認識，所以不說了。至於兩個男的，一個是妳的伯父，一個是妳爹。」分別指着傅若梅和趙心蘭。接着，他再望向歐陽佩文，道：「遲些時間，還得跑一趟金陵呢！」

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心裏明白，登時羞得低下頭來。傅若梅初時不明白所以，問道：「找我伯父？有甚麼事嗎？」跟着，她看見歐陽佩文及趙心蘭兩人之模，方始明白過來，她激動地抓着韋耿雙手，道：「韋郎，你眞的要見家伯父？」

韋耿道：「難道我還會騙你嗎？只要你能稍作讓步，把先前之條件略作改更，我想我會接受的。」

傅若梅喜極而泣，撲進韋耿懷裏，

嗚咽道：「韋郎，你眞好，賤妾日夕期望着的，便是你這句話。賤妾定會與家伯父說清楚的，他自小便疼愛我，應該會替賤妾設想的。」她的心裏卻想起另外一個女人來，一個受了廿多年苦的可憐女人。

驀地，傅若梅想起了一件事，道：「韋郎，飛月山莊是你挑的嗎？」

韋耿道：「是啊，方心謙這人奸詐鄙劣，為虎作倀，串謀同黑殺門謀害我，於是我把他一刀殺掉了。當晚，佩文和心蘭也是威風八面呢！」

傅若梅離開了韋耿懷抱，正色道：「當日賤妾接到消息，便推想到是你所為。那時，我剛想往烏鴉山小開元寺，便特地跑了一趟金陵，找着了地方官，意欲把這事壓下。那知，你原來已亮了玉玦，令府尹不得追究，賤妾忙補充說道飛月山莊乃黑殺門同黨，才把事情蓋着！韋郎，這事你處理得似乎有點不當？」

韋耿大為奇怪，道：「方心謙這人死有餘辜，我殺了他又怎會不當？妳何須為這事專程跑往金陵？」

傅若梅道：「方心謙雖然是死有餘辜，但飛月山莊不同九曲山莊般有証據在手上。近兩百條人命，地方官很難交待的！」

韋耿更是驚訝，道：「我只殺了方心謙這狗賊，其餘的都只是受輕傷，連摘星劍我也放過了，怎會是近兩百條人命？」

傅若梅大吃一驚，道：「你難道不知道飛月山莊的人，包括婦孺傭僕，全部被殺嗎？二百個人，一個活口也沒有？」

歐陽佩文與趙心蘭更是驚愕非常，道：「怎麼會的？我們離開時，他們還是好端端的，摘星劍馬清連一條頭髮也沒有失去，他能為我們作証！」

傅若梅忙道：「那麼，事情定有古怪，據地方官說，死的都是莊中人，沒有外人在內，很可能摘星劍與此事有關，也許他知道事件始末，我們得找他來問個明白。」

只是，他們卻沒有時間找摘星劍馬清了，因為，麻煩已找上了他們。

馬車停了下來，在官道上，站着了數十名各式打扮的人士，包括有和尚、道士和武林中人，均是背負兵器，太陽穴高高突起，分明全是內外兼修之高手。

當中一名僧人站了出來，道：「阿彌陀佛，車內的，可是韋耿韋大俠？」

韋耿與三女子下了車，道：「韋某在此，請問大師有何指教？」

那和尚道：「貧僧悟能，忝為少林達摩院主持，這位是武當純陽道長，這位是八卦金刀麥老英雄……」他把身後數十名高手一一介紹。

韋耿逐一拱手作禮，心裏却大是震驚，因為眼前的，無一不是江湖中名氣極大之一流好手，其中更不乏一門之尊。

韋耿與眾人見過後，道：「各位均是一時俊彥，不知找我韋某有何要事？」

悟能大師道：「韋大俠，貧僧等有幾個問題，希望大俠能據實作答。」

韋耿道：「大師請隨便發問，韋某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悟能大師道：「阿彌陀佛，請問韋大俠可知天山雙俠馬氏兄弟是誰所殺？」

韋耿知道麻煩來了，但想不到對方的陣容竟如此浩大，但他絕不退縮，道：「大師可眞問對了人，馬氏昆仲意圖行刺順天府尹王大人，被韋某剛巧碰上。王府尹乃廉潔清官，勤政愛民，韋某不忍他被殺害，故出手相救。馬氏昆仲不肯收手，被韋某所殺。」

悟能大師道：「韋大俠果然爽快！那麼，飛月山莊莊主飛月刀方心謙方大俠是誰所殺？韋大俠可否一併告知貧僧？」

韋耿朗笑一聲，道：「韋某頂天立地，做事向來無愧於心，既然做得出便說得出。方心謙勾結權奸，串同黑殺門，圖謀不軌，並欲置韋某於死地，方心謙亦是我所殺，大師還有其他問題嗎？請提出來。」

悟能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韋大俠濫殺無辜，不怕有違天和？」

韋耿道：「他們之死，乃咎由自取，怎能說是無辜？他們所犯之罪，即使在場諸位碰上，也必不會袖手不理。大師何以怪責韋某？」

悟能大師道：「韋大俠，他們三人之死因，據貧僧所知，與大俠所說極有出入。」

韋耿道：「有何出入？請大師明說！」

悟能大師道：「飛月刀方心謙生前，曾通告各武林同道，指責大俠勾結朝廷密探，甘為鷹犬，殘殺武林同道，尤對日月盟反清團體更毫不放過，所以當大俠得知馬氏兄弟乃日月盟中人後，便加以殺害，至於意圖行刺王府尹之事，乃大俠無中生有，作為殺害兩人之藉口，馬氏兄弟乃俠義中人，怎會行刺廉潔愛民之好官？飛月刀方大俠之死，更是無辜，韋大俠殺死他之原因只是遷怒他向同道揭發你之罪行，及他持有大俠勾結大內密探，殘害同道之罪証，故殺之滅口及消滅証據！」

韋耿長笑道：「馬氏兄弟曾否行刺王府尹之事，大師可向日月盟盟主查詢，韋某殺人，何須藉口？大師乃一代高僧，竟誣告韋某無中生有，簡直令韋某失望。飛月刀方心謙與黑殺門中人聯手在和坤府合攻韋某，乃鐵一般的事實。現在兩人皆死，不能對話，知此事者只餘和坤這奸賊，所以你們若然不信，韋某也沒辦法，但韋某可以告訴你們，我根本也不知他已通知你們有關我之事，至於我勾結大內密探，殘害同道，更是荒謬，韋某勾結誰，殺過誰來？」

武當純陽子插口道：「韋大俠，你難道否認身側之梅花女俠傅姑娘乃大內探密嗎？」

韋耿道：「傅姑娘不錯是朝廷中人，但江湖中有那條規矩不許武林同道認識朝廷中人的？我雖與傅姑娘結交，但曾殘害過誰來？」

純陽子道：「馬氏兄弟及飛月刀暫且不提，石門鎮石家莊石錦雄之事，韋大

俠又如何解釋？」

韋耿道：「韋某替你們這些俠義中人可悲，對事件不查明眞相便胡來，你們可知石錦雄是誰嗎？這位石莊主從不在江湖上行走，但在莊裏卻有數十名黑殺門殺手，連門主和護法也是莊中坐上客，你們竟稱之爲武林同道，當日我殺的全是黑殺門之護法、殺手和這位實際是黑殺門副門主的石大莊主！你們若仍視他們爲同道，韋某無話可說！」

悟能大師道：「阿彌陀佛，石家莊之事很可能是貧僧等一時疏忽，但飛月山莊百多二百條人命，連弱質婦女，無知孩童也不能倖免，這事韋大俠又如何解釋？」

韋耿道：「這事更簡單，因爲我殺了方心謙一人，其餘的人被殺之事，韋某也是今天才知曉！」

一旁之八卦金刀麥華早已忍不住，喝道：「姓韋的，你不用狡辯，不是你是誰？」

韋耿道：「當晚，我只殺了方心謙便離開了飛月山莊。那時，全莊的人都活生生的，摘星劍馬清可以作証，我現在正想找尋馬清，問清楚是誰下此毒手！」

麥華大怒，道：「姓韋的，你可眞懂得講風流話，明知道馬清而死，還說找他來問！」

韋耿聞言，忙道：「怎麼？馬清也死了？是怎麼死的？」

麥華怒道：「你不用扮傻了，馬清當晚被你追殺，在燕子磯上被你一刀劈下長江，現在恐怕已葬身魚腹了！」

韋耿知道自己有詞莫辯，當晚自己三人確曾找上飛月山莊，並把莊主方心謙殺掉。自己離去後，全莊上下便被別人殺死，不留活口，這筆帳誰都會算在他頭上。況且，多少年來，他自己在江湖上獨來獨往，殺人無數，朋友卻不多，有誰會相信他？

韋耿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怎樣說，你們也不會相信，我現在只有一句話，那些人不是我所殺的！你們若然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你們看怎樣辦吧，韋某一概接下！」

悟能大師道：「韋大俠，你既然沒有殺死那百多人，以大俠敢作敢爲之作風，貧僧照說應該相信你的，只是事關重大，我們不能擅自作主放了你們，所以，請大俠隨貧僧回少林，暫作本寺貴賓，待召開武林大會後，方始決定大俠是否與此事有關。在此期間內，貧僧等會繼續追查眞兇。若能証實韋大俠確是無辜，敝寺自會釋放大俠！」

韋耿搖頭道：「大師好意，韋某心領。緝兇之事，韋某自會辦理。至於你們意欲拘押韋某，區區絕不答應。韋某自問清白，怎能隨你回少林寺候審？」

八卦金刀怒道：「大師，這惡賊既然不肯就捕，還和他說甚麼，以老夫認爲，不如大夥兒一起上，把他解決，以免他爲害江湖。」

悟能大師道：「韋大俠，以貧僧愚見，你還是放下兵器，隨貧僧上少林吧，至於其他的人，貧僧等自會讓她們離去，絕不爲難。否則，韋大俠雖然武功高明，但雙拳難敵四手，一旦動手，後果如何，韋大俠請自衡量！」

韋耿道：「大師可否讓韋某與同伴商量，稍後才給大師答覆！」

悟能大師道：「這當然可以，但希望韋大俠盡快答覆！」

韋耿招呼傅若梅三女回到車裏，道：「今晚之事，勢難善了。若梅，妳是朝廷中人，他們絕對不敢爲難妳的。妳帶着佩文等先行離開，在京裏等我。我在這裏和他們周旋片刻，稍後往京找妳們。」

傅若梅大急，道：「韋郎，在此危險關頭，你怎能把我們趕走，要死便大家一齊，賤妾絕不會走！」其餘兩女也不肯離去。

韋耿道：「他們有數十人之多，妳們在此，只不過是白白送死，一點生機也沒有，妳們不在，我沒有牽掛，突圍而出的機會大得多！以我的武功，他們不一定能攔得住我，但若然妳們落在他們手裏，我還能逃嗎？這是唯一可行之辦法。」

傅若梅三人沉默了片刻，沒有表示，韋耿雖然如此解說，她們之中，卻沒有一個願意離開。只是，在當日之社會，說的是出嫁從夫，江湖女子亦不例外。傅若梅三人雖沒有正式嫁給韋耿，但心目中都認定他是夫婿，所以對韋耿的話，亦不敢開口反對。

韋耿見她們沒有表示，便在趙心蘭手裏取過「逸塵」劍，把自己的雨傘留下，道：「我暫借用這劍，至於這柄傘，妳們得好好保管，他日我還須靠它遮擋日晒雨淋的！」

韋耿從車廂跳下，對悟能大師道：「今日之事，與她們無關，你們的目的在我，亦不必與朝廷公然作對，故韋某希望大師能讓她們先行離開，稍後韋某定給你們一個交代！」

悟能大師一行人均以少林武當馬首是瞻，目光齊望着他。悟能大師與身側之純陽道長略交談了幾句，便向韋耿點頭道：「韋大俠，你之同伴可先行離去，但她們必須答應不得在此附近逗留，或在四週埋伏。」

韋耿道：「大師請放心，她們絕不會如此做。」接着回身對王萬通道：「王兄，請護送姑娘回京，中途不得停留。」

王萬通忙施禮道：「小的遵命！」便與侍衛營的兩名高手，護着馬車離去。

傅若梅三女，並沒有和韋耿道別，因爲她們知道這會使他心中更爲不安，徒增壓力，只好心中默默替他祝福，希望他能無恙脫身！

馬車已不見了踪影。

韋耿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出手吧！」

這一戰，日月無光。

這一戰，血流成河。

這一戰，誰勝誰負？動手時，包括韋耿在內，只有三十九人。大戰過後，能勉強站起身子，離開這裏的只有十個人，均是滿身鮮血，力盡筋疲。

場裏，遺留着斷了的刀、劍、手、腳和人頭，還有二十多具一動也不動的

軀體。

誰敗了？動手的三十九人全都敗了。敗得很慘！有負方便有勝方，究竟是誰勝？

既然動手的人全都是失敗者，那還用問？勝者自是不會動手的人，「智者開口，愚者用手」這句話差不多每個人都聽過，但不知何解，世間上偏偏有許多人，自願加入愚蠢的行列。

在最後站着離開的十個人裏，韋耿雖然也僥倖地佔着一份兒，但始終，他也是個失敗者。他雖然是個聰明人，但仍有一個比他更聰明的人，因此他被逼打了這場胡裏胡塗的仗，被逼當上蠢人。

事實上，他並不是在這天才當上蠢人，早在他拔刀相救王府尹，及出手相助傅若梅與她的「伯父」時，愚人世界已多了韋耿這名字。聰明人應懂得置身是非之外，明哲保身，可不對嗎？

韋耿所受的傷不輕，但他內心的傷更重。他看見了這些自命俠義中人的愚昧，衝動和那自以為是的德性，實在光火之極。他簡直心灰意冷，反清大業這四個字在心中愈來愈變得虛無縹緲。沒有羣衆支持，沒有江湖中人領導，能成甚麼大事？莫非反清大業眞的能依賴那些只懂得無病呻吟，紙上談兵而手無縛鷄之力的讀書人？

只可惜，自清兵入關，數十年來經過無數次牽連甚廣之文字獄，餘下的不是日夕沉醉風月，安於現狀的便自是嘆懷才不遇，未能得意仕途的人，要找上一個心懷民族大意，愛國憂民的人，談何容易。

韋耿嘆了一口氣，找到一個幽靜的地方包紮傷口和調息元氣。剛才一戰，他甫交手便毫不留情，因為他清楚一件事，在此情況下若不痛下殺手，是自找滅亡。

因此，他的絕招接二連三的使出，他的柳葉飛刀一把一把的施放出去，他的敵人一個一個地倒下，而他自己身上亦增添了不少傷口，刀傷、劍傷、掌傷和外傷全有。

到了後來，對方只剩下九個人，九個筋疲力盡、滿身傷痕的人，雖然韋某的情況並不比他們好到那裏去，但他知道，憑他懷裏所餘十多柄飛刀，和手中無堅不摧、削鐵如泥的逸塵劍，要把這九人全數放倒，並非難事。但是，既然對手已不能傷害自己，他怎能多做殺孽？因此他一言不發，轉身離開，而那九人，望了自己手上殘缺不全的兵器，身上的傷勢和躺在地上的屍體一眼，也默默的離開。

韋耿在山道上蹣跚而行，邊找尋一個可以療傷的地方。驀地，他的心涼了一大截，因為他身前不遠處站着三個人，三個身穿黑袍，頭戴黑罩的神秘人，正是黑殺門門主和他僅餘的兩名護法。

韋耿知道以他現時的體力，應付一個護法也不足夠，以一對三，他必須出奇制勝，盡量拖延時間，希望能暗中調息，恢復眞力。

他不但沒有伸手拔劍，反而右手伸入懷裏，有所動作，左手手指間，已挾着兩柄飛刀。

黑殺門門主雖明知韋耿現時已如強弩之末，不足為懼，但他屢次在韋耿手裏吃虧，對他不無忌憚。於是，他命令身邊之一名護法先行試探，看看韋耿在弄些甚麼玄虛。

這黑袍護法小心翼翼的步向韋耿，手中劍嚴守門戶，提防着韋耿令人喪胆之奪命刀法。直到韋耿身前的一丈之處，仍未見韋耿有所行動，黑袍護法雖然心裏仍忐忑不安，但已不容他再遲疑。他猛吸一口眞氣，長劍施展「仙人指路」撲向韋耿。

韋耿藏在懷裏之右手閃電般抽出一揚，一陣略帶芳香之薄霧已迎面籠罩黑袍護法，只見他劍勢一窒，閉住呼吸，因為他心裏現時只想到「毒霧」兩字。

只可惜，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毒霧」之上，否則，他定可看見韋耿左手射出之兩道寒光。當他察覺勁風及體時，已然太遲，兩柄柳葉飛刀，一左一右的射進他雙乳內。

黑殺門門主雖然目光銳利，但視綫為黑袍護法身形所阻，並沒有看見韋耿施放飛刀，他只看見韋耿揚手放出一陣粉霧，黑袍護法跟着便倒地不起。

黑殺門門主道：「想不到堂堂大俠之霸刀，亦會用毒，確使本座驚奇！」

韋耿從懷中拿出當日楊素素所贈之毒經揚了揚，道：「這都拜閣下所賜，這毒經正是毒手羅刹之物，韋某不才，也學了數招！」

黑殺門門主想不到韋耿竟會施毒，身上沒有準備防毒藥物，登時僵在當場。他平白失去一名護法，那肯甘心，況且他已確定韋耿現時傷勢嚴重，眞力已消耗殆盡，除毒之外，其他毫不足懼，若然錯過這機會，要剷除韋耿，不知要費多少心機？但是怎樣下手？

韋耿趁着黑殺門門主呆在當地，思量着如何對付他之際，已暗中運氣調息，盡量恢復眞力。在此情況之下，他明瞭到，多一分體力，便多一分生機！只是，他受傷不輕，失血過多，那裏能夠在短時間內回復足夠眞力，對付這兩名高手？

黑殺門門主終於對僅存之一名護法道：「上官護法，你來照顧韋大俠，記着，閉住呼吸，小心應付！」

上官護法雖對韋耿之毒極為憚忌，但黑殺門門主既已下令，怎能退縮？只得閉住呼吸，手持長劍，戰戰兢兢地上前。

他的目光毫不放鬆的盯在韋耿雙手之上，他知道對手若然使毒，雙手一定有所動作，因此，他對自己擊出的一劍反而不大注意，亦不期望有重大收穫，他知道韋耿雖然傷重，但絕不會躲不過他這一劍。

只是，後果卻大出意表之外，韋耿的一對手，絲毫沒有動作，只是他的身體略為低坐，意欲閃避。當長劍刺上韋耿身上之時，上官護法自己也不敢相信，他忙定神一看，只見他自己之長劍已在對方左乳上約一寸處，穿胸而出，他

這時才知道韋耿實在已全無還手之力，身上亦無毒可施，大爲高興，急忙抽劍，竟欲再劈韋耿一劍。

只可惜，上官護法實在高興得太早了，他不應該認爲韋耿已全無抵抗能力，而對本身安危毫不顧及。當他長劍剛從韋耿身上抽出之際，對手之長劍已橫腰斬到。他忘記了韋耿所帶着的，是一柄削鐵如泥，吹毛可斷之寶劍，於是，他只順勢一擋。在他的想像中，他必可以毫不費力的把韋耿長劍架飛。

世間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只聽見「察」的一聲，不但那護法之長劍斷爲兩截，人也被韋耿之逸塵劍橫腰斬爲兩段，血流滿地。

黑殺門門主黑罩幪頭，看不到臉色如何，但可以想像得到，定不會怎樣好看。可是，片刻之後，他仰天大笑，道：「韋耿，你雖然用苦肉計把本座的最後一個護法也殺掉，但你卻愚蠢得很，因爲這說明你已傷重難支，無法動手，只能用詭計取巧，你以爲本座這麼蠢，冒險動手嗎？你錯了，本座不知道你肚裏還有甚麼詭計用來引我上當，只知道你現在傷上加傷，不停流血。本座只要離你遠遠的，不斷用石子向你攻擊，使你無法運功療毒及止血，不消半個時辰，你自會血盡身亡，何須本座出劍？」

韋耿以劍支持着自己，不使倒地，喘着氣問道：「你究竟是誰？」

黑殺門門主在地上拾起一塊大石，捏成碎塊，搖頭道：「韋耿，你還是做個胡塗鬼吧，本座絕不會告訴你的！」

韋耿續問道：「你殺了悟能和純陽子九人？」

黑殺門門主道：「本門殺人，代價極高，沒有人出價要他們的命，本門怎會免費殺人？」

韋耿試探着問道：「那你爲甚麼要殺光飛月山莊的人，連婦孺也不放過。」

黑殺門門主道：「他們卻不同，因爲殺他們的代價都計算在你頭上，他們不死，那些自命俠義之士又怎麼會找上你，把你弄至筋疲力盡？本座又怎能輕易殺你？」把手一揚，一顆石子已射向韋耿。

幸好黑殺門門主之目的只是騷擾性質，令韋耿無閒調息及包紮傷口，因此並沒有貫注太多眞力，韋耿才能勉强閃避或用劍擋開。

不久，韋耿因失血太多，已是頭昏目眩，手脚緩慢。黑殺門門主飛射過來的石子，已變成耍猴子般，全無眞力，但他的笑聲，卻愈來愈大，愈來愈得意。

驀地，他的笑聲停住了，他把手中的石塊全拋掉，迅速拔出劍來，因爲他發覺場中突然間多了六個人，六個不該在這裏出現的人。

韋耿看見這六個人後，心裏一鬆，再也支持不住，倒地昏厥。

＊　＊　＊

韋耿甦醒時，發覺正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身上外傷包紮安當，床側坐着傅若梅和趙心蘭，正含笑望着他！

傅若梅道：「韋郎，你醒來了！這裏是一個縣官之府邸，你放心休息吧。你失血太多，定要靜養數天，才能下床。」

趙心蘭道：「韋大哥，你醒來便好了，我們眞担心要死了！你肚子餓嗎？我給你餵些稀粥，好嗎？」

韋耿點點頭，問道：「那黑殺門門主怎麼了？可把他擒着沒有？」

傅若梅道：「你放心吧，賤妾等已把那廝擒着了，原來竟是萬事知那狗賊，賤妾已把他廢去武功，現押在牢裏。」

韋耿聽見黑殺門門主竟是水銀門門主萬事知這老兒，苦笑道：「我應該想到是他的，要不是他，誰能如此清楚我之行踪，若非是他一手策劃，石家莊的人怎麼會佈下天羅地網，等我去上當？妳們怎會及時出現的，我不是告訴妳們先回京嗎？」

傅若梅便把經過說出。

原來，她們一行人奔馳了數百里後，衆人都放心不下，便跑回來看一看，那知道回到剛才分手之處，大戰已經結束，她們在地上屍體上找不着韋耿，方略爲放心。

趙心蘭認爲韋耿既能殺了大部份敵人，定是無恙，說不定現在附近追殺餘下敵人，便建議到處尋找。搜索良久後，方被黑殺門門主之大笑聲引來，及時趕到。

她們到達後，傅若梅便立即餵他一顆靈藥。歐陽佩文等五人則圍攻黑殺門門主。

黑殺門門主武功雖强，但又豈是五人聯手之敵，數百招後，被趙心蘭一刀劈去右臂，當場被擒。

傅若梅扯下黑殺門門主之頭罩，發覺竟是自己之眼線，水銀門門主萬事知，一怒之下，便把他廢掉武功。

一行人找回馬車，直奔附近城鎮，找上了地方官，徵用了他的府邸作爲韋耿休養之處，三女則輪更看守着韋耿。

韋耿這時已吃下兩碗稀粥，精神已較爲好轉。歐陽佩文亦已聞訊趕來，看見韋耿已是無恙，自是高興萬分。

＊　＊　＊

一個月後，北京城外，在那曾發生不少事故的酒肆裏，有着四個人。店家再不是往日的老頭兒，現已換上一個胖子，正在後間暖酒。

四個人之中，一個是韋耿，一個是當日韋耿所救之五旬清癯男子，另外一人則年紀相若，但身材略胖，而傅若梅則站在兩人身後。

原來清癯男子便是傅若梅之伯父，略爲肥胖之男人則是她的父親，韋耿施禮後，分別稱呼二人「傅老先生」和「傅老伯」，便在二人身前坐下。

「傅老先生」——即清癯男子笑道：「韋賢侄，當日承蒙出手相助，老夫還不曾正式答謝賢侄呢！」

韋耿道：「傅老先生何必客氣，舉手之勞，何須言謝，況且老先生所賜玉玦，也曾幫助晚輩不少！」

傅老先生道：「我們且不再談這些客氣話了，否則不知何時才能說到正經事，你的事蹟，若梅已向我一一說過。你文武雙全，絕世超倫，與若梅確是天生

一對。只是，我有一事須先告訴賢侄，老夫兄弟，並非姓傅！」

他看見韋耿臉露驚訝，但仍鎮靜如常，不禁暗暗稱讚，續道：「若梅父親，即是這位傅世伯，他的眞正身份是禮親王，若梅身份乃是昭華格格，我則是弘曆。」

韋耿登時呆若木鷄，他怎麼會想到眼前人竟是當今皇帝——乾隆！他只得站起來，正欲施禮，乾隆已揮手阻止，令他坐下，續道：「韋賢侄，我看你今後也還是稱呼我做『傅老先生』吧，或是簡單一點，叫『老爺子』亦可！這樣，大家便易於相處！你可忘記了其他！」

韋耿想不到這老爺子竟如此平易近人，登時回復原有洒脫，笑道：「老爺子，晚輩恭敬不如從命！」

傅老先生道：「若梅這丫頭，自小便深得我歡心，她能得你爲婿，我兄弟倆都替她高興。只是，碍於國法家規，這事情實有不少爲難之處。」

韋耿並不打岔，只靜靜地聆聽着。

傅老先生接下去道：「爲此，我與若梅父親商量了很久，想出一個辦法來。賢侄學富五車，文武雙全，只要你願意爲朝廷辦事，我可以給你一個正當出身，那時，若梅便可以名正言順的下嫁給你，你待如何？」

韋耿道：「老爺子，你的心意，晚輩感激萬分。只是，晚輩一介江湖浪子，不慣拘束，且對仕途毫不感興趣，屆時只會令你老人家失望。因此，老爺子這建議，晚輩不敢接受！」

這時，一旁之傅若梅插口道：「伯父，剛才不是說好的嗎？怎麼你老還要人家當官？」

傅老先生道：「眞是女大不中留，伯父這樣還不是爲了妳？如此一來，妳還是妳的昭華格格，毋須終日在外間奔跑。」

傅若梅道：「在江湖中跑有什麼不好？比在宮中寫意得多了！」

傅老先生搖首苦笑，道：「既然妳心意已決，我也別無他法，妳願意拋下一切，包括榮華富貴，及妳那格格的身份嗎？」

傅若梅點點頭，道：「姪女願意！」

傅老先生道：「若梅既然願意隨你跑江湖，韋賢侄，我也不忍拆散你倆。只是，我要你答應一件事，便是此生不得與朝廷作對！」

韋耿道：「老爺子勤政愛民，現時天下太平，民心歸附。晚輩縱有與朝廷作對之心，又能做出什麼？」

傅老先生道：「雖然如此，但亦使我兄弟倆極爲難堪，所以我一定要你作此保証！」

韋耿沉思片刻，道：「朝廷無道，人人得起而抗之，晚輩怎能爲一己之私而置萬民不顧？晚輩唯一答應的是，有老爺子在，晚輩絕不與老爺子爲敵！」

傅老先生初時臉色大變，及後聽見韋耿後頭數語，方始露出笑容，道：「只要你不與我爲敵，那便行了。」

＊　＊　＊

酒肆裏，現只餘下韋耿和傅若梅對飲着。

傅若梅道：「韋郎，多謝你爲賤妾作如此重大犧牲。」

韋耿苦笑，道：「犧牲？我能和妳伯父作對嗎？有妳伯父在，我亦不能做出什麼事來。事實上，那只是聘禮，這聘禮看似貴重，其實不值一文，妳家毫不稀罕，但總不能一些也不收回便把妳這仙女送給我。而在我這方面，這聘金只是我夢中的財富，付出了，對我並無損失，對別人亦無損失。不費一文而能娶得如花美女，我巴不得能娶上數個！」

傅若梅瞪了他一眼，道：「貪心，有了我們三人還不滿足！我明兒便在京師裏給你找上十個八個，看你可吃得消？」

韋耿急忙道：「夠了！夠了！現在我們四人擠在一輛馬車裏已是水洩不通，再多上十個八個，那來如此大的馬車？」

傅若梅大笑，道：「韋郎，你可知伯父爲何願意讓步嗎？」

韋耿道：「我也是奇怪，妳可知道？」

傅若梅點頭，道：「是爹暗裏告訴賤妾的！你知道嗎，廿年前，宮裏出現同一情形，只是，那可憐人不如賤妾如此幸福，廿年來日夜以眼淚洗臉，思念愛郎！」

韋耿插口道：「妳認識那人？」

傅若梅道：「她是賤妾姑姑，家伯父與她感情很好，看見她如此情況，也是極爲感動，因此他不願再看見慘事重演，便把賤妾趕走，給妳平白拾去！」

韋耿心裏大震，問道：「若梅，妳姑姑是否小名蕙心？」

傅若梅大是詫異，道：「是的，你怎會知道她這名字？」

韋耿道：「我稍後才和妳說清楚，妳姑姑現時在那裏？我曾數度潛入宮裏，也找她不着！」

＊　＊　＊

北京城外，一間小庵堂裏，韋耿和傅若梅找着了在此長伴青燈的榮華郡主，亦即是韋耿數度入宮找尋之蕙心姑娘。

榮華郡主雖在這裏靜修，却不曾落髮，因爲此間庵主認爲她塵事未了，與佛無緣，不宜出家。只見她年約四十，華髮早生，却掩不著那絕世風華。韋耿見了，不禁爲她叫屈，如此天香國色，竟爲環境所迫，二十年來，飽受相思之苦。

榮華郡主幽幽道：「昭華，恭喜妳，我眞擔心妳步上姑姑後塵，今後妳可要好好珍惜這福緣，失落了便會痛苦一生！」

傅若梅恭敬地答道：「昭華謹遵姑姑教誨。」

韋耿却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交給榮華郡主，道：「郡主，這是晚輩義父命晚輩交給妳的，義父曾交代，郡主若有所詢，晚輩自會一一爲郡主解答。」

榮華郡主接過信，看見信封上只在下款處畫有一把刀，登時激動萬分，急忙打開來看。

信封裏，只是素箋一張，竟然是片字全無。榮華郡主初時也大爲不解，但

片刻後，兩行清淚而順腮而下，她喃喃道：「碧紗窗下啓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接着，她對韋耿道：「耿兒，既然你是他義子，恕我托大，這樣稱呼你！他可有別的話要說嗎？」

韋耿道：「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郡主，耿兒已帶來瘦馬，準備接郡主與斷腸人相會，共享夕陽餘暉。」

榮華郡主歎一口氣，道：「耿兒，我若能走的話，廿年前已走了，何須等待今天？」

突然間，房間被推開，一個中年人走了進來，竟然是「傅老先生」。

他含笑說道：「榮華，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廿年呢？我看妳也一併離開吧，何必在此受苦？」

榮華郡主以爲自己聽錯了，道：「皇兄，你叫我走？」

傅老先生道：「韋耿這小子既然已拐走一個昭華格格，偸走多一個榮華郡主，罪也大不了多少，妳留在這裏，還得令我心中不安，不見了妳倒是一乾一淨！」

韋耿笑道：「老爺子，晚輩還以爲你老人家眞的那般忍心，不願進來呢！」

傅老先生道：「你怎麼知道是我來了？」

韋耿道：「晚輩耳朶雖不算太靈，但總能分出是男女來，這裏除了老爺子外，那個男人敢來？」

傅老先生大笑，道：「在我還沒改變主意之前，你們快走吧。只是有一點妳要記着，榮華，好好看管着妳那斷腸人，別讓他拿着刀四處跑，再闖進宮來殺和尙！」

原來，廿年前，韋耿義父，江湖中被尊爲仙劍魔刀之伏魔刀辛浩然雖年只三十，已名震江湖，劍神與琴仙悟非子齊名。當年因不憤宮中之三名喇嘛供奉殘害武林同道，便向三名喇嘛挑戰。那知三名喇嘛知他武功厲害，躲在宮中不敢出戰。辛浩然一怒之下，潛進宮中，把三名喇嘛殺了，自己也受了重傷，未能逃出宮外。胡裏胡塗中，闖進榮華郡主香閨。

初時，榮華郡主恐怕辛浩然對己不利，不敢張聲，把他藏起。數日相處，更爲辛浩然之氣宇才華所傾倒，辛浩然與她亦一見鍾情，於傷癒逃出宮後，念念不忘。竟數度潛入宮中，探望榮華郡主，並懇求她一齊出宮，遠走高飛。榮華郡主不敢背棄國法及禮教，不肯答應。

一天，當辛浩然與榮華郡主相會時，竟被乾隆碰上，只得說出原委。乾隆與榮華郡主兄妹之情雖深厚，但當時雍正被刺不久，他怎能把御妹下嫁江湖人，只得把辛浩然放走，並命他不可進宮。

辛浩然心灰意冷之餘，隱居山林，並收下韋耿爲義子，傳授一身武功。但他對榮華郡主始終不能忘記，於韋耿藝成命他來京找尋榮華郡主傳信。

乾隆看見榮華郡主多年來受盡相思之苦，不忍看見心愛之傅若梅亦同一命運，故予成全。當傅若梅之事辦妥後，便想起乃妹榮華郡主，故前來探望，那知竟碰上韋耿也在，心念一動，便在門外聆聽。

乾隆一聽之下，驚奇萬分，原來韋耿竟是當年辛浩然之義子，心想，何不一併也成全榮華郡主？於是便推門而入。

榮華郡主聽見乾隆眞的讓她離京，登時感動得淚如雨下。

＊　＊　＊

黑殺門門主伏法之消息，使武林中人大爲振奮，然而，有九個人却在深深悔恨，悔恨着當日魯莽地找上韋耿，使廿多人無辜送命。因爲當他們那天戰敗，回到本身門戶時，發覺殺死飛月山莊二百條人命的人竟是黑殺門門主。

原來，當日韋耿離開後，摘星劍在收拾飛月刀遺物時，竟發現一封和坤寫給方心謙之密函，便收在懷裏，那知，竟然有數十名黑殺門殺手乘夜殺到，飛月山莊之人手不敵，盡被殺光。

摘星劍馬淸看見形勢大去，落荒而逃，但被黑殺門高手窮追不捨，於燕子磯上，被刺數劍，墮下江裏，幸獲救起，但因傷勢過重，養傷兩個月多才復原。

馬淸復原後，便修書各大門派，要求聲討黑殺門，並說出黑殺門夜襲飛月山莊，屠殺莊中人之事，但這時各門派已派出高手攔截韋耿，不及通知，致造成大錯。

其後，悟能大師等欲找尋韋耿下落，意欲冰息前嫌，但是，霸刀却從此在江湖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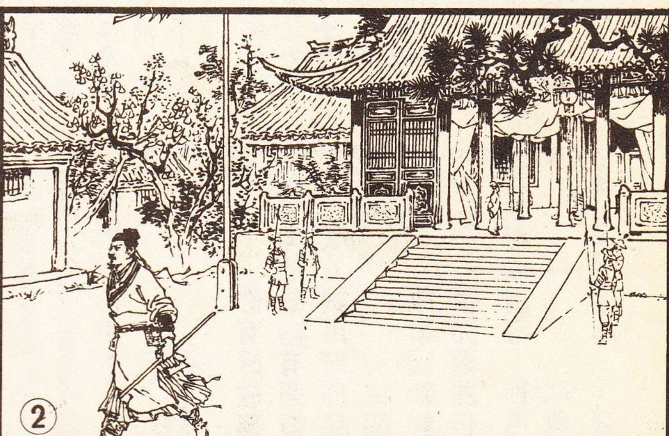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八　　高石・編繪

鬧華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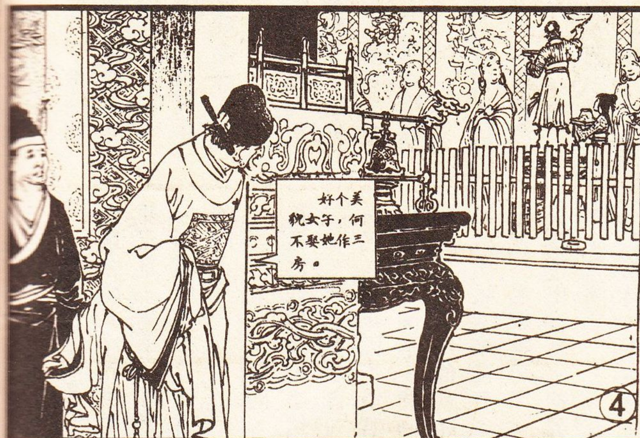
1　話說三山聚義破青州後不久，這天，花和尚魯智深要往少華山探望結義兄弟九紋龍史進，並邀請他來入伙。宋江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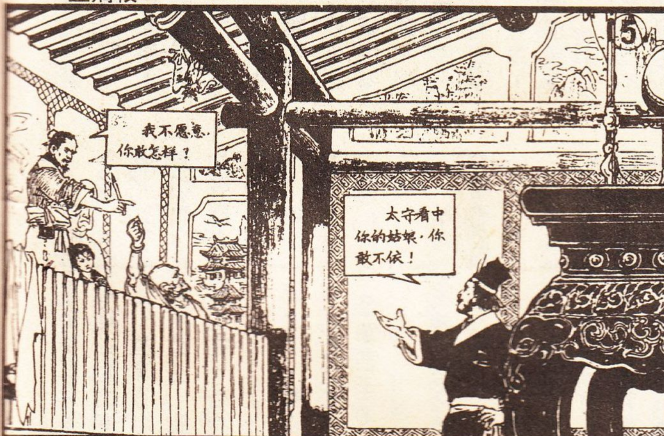
2　魯智深、武松走後，宋江放心不下，又叫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去，探聽消息。



3　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地界。華州府太守姓賀，原是蔡京的學生，是個殘害百姓的貪官。



4　有一天，賀太守到華山金天聖帝廟燒香，看見畫影壁畫的老漢身旁有個女子，年輕貌美，他就起了邪念；派人去打聽，知道老漢叫王義，那女子是他女兒玉嬌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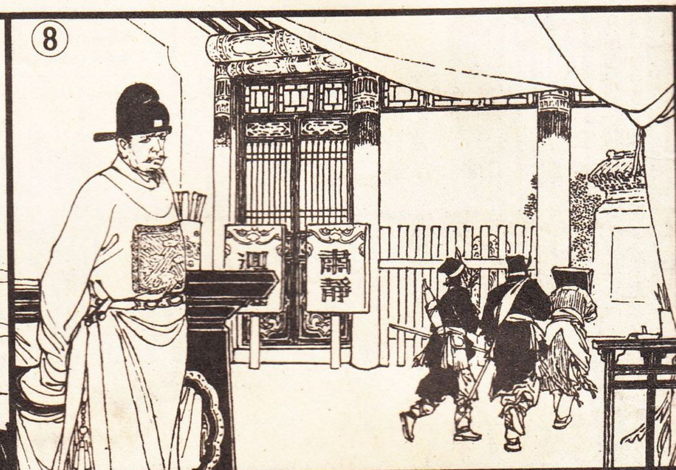
5　賀太守派衙役三番兩次威脅王義，要強娶玉嬌枝作妾，都被王義父女拒絕了。



6　太守派兵丁逮捕了王義，搶走了玉嬌枝。



7　玉嬌枝被搶到太守府後，趁派來解勸她的女眷沒有防備，投井死了。



8　王義還不知女兒已死，哀求釋放；賀太守怕他上告，便誣賴他通匪，發配到很遠的地方充軍。



9　兩個解差押着王義，一路打罵虐待，經過少華山下時，偏巧碰見山寨大頭領九紋龍史進。



10　王義要哭訴經過，解差不許，又用木棍抽打，吆喝他快走。史進見了大怒，上前攔住。



11　史進聽完王義哭訴，越發惱怒，殺了凶惡的解差。



12　王義被史進救上山寨，見過神機軍師朱武、跳澗虎陳達和白花蛇楊春。



13　史進憤怒難消，囑咐朱武等安置王義，自己要到華州府刺死狗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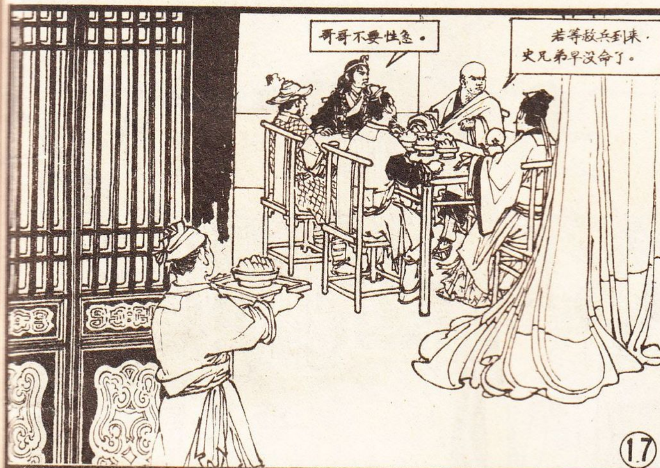
14　史進走後不久，少華山探兵回報朱武說：史進行刺未成，被人發覺，拿住關進監牢；賀太守還準備派兵進攻山寨。



15　正在這時，魯智深和武松從梁山訪問史進來了。朱武和陳達、楊春三人下山迎接。



16　魯智深不見史進，追問朱武。朱武只得把史進被捉，關在牢裏的經過，詳細告訴了一遍。魯智深聽了，立刻就要前去搭救史進。



17　朱武擺酒款待魯智深和武松，並叫王義出來相見。武松主張先回梁山請宋江發兵攻打華州府；魯智深急不及待，一定要獨自馬上前往。



18　衆人勸了半天，各自休息。四更天，魯智深悄悄起身，獨自下山。



19　魯智深直奔華州城裏，向行人打聽太守衙門。行人告訴他過橋往東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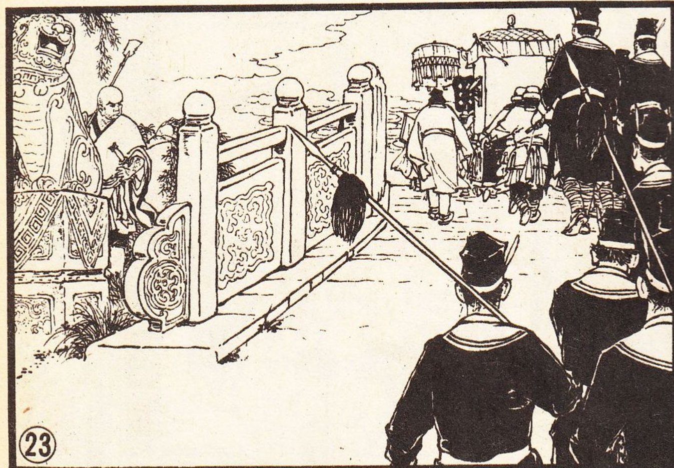
20　剛走到渭河橋上，忽聽行人說："太守過來了，和尚快躲開。"魯智深心想正要尋他，他倒撞在俺眼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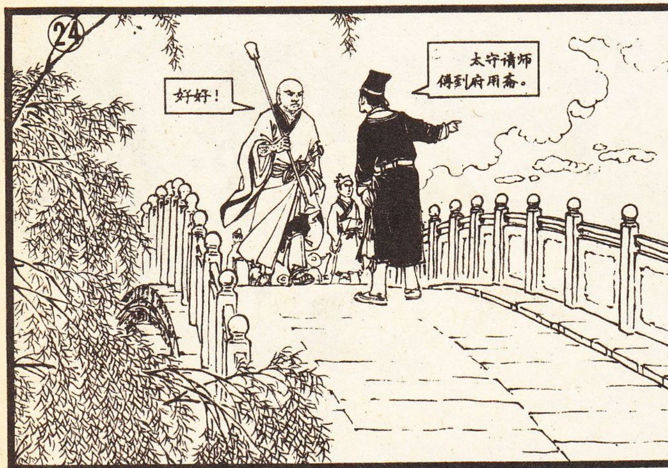
21　只見華州府的儀仗隊鳴鑼喝道，一對對慢慢過來了。



22　賀太守坐着暖轎，垂下轎簾；兩旁有十幾個虞侯各拿槍鞭鐵鏈，戒備森嚴。



23　魯智深想下手，又恐怕打不着反被人恥笑。他遲疑了一下，却被賀太守從轎窗裏看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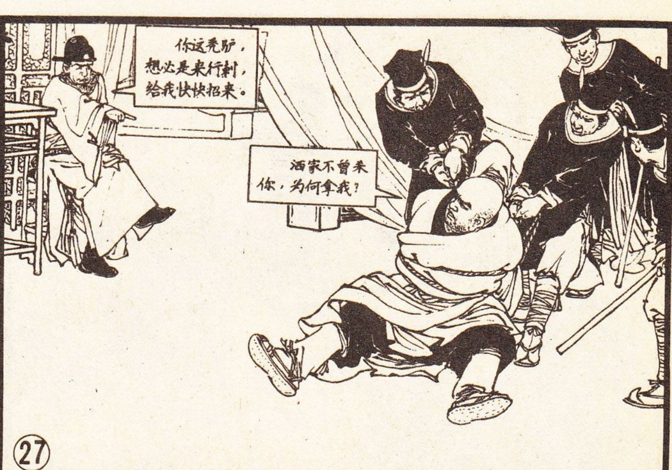
24　賀太守回到府內，立刻叫兩個虞侯到橋上去請魯智深。魯智深心想：這狗官找死，就跟隨來人前去。



25　魯智深進了太守府，來到廳前。太守吩咐下來，要他放下刀杖，進去用齋。魯智深起先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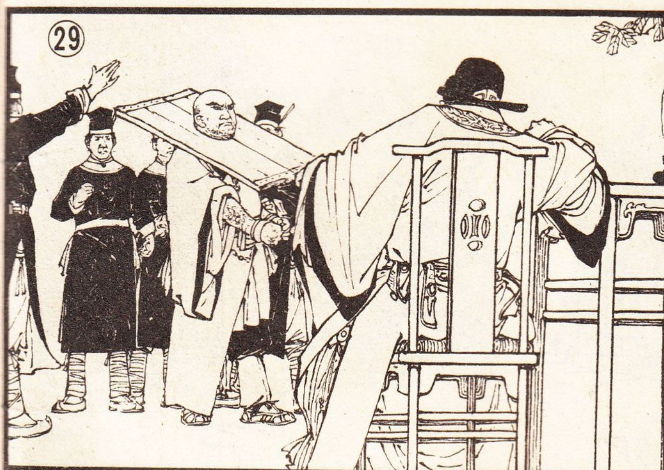
26　虞侯一定要他放下刀杖。魯智深想：只靠兩個拳頭，也能打碎他那腦袋；便放下刀杖進去。



27　賀太守坐在後堂，把手一招，兩旁立刻走出幾十個兵丁，冷不防就把魯智深捆住。



28　賀太守高聲喊打，魯智深破口大罵。



29　賀太守大怒，叫人取一面大枷給魯智深戴上，押往死牢。禪杖、戒刀都被拿去封鎖入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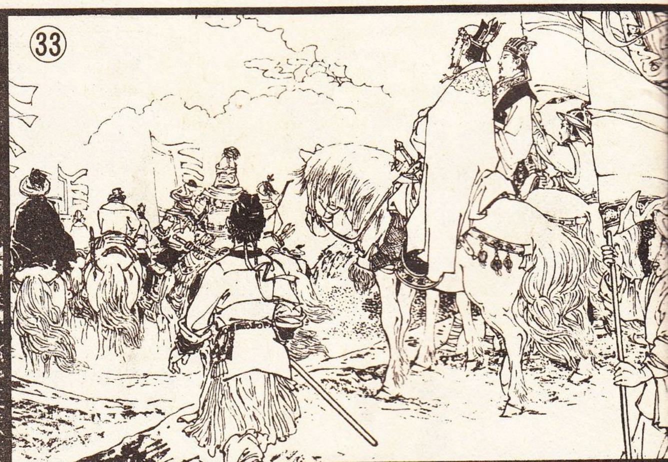
30　這事哄動了華州府。武松、朱武等聽見探報，大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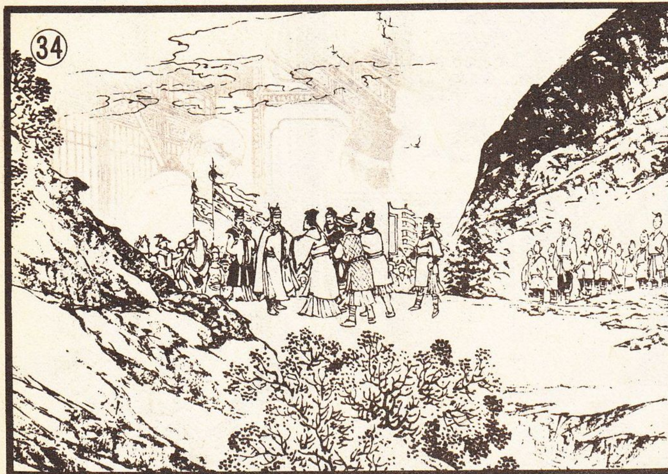
31　恰好戴宗奉宋江之命趕到，商議結果，仍由戴宗趕回梁山求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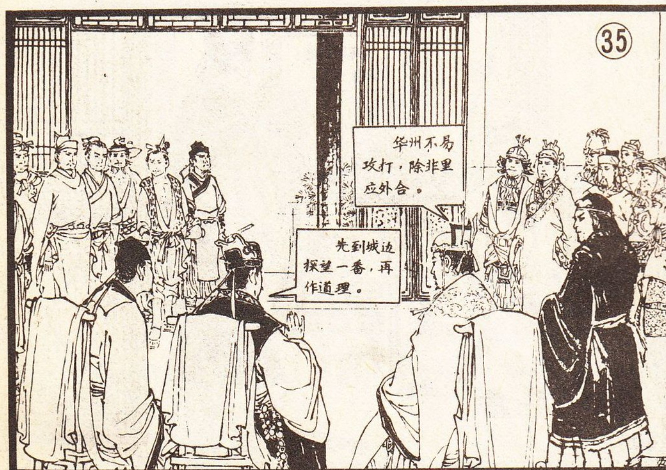
32　神行太保戴宗不到三天就跑回梁山，向晁蓋、宋江報告。



33　宋江當天點起七千人馬，前軍、中軍、後軍一共十三個將領，分作三隊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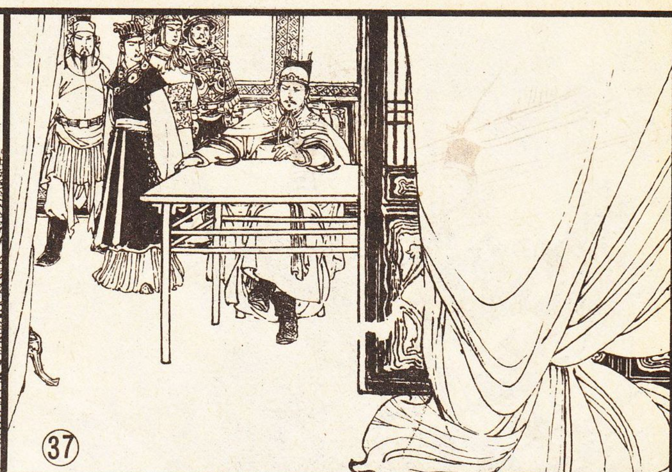
34　這日，三隊人馬來到少華山下。戴宗先去送信，武松引朱武、陳達、楊春下山迎接。



35　宋江、吳用和衆頭領商議如何攻取華州，搭救魯智深和史進。



36　當夜，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同五個頭領來到華州城外，只見城牆高而堅固，護城河又深又闊，背後是西岳華山，確是一座難攻的城池。



37　五人回到少華山，宋江愁眉不展，想不出攻城計策。吳用說先派人探聽一下消息再商議。



38　隔了兩天，軍士探報，皇帝派太尉宿元景帶着金鈴吊掛來西岳進香，已經乘船由黃河入渭河。



39　吳用見是機會，用計安排：先向李俊、張順交代，由楊春引路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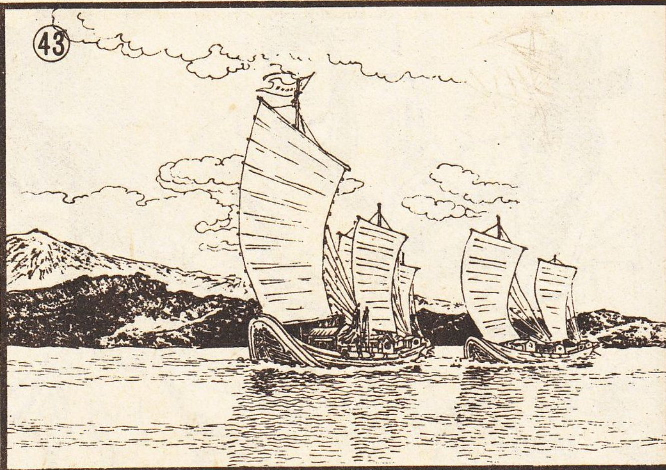
40　次日，吳用請宋江、李應、朱同、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等帶五百餘人，悄悄來到渭河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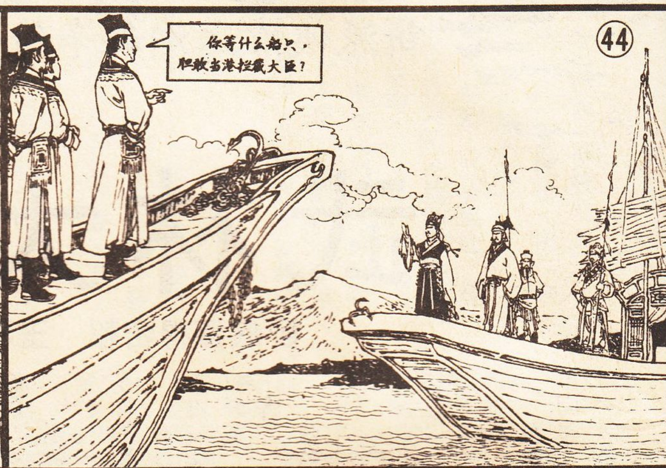
41　李俊、張順、楊春已僱好十幾隻大船等候。吳用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軍埋伏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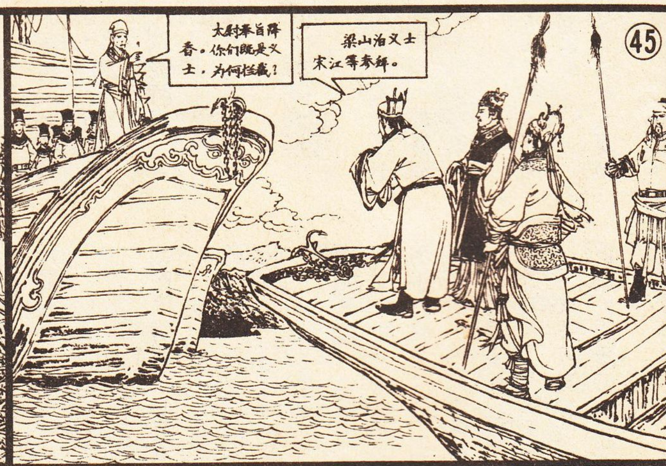
42　宋江、吳用、朱同、李應上了大船。李俊、張順、楊春分別乘船藏在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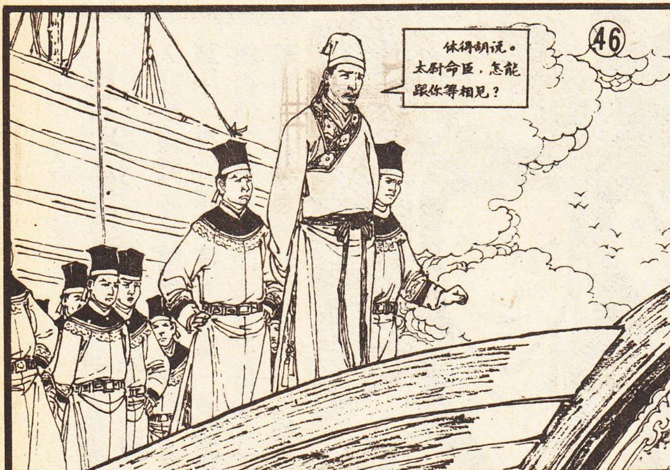
43　等候了一夜，天色剛亮，遠遠望見三隻官船來到，船頭插着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岳降香太尉宿”。



44　等太尉船近了，朱同、李應拿槍站在宋江、吳用背後，當港攔住。官船上走出二十幾個虞侯喝問爲何攔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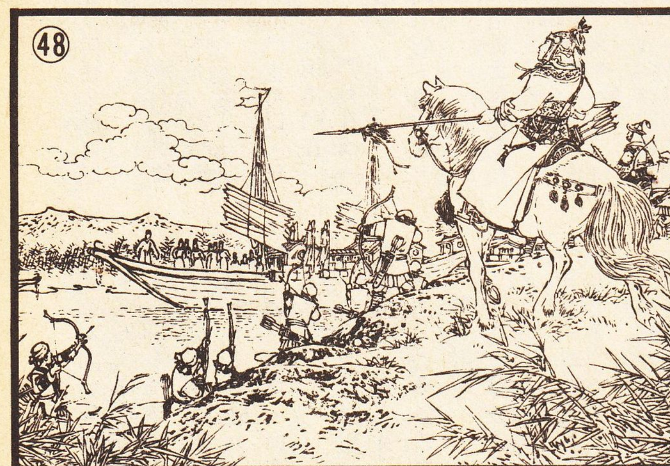
45　宋江上前參見宿太尉，吳用在船頭高聲讚禮。官船上的客帳司聽見忙出來答話。



46　宋江回答說要面見太尉，有事商討。客帳司喝問什麼人敢要强見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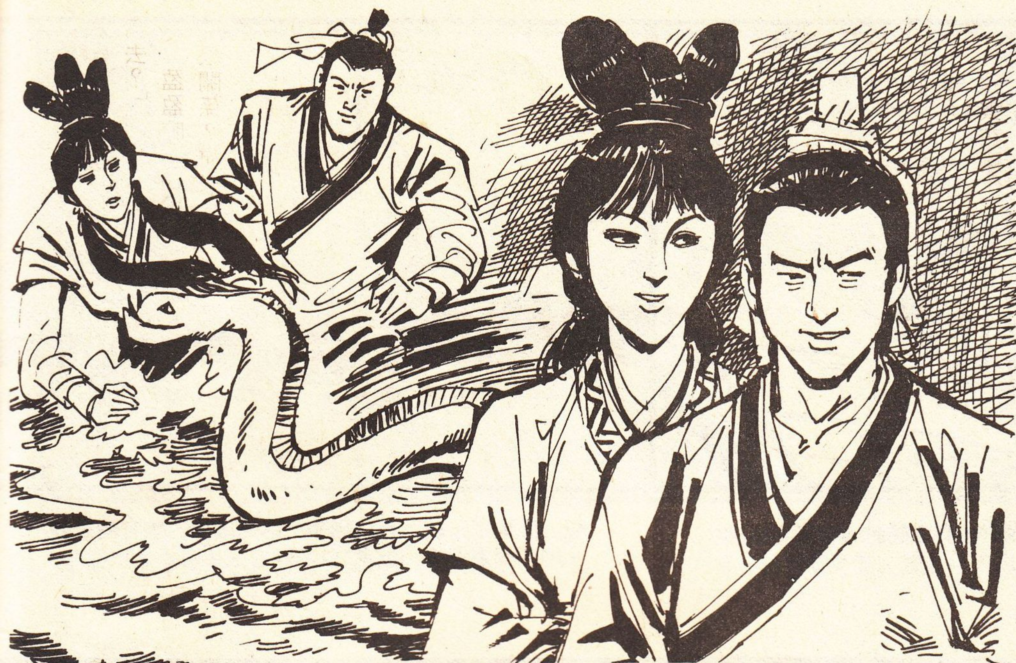


47　宋江說：“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說完手一揮，朱同立刻把槍上的小號旗搖晃起來。



48　花榮等四人引出軍馬，一齊彎弓搭箭，威風凜凜的擺列在岸上。官船上的艄公都嚇得跑進艙裏去了。

（待續）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卧底探得密報　玉珮帶來綫索

上文提要：狄雲從淫魔天師手中救回南宮無雙後，便與她一道回金陵去，而春桃、秋菊及無雙亦樂於加入此大家庭中，陪伴狄雲身側；且說南宮博亦帶回訊息，說出峨嵋、華山、青城等派遭人襲擊，懷疑聯盟中有正義門奸細滲入，與狄雲急謀對策。另一方面，黑衣幫皎月堂堂主區皓東已覓得解救其幫主皇甫華用作合藥之一的雪蓮實，狄雲遂與衆人往東海找尋血鰻……

盈盈道：「有妻有妾又何妨？你可以把她們休了，送回娘家便成。」

狄雲苦笑道：「盈妹妹，妳不要胡鬧吧！好端端的怎能把妻妾休了，送回娘家的？」

盈盈道：「你不休了她們也可以，只要你把她們送回中原後，靜悄悄的在一個月內回來靈蛇島找我，我們另外找一個小島居住，永不踏足中原。」

狄雲道：「此事萬萬不能，盈妹妹，妳還是要別的東西吧！」

盈盈哭着大叫道：「但你曾說過娶我爲妻的，我只是要你履行諾言吧了。你這次來，我只道你是來娶我的，怎知你却帶了一大羣妻妾來向我示威！」

狄雲大爲奇怪，道：「我何時說過娶妳的？這是誰說的？」

盈盈嗚咽着道：「十多年前，你師父醫好我的病時，在後山裏，你不是說我是你的新娘子嗎？」

狄雲不禁啼笑皆非，孩提時候，有誰沒玩過新娘子遊戲，怎可拿來當眞，只好道：「那只是遊戲時說着玩的，怎可作眞？」

盈盈橫蠻地道：「我可不管，你說！娶不娶我？」

狄雲眼看時間已浪費了很久，再不回去的話，血鰻很可能會死去，那便前功盡廢了。於是道：「我們先回去要緊，這些慢一步再說吧！」

盈盈道：「你若不清楚回答我，我決不回去，要回去你便自己回去吧。」

狄雲進退維谷，終於道：「救人要緊，妳若不回去便在這裏等我吧。我救過人後再來跟妳說！」不待盈盈回答，便縱身跳下水裏。

狄雲沿來路泅回，那知離開洞口尚還有數丈，便碰上一股强勁的激流，狄雲忙運足神功，但亦只能逼近數尺，便再寸步難進。

狄雲猛然想起日前來時，在洞口便曾被這巨大激流吸了進來，當時自己用足全力，亦未能定住身體。如今逆流而出，那有機會？

狄雲與那激流爭持了片刻，見徒勞無功，心出一計；便沉下水底，爬到洞口下方，再借洞下岩壁之力逐步攀上洞口。

那知狄雲剛想爬進洞內，那股激流已逆面冲來，威力更比剛才强大數倍，狄雲再也支持不住，被水沖回潭裏。

狄雲升上水面，換了一口氣，想道：「盈盈內力遠不及我，但她怎能來去自如呢？這裏定必另有出路。」

狄雲便在水裏四處搜索，見除了那洞口外，只有一小洞，大小魚類便是在此出入，只是洞口太小，人不能通過。

狄雲沒有辦法，只得返回石上。他揭開簍蓋，見兩條血鰻因剛才浸在水裏不少時間，故仍然生存，狄雲在岩石上用手指鑽了一個小洞，把竹簍之繩繫在洞耳中，再把竹簍浸在水中裏。

盈盈看着狄雲，冷笑道：「你不是回島去的嗎？怎麼又跑回來了？」

狄雲苦笑道：「盈妹妹，中原武林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醫治好皇甫幫

主後，還得趕回中原，這事關係重大，盈妹妹可否體諒我的苦衷，告訴我如何出去？」

盈盈哼了一聲道：「中原武林和你有甚麼關係？何須你如此關心？你不若多點關心我吧！你若然不答應我的條件，便不用回去了，我不會告訴你出口何在的。」

狄雲心知盈盈任性倔强，怎麼說也是白費唇舌，只得在石壁間小心搜索，希望能找到出口。

狄雲找了數天，壁間和水裏每一寸地方都找遍了，仍然不得要領。

當狄雲從水裏回到石上時，眼前景象使他大吃一驚，連忙轉過身子。

盈盈那銀鈴般的笑聲響了起來，道：「你還轉身作甚麼？看已經看過了，看一眼和細心欣賞又有甚麼不同？」

狄雲道：「盈盈，你不要這樣吧！請快些穿上衣服。」原來盈盈脫了水靠，寸縷不掛的躺在石上。

盈盈柔聲道：「雲哥哥，你快看看吧！我的身體完美無瑕，那個男子對我不傾心？你說吧，我那一點及不上你那羣妻妾？」

狄雲在剛才一瞥之下，也察覺盈盈之胴體確是得天獨厚，冰肌玉骨，白裏透紅，那嬌人的曲線更散發出無可抗拒之魅力。

雖然如此，狄雲仍然半點不為所動，只背着盈盈，一言不發靜坐石上。

盈盈幽幽道：「雲哥哥，難道你竟如此討厭我，連看一眼也不屑？」

狄雲道：「妳先行穿上衣服吧。」

盈盈大聲道：「我不喜歡穿，你一日不答應我，我便一日不穿衣服。」

狄雲終於道：「盈盈，既然如此，妳不若便參加我們之行列吧，若要我拋妻棄妾，那是絕無可能的。」

盈盈冷笑道：「參加你們？你要我做你其中之一妻妾，休想！我喜歡的東西，絕不會與別人分享，若然我不能得到，別人也休想佔去！」

狄雲道：「盈盈……」

盈盈道：「不用說了，你若不能答應我的條件，便大家一同留在這裏吧。我雖不能得到你，但有你和我死在一起，也是不錯！」

狄雲看了那壺已是所餘無幾的食水一眼，搖頭苦笑，若然在這數天內仍不能脫困的話，只好埋骨此處了。

在跟着的數日裏，狄雲已放棄了搜索出口，只在閉目沉思。屈指算來，已被困十五天有多了，狄雲也不知道究竟已在這裏多少日子，因為岩洞裏晝夜不分，只知時間過得很慢，但食水却好像消耗得很快，已是涓滴全無。

狄雲心裏悔恨非常，為甚麼來時沒攜帶一壺美酒呢？人死時能一杯在手，裸女在旁，倒也風流寫意。想到這裏，狄雲不禁啞然失笑，死期已是不遠了，還在想着醇酒美人。

但隨即，狄雲心裏又開始咒駡那害人不淺的激流，這混賬水流怎麼老是向內沖的，要是能向外的話；那多好？現在恐怕已是醉擁嬌妻美妾，盡享溫柔了。

狄雲心裏驀地靈光一閃，他想起了在大船上，龍鳳堂洪香主天南地北的說着海裏趣事及生活，其中一段依稀是：「靠捕魚過活的人和經常釣魚取樂的，一定要懂得魚羣集居之處，辨別風向，及留意水流變更，才能大有斬獲。」

狄雲記起慕容珊珊曾問道：「人人都說一江春水向東流，怎麼水流還會變方向的嗎？」

洪香主答道：「這只是因為江水和河水都是從高山上流入大海。高山在西，大海在東，所以江水和河水便向東流了。但在海裏便不同了，尤其是深海底下的暗流，更是時東時西的，受潮汐的影响而變更。所以一早一晚，有兩段時間水流的方向是會變更的，轉流的時間則視乎月中的日子而提早或延遲。」

狄雲想到這裏，登時精神大振。他站了起來，鬆了盛載血鰻竹簍之繩索，繫在腰間。

狄雲跟着向盈盈道：「盈妹妹，我已找到出路了，妳還是穿上水靠，隨我回去吧。」

盈盈向水裏望了一眼，頓足道：「你怎會知道的？」她在石上拾起水靠，滿臉通紅的背向狄雲，匆忙穿上。

狄雲鬆了一口氣，知道現在正是轉流的時間了，因為洪香主曾說過：經驗豐富的人，毋須觀看天色及知道日子，只消看海水的變化，已對水流情況瞭如指掌。

兩人順利穿過那洞口後，狄雲大感不值，只因為當日他數次出洞失敗後，便放棄了，轉往尋找其它出口。若能努力不懈，再接再勵地嘗試，說不定早已碰上水流變更，何須白白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　＊　＊

眾人見狄雲與盈盈無恙歸來，且捕獲兩條血鰻，均大為高興。

慕容珊珊鼓起了小嘴，道：「怎麼這樣久才回來的，一去便是十多二十天，可把人家担心死了。你不是有甚麼意外吧？」

玉鳳道：「可不是嗎？春花和秋月在這十多天來，大清早便跑到海邊等你回來，飯也沒心情吃呢！」

狄雲道：「我和盈妹妹被水流所困，在一岩洞裏躲了十多天，若非水流轉向，只要三數天之後，我便不能回來了！」他看着春花和秋月兩人，柔聲道：「辛苦妳倆了，只是飯怎可以不吃的？人瘦了不好看的，稍後拿血鰻來熬湯吃吧，可很有滋補作用的！」

狄雲衣服也不換，吩咐秋月煎藥後，拿着血鰻便走向皇甫華房間。眾人連忙跟隨着，只有盈盈自上岸後，便失去踪影。眾人也沒有留意到。

狄雲在竹簍裏拿出一條血鰻，對區皓東道：「區堂主，皇甫幫主在吃過血鰻之鮮血後會全身發熱，很是難受的，希望你和程副堂主及幾位香主能緊按着他，莫要他到處奔跑。」

區皓東等人齊聲應話，隨着緊按着皇甫華。

狄雲揑開皇甫華牙關，把血鰻口部對準皇甫華喉部，向玉鳳道：「玉鳳，煩妳在魚尾處輸入眞力，用柔勁，不可把它震死了，只須一、二分力度便足夠。」

玉鳳連忙照辦，只見一股血箭從血鰻口中直射皇甫華口裏，順喉而下，片刻後，已是涓滴全無。

狄雲看見鰻血已全數入了皇甫華肚裏後，便解開他被制穴道，只見他全身通紅，體溫劇升，極欲掙扎而起，區皓東等人見狀，急忙運勁按着他。

約一盞茶時分，狄雲揑碎玉鳳給他準備好的一顆雪蓮實，混在冷水裏，給皇甫華喝下。皇甫華體內奇熱難擋，見有冷水到口，趕忙喝下。

皇甫華吃過雪蓮實後，臉色和體溫逐漸恢復正常，也不再掙扎，靜靜的躺着。

狄雲叫來了一壺酒，把另一血鰻也放了血，混和在酒裏，着衆人分喝了，道：「血鰻之血，對人體極爲有用，能助長血氣運行，更能增長功力，但不能多喝，否則血管破裂，內火焚身而死，天下間只有雪蓮實可救。」

秋月捧了煎好的藥出來，給皇甫華喝了，狄雲跟着便將金針刺在他頭上數大穴道之上，坐在一旁，靜觀其變。

區皓東等人亦已放開皇甫華，垂手站在他身旁，焦急的等着。皇甫華却似疲乏非常的閉上眼睛，躺着不動。

秋月道：「少爺你身上還是濕得很，不若趁皇甫幫主正在熟睡，先沐浴更衣吧！」

狄雲搖首道：「如無意外的話，皇甫幫主隨時會醒來的，我沒用過這方法治病，但還得在這裏看着，以防萬一有甚麼地方不妥。」

半個時辰過去了，仍未見有甚麼效果，剛想上前替皇甫華把脈，却見他開聲叫道：「柴天義，你這狗賊竟然暗算我！」坐了起來。

狄雲立即上前，拔起皇甫華頭上所插金針，只見他張開雙目，環顧四周，愕道：「是狄兄？怎麼，區堂主和程副堂主也在？這裏是甚麼地方？我怎麼會在此的？」

區皓東見皇甫華認出了他，知道他已恢復記憶，大喜撲前道：「幫主，你沒事了？是狄公子從楓葉山莊把你救出來的，幫主可記得發生甚麼事嗎？」

皇甫華想了片刻，便把如何被擒之經過說出來：「當我把黑衣幫轉往暗裏後，便想起洛陽正義山莊來。因柴天正素來急公好義，爲人正派，與我交情亦不淺，便前往洛陽告之有關正義門襲擊敝幫之事。柴天正聽罷，大爲震驚，立即飛柬通知各大門派，聲討正義門，更留我在莊裏暫時居住。我因心懸幫中各事不肯留下。柴天正恐怕我在前往他莊裏時，行踪已落在正義門眼綫裏，故派副莊主柴天義陪我回客棧。那知柴天義這狗賊在途中，竟趁我不備，暗中施襲把我點到。」

狄雲道：「原來是柴天義這傢伙！皇甫兄，後來又怎麼樣了？」

皇甫華續道：「當我醒來時，已被囚在個一不見天日的牢中，也不知是在甚麼地方。柴天義那賊子也再沒現身；只有一青衫老者終日拷問我你的事情和幫裏弟子的行踪，只是我半句也沒透露。這人好像是叫做甚麼石堂主的，身份似是甚高，後來，他們灌我吃下一碗藥汁，便甚麼也記不起來了！」

狄雲道：「皇甫兄，你剛恢復記憶，不要想那麼多了，請先休息一刻，稍後我們再詳細告訴你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事吧！」

這時，踏浪仙施海亮也開聲道：「青雲賢侄，你辛苦了這麼多日，也該休息了，快去沐浴更衣吧。稍後，酒菜準備好時自會通知你的了！」

皇甫華這時才留意到東海二仙及玉鳳等人，狄雲急忙替他逐一介紹。皇甫華聽見眼前年約三旬的文士及美婦，竟是成名數十年，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東海二仙，急忙下牀參見。

＊　＊　＊

狄雲坐在浴盆裏，享受着春花和秋月兩人給他擦背、按摩。他舒了一口氣笑道：「很久沒有這樣享受過了！」接過玉鳳遞過來的酒壺，一口氣便喝了大半。

玉鳳打趣着道：「賤妾看那盈盈姑娘對相公頗有意思的，難道她沒給你擦背嗎？」

狄雲苦笑道：「盈盈這任性丫頭！我這次便差點兒死在她手裏。」隨即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

玉鳳三人聽見狄雲寧死也不肯拋棄她們，大爲感動；春花更是激動得伏在狄雲背上，嗚咽道：「少爺，你對我們眞好！只是，少爺若有甚麼意外的話，婢子也不想活了！」

玉鳳也道：「相公，春桃說的是事實，相公若有不測，我們姐妹數人，誰也不會獨活的！相公不可爲我們無謂犧牲！」

狄雲正色地道：「廢話！難道妳們希望我做一個不仁不義，爲了自己便拋棄妻妾的人嗎？只要妳們一天是我的人，我便不會不要妳們，除非妳們任何一人落在別人手裏，用作要脅我做一些違背道義之事，那時，我除了想盡辦法，竭盡所能拯救妳們外，絕不會向敵人屈服，以求換取妳們的安全。但這仍然不是拋棄，只是爲大義而犧牲。這一點我希望妳們事先有一個心理準備，妳們明白嗎？」

玉鳳三人齊點頭。

狄雲續道：「還有一點妳們應該緊記：一旦我有甚麼不測，妳們爲了我，更要活下去。妳們若也死了，我的遺志誰來担當？我的武功，醫術誰來繼承？我的爹、娘誰來服侍？死是逃避現實、推卸責任的儒弱表現，妳們既然是我的妻妾，怎能壞了我的名頭，一死了之？妳們可懂得？」

玉鳳三人那敢反對，均齊聲應諾。

狄雲這才笑道：「對了，這才是狄家的好媳婦。妳們不用担心，能置我於死地的人還沒有，我不敢說武功天下第一，但我閃避及逃跑的功夫却沒人能及。

玉鳳，剛才那一番話，有機會時，妳代我向珊珊和無雙兩人說淸楚！」

玉鳳點頭道：「賤妾自會和兩位妹子說的了。春花、秋月，妳倆服侍相公上牀休息吧，晚飯時，我會通知妳們的！」

晚飯時，施盈盈誘說多日辛勞，只想休息，並沒有出來。

席間，狄雲簡單地說出數月來所發生之事，只聽得皇甫華驚奇不已，只因太多事故發生了。鐵劍堡與楓葉山莊在武林中除名，東方世家一夜失踪；峨嵋，華山及青城三派傷亡慘重，正義山莊發起聯盟對抗正義門等事，無一不震動江湖，竟在短短數月內發生。

皇甫華嘆息道：「想不到柴天正一生爲江湖主持正義，竟有個投靠匪幫的弟弟。」

狄雲道：「柴天義乃正義門之奸細，已是鐵一般之事實。但柴天正與正義門有沒有關係則尚待查證。我對柴莊主所知不深，皇甫兄可否說出對他感覺如何？」

皇甫華道：「我與柴天正相交多年，對他所知頗深。這人嚴正剛直，嫉惡如仇，正氣磅礴，爲義不甘後人。三十年前便以一柄九環金刀令黑道宵小聞聲胆喪，望風而遁。婚後才定居洛陽，但仍不斷爲江湖中事四處奔走，替人排難解紛。乃弟柴天義武功與之相若，但爲人陰沉，雖亦年輕時在江湖走動，所作所爲，鮮有人知，故名氣遠遜乃兄。於乃兄婚後數年才投靠，共掌正義山莊，不少江湖中人，在他投靠兄長後才知悉柴天義這名字。」

狄雲道：「如此說來，很可能是柴天義不甘心長久庇托在兄長餘蔭下，暗中加盟正義門，企圖另創事業。俠義聯盟的機密外洩，不用說也是這位副莊主的所爲。皇甫兄，柴莊主兄弟的武功如何？」

皇甫華道：「他倆已十多年沒有顯露武功了。十多年前，柴天正的武功比我應勝上一籌，近期進展如何，則不得而知。至於柴天義，身手應不及乃兄，否則不會長居柴天正之下，那天暗中出手偷襲，我因毫無防備，故被得手，否則誰勝誰負，還屬未知之數。」

狄雲喃喃道：「那麼我當日在慕容家外所遇見之黑袍怪客並非是他了！」

凌波仙子道：「雲賢侄，依你剛才所透露，正義門之實力深不可測；而且門主是誰，門裏尚有甚麼高手，還未淸楚。以你們現有實力，實不足與之抗衡，況且你們離開中原已一個多月，說不定已有甚麼變化，賢侄有何打算？可需我夫婦效勞？」

狄雲道：「兩位前輩若能幫忙的話，小侄求之不得。小侄打算明早回去，先行查探形勢，才能決定如何。兩位前輩乃屬奇兵，不便與我等同行，免對方有所警覺，我們可分道回去金陵，召集人手與正義門一決雌雄。」

翌日，狄雲一行人辭別二仙，留下了聯絡方法便啓程回航。

回到海口鎭後，衆人立即與留在岸上的黑衣幫四位堂主會合及聆聽龍鳳堂弟子之報告。

果然不出所料，這個多月來，驚人事故逸起。東方世家秘密重回家園，少林、武當及丐幫三大門派共五十四名高手奉總盟主之命，前往圍剿，那知五十四名高手，一去不回，全無下落，總盟主少林掌門悟因大師不堪如此重大打擊，而變得痴痴呆呆。

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發覺乃弟暗中投效正義門，潛伏正義山莊探聽總盟行動消息，一怒之下，把柴天義當場格殺。

南宮世家被正義門近百高手圍攻，危急時，兩黑衣幪面人與龍鳳堂白秀嵐、聶小鳳及堂中高手及時來到，把正義門擊退。

兩幪面人身手奇高，持有狄雲信物；但却不肯表露面目，只自稱趙大、錢二。南宮博聽從趙大勸喻，擧家前往金陵，暫住龍鳳堂之秘密據點。

慕容世家方面，慕容醑已返回姑蘇，但却風平浪靜，不見正義門有所行動。

南宮無雙聽見家裏無恙，登時放下心頭大石。

玉鳳道：「相公，怎麼那姓趙和姓錢的幪面人竟然有你的信物？白堂主等人又怎知是你的信物呢？說實在的，賤妾也不知道相公有甚麼信物可以證明是你的。」

狄雲道：「趙大和錢二是我的從人，負責留在金陵照顧一切的。那信物嗎，簡單得很，便是妳給我的龍鳳堂符令。」

玉鳳道：「原來相公還另有人手，那眞好了！」

狄雲道：「在金陵，我一共只有四人，另外兩人有職責，暫未能動用。趙大和錢二兩人，我只吩咐他們暗中活動，監視正義門之行動，不得露臉。想必定這次情況危急，他們才不得已出手。」

珊珊道：「他們的武功是否很高的？比玉鳳姐高明嗎？」

狄雲道：「他們跟隨我已數年，身手不錯，與玉鳳比較，只高不低。這次回去，得把他們也徵用了，也使我們多一分實力。」

皇甫華道：「狄兄，我們還是趕回金陵，再作打算吧。」

狄雲點頭道：「皇甫兄說得是，我們立即起程。」

一行廿一人，浩浩蕩蕩的直馳金陵。

車廂裏，南宮無雙感激地道：「賤妾多謝相公大恩。」

狄雲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道：「無雙，妳好端端的多謝我甚麼？」

南宮無雙道：「這次如非相公早有部署，派人前往太原相救，家門定遭正義門毒手，賤妾實在感激萬分。」

狄雲笑道：「無雙，妳這樣說便不對了，妳和我是何等關係？太原南宮世家和我家有甚麼分別？我怎能不照顧着？妳這樣說便是把我作爲外人看待，姑念初犯，從輕發落，下次再多謝我這樣那樣的話，定當重罰。」

珊珊掩嘴笑道：「初犯也該罰打屁

股！輕輕的打數下吧。」

玉鳳却笑道：「相公，賤妾却認爲這次並不是無雙妹子的錯，是相公處理不當。該罰的應是相公而不是無雙妹子！」

狄雲大爲不解，道：「怎麼？是我的錯？妳且說出我錯在那裏，如有理的話，我甘願受罰。」

玉鳳道：「當日在金陵，乾爹已把無雙妹子許配給你，相公和無雙妹子亦齊向乾爹行了禮，如今已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只待他日正義門事件了結後才補行儀式吧。可是，這麼多日來，相公總是把無雙妹子當作外人似的，連嘴兒也沒有親一個，怎不令無雙妹子生疏了？相公認爲賤妾說得對嗎？」

狄雲登時啞口無言，南宮無雙却已紅霞滿頰，粉頸低垂。

珊珊借勢把南宮無雙往狄雲懷裏推，口中說道：「玉鳳姐說得對，你可要好好的補償，我和玉鳳姐在這裏監視，你不得偷懶。」

南宮無雙尚是黃花閨女，故羞得只懂往狄雲懷裏鑽，那肯抬起頭來？

狄雲只得緊緊摟着無雙，星目却向珊珊瞪了一眼，怪她如此惡作劇，珊珊嘻嘻的笑了起來。

＊　＊　＊

回到金陵，狄雲着衆人先往秘密據點，自己則在途中獨自下車，往城內走去。

幾個時辰後，狄雲偕同兩人來到據點。

玉鳳等人看見狄雲身後兩人，皆大爲驚異，只因兩人竟是城內鴻福客棧之店東趙一鳴及小二錢二牛。

狄雲便替衆人一一介紹，原來趙一鳴及錢二牛便是當日帶同龍鳳堂人馬前往救援南宮世家之幪面人趙大及錢二。

狄雲跟着便召集羣雄在內堂商討對付正義門之辦法。

在座羣雄中，除狄雲外，還有他三位嬌妻孫玉鳳、慕容珊珊及南宮無雙；另外南宮世家的南宮博，南宮遠、南宮翰；黑衣幫幫主皇甫華及手下五大堂主、龍鳳堂白秀嵐及聶小鳳兩堂主，加上趙大及錢二共十七人。

狄雲首先開口道：「剛接到最新情報，正義門之總壇乃設在太行山內，是故黑衣幫首當其衝，遭正義門攻襲，並非無因。」

黑衣幫雷嘯天道：「臥榻之旁，怎可容人鼾睡，難怪那些狗賊首先針對我們了。但爲甚麼我們不見他們在太行山活動的？」

皇甫華道：「太行山連綿數千里，正義門又不是在我們鄰近，我們怎能發現他們？」

狄雲道：「正義門確實所在，自會有人帶路。據該人說，少林、武當及丐幫五十四名高手已全數被擒，現正囚於太行山該門總壇內。正義門總壇高手如雲，有堂主八人、供奉八人、總教習一人、總護法一人、總監一人、另外護法及教習不計其數。」

南宮博道：「賢婿，你這情報何來？可知正義門門主是誰嗎？」

狄雲道：「這是該門外四堂中一名堂主所透露。門主是誰，則他也不知道，只知道他身穿錦袍，經常配帶不同面具出現，正義門中人亦只能從他左手無名指之碩大漢玉板指辨認。至於總監則是昔年三妖中之女妖桃花娘子谷中蘭，總護法則是三妖中之人妖司馬光，總教習乃是七星劍左北斗。八名供奉除妖僧、淫道已死外，其餘六人皆是名震宇內，多年不見露臉之邪道高手，分別是天殘、地缺、勾漏人魔、消魂仙姑及龍虎山三妖道中的兩名餘孽。至於其餘七名堂主，內四堂主均戴有人皮面具，身份不明，外四堂中，一姓石的已在福建被玉鳳所殺，其餘二名分別是流星拳胡江及無情劍客華大輝。」

南宮博大爲震驚，道：「想不到竟全是昔年叱咤一時的大魔頭。無情劍客乃是華山上代掌門之師弟，因强姦師妹不遂被逐，不知所踪，原來竟加入了正義門，但流星拳胡江生平並無惡跡，怎麼也加入呢？」

狄雲道：「正義門中不乏正道高手充當護法、教習，甚至堂主之位，這些人中有一部份是由於一時不慎，中了正義門所設圈套，做出一些有違道義之事，被正義門所要脅，另一些則家人被脅持，不得不聽命於人。這些人在加盟後，均被逼服食一慢性毒藥及被鬼手制穴，如有反叛之意，除本身性命不保外，家裏人質更會遭受慘無人道之待遇。其中一護法便曾企圖反叛，事敗後被擒，那女妖總監便命令十數名大漢當衆輪姦他的妻女至死，他的兩名兒子亦遭酷刑身亡。」

在座衆人均咬牙切齒，對正義門之殘酷手段深感痛恨。

狄雲續道：「總壇內，一切均由總監作主，正義門門主甚少露臉，最近數月來則在洛陽城內數個秘密據點主持指揮行動。這些據點位處那裏則無人知道，只因每次召集，各堂主均由一閉不通風的馬車載往，且黑巾幪眼，但多日來，已不見正義門門主露面。」

皇甫華道：「狄公子，既然我們已知道正義門這麼多秘密，我們下一步應怎辦呢？」

狄雲道：「我們有三條路可行：第一，先行進攻該門位於太行山之總壇。第二，先行查探正義門中各被迫效力之堂主、護法等人家屬被囚在那處，進行拯救，如此可削弱對方部份力量，第三，先在洛陽找出正義門門主。」

玉鳳忽道：「相公，正義門門主既然多在洛陽露臉，而近日却失了踪跡，你認爲他是否便是柴天義那廝？」

狄雲道：「但據皇甫幫主所言，柴天義武功不高，只和該門中堂主高手相若，怎可能是正義門門主呢？」

玉鳳道：「相公剛才說過，正義門總壇內，均由女妖總監發施號令。這麼說來，說不定那女妖方是正義門最高首腦，門主只是一個傀儡，用來增加神秘感的。門主並不參加實際行動，何須武功高强？況且，衆人皆知門中供奉及總監、總護法的身份及武功，有誰會懷疑門

主之身手只是普通？」

狄雲道：「妳這話也不無道理，既然如此，我們可直闖太行，先行試圖拯救人質，如不能找到人質下落的話，方直接進攻正義門總壇。現在只要東海二仙兩位前輩及慕容世家方面之人手到達，我們便可商討細節，給正義門一個痛擊了。」

皇甫華道：「狄公子，他們還有少林、武當及丐幫等五十四名高手在手，我們還須想個辦法先行拯救，以免到時被他們挾持。」

狄雲道：「這要在探過太行裏情況後方能決定行動。但我可以先告訴皇甫兄，我們的原則是永不受人要脅，即使他們拿着我的妻妾，我也只會盡力搶救，但決不會用任何條件交換。現在我們得盡量休息及準備一切，數日內我們便起程！」

狄雲與玉鳳衆妻妾回到城裏大宅後，猶是沉思不語。

玉鳳柔聲問道：「相公，現在正義門之事指日可解，難道還有甚麼事煩擾着相公嗎？」

狄雲道：「現在正義門之事已逐漸明朗，但黃山血案之真兇却仍未能查出是誰。」

玉鳳道：「相公不是曾說過與正義門有關的嗎？」

狄雲道：「是的，兇手殺害這麼多人，目的不是只在嫁禍義父，因爲義父當年仇家甚多，不用他嫁禍亦有不少人欲殺之而甘心，否則便不會有黃山之大合攻。他這一着乃一石二鳥之計，意圖引起武林公憤，召集更大規模之行動追殺義父，如此一來，更多武林人士命喪義父手下，因爲義父脾氣孤僻，一旦被衆人苦苦相逼，便會痛下殺手。如此一來，定會引出先師和義父決戰，屆時義父定會被先師所敗，即使留得性命也是武功全廢。這時武林元氣已是大傷，義父亦毫無作用；兇手便可乘勢而起，獨霸武林，因爲人所共知，先師對武林形勢毫不理會，只要不製造殺孽，先師便不聞不問。兇手却想不到義父會突然失踪，武林中人即使想追殺也沒有辦法。這時，武林中雖有個別門派元氣大傷，但亦有不少門派沒有參與黃山行動，故兇手未能乘勢而起，亦有可能是他對義父失踪之事有所顧忌。所以我一開始便從江湖中各大勢力中調查，但只發覺他們雖力量不弱，但絕無稱霸之意圖。後來，我發覺有不少失踪多年的歹毒功夫陸續出現，我想到這批人很可能早已被兇手所拉攏，多年不見只是等待機會，現在更是蠢蠢欲動。」

玉鳳插口道：「所以相公佈置了一個假局，令兇手誤以爲義父及神僧已死，引他出來。」

狄雲點頭道：「對了。果然在這消息散播不久後，正義門便平地一聲雷般跑了出來，所以我直覺上便認爲正義門門主便是當年黃山血案之兇手。」

南宮無雙問道：「相公，那麼正義門之總監桃花娘子谷中蘭和那柴天義可是與義父有仇恨嗎？」

狄雲道：「柴天義當年還是藉藉無名，且在江湖上毫無惡跡，怎會和義父有仇？各大門派追殺義父只因義父殺了他們的弟子罷了，並非私人仇怨。至於女妖，則甚有可能，因爲義父曾殺了三妖中之梅花老妖，女妖與梅花老妖關係曖昧，爲他報仇也未定。但是，我却毫無辦法能證明女妖與黃山血案有關，爲義父洗脫罪名。」

玉鳳道：「若她矢口不認，相公並無人證、物證，確是奈她不何！」

狄雲道：「除兇手外，目睹血案發生的人都死光了，那來人證？物證倒有一件。」

玉鳳問道：「是甚麼東西？」

狄雲道：「是一件玉珮。是當日義父在現場拾來的。義父在點倒衆人後，曾在場中來回踱步數次，考慮着應否把衆人武功廢掉，但後來却沒有做便離去，但離去不久後，心有不甘，認爲太便宜他們，便回去欲把各人耳朶割下，那知道回去時，場中各人已死去，却發覺有一玉珮掉在地上，想必是兇手在匆忙中掉下，故收了起來。」狄雲隨即從懷裏掏出一塊玉珮。

春花剛巧來到，道：「少爺，浴湯已準備好了，春花姑娘要婢子通知少爺一聲。咦，怎麼少爺也有一塊如此的玉珮？」

狄雲心頭一震，忙拉着春桃問道：「春桃，妳在那裏見過這玉珮？」

春桃道：「這玉珮嗎？那時我家小姐……不，那時梅媚娘也有一塊的，但不小心打碎了。她說玉珮原是一對的，另一塊作爲定情信物送了給姑爺了。」

狄雲忙問道：「妳可知那姑爺是誰嗎？」

春桃道：「是誰可就不知道了！在洛陽時，每月總來上三、兩次的，來時總帶着面具，唯恐給人認出似的。」

狄雲續問道：「他來時可有甚麼特別的事情嗎？」

春桃望了望玉鳳，欲言又止。

狄雲忙道：「不用顧忌，儘管說出來！」

春桃才道：「他還有甚麼事？還不是來擁着小姐上床，只是小姐每次都罵他的！」

狄雲問道：「罵甚麼？」

春桃道：「婢子記得有一次小姐是這樣罵的：『死東西，銀樣蠟槍頭，一點用也沒有，怪不得白素貞會不要你了，要不是娘吩咐，誰嫁你？』那時婢子方知他是姑爺，所以記得特別清楚。」

狄雲問道：「那人可有甚麼特徵？」

春桃道：「有啊，那人屁股上有一血紅大痣，足有銅錢那般大。」

狄雲笑道：「妳怎麼知的？」

春桃臉紅紅的道：「是婢子和秋菊偷偷看到的。」

狄雲大爲高興，摟着春桃便吻了一下。

＊　＊　＊

翌日，東海二仙及慕容家的人手亦到達，衆人同研究進攻太行山的辦法。

狄雲分析雙方實力，道：「若我們明

着挑戰的話，正義門仗着人多勢衆，高手林立，定不會依江湖規則，一場一場的比武。這樣一來，我們的實力略有不足。對方的桃花妖女、變態人妖及總教習左北斗，東海二仙兩位前輩和我足可應付，酒丐、酒僧和慕容老爺爺可對付三名供奉，餘下三名由玉鳳、趙大和錢二接下。至於正義門的七位堂主，屆時有一人會倒戈相向，所以我們只要抽調五位高手應付，這裏兩位岳丈大人、皇甫幫主、白堂主和珊珊可以勝任。」

珊珊大喜道：「我可以嗎？」

狄雲笑道：「近日來，妳的遊龍劍法加上我傳授給妳的虛幻步，不要說一個堂主，便是對着他們一個供奉，雖不能勝，但也不致落敗，只要妳不和他硬拚便不會吃虧的了。」

珊珊道：「我明白了，我還會抽冷子給他一把柳葉飛刀，請他吃蓮子羹。」

登時哄堂大笑。

狄雲續道：「餘下便是問題所在了，對方有近百的護法和教習。我們這方面，黑衣幫有十位正副堂主，加上慕容、南宮兩家的幾位叔父，龍鳳堂的四位副堂主、無雙、春花、秋月等人，也是三十人不到，勉强加上黑衣幫和龍鳳堂的香主在內，人數和實力也大有差距。」

聶小鳳道：「狄公子，賤妾還沒有任務呢？公子難道把賤妾忘了？」

狄雲笑道：「我怎會把妳忘記？妳的輕功和暗器天下無雙，我希望妳能躲在暗處，在暗器照應場中，盡量避免現身。」

酒丐道：「丐幫中尚有不少可以一戰的高手，老兒會命他們前往太行左近候命的。」

狄雲道：「如此甚佳，多一分力量便多一分勝算，況且我們還有一個奢望，便是能在決戰前找出對方脅持手下的人質所在，若能救出來，對方便有不少高手陣前叛變，使我們實力大增。即使不能，只要各位能支持上一段時間，我便能抽身幫助各位。」

區皓東問道：「狄公子，爲何我們不實行暗襲？先潛入去把他們殺個措手不及，才來個明刀明槍，豈不是更好嗎？」

狄雲道：「暗襲不是不好，但只適宜少數人行動。爲了便利潛入，我們得分爲若干小組從不同方向滲入敵陣，如此一來，實力便會分散。一旦其中一組被發覺，我們便會被敵人分別圍攻，沒有照應，倒不如和他們明來，說不定臨時會引起部份敵人投到我們這邊來。」

南宮博道：「我也贊成明來！」

從未發言的踏浪仙這時開口道：「雲賢姪，對方三名高手中，你有把握對付那一個？」

狄雲道：「我來對付妖女，如無意外，不出百招便可把她擊敗。餘下兩人，勞煩兩位前輩費心了。」

踏浪仙道：「既然雲賢姪有此信心，那就好辦了。七星劍左北斗十多年前是我手下敗將，我來對付他應無問題。那不男不女的傢伙便由飄伶來收拾。」

慕容醅道：「賢婿，我們這麼多人一同出發，不怕給對方發覺嗎？」

狄雲道：「這個問題我亦想過了，行踪若要完全保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好略爲改裝，令對方認不出我們，只是委屈了大家。」

翌日清晨，一隊衣着鮮明的衞士護着數輛華麗馬車，浩浩蕩蕩的馳向太行山。

沿路上，地方官紛紛接送這隊車馬。百姓紛紛查問，原來是世襲一等威武侯的長公子狄小侯爺，帶同府中家將前往太行山狩獵，名爲狩獵，實則四處觀光，及物色美艷姬妾。

正義門的眼線亦已留意上這批人，但見各大小地方官均對這隊人馬款待週到，恭敬有禮，知道這小侯爺身份絕無花假，故只循例報告。

這一行人正是狄雲與羣雄所扮，狄雲亮出威武侯長公子的身份，區區地方官員那敢怠慢，招待唯恐不週，故給予他們極佳掩護。

在狄雲等人離開金陵之同時，贖罪堂不知何故，暫停營業。管事孫三及抓藥李四兩人，各背着一包袱，遠遠的綴着狄雲一行人。

當狄雲等人進入太行山區時，他卻避開正義門所在，向另一山峯進發。他們把馬車寄存山脚一小鎮後，便馳馬上山。

驀然間，黑衣幫一香主叫道：「怎麼這裏會有我們幫中求救暗號的？還是刻上不久，不超過一個月時間。」

狄雲和皇甫華急忙上前察看，狄雲問道：「皇甫兄，這是甚麼暗記？」

皇甫華細看一番道：「這是敝幫一級求救訊號，表示極需援手，求救者有性命危險。只是這些暗號在總壇遇襲後，已全部棄用，另用一套新的聯絡暗記，怎麼還會有人在這荒野中留下呢？況且，留下暗號之人力度不足，似是全無內力，眞令人不解。」

狄雲道：「如此簡單得很，只要跟暗號所指，前往一看便知了，何須在此傷腦筋呢？」

皇甫華道：「只怕是正義門所設之圈套，引我們中伏。」

狄雲道：「即使是圈套陷阱也要看看。」

狄雲通知各人在原處休息，帶着趙大、皇甫華、區皓東、袁星海循暗號前往找尋來源。

暗號所指乃一被野草掩蓋的小徑，衆人沿着小徑，小心翼翼的前進。步行了十多丈後，又發現一同樣暗號。

衆人循暗號所指方向一看，發現有一小山洞，洞口被草遮掩着，若不細心觀看，決難發覺。

狄雲運起神功護體，一步一步往洞裏走，驀地，傳來兩個人輕微虛弱的呼吸聲。狄雲忙戒備着，耳朶卻靜心聆聽，目光四處搜索。

片刻後，狄雲道：「是兩個人，應是受傷很重，可有火摺子？亮起來，我們看看。」

區皓東忙亮起火摺子，衆人看見兩個衣衫殘破不堪，面色蒼白，雙目深陷，瘦得不似人形的人躺在地上，其中一

人驚見火光，忙掙扎起來。

皇甫華道：「黑衣幫皇甫華在此，兩位是誰？怎會發出本幫求救訊號？」

掙扎着起來的消瘦漢子已逐漸適應火光，看清來人後，虛弱地道：「是幫主，屬下謝建……」人已昏厥過去。

狄雲急忙上前一探兩人脈息，點了兩人數個穴道，挾着兩人便往洞外走。

衆人回到大夥人等候之處，狄雲便把兩人放下，吩咐取水及準備稀粥。

皇甫華細看兩人面目衣着，大吃一驚道：「是司徒副幫主和謝堂主，狄公子，他們有救嗎？」

狄雲從身上取出一玉瓶，倒了兩粒藥丸，捏碎後便和水給兩人服下，道：「趙大，我們一人一個。」扶了其中一人坐着，便從該人背心命門穴傳過眞氣，也不回答皇甫華之話。

趙大也連忙扶起另一人，照狄雲做法把眞氣輸了過去。

大約頓飯時間，狄雲身前那人首先甦醒過來，看見皇甫華担心地望着他，倒地道：「幫主，司徒中原無能，致令……」

皇甫華不讓他說下去，扶起他說道：「一切我已清楚，這不是你的錯。你的傷是如何了？」

司徒中原忙運氣一遍，只見眞氣暢通無阻，傷勢竟霍然而癒，只是腹如雷鳴，饑餓不堪。忙道：「多謝幫主，屬下傷勢已全好了，只是有一點餓！」

這時另一人亦已復甦，情況亦與司徒中原一樣。

狄雲道：「他們受傷原已不輕，沒有好好地調息養傷，便再跋涉辛勞，加上營養不足，山中寒露侵襲，更引起舊傷加重。若我們遲來數個時辰，便神仙難也救了，現在先給他們吃些稀粥，一個時辰後可吃些酒肉，明天便是生龍活虎的了。」

皇甫華急忙令兩人拜謝狄雲相救，兩人立即跪倒叩謝，但狄雲那肯讓兩人下跪，衣袖輕拂一下，兩人便被托了起來。

狄雲道：「你們不用謝了，快吃些東西，再簡單地把經過說出來吧！」

司徒中原與謝建章吃過稀粥後，皇甫華便帶着兩人逐一見過在場羣雄。跟着，兩人便把經過說出。

自皇甫華率衆下山前往金陵，五天後，黑衣幫設在太行山的總壇於晚上被百多名幪面高手偸襲，爲首一人身穿青衫，餘下的分穿藍衣及灰衣。

來者俱是身手高超，轉眼間，留在總壇的幫衆已被殺得屍橫遍地，兩人亦分別被該青衫客及一藍衣人打下懸崖。

兩人跌下半山時，幸被一伸出山腰之古松擋着，不致粉身碎骨。兩人忍着痛楚，沿着樹身爬下，幾經辛苦，才爬到一山谷裏。

只是司徒中原受傷極重，再也不能行動，兩人便在山谷裏覓地療傷，但兩人身上沒帶有藥品，只能運氣調息，故復原進度甚慢，其間因內力全無，只能採取野菓充飢。

那知有一天，竟然有幾個正義門的弟子經過，兩人立即躲在草叢裏，不敢現身。

狄雲插口問道：「你們怎知他們是正義門弟子呢？」

司徒中原道：「我是從他們口中所說聽出來的。」

狄雲道：「副幫主可想起他們說些甚麼嗎？」

司徒中原道：「狄公子，我聽見其中一人說：『老九，你今天可樂了，那小妞兒由你來開封，我只是派着個老的，而且還是排在第六位，輪到我時，那裏已是泥沼一樣，眞不是味道！』只聽見那老九道：『樂是樂了，但那妞兒不但醜，而且大叫大嚷，只比沒有女人好點吧。說眞的，我倒希望白堂主作反！她那女兒如花嬌美，若能由我來主罰，短上一年半載命也甘心！』」

狄雲想起了正義門處置叛徒家屬之事，忙問下去：「副幫主，還有甚麼？」

司徒中原續道：「那第一個聲音道：『老九，別發白日夢了，經過這一次，正義門那還有人敢作反？即使下次是白堂主作反，也未必是由你來押送犯人。你估道只有咱們幾人看管着那些家眷嗎？』說到這裏，他們已是遠去，再也聽不見了。」

狄雲問道：「你們兩位便跟着來到這裏嗎？這裏離山脚不遠，爲甚麼不直接下山往鎭上躲，而躲在這山洞裏呢？」

這時，謝建章接着說下去。

他們在山谷裏躲了數月，傷勢已略有好轉，因見谷中菓物已吃盡，故尋路出山。行了數日，才到這裏，一路上不但野菓難找，水源也非常缺乏，來到這裏時，副幫主的傷勢突然轉壞，昏迷過去。

找到那山洞，把司徒中原安頓好後，便找來清水把他救醒。兩人體力已支持不住，再也不能行動。

謝建章傷勢比較輕，調息後勉强爬了出山路旁，留下求救暗記，希望有幫裏弟子經過。這個多月來，吃的只是樹上掉下來的野菓和野菌。這數日來，不但沒有野菓，連野菌也吃光了，只得在洞中等死，幸好狄雲等人及時來到，才救了他們。

狄雲道：「兩位吃過稀粥，使腸胃恢復正常功能後，稍後便可喝酒吃肉。只是兩位還記得那山谷怎麼去的嗎？」

兩人連忙點頭。

凌波仙子道：「雲姪，你懷疑那些人質是囚在山谷附近嗎？」

狄雲點頭道：「我們只需隨着當日那些正義門弟子所走之方向找尋，定有收獲的。現在趁天色尙早，我們起程吧！」

月前，司徒中原及謝建章行了數天之路程，今日在數個時辰內已行畢。當然了，負傷在身的人之脚程怎既能與健馬比較。

衆人在當日司徒中原兩人所見正義門弟子所走方向一望，正是走向另一山峯的路程。

狄雲略一示意，趙大與錢二兩人已翻身下馬，施展輕功前行探路，身法快得驚人。

狄雲也下了馬，示意在此紮營過夜。只見黑衣幫弟子已迅速豎起五、六個巨大帳幕。

狄雲對酒丐笑道：「老酒鬼，你那班徒子徒孫可知道找來嗎？他們若找不到這裏，我們便沒叫化雞吃了。」

酒丐怪眼圓睜，道：「沒雞吃可不成問題，只要有酒便成了。」提起酒壺便連喝幾口。

酒僧也走了過來，打趣道：「你這酒鬼喝得這麼快，喝光了可別來搶貧僧的。」

酒丐道：「臭小子，你兩師兄弟可別聯手欺負我。我那些徒子、徒孫在一個時辰內保証便到，那時有你倆看了！」

果然，丐幫弟子在一個時辰左右已來到，只是酒丐那句「有你倆看的」卻原來是指丐幫弟子攜來之物。三十多個丐幫弟子每人左手提着酒，右手拿着竹杖，竹杖頂端卻縛着兩隻雞，衆人登時歡呼鼓掌。

早些時，黑衣幫弟子已捉來數隻野兔和一隻巨大山豬，正生火烤着，衆丐幫弟子見過酒丐後，便弄起叫化雞來。

酒丐道：「怎麼樣？咱們丐幫的效率還不差吧！這些酒可足夠我們喝個飽了！」

慕容長青走了過來，呵呵大笑道：「酒鬼，眞有你的！」

南宮無雙悄悄的對狄雲道：「相公，我們又是生火燒烤，又是喝酒歡笑，不怕正義門中人看見嗎？」

狄雲道：「趙大和錢二已在前頭打探，後面亦有人放哨，對方不可能接近我們的。他們應知道我們是來狩獵的，豈有不生火燒烤，大喝大吃的道理。只要他們不接近，看見丐幫弟子和我們一齊便成了。」

南宮無雙道：「但他們應看見丐幫弟兄入山的啊！」

狄雲道：「丐幫高手已悉數被擒，三十多名的二、三袋弟子那放在他們心中，況且我們和丐幫中人並非走向他們總壇，不會吸引他們跟來的。趙大他們回來了。」

趙大、錢二兩人已如一陣風般來到狄雲身前。趙大道：「少爺，在此約百里一山谷裏，發現一隱蔽村莊，戒備森嚴，有不少外圍暗樁。我倆恐怕打草驚蛇，沒有進去。」

狄雲點頭道：「很好，拿些酒和肉往後頭吃吧，看看有沒有人跟來。」

羣雄分別圍着數個大圓圈，喝酒談笑着，最高興的要算是皇甫華了，原以爲已死的幫中第二、三號好手意外獲救，怎不令他樂極忘形，大塊肉、大杯酒，口沫横飛的。其它的黑衣幫高手亦是高興萬分，乍見故人無恙，那種心情實難以形容。

東海雙仙久居海外，過的是平淡閑逸的生活，那曾見過如此豪放的場面？喝酒不用杯，吃肉不拿筷，他倆想也沒想過。

踏浪仙左手拿着酒壺，右手拿着雞腿往嘴裏送，那情景令淩波仙子也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踏浪仙施海亮笑道：「早知如此，我便不躲在東海，在中原當化子了！」

吃得最舒服的非狄雲莫屬，只因春花和秋月倚在他膝前，把雞肉和兔肉一片片的撕好，送進他口裏，他的手只拿着酒壺，不時向口裏灌。

皇甫華看見這情景，眼珠一轉，心裏已有主意，只不知他打的是甚麼鬼主意。

最慘的卻是酒僧，人家一塊塊雞肉，兔肉和山豬肉，香噴噴的，他卻只能吃着硬如石頭的白饅頭，幸好他還有美酒可喝，否則便慘絕人寰了。

這頓晚餐足足吃了近一個時辰，各人才分別回帳幕裏休息。丐幫弟子倒是乾脆，在帳幕外倒頭便睡。

翌晨，一行人便隨着趙大和錢二往那村莊奔去。離開村莊十多里，狄雲下馬，只帶着趙大、錢二、玉鳳等妻妾，及龍鳳堂中人前往村莊。餘下各人則留在原處等候。

狄雲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入村莊後，發覺只有五名藍衣護法及二十多名灰衣大漢把守，遂輕易地解決。

狄雲吩咐趙大等人把人質召集在一起，發覺共有百人上下，問清楚後，果然皆是正義門中人擄來，用作要脅正道人物效力之用。其中果有一姓白少女，面貌娟好，竟是該門外堂白堂主之獨生女兒。

白秀嵐問道：「總堂主，我們怎樣處置這些人？若帶他們行動，可不大方便。」

狄雲道：「白堂主，先找人把他們的姓名記下來，並寫清楚是誰的親人，我們只帶着那姓白的少女和數名願意跟着我們的，其餘的人留在這裏，我們掃平正義門才來接走他們吧！」

白秀嵐道：「要不要留下人手在這裏保護他們？」

狄雲道：「留下兩名副堂主和數名香主吧，有他們在這裏，這些人會安心些的。」

＊　＊　＊

狄雲等人與大夥會合後，便向正義門總壇方面奔去。

狄雲自亮出小侯爺身份後，便已換上一身錦袍，肩上披上銀色的披風，一馬當先的，更顯得英姿勃發，卓爾不凡。

距離正義門總壇約十里時，狄雲便命趙大、錢二、白秀嵐及聶小鳳先行探路。把馬匹放在林裏後，衆人便施展輕功直撲正義門。

沿途上，不時看見穿着灰衣的大漢倒在路旁，狄雲知是趙大等人所做，也不加理會。

片刻間，已到正義門總壇所在，只見一雄偉山莊背山而建，佔地極廣，莊外圍牆高達數丈。牆頭上，一隊隊的灰衣大漢來往巡邏着。

狄雲向躲在一旁的趙大等人打個手勢，便與羣雄步往莊前，在莊門約十丈前停下。

圍牆上，一藍衣漢子大喝道：「來者何人？此乃私人重地，速放下武器，退

出此山，否則殺無赦。」

狄雲道：「金陵狄雲，會同慕容世家、南宮世家、丐幫、黑衣幫及龍鳳堂主事人在此，請貴門主出來答話。」

一陣嬌笑聲傳了出來，道：「你們可算神通廣大，竟能找到這裏，只是很可惜，你們來得卻走不得。」

莊裏魚貫走出數十人，爲首者卻是一年約三十的美艷女子。

狄雲心裏一震，只因那女子容貌竟與昔日和他有一段霧水緣的梅媚娘極爲相似。

狄雲道：「姑娘如何稱呼？敢問在正義門裏身居何職？」

那美艷女子嬌笑道：「原來公子便是名震金陵的狄相公！你不用理會妾身是何職位，只要你答應加盟，妾身給你一個副門主職位。」

站在狄雲身側的踏浪仙道：「這妖媚女子身後左右站着的便是人妖司馬光和七星劍左北斗。這妖女很可能便是桃花娘子本人，因她擅長採補之術，故容顏長駐。」

狄雲謝過施海亮，對那妖媚女子道：「前輩想必是桃花娘子了。正義門假正義之名，爲禍武林，屢屢偷襲各門各派，無故殺害江湖人士，要我加盟，除非……」

桃花仙子道：「小兄弟，你儘管說出條件吧，姐姐定當爲你辦到。」

狄雲笑道：「除非妳能把所擒武林人士悉數釋放，另外，你們甚麼門主、總監、總護法等一干人束手就擒，聽候發落，那時，我會考慮加盟。」

桃花娘子卻也不怒，大笑道：「小兄弟，姐姐和你說正經的，你卻愚弄姐姐！你可看清楚，憑你們這些人，又怎能奈我們甚麼何？」

狄雲道：「閒話休說了，妳想一個一個來，還是一齊來？羣毆獨鬥，悉隨尊便！」

桃花娘子笑道：「怎麼了？小兄弟，來眞的嗎？艷紅妹子，妳先試試狄小兄弟有甚麼功夫，可別傷他太重，我會心痛的！」

桃花娘子身後走出一妖媚道姑，花枝招展的道：「谷姐姐，妳可放心，這麼俊俏的人兒，小妹怎捨得下殺手呢。」

玉鳳看見兩人如此無恥，登時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怒道：「妖婦，妳等簡直不知羞恥爲何物，待我來教訓妳。」拔出長劍，已迎往妖媚道姑。

妖媚道姑道：「哎！小妹子，這麼緊張的，莫非他是妳情郎麼？」

玉鳳嬌叱一聲，道：「不要臉，誰是妳的妹子？看劍！」碧浪劍法之起首式「碧浪滔滔」已然攻向妖媚道姑。

妖媚道姑原來便是多年前以媚眼奪魄，一笑魂銷妖術馳名江湖的銷魂道姑李艷紅。二十年前，不少武林高手便曾迷倒她石榴裙下，甘作不貳之臣。傳說只要看她一眼，便會神魂顛倒，再聽她一聲嬌笑，便痴痴呆呆的，任她擺佈。

銷魂仙姑淫蕩之處，比起桃花娘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昔日被她以妖術擒去的武林高手，全於被擒三日後被棄屍野外，死時只餘皮包着骨，瘦削不似人形，全身赤裸，但下身猶是豎陽不倒，可見銷魂仙姑之採陽術厲害無比。

銷魂仙姑不但妖術高明，一手劍法也是出神入化。只見她與玉鳳搏殺得天翻地覆，劍影縱橫，不時發出一陣如鈴笑聲。

玉鳳自當日以劍氣擊殺正義門石姓堂主後，再經狄雲講解運氣要訣，對本身劍法已大有信心。但不知何解，對着銷魂仙姑時，總是心神不屬，煩燥非常，使不出碧浪劍法之神髓，遑論發出劍氣了。

兩人劇鬥百招後，玉鳳看見銷魂仙姑突露破綻，急忙一招「碧浪掏沙」，泛起點點寒星，直向銷魂仙姑胸前大穴洒去。驀然，玉鳳看見銷魂仙姑雙目現出一道奇幻神情，心裏一蕩，手中劍不由自主地慢了下來，破綻大露。

但見李艷紅嬌笑一聲，長劍已反刺玉鳳酥胸。玉鳳已是招架不及，眼看便被銷魂仙姑長劍穿胸，突然間，雙腳下意識地倒踩七星，使出狄雲所授七星虛幻步來。

原來狄雲因覺得凌波仙子之凌波妙步輕盈俊逸，但虛幻變化則略嫌不足。礙於東海二仙面子，不便傳授自己之天魔虛幻步法，故在凌波步法中加上不少虛幻步法，令玉鳳練習。因凌波步以七星爲主，故命名七星虛幻步。

玉鳳因近日常練此新學步法，故潛意識中便使了出來，雖得以逃過大難，但已嚇得魂飛天外。

（未完·六）

上文提要： 于飛虹要走出青磚大院，金百輪欣然答應，說這是于飛虹揚威江湖的好機會，在金百輪的安排下，于飛虹一行人在官道上走着，不久車輛後跟着一大批的「支持者」……半途，奉衣錯手殺了一人，武當派徐再盛向于飛虹討回公道，畫眉挺身而出，願代奉衣受死，使緊張的局勢和緩下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湖畔設擂台　八龍女招親

「金叔，到底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于飛虹正色沈聲道。

金百輪似乎很怕于飛虹動氣，臉色一陣泛青，連忙拱手道：「是，屬下這就下去安排。」

* * *

「哈哈，到了，只花了四天的時間便到杭州了！」半空中傳來一聲聲得意的嬌笑語。

多蕾絲和杜秋寒手拉手，施展着絕妙的輕功，在天空中盤旋掠飛着。

多蕾絲看了地上一眼，轉頭朝杜秋寒道：「杜大哥，你說我們要在那兒降落？」

杜秋寒想了想，道：「就在西湖岸邊的水榭附近降落吧。」

多蕾絲的嬌容倏變，勸阻道：「不，杜大哥，那個地方危險！」

杜秋寒了解多蕾絲的心意，拍拍她的纖肩，道：「妳放心，我只不過是遊湖的過客，希望于姑娘能再度在水榭出現。」

不等多蕾絲有什麼表示，杜秋寒人已若一縷輕烟，飄落於西湖岸邊。

「杜大哥，你好壞！搶第一！」杜秋寒還沒有換一口氣，多蕾絲已落在他的身旁，扭扭嬌軀，不依的嗔道。

杜秋寒只朝多蕾絲微微一笑，兩隻俊目便眨也不眨的朝對面岸邊水榭巡索着。水榭廻廊上空無一人，出奇的平靜。

「絲兒，我眞想再潛入水榭一探，以解開心中的疑雲，至少找到那位神秘姑娘……」杜秋寒躍躍欲試的道。

多蕾絲連忙拉住杜秋寒，急聲道：「杜大哥，聽我的話，千萬不可衝動！」

話畢，圓圓的大眼睛四下一溜，附耳朝杜秋寒道：「今天遊湖的人不多，我們這樣明目張胆的盯着水榭看，容易被水榭中的人發現，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吧！」

杜秋寒還在踟躕着，兩隻眼睛癡癡望着，彷彿于飛虹的倩影就要出現在水榭一般。

多蕾絲一對秋水般的明眸突然一紅，咽聲道：「你我已經……你……你還不把我的話放在心上。」

杜秋寒霍然回過神來，細聲安慰道：「絲兒，原諒我，我不是故意要傷你的心。」

多蕾絲揉着眼皮的手突然放開，美目一眨，突然雨過晴天般的破啼為笑道：「杜大哥，你不傷我的心，我就不生你的氣，走！」

杜秋寒任多蕾絲拉着離開西湖畔，飛跑到一條大街，多蕾絲突然停了下來。

她放開杜秋寒的手，轉頭朝杜秋寒歉意的一個苦笑，道：「杜大哥，我對中土的地理環境不熟，還是你來帶我吧！」杜秋寒釋懷的點點頭，但兩眼迷茫，似乎也不知道要往那個方向走，才能找到于飛虹的住處。

就在這時，不遠處突然傳來吵雜的轔轔馬車聲，的躂馬蹄聲，同時塵沙飛揚。

杜秋寒和多蕾絲一怔神之間，已被街道上的人羣推擠到路邊。

「金釵令主又回來了！」

「快讓開，那幾個姑娘可厲害得很！」

有人大聲喧嘩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羣



又往後沒命的擠退，杜秋寒却拉着多蕾絲往前擠越過人牆，站在街旁第一列，一臉的慶幸和驚訝。

「杜大哥，一定是于姑娘！」

多蕾絲興奮的一笑，伸長脖子，睜大眼睛，朝來聲處望着。

車行馬奔甚速，在人羣前一閃，已馳出了五、六里遠，一會兒便沒了踪影。

「我看見了瑤華和若華姐妹倆了，那馬車裏面一定是于姑娘！」由於杜秋寒凝神而望，所以雖然車馬隊行速甚快，杜秋寒還是認出了瑤華兩姐妹。

「杜大哥，我們快跟過去！」

多蕾絲說着，拉起杜秋寒，就飛身往前奔去。

奔出約有三、四丈遠，杜秋寒和多蕾絲二人竟然同時放慢了脚步。

「有人跟踪我們。」杜秋寒低聲道。

「嗯，我知道他們是誰。」多蕾絲冷笑一聲。

這一路口他們並沒有回頭，多蕾絲怎麼知道跟踪者是誰？杜秋寒在心中納悶着。

正想問起，多蕾絲「噓」的一聲，要杜秋寒噤聲。

接着，她猛一回頭，後面跟踪的人忽然閃身一處牆角不見，趁這個空檔，多蕾絲向杜秋寒眨眼示意，兩人飛身穿入另一條九彎十八拐的暗巷中。

不一會兒，三條身材壯碩的大漢，急急忙忙的往前直奔了過去。他們的身法迅疾，一看便知是練家子。

「哈哈，他們上當了！」多蕾絲這時才躡足走到巷口，伸首一探，得意的拍手樂道。

看多蕾絲這副調皮可愛的模樣，不覺佩服她的聰慧急智過人，跟在身後的杜秋寒忍不住問道：「那三人好像沒有惡意？他們到底是誰呢？」

多蕾絲臉色倏然黯淡了下來，低聲道：「那三人是我們波斯國的武士，一定是父王命令他們來帶我回去的。」

杜秋寒「哦」了一聲，蹙眉道：「妳父王必得知妳的大船傾覆，侍女和侍衞們溺死的事，他內心一定急着要見妳。」

多蕾絲抬起眼，幽幽的道：「杜大哥，你也認爲我應該立刻跟他們回波斯去？」

「這……」一抹不捨和愛憐的神色飛上了杜秋寒的俊面，他期期艾艾的道：「絲兒……我尊重妳自己的決定。」

一朵笑靨立刻飄上了多蕾絲的唇角，她飛快的拉起杜秋寒的手，朝另一條岔路邊跑邊說道：「杜大哥，我決定和你一塊去找于姑娘。」

二人身影立刻不見了。

「唉，太像了……世界上有如此相像的人嗎？」

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驚嘆聲。

只見四、五丈的天空中，一葉雕成「孔方兒」形狀的藕葉飄浮着。

藕葉上盤坐着一個枯瘦的老人，白髮飛散間，已如鬼魅無影般地跟踪在杜秋寒和多蕾絲身後，飄然而去。

＊　＊　＊

馬車和人馬駛入莊院後，莊院的大門

立刻關閉上了。

于飛虹一下了馬車後，便一言不發的大步走入了大廳。

馭車和飛馬留在天井，以料理牲口的事，這是她們份內的事。

其他一行人，跟着于飛虹步入了大廳。

于飛虹往太師椅上一坐，還沒喘口氣，金百輪便拱手道：「姑娘，此次出遊江湖，姑娘的聲威已經大噪了。」

「我于飛虹有幸，能夠在金叔的扶植下闖出一點名號，飛虹謝過金叔了。」于飛虹微微一笑，並朝金百輪拱手道。

「姑娘，千萬不可，妳這樣太折煞老夫了！」金百輪雙手亂搖，一副受之有愧的模樣。

「金百輪，小姐心中有些顧忌，我想替她說出來。」瑤華突然神情凝重的道。

于飛虹看了瑤華一眼，抿唇一笑，翦翦雙瞳中盡是了解與體會。

金百輪戒愼的望望瑤華，並不說話。

「回程中，若不是小姐聰明過人，武功蓋世，丐幫和青城派的那些高手，恐怕早已對小姐有所不利，金百輪，小姐的安全似乎是受到威脅了？」瑤華冷冷一笑道。

金百輪遲疑了一會兒，開口道：「那是因爲他們嫉妒令主出遊江湖的排場與風光，俗語說，樹大招風，這是避免不了的事，金某此後更加注意維護令主的安全便是。」

「金叔，一切就勞您費心了。」于飛虹眼珠子一溜，嫣然一笑道。

金百輪看也不敢看于飛虹一眼，便藉口退了下去，臨走前還飛快的看了看六位、龍女一眼。

于飛虹看見理廚和調味二人一臉不安的模樣，便道：「理廚，調味，現在已是卯時初，妳們忙去吧。」

「是。」理廚和調味匆忙的退下去。

于飛虹看得出，八龍女似乎一點也不敢輕忽怠慢份內的工作，彷彿一有延誤和不妥，便會受到上刀山、下油鍋的嚴懲一般。

吃過晚飯後，過了約一個時辰，畫眉和奉衣照往常爲于飛虹梳頭卸粧。

「畫眉，我很喜歡妳梳得第五十七種款式，睡在枕上好舒適。」于飛虹摸摸如雲鬢髮，讚許的道。

畫眉彷彿沒聽到于飛虹說些什麼，兩眼發直，粉腮沒來由的有兩抹飛紅，一雙纖手似乎失去了以前的靈巧與俐落，只在于飛虹的頭上無力的抓着揪着，弄了半天也看不出梳出了何種款式。

「畫眉，妳發什麼呆呀？小姐在和妳說話！」若華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的大聲說道。

畫眉的三魂七魄這才被拉回來，她臉色一下子變得青白，趕緊斂衽陪禮道：「姑娘恕罪，小婢怠慢了！」

于飛虹了解的一笑，細聲道：「我不怪妳，妳的心事我和瑤華、若華都了解。」

畫眉聞言不安的否認道：「小婢那有什麼心事？只要姑娘不嫌小婢的手笨就好了。」

于飛虹知道她心中害臊，便安撫的道：「我知道妳沒什麼心事，快替我梳第五十七種髮式。」

「是，姑娘。」

畫眉的心定了下來，不到一會兒的工夫，便梳出了一頭舒爽的髮式。

「很好，妳下去早點休息吧。」于飛虹滿意的看看銅鏡中的自己，點頭道。

畫眉低着頭走了，瑤華盯着畫眉背影，走近于飛虹身邊，道：「小姐，八龍女的事應該有所解決了。」

「是呀，小姐，再這樣下去，她們不知道還要受多少罪呢。」若華替他人抱屈的道。

「嗯，」于飛虹緩緩的站起身來，各看瑤華和若華一眼，微笑的道：「這點我早想到了。」

「小姐，我知道妳一定有錦囊妙計？」若華佩服的道，她的心中當然也有打算。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這個念頭藏在我心中已有好久了，前幾天遇見了武當派弟子徐再盛，這個念頭更堅定了，我相信可以成功。」

「小姐，我的想法和妳不謀而合。」瑤華慧黠的一笑道。

「哦？妳倒說說，我們商議商議。」于飛虹神秘的道。

瑤華抿嘴一笑，道：「我們可以定計爲八龍女比武招親。」

于飛虹點頭微笑道：「妳不愧是我的好姊妹，好知己，我心裏想的妳全摸透了。」

「小姐，婢子怎能和妳媲美，只不過一時想到罷了。」瑤華謙虛的道。

于飛虹不以爲然的一笑，道：「妳跟我客氣什麼呢？這樣反而見外了。」

若華這時插嘴道：「小姐，姐，妳們別再客套了，我也贊成爲八龍女招親。」

「嗯，八龍女都是含苞待放的少女，如此受到非人的控制，實在太可憐了，她們春心已動，把她們嫁出去，不但對我們有好處，對她們而言，更是一個新生的好機會。」瑤華更進一步解釋自己的動機道。

于飛虹點點頭，如水秋波突然變得朦朧起來，她朱唇微合，如哀似怨的道：「是的，我相信愛情的力量可以化解一切的恩怨和仇恨……」

瑤華微嘆了一口氣，有感而發的道：「或許畫眉那顆冰凍已久的春心，已被徐再盛的正直和英俊溶解了！」

若華則苦笑着點點頭，內心則惦記着那早已沒有訊息的南宮慕白。

八位龍女是正值花樣年華的含情少女，于飛虹、瑤華、若華三人又何嘗不是呢？

于飛虹歷經了這許多的波折和磨練，情感已到達收發自如的境地，她略一沉吟，便道：「比武招親的事越快去進行越好，成功之後，神秘幕後人的力量便削減了一部分，對我方而言極爲有利。」

「小姐考慮的是，此舉或許也能夠引出神秘幕後人現身。」瑤華道。

若華柳眉微皺，道：「這件事情若讓金百輪知道了，恐怕八龍女的下場會很悽慘！」

「妳們放心，他既然尊稱我爲『令主』，我便能以金釵令反制他，讓他聽命於我。」于飛虹篤定的道。

「對，小姐這招，恐怕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瑤華道。

于飛虹突然蛾眉一蹙，低喝道：「有人！」

話聲甫落，白影一閃，推窗掠身而出。

瑤華、若華二婢護主心切，隨後緊跟而出。

黯淡月光下，只見兩條一高一矮的黑影正左顧右盼着，神態極爲從容不迫。

劉星和茶花則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兩人面前，顯然穴道已被點住。

于飛虹見狀既驚且怒，瑤華和若華則嬌叱一聲，二話不由分說，抽出護身一尺八寸寶劍，向來人連環攻出三式九招，這些招式都是于飛虹傳授給她們不歸谷中的三奇武學。

頎長身影突然一把抱起嬌小的那人，然後及時的拍出一掌，原地一個轉身，閃開了數尺。

「啊？接引神功！」于飛虹驚叫出聲，兩眼瞪着那頎長的身影，內心怦然欲動。

「于姑娘，我終於見到妳了！」頎長身影與奮嘶啞的說道，同時放下多蕾絲。

「杜兄，果然是你！你逃出不歸谷了！」于飛虹驚喜交集的笑聲道。

「杜公子……」瑤華和若華這才發現情形不對，錯愕萬分，怔在原地。

于飛虹按捺住內心的驚喜，纖掌一揮，劉星和茶花的穴道立解。

「都是自己人，守在門口，不許任何人進來。」

于飛虹四下一掃，警覺的朝劉星和茶花交代後，小聲朝杜秋寒道：「進來再說！」

然後，白影一閃，領先飛進了房間。

三條身影，先後施展精湛的輕功，進入于飛虹的房間。

「哇，好漂亮的房間喔！」進入房間，多蕾絲便掙脫杜秋寒的懷抱，如一隻彩蝶般翩然的一個轉身，嬌俏的道。

于飛虹、瑤華、若華三人這才看清，原來杜秋寒懷裏所抱的不但是個女人，還是個美艷絕倫的嬌娃。

「她是……」于飛虹玉慘花愁的指指多蕾絲，抖聲道，一雙翦翦美眸直看着杜秋寒。

「我叫做多蕾絲，是杜大哥……的朋友。」多蕾絲看看于飛虹和杜秋寒，似乎也查覺到了什麼不對，舔舔嘴唇，朝于飛虹友善的一笑，掩飾的道。

「多蕾絲？」

于飛虹主婢三人不由得對這個姓名感到好奇，六隻眼睛同時注視着多蕾絲嬌美若花、輪廓分明的臉龐。

杜秋寒連忙將他逃出不歸谷，服了水火靈芝，落水長江，被波斯公主多蕾絲救起，和多蕾絲切磋武學進益頗多……將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事，一一告訴于飛虹。

于飛虹邊凝聽着，邊點頭抿嘴微笑，一雙黛眉却隱隱約約的蹙了又蹙。

「杜兄，這兩個多月來，你一直和多蕾絲公主在一起？」于飛虹語氣乾澀的道。

「是的，這段期間，我一直承蒙絲兒的照顧，否則我杜秋寒的境遇不堪想像……」杜秋寒感慨的道。

于飛虹輕　了口氣，朝多蕾絲微微一笑，道：「多蕾絲公主，謝謝妳這幾個月來對杜兄的關照。」

「沒什麼，這是我應該做的，其實這兩個月來，杜大哥天天念着要找到妳。」多蕾絲看看杜秋寒，不自在的聳肩淺笑道。

于飛虹苦澀的笑，壓抑住方才的惆悵和疑思，不由得一下子喜歡上了多蕾絲的善良，開朗和活潑。

她釋懷的拉着多蕾絲的一雙玉手，嫣然一笑，道：「不管怎麼說，妳是杜兄的救命恩人，沒有妳，也許我和杜兄永遠沒有見面的一天。」

多蕾絲默默的低頭垂睫，思索于飛虹的話意，心中嘆道：「于姑娘對杜大哥的關心，是無法言喻的，也許比我更深更遠……」

杜秋寒見于飛虹和多蕾絲這對如玉璧人如此親熱的模樣，不由得傻傻的笑咧開了嘴。

「小姐，杜公子和多蕾絲不宜逗留在這兒！」若華在于飛虹耳旁提醒道。

這句話有如暮鼓晨鐘，驚醒了于飛虹。

「我不能連累杜兄和多蕾絲公主……」這個念頭如閃電般的在她腦海中一閃而過。

她抽回手，催促多蕾絲和杜秋寒道：「我很高興見到你們，夜深了有所不便，你們快離開吧。」

于飛虹的聲音十分冷硬，杜秋寒如同被潑了一桶冷水般的身體顫動了一下，他喘口氣道：「于姑娘，妳一定遭到了困難，我心裏也有一些疑惑，如蒙不棄，我願意略盡棉薄之力……」

「不，杜兄，你身上已背負了深仇大恨，我怎忍心再煩累你，你們走吧！」

于飛虹說着，咬咬下唇，背過身去。

杜秋寒的一張俊臉，一下子變得好蒼白，好難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落寞而怔怔望着于飛虹那窈窕有緻的背影，如同泥雕木塑般，呆立不動。

多蕾絲扯扯杜秋寒的衣袖，小聲的道：「杜大哥，于姑娘有她的困難，我們離開吧！」

「瑤華，送杜兄和多蕾絲公主出去，並關照劉星和茶花保護他們出莊院，千萬不能讓金百輪發現！」于飛虹鄭重的交待道。

「是！」瑤華應聲道，語氣却有些顫抖。

杜秋寒終於邁開了步子，走了幾步，回頭拱手道：「于姑娘，我不會讓妳拒絕我的幫助和關懷的，後會有期！」

于飛虹的心絃震了一震，滿眶的淚水就要奪目而出，爲了不讓杜秋寒發現，她不敢開口再說一句話。

門開了又關上，于飛虹倏然不忍的回頭，淡藍色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見了。

「小姐，妳早點休憩，婢子回房了。」若華識趣的退了下去，她知道于飛虹需要

一個人好的靜一靜。

幾天後的辰時，于飛虹神色自若的坐在大廳內太師椅上，似乎早已忘記了曾令她又喜又悲的那晚。

金百輪走進了大廳，拱手恭立道：「令主，傳我進見，有何吩咐？」

于飛虹道：「金叔，明天是什麼日子，你知道嗎？」

此語一出，金百輪突然臉色變得灰青，嘴角抽搐着，彷彿聽到什麼五雷轟頂的大事似的。

「金叔，你怎麼啦？」于飛虹對金百輪的反應過度，感到十分的納悶，沒想到自己的一句再簡單不過的問話，竟使金百輪神態大變。

金百輪壓抑住了某種不安的情緒，啞聲道：「沒事，金某只是突然感到有些不舒服……」

「要不要請大夫過來？」

「哦，不……」金百輪幾乎低吼着拒絕了于飛虹的建議，呼了口氣道：「如果屬下沒記錯的話，明天是四月十五日。」

于飛虹點點頭，美目如電般的注視着金百輪表情瞬息萬變的老臉，緩緩的道：「虧金叔還記得，飛虹的生日已過了五天了……」

金百輪聞言，粗眉微皺，連忙拱手，請罪道：「請姑娘恕罪，因爲金某最近忙於瑣事，所以疏忽了姑娘的生日……」

說着，嘴角牽起了一抹神秘而意味深長的詭笑。

「姑娘，屬下立刻傳令下去，準備五十桌的上好壽筵，爲姑娘慶生日。」

話聲甫落，金百輪轉身退了下去。

「金叔，不必麻煩了！」于飛虹連忙擺手阻止，又道：「天天大吃大喝的，我感覺膩了，我倒有一個想法。」

金百輪怔了一下，轉身走回原位，道：「姑娘，但說無妨。」

「金叔，明日一早，我想二度遊賞西湖，就算補度生日吧！」

原來是這麼回事，金百輪凝肅的臉色豁然紓解了些，但幾乎在這同時，一抹陰影忽然在臉上一閃而掠。

「怎麼了？金叔，我這個要求過份嗎？」于飛虹緊緊盯着金百輪，怫然不悅的道。

「不，不過份，只是金某也有個小小的要求。」

于飛虹和瑤華、若華二婢對望了一眼，轉注金百輪，道：「你說說看。」

「在天黑之前離開西湖畔，並且除了湖面，其他地方不能隨意走動。」金百輪愼重的道。

「爲什麼？」

金百輪沉吟了一下，道：「姑娘的身份已不同於往昔，金某認爲，應儘量減少拋頭露面的次數，以保安全。」

「哼，前陣子還鼓勵我風風光光的出遊江湖，這會兒又有另一套說詞。」于飛虹心中十分不服，但芙蓉面上却湧上了一絲笑意，道：「金叔，你爲姪女設想得眞週到，金叔的要求我接受。」

這時，瑤華、若華兩姊妹心照不宣的對看了一眼，她們心中都在冷笑道：「明天小姐可忙得很，根本沒有那個閒工夫到處走動……」

第二天卯時初左右，同樣一輛華麗寬敞的馬車，緩緩的駛出青磚深宅大院。

于飛虹主僕一行人，獨缺了劉星和茶花二人。

金百輪內心似乎有心事，一馬當先，距離馬車足足有四個馬身之遠。

對劉星和茶花的突然不見了，金百輪也似視若無睹。

西湖不久就在望了。

遊人如織，包括文人雅士、富商巨賈、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勁裝打扮的江湖人士、販夫走卒……

彷彿各行各業的人士都湧向了西湖一帶，或漫步湖堤，或泛舟湖面，遊賞西湖的奪目美景。

瑤華掀開車簾，觀看車外的景象，見人海一片，嘴角不禁漾起了一抹放心的微笑。

與上次出遊西湖一樣，于飛虹一行的車馬隊，立刻吸引了無數遊湖者好奇與注意的目光。

馬車上的金釵令標幟，吸引了許多黑白兩道上人物的駐足圍觀與吱吱喳喳的指指點點。

劉星不知何時從人羣中出現，等馬車停穩後，劉星拱手朝馬車內道：「姑娘，一切都準備好了。」

「好。」馬車內傳出了于飛虹嬌柔的聲音。

金百輪滿臉疑思，跨下馬背，也朝篷車內問道：「令主，不知令主準備的畫舫是那一艘，屬下好先登船侍候。」

話聲甫落，車簾微飄，一條窈窕有致的白影一閃，于飛虹立定在金百輪的面前。

瑤華和若華也飛身出了馬車。

四周立刻傳來讚歎有加的驚艷聲。

于飛虹似乎已習慣了這種情況與禮遇方式，她落落大方的掃了人羣一眼，再朝金百輪道：「金叔，你看前面一丈遠的地方有什麼東西？」

一看于飛虹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金百輪突然感覺到情形不對，掉臉朝于飛虹指示的前方一看，不禁臉色發白，目瞪口呆。

原來一座臨時以木板搭成，卻裝飾華麗非常的擂台，矗立在離後湖三尺遠處，上面以金漆字寫着「龍女比武招親」七個大字。

擂台前劃成一個約五丈方圓的圓形場地，早已擠滿了好奇、看熱鬧與躍躍欲試的人。

「令主，這是怎麼回事？」金百輪回過頭來，驚疑萬分的問道。

于飛虹美目中突然泛出寒光點點，正色道：「金叔，我以金釵令主的身份命令你，今日我所決定的事，你只能在旁邊觀看，不能插手反對。」

說着，往擂台的方面掠步疾去。

瑤華和若華則領着八龍女，跟在于飛虹身後。

當周杰和姜全經過面色凝肅，神情木然的金百輪身旁時，周杰調侃他道：「金爺，別光僵在這兒，到擂台前沾沾喜氣吧！」

金百輪充滿血絲的兩隻老眼狠狠看了周杰一眼，一語不發，朝擂台的方向而去。

周杰被金百輪看得心裏有些發毿，他小聲朝姜全道：「金百輪已老羞成怒，我們兄弟倆可要小心了。」

「放心，憑我們這幾個月來苦練的武功，聯手起來，還怕無法防身嗎？」姜全一副不信邪的模樣。

兩人的談話聲已被遊人的嘩然聲浪所掩蓋住了。

一波波泛舟、遊湖、看熱鬧的人潮，紛紛一窩蜂湧向擂台前的廣場。

于飛虹纖腰輕擰，陡的上拔，俐落的飛落在擂台上。

八龍女則分成兩列，一列四人，粉頸低垂，垂手而立着，顯然她們對于飛虹所安排的比武招親沒有異議。

瑤華、若華、周杰、姜全、劉星、茶花等人，則負責維持秩序，同時保護八龍女的安全。

于飛虹右手平壓，示意看熱鬧的觀衆稍微安靜下來，然後說出開場白道：「各位英雄好漢，今日八位龍女在此打擂台比武招親，希望有膽識的英雄豪傑未婚者上台參加。」

話聲甫落，「好」、「好」、「贊成」之附和聲此起彼落。

憑八位龍女出衆的姿色，當然使許多愛慕者躍躍欲試。

「金釵令主，比武的規則是什麼？」有人大叫道。

于飛虹沈吟了一下，道：「點到爲止，凡是在五招之內勝了任何一位龍女，即有資格成爲乘龍快婿，不過，也得要龍女們看中對方才可以，決定權仍操在八龍女手中。」

于飛虹的這番話，實爲八龍女將來的幸福着想，免得誤了她們的終身。

八龍女此時不約而同的抬眼，以感激莫名的眼光，看了于飛虹一眼。

雖然與于飛虹的外貌相比，八龍女仍然略遜一籌，但是這一抬眼顧盼間，却也風靡了不少人。

所以條件雖然嚴苛，竟沒有人提出異議。

「既然各位對比武規則沒有異議，比武招親就此開始！」于飛虹宣佈後，便退到一旁。

接着，台上只留下于飛虹和理廚兩人，其餘七位龍女暫時退下。

「咻！」的一聲，一名癩痢禿頭的凸肚大漢，提着一柄木鼓鎚，縱上台來，抹着嘴角流出來的涎沫，嘿嘿邪笑道：「小娘子，你老公賈成舟來會妳了！」

理廚柳眉皺得緊緊的，「刷」的一聲，軟歛倏然飛起，削向凸肚漢子的大肚子。

劍勢凌厲，凸肚大漢的木鼓鎚根本使不上一點用處，只好以一招「懶驢打滾」的下流招式，躲開了這一劍，不過下襬衣角仍被削落了一小塊。

凸肚大漢摸摸鼻子，灰頭土臉的退了下去。

「哼，癩蝦蟆還想吃天鵝肉！」台下觀戰的若華啐道。

瑤華四下一望，自言自語似的道：「人才濟濟的江湖，應該有才俊之士能配上八龍女才是。」

若華朝瑤華眨眨大眼睛，一臉神秘的笑。

「有誰還要上來？」于飛虹美目一溜衆人，詢問道。

台下衆人看見理廚三兩下就擺平了賈成舟，足見八龍女不是泛泛之輩，有的接頭交耳，竊竊私議起來，有的一臉猶疑與觀望的神色。

于飛虹皺了皺眉頭，這時忽然閃身晃上了一位銅面勁裝男子，自有一股英氣。

他恭敬的朝于飛虹及理廚拱拱手，有禮的道：「在下青城派弟子洪俊，來向姑娘賜教。」

此人雖不算長得英俊，但五官端正，且舉止有禮，先就博得了理廚的好感。

只見理廚粉腮微紅，提劍抱拳道：「請出招吧！」

洪俊道：「姑娘得罪了！」

反手拔出背上寶劍，幻出三朵紫色梅花，向理廚的右臂攻去。

劍勢和緩，似不忍傷害佳人一根汗毛，理廚唇角帶笑，嬌軀斜飛，輕易的躲過這一劍。

軟劍一抖，只運上一成內力，橫削洪俊的長劍。

只見「鏗」的一聲，兩劍交擊，爆出一縷青焰，然後二劍各自分開，二人也各自後退了三步。

對視了一會兒，洪俊和理廚臉上都有一抹靦覥的神色。

失態的感覺一閃而過洪俊的腦海，長劍灑出一片金虹，挾着一團罡風，已點到理廚的右腕。

理廚低喝一聲，一招「風捲殘雲」，足足將洪俊迫退了三尺。

此時雙方已對上了三招，洪俊已略呈下風之勢。

只見理廚嬌喝一聲，軟劍運上兩成功力劈向洪俊胸前。

洪俊舉劍擋去，那知軟劍逼到胸前半寸前突然收勢。

長劍「噹」的一聲，碰擋到軟綿無力的軟劍劍身上，軟劍脫了手，理廚呻吟一聲，已被罡風掃到左腕，仆倒在地。

「姑娘，傷着了沒有？」洪俊爲理廚拾起了軟劍，臉色發白，又悔又急的問道。

理廚呶呶嘴巴，默默無語的咬牙站起，接過軟劍。

站在一旁的于飛虹點頭微笑，忖道：「理廚軟刀用不上兩成功力，每招只使了一半，且故意落敗，分明她對洪俊有意思。」

立刻宣佈道：「這場比武，洪俊勝了理廚姑娘。」

說着轉向理廚，問道：「理廚，妳有異議嗎？」

理廚搖搖頭，含羞道：「任憑令主做主。」

「好，」于飛虹又轉向洪俊道：「洪壯士，你先退下，比武招親結束後理廚姑娘會和你見面。」

洪俊喜不自勝的看了理廚一眼，然後飛身下台。

理廚退下，接着調味上場。

就在這時，金百輪額頭冒出了豆大冷汗，他冷冷一笑，趁着人聲喧嘩，大家的目光都注視在台上時，轉身不見。

不一會兒，又有一名紫衣勁裝漢子，拿着一把連環鎗飛身上台。

這名方頭大耳的魁梧黑臉大漢扯着粗嗓子，朝調味抱拳道：「俺山東濟南青虎門方敬天，向姑娘請救。」

此人雖然說話粗聲粗氣，但擧止還算有禮，給人一種粗中有細的感覺。

調味的心思一閃而過，手中軟劍已向方敬天中盤掃去。

「杜大哥，你看，于姑娘在擂台上！」台下，多蕾絲費力的擠進人羣中，朝身旁的杜秋寒指點道。

杜秋寒「嗯」了聲，瞇着眼睛，朝擂台上看過去。

只見于飛虹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擂台上你來我往比武中的二人，自然沒看到杜秋寒和多蕾絲也夾雜在人羣中。

自那晚離開于飛虹的住處後，杜秋寒就沒有離開杭州的打算。

他和多蕾絲在距于飛虹住處最近的一家客棧，租了兩間上房住了下來，時時想再見于飛虹一面。

金釵令主于飛虹率八龍女比武招親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一個早上便哄動了整個杭州城，把整個杭州城炒得熱鬧萬分。

當然，杜秋寒趕到西湖，不是爲了湊熱鬧，而是爲了見于飛虹。

「他媽的，瞧那黑大個子下台一鞠躬，這八個騷娘們簡直是以貌取人嘛，他奶奶的！」一個缺胳膊的凸眼漢子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發着牢騷道。

一掉臉看見杜秋寒，嘿嘿乾笑了兩聲，上下打量了杜秋寒好幾眼，慫恿道：「喂，小白臉，有沒有興趣上台試試？我包準那八個姑娘們一看見你，三魂七魄都飛掉了！」

「杜大哥……」多蕾絲聞言，突然雙手緊緊抓住杜秋寒的胳膊，杜秋寒可從她的含情雙眸中瞧出惶恐和醋意。

杜秋寒感覺得出，這幾日來的單獨相處，多蕾絲對他的愛戀越來越深了。

那凸眼漢子見到杜秋寒身邊已有個俏佳人，邪笑了幾聲，訕訕的別過臉去。

就在這時，擂台上傳來「刷」的一聲，一柄金鐧緊緊抵住調味的的咽喉，調味的一張俏臉又急又羞的脹成了紫紅色。

這枝金鐧的主人是一個花甲老翁，能在五招之內取勝，劍出如風，戰勝招術詭異的龍女，可見其武功內力之精湛。

「哈哈哈，姑娘承讓了！哈哈！」花甲老翁收回金鐧，還不停的呵呵笑着。

于飛虹有些侷促不安的道：「這位前輩尊姓大名？」

「哈哈哈，妳先不必問老夫名諱，我現在可以帶這個丫頭走嗎？」花甲老翁指指調味。

「不行！」于飛虹決然的道。

花甲老翁臉色倏變，沈聲道：「妳明明說能在五招之內贏了龍女——」

「不錯，我也說過這件事情的決定權八位龍女有一半。」于飛虹截斷道。

花甲老翁怔了一會兒，看了調味一眼，再朝于飛虹道：「妳能確定她不肯跟老夫走？」

「飛虹有十成把握。」

花甲老翁眼珠子一溜，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歇了一會兒才道：「我明白了，調味姑娘是嫌我年紀太大？」

「不錯。」調味一個鯉魚打挺，起身簡潔的道。

花甲老翁突然冷笑道：「哼！如果老夫一定要帶她走呢？」

于飛虹花容冷霜一罩，道：「那飛虹只有得罪了！」

花甲老翁怔了一下，又哈哈笑了數聲，笑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于飛虹滿臉不解，不知這位花甲老翁爲什麼不怒反笑。

花甲老翁突然止笑問道：「妳知道中原少年俠士蕭元雄這個人嗎？」

于飛虹想了一會兒，回道：「我曾聽家父提起，他是當今一個胸懷大志的正義少俠，我還聽說他有一個同胞姊姊。」

「不錯，我就是這一對同胞姊弟的爹，今天我是代兒子挑選兒媳婦來的。」

「什麼？老前輩您就是笑笑使者蕭彌勒！」于飛虹吃驚的問。

「哈哈哈，老夫聽某些人傳言，金釵令主輕狂傲狷，如今親眼所見，才知傳言皆是中傷，金釵令主不但長得貌美，而且聰明、善解人意，哈哈哈！」

蕭彌勒「哈哈」聲中，人已飛下台下。

「蕭前輩，調味姑娘等比武招親擂台大會結束後，會跟您走的。」于飛虹朝台下蕭彌勒道。

蕭彌勒邊點頭，邊「呵呵」大笑着。

調味退了下去，奉衣走上擂台。

奉衣是八位龍女當中，個性較爲深沈冷肅的一位；因此她的心思深鎖了些，對男女愛情的渴求也較爲矜持。

「刷！」

「刷！刷！」

軟劍只施展了六招，便逼退了四位登台求教的高手。

于飛虹注意到，奉衣在出招時，神思專注於招術變化上，根本忽略了對於對方的人品和出身的觀察。

「奉衣姑娘，在下求教來了！」清嘯聲中，「咻」的一聲，竄上了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的褐臉黑衣漢子。

「報上名來！」奉衣冷冷的道。

「在下劉依林，四海鏢局的總鏢頭。」

于飛虹眼珠子一溜，暗忖：「聽周杰說起，這位劉總鏢頭是個江湖硬漢，奉衣的終身若能夠託付予他，我也就放心了。」

于飛虹心中靈光乍現，於是緩緩走向奉衣，拍拍她的肩頭，順口道：「奉衣，小心了。」

奉衣朝于飛虹一笑，「刷」的一聲，右腿前跨一步，軟劍砍向劉依林的上盤。

不料身子這一前傾，却像失了重心一般，整個人撲向劉依林的懷裏，軟劍也使不上力氣。

「啊？姑娘，妳沒事吧？」劉依林一把攬住奉衣的纖腰，對奉衣自動的投懷送抱感到錯愕萬分。

奉衣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忸怩的掙開

劉依林的懷抱。

這時，台下觀眾的哄然大笑夾雜着竊竊議論聲，奉衣更是感到臊熱難安。

「劉鏢頭，你贏了奉衣，奉衣，妳的意思呢？」于飛虹看着劉依林，又瞧瞧奉衣道。

奉衣彷彿了解于飛虹的苦心，豪爽的點點頭。

「姐，小姐的用心眞是艮苦！」台下若華扯扯瑤華的衣袖，低聲道。

瑤華點點頭，望了四周一眼，道：「不知道杜公子會不會在這裏出現？」

若華有些氣憤的道：「哼，他天天和那個外國姑娘耗在一塊，恐怕早已把小姐忘掉了！」

「唉，他如果忘了小姐，還會記得我嗎？」瑤華自怨自歎起來。

「姐，妳猜慕白公子會不會也來湊熱鬧？」若華滿臉殷切的道。

瑤華定了定心神，道：「若華，別想那麼多，先把八龍女嫁出去要緊。」

說罷，突然眼睛一亮，指指正飛身而起的一位年輕人；吃驚的道：「他不是武當弟子徐再盛嗎？怎麼他也來了？」

若華得意的一笑，彷彿徐再盛會參加比武擂台大會，是意料之中的事。

原來昨夜她得到了于飛虹的同意，連夜差劉星趕往武當山，將原委告訴徐再盛，加上徐再盛本人對畫眉也有好感，於是趕來參加比武招親大會。

擂台上，徐再盛和畫眉已對招起來，兩人客客氣氣，禮禮讓讓的，不像在比武，却像在相互切磋練劍一般。

只過了二招，畫眉便「嚶嚀」一聲，仆倒在地，一雙勾魂杏眼却含情脈脈的瞄了徐再盛好幾眼。

「姑娘，有所得罪了！」徐再盛立刻攙起畫眉，並且乘機在滑嫩玉手上輕輕一捏。

理所當然的，這樁姻緣已然成了定局。

金百輪又出現在台下，這次他的臉色不再那麼蒼白，只是一語不發的盯住擂台上的動靜。

「好一對天作之合的璧人！」多蕾絲望望擂台上的徐再盛和畫眉，若有所思的贊歎道。

她雖和杜秋寒已有夫妻之實，杜秋寒却無法專心愛她一人，于飛虹仍然佔據着他的內心一個重要位置。

凝思間，突然聽到耳旁響起了五長三短的口哨聲，多蕾絲突然花容失色，口唇顫動，吃吃的道：「杜……杜大哥，是父王！」

杜秋寒也聽到了口哨聲，只是不明白口哨聲代表什麼意思，修眉一皺，道：「他知道妳在這裡？」

「父王手下的耳目衆多，除非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否則他一定會找到我，命我回去。」多蕾絲懊惱的道。

「現在怎麼辦？」杜秋寒頓時沒了主意。

「立刻去見他，否則再過半個時辰，就會連累到你身上！」

多蕾絲說着，匆忙的拉起杜秋寒的手，穿出重重人牆而去，杜秋寒甚至不及再回頭望于飛虹一眼。

多蕾絲直往外湖的方向飛奔而去，穿過一片濃密的相思林後，才停了下來。

杜秋寒一抬眼，便望見前面五尺處，一棵大相思樹下，有五個人。

「父王，有甚麼急事嘛！可把女兒急死了！」多蕾絲愛嬌的甜甜一笑，朝中間坐着的那人撲奔過去。

那人嘆了口氣，寵愛萬分的輕撫在他懷中撒嬌的多蕾絲背部，一雙紫藍色眼眸却注視着杜秋寒，沈聲道：「他就是一直跟妳在一起的中土男人？」

這人約有五十餘歲，面色紅潤，身體壯碩，披着一件粉紅色狠毛大氅，皮膚比多蕾絲還白，鼻樑比多蕾絲還挺……坐在一個覆蓋着五顏六色波斯地毯的躺椅上。

他是個道地的波斯人，出口的卻是一口找不出瑕疵的漢語。

多蕾絲微微驚訝的一笑，站起身來，驚聲道：「是呀，他的姓名叫杜秋寒，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男人！」

波斯國王眉頭緊緊皺起，很不友善的盯着杜秋寒看。

多蕾絲感覺到氣氛有些不對，於是朝杜秋寒擠擠眼，催促道：「杜大哥，快呀，快見過我父王！」

「晚輩杜秋寒見過波斯王！」杜秋寒朝波斯國王恭敬的行禮道。

「給我拿下！」波斯國王突然一喝，朝伴隨身旁四位彪形大漢擺手道。

「是！」

「慢着，」多蕾絲驚慌失措的以身體擋在杜秋寒前面。「父王，他犯了什麼錯？」

「哼，他不但弄翻了我的船，而且還勾引我的女兒！」波斯國王吹鬍子瞪眼的怒道。

「不，不，不是他，是大風浪撞翻了船，他也沒有勾引我，是我自己愛上他的！」多蕾絲看看父王，又望望杜秋寒，眼淚急得流了滿腮。

杜秋寒看了不由得感到心疼，他朝波斯國王拱手道：「我和令嫒交往如有過錯，我杜秋寒願一肩承担，請勿責怪令嫒！」

「不，杜大哥……」

波斯國王截斷多蕾絲的話，低喝道：「多蕾絲，妳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以前對我的承諾！」

此語一出，多蕾絲臉色倏然變得比一張白紙還蒼白，她搖搖頭：「不，不……」

然後，她掩面痛哭起來，哭得肝腸寸斷，抽抽噎噎的道：「我……我不喜歡……他……我要杜大哥！」

「絲兒，妳瞞了我什麼？」杜秋寒心疼的輕撫着多蕾絲的肩頭，黯聲道。

「不要碰我的女兒！」波斯王的一頭獅子般鬈髮氣得都快要矗立起來。

杜秋寒只有放開多蕾絲，歎了口氣。

波斯王突然也重重的歎了口氣，以哀求的口吻朝多蕾絲道：「乖女兒，跟父王回波斯去，如果妳堅持不回波斯，下嫁給席爾坦波王子，父王的權位恐怕不保了，妳的身份也會由公主下降爲平民！」

杜秋寒終於明白了，波斯國王爲何急於逼多蕾絲回波斯的主要原因。

（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啞巴與金神君被龍捲掃飛天外，將要跌下萬丈深淵，啞巴為救金神君，而受了重傷，落在峭壁上，金神君運功替啞巴治療……話說陰魔進襲應天青內心時，亦發現應天青的那幅畫正是自己要追尋的形象，陰魔化成一股龍捲風盤旋着，應天青甫見那龍捲的風眼就認定是天下最完美的眼睛了，將之畫在畫上後，那幅畫突向上飄揚，片片碎裂，瞬即再合成一個活美人……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心魔擾亂思緒　高手戰果落空

柔柔這時候又化作龍捲，飛捲在半空中，她是在遠離應天青之後才再作出這個變化，她雖然不知道應天青的感受，但想到應天青是玄門正宗，對旁門左道未必會喜歡，還是可免則免，也不讓應天青知道她要去做的是什麼事。

她那片刻是感覺到妖人方面又大禍臨頭，需要她趕去救助。

在她來說，那些妖人給她的感覺當然沒有應天青的親切，只是想到那是同一類，當然不希望那些妖人受到欺凌壓迫。

這所以她一出世第一件事便破碎禹鼎，將那些妖人釋放出來。

那時候她尚未定形，現在雖然已定了，感覺還是那樣子。

她比啞巴無疑更像一塊璞玉，只是陰性天生，難免與陰性較重的妖人連繫起來。

那些妖人知道了她的存在，也已然將她當做頭兒，危急之際，自然向她送出求救的訊號。

那些訊號聚在一起便變成一股強烈的訊息，迅速送到至陰的所在。

也就是陰魔的心深處。

與應天青雖然是難捨難離，可是羣妖生死關頭，千萬火急，陰魔還是不忍，連忙趕去。

＊　＊　＊

那些妖人離開了死火山，很自然的又聚在一起，也許他們都明白大劫之後，元氣大傷，必須互相扶持，團結一致。

他們聚在一起，自然又是妖氣沖天，玄門正派的高手要找到他們實在是很容易的事，看見龍捲不在，立時一齊採取行動。

那麼多玄門正派的高手結集也自然有一股正氣，才迫近，羣妖亦察覺，趕緊作好準備應戰。

＊　＊　＊

這一戰自然是玄門正派佔盡上風，半邊神尼和果然和尚率先衝殺，當眞是雷霆萬鈞。

衆妖有備而戰，仍然是狼狽不堪，急急聚在一堆，一齊祭起法寶，有如一個保護罩的裹住。

一開始已是挨打的局面，強弱分明，玄門正派的高手當然把握機會，全力進攻。

玄門正派的力量就正如一柄大鐵鎚，一柄利劍，全力攻擊，企圖打破那個保護罩。

羣妖在保護罩當中挨打，一下接一下連續重擊之下，實在苦不堪言，他們求救的訊號也就在這時候聚在一起，穿破保護罩送出去。

陰魔趕到的時候，保護罩已經被敲破，玄門正派的法寶長驅直進，首當其衝的百數十個妖人有些身首異處，死傷狼藉。

玄門正派的高手正要再下殺手，已感覺到陰魔的魔力，回頭看去，更就嚇了一跳。

陰魔因為一身棗紅色的衣衫披風，這一次轉動起來，那一股龍捲便變成血



紅色。

那就像是血，令人看來經已魄動驚心，何況那股龍捲移動，「轟轟發發」的，聲勢駭人。

玄門正派的高手早已領教過那股龍捲的厲害，這時候再見，自然更加心驚。

他們連忙祭起法寶迎去，還未接近，已然被龍捲盪開，根本未能夠接近。

龍捲接着化作風牆，血紅色的風牆，排山倒海也似的，尚未接近，氣勢已經迫人。

玄門正派的高手一驚再驚，一口氣還未喘過，風牆已經壓近。

果然和尚、半邊神尼同時感覺到陰魔迫至。

一樣的心魔，可是果然和尚、半邊神尼在心魔襲至同時，仍然難免陷進魔道。

情形就正如死火山那邊一樣，他們陷身魔道同時，功力亦分散，那道風牆的去勢更加强勁，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不由被迫退。

果然和尚、半邊神尼心神一定，連忙再凝聚功力，這功力才凝聚，心魔便襲來。

雖然才有過經驗，心魔還是襲進，兩人的心情一亂，功力又分散。

半邊神尼又急又氣，頓足叫出來。「這算是什麼，怎樣打下去？」

果然和尚亦無可奈何的發出一聲佛號。「我佛慈悲，果然厲害。」

他們的功力一散再散，再要凝聚雖然不是沒有可能，已然沒有這種心態。

那道風牆也就更加淩厲了。

玄門正派的高手不由得往後倒退，那邊羣妖節節進迫，一面歡呼高叫。

這一次，柔柔已不覺得這種歡叫聲可喜，反而有一陣厭惡的感覺，她與應天青結下合體緣，多少也已有些改變。

這股厭惡冒起來同時，那道風牆亦停下來，雖然停下，但壁立之勢仍然是令人看來心驚魄動。

羣妖不由停下歡呼，一陣怪聲怪氣，都是奇怪那道風牆爲什麼停止移動。

然後他們都聽到一個很清晰的聲音，那彷彿來自天外，又彷彿來自那道風牆，清楚的傳達一個閉嘴的命令。

他們也同時感覺到那個命令的威嚴，不由自主一齊閉上了嘴巴。

那當然是柔柔的主意，看見羣妖服從，轉向玄門正派的高手。「別再傷害我的人，走——」

那聲音在玄門正派那些高手的感覺，亦彷彿來自天外，又彷彿來自風牆內。

他們不約而同相顧一眼，一齊振奮起來，準備來一次硬拚。

柔柔感覺到他們的意圖。「你們再不走，我可不客氣的了。」

她的語聲很清楚的送入那些玄門正派高手的心深處。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有些猶疑，可是正邪不兩立，還是準備作最後一拚。

柔柔終於動氣，風牆一動，化作龍捲，「轟轟發發」的伸展向天空。

天地之間刹那一片血紅色，那本來黯淡的太陽更加黯淡了。

柔柔繼續飛捲，不到片刻已捲盡天地間僅有的陽氣。

太陽立時只剩下一個剪紙也似的輪影，連一些光芒也沒有了。

天地間與之同時逐漸寒冷起來，龍捲再過，無數雪花飛舞在天地間。

那些玄門高手立時都感覺天地間的陰寒，不由自主打一個寒噤。

「果然是天魔——」果然和尚長嘯佛號，心念一轉再轉，仍然驅不去那股寒意。

半邊神尼却是一再凝聚功力，準備出手一搏，可是那股內力竟然像給冰封起來，不由地頓足長歎。「不能再戰了——」

這兩個玄門高手中的高手也有這種感覺，功力較低的當然更覺心寒。

柔柔隨即化回風牆，在那道風牆上現出變幻不定的兇惡模樣。「快走——」

這兩個字與寒氣直送進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的心深處，不由得衆人心冰魄寒。

果然和尚知道再下去大家都支持不住，不禁長歎。「走吧——」

半邊神尼亦接一句：「走吧——」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齊聲長歎，一齊動身開溜，果然和尚、半邊神尼走在最後，沒有再凝聚功力，他們感覺不到那道風牆的敵意，也提不起勇氣與那道風牆一拚高下。

在那道高與天齊，「轟轟發發」，氣勢萬千的風牆下，他們顯得是那麼渺小。

有他們押後，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當然放心撤退。

羣妖隔着風牆仍然看得淸楚，不由自主呼嘯起來，便要追殺。

他們才動心，那道風牆便震怒也似的震動，與之同時，他們又聽到柔柔的喝叱：「別追——」

羣妖不由一齊停下來，那喝叱的威力也實在大得太不可思議。

柔柔的喝叱由魔力送出，驚心動魄，直迫進那些妖人的心深處。

那些妖人相顧一眼，不由齊問：「頭兒的意思要我們怎樣？」

「你們積弱之身，絕不是他們的對手，爲什麼還要自找麻煩？」

羣妖呆一呆，齊聲呼叫。「是他們找我們麻煩。」

「有我在，他們絕不敢妄動。」柔柔說得很認眞。「只要你們不去惹他們，他們不會再來找麻煩的了。」

「正邪不兩立啊——」

「那有這種事！」柔柔當然不相信，與之同時她又想起了應天青。

應天青乃是玄門正派中人，現在不也是與他相處得很好。

「頭兒忘記了他們將我們封在禹鼎內，要我們永不超生？」羣妖當然不會忘記這深仇大恨。

「這是以前的事，現在禹鼎沒有了，什麼仇仇怨怨也沒有了。」柔柔的確是這樣以爲。

「可是他們在追殺我們——」

「那是因爲你們還未表明態度——」

「頭兒不主張我們報仇？」

「寃寃相報何時方了？」柔柔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

羣妖大感愕然，在他們來說，根本不會有這種話，一時之間要他們接受，當然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他們也沒有立即表示抗拒，因在禹鼎中那麼多年，他們的雄心壯志早已經消磨殆盡，思想也變得有些遲鈍，分不出什麼是道理，什麼不是的了。

「你們好好的找一個地方安定下來，那些玄門正派的人始終會明白大家可以和平相處的。」柔柔跟着是這種話。

羣妖雖然已不再意外，但聽到這種話，亦難免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他們若是來找你們麻煩，有我應付，這你們應該放心的了。」

羣妖呆聽着。

「天地間現在沒有什麼地方你們不可以寄身的了。」柔柔這句話當然也不錯。

陽氣殆盡，天地間的確無處不陰寒，羣妖到任何地方都一樣可以很舒服的留下來。

羣妖當然有這種感覺，一齊向風牆拜倒。「天下是我們的天下，只要那些玄門正派的人不來找麻煩，一切也就罷了。」

「很好——」柔柔風牆移動，「轟轟發發」的再化作龍捲，飛捲在半空。

這股龍捲也就像柔柔此際的心情那樣，充滿了希望，沒有生機，也沒有破壞性，所過之處，一切都如常，並無任何的變化。

羣妖也好像感覺到這股祥和，兇殘的表情逐漸軟化下來。

柔柔一股龍捲更變得柔和，由飛捲而飛舞，最後化作一道其長無比的赤練，飛虹般在羣峯中穿插飛舞，飛舞進長空。

羣妖看着面面相覷，他們久囚之下出來，心智也顯得遲鈍，現在再給柔柔這樣子教訓一頓，更就像弱智也似，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終於一齊往北方移動，那是天地間更陰寒的所在。

柔柔在天空中看着，心裏更高興，飛舞起來也就更加美麗了。

玄門正派的高手雖然已經退得老遠，但仍然看見那股龍捲的變化，當然看不明白，只是亦感覺到那股龍捲一些殺意也沒有！

然後，陷空老祖的訊息來了。

這訊息送來的時候，陷空老祖已然在幻波池。

百禽大師、極樂眞人、霹靂子都在，他們是在與陷空老祖仔細研究之後，才趕到幻波池這兒來。

這個幻波池無疑已經是他們最後的生機。

幻波池可以說是天下最奇怪的地方方圓數里，四季如春，當中一條奇大的水柱從地底穿破一個洞穴冒出來，沖天數十丈，四散開去，落在水柱周圍的一個大池內。

那不如說是一個大湖，當中一個小島浮出水面，那條水柱也就是在小島的中央噴射出來。

半空落下的水珠沒有一顆落在小島上，那個小島也就像是罩在一個水晶造成的罩子中。

水柱終年不絕，湖水也從來保持一定的深淺，無數奇形怪狀，七彩繽紛的魚類浮游湖水當中，若說這不是神仙境界，沒有更像的了。

天地間陽氣雖然殆盡，對這個地方顯然並無影响，仍然是山明水秀。

被陰魔逐走的陽氣也就是遊竄進這個地方，那陰寒之氣當然不可能對這個地方有多大影响。

應天青、金神君、啞巴趕到來的時候，陷空老祖、百禽大師、霹靂子，極樂眞人四人在幻波池中的小島上量度方位，陷空老祖手捧着一個羅盤也似的東西，一臉凝重之色，煞有介事。

應天青一看便知道那看來像羅盤的東西比羅盤還要複雜，他當然也知道陷空老祖是一個天才，天文地理方面設計了許多探測器具。

金神君雖然不懂得製造那些東西，到底博聞強記，一看便知道那東西是什麼用途。

他也沒有避忌，來到陷空老祖身旁，看着看着忽然插口一句。「離開地面三尺是不是好一些？」

陷空老祖一怔，想想連連點頭。「對，對——離開地面一些才不受地氣影响。」

百禽大師、極樂眞人、霹靂子三個不由以驚奇的目光看着金神君，在他們的眼中，陷空老祖已經是這方面的專家。

對陷空老祖所用的東西他們大都不懂，現在金神君非獨懂，而且顯得比陷空老祖還要高明，他們又怎能不佩服。

陷空老祖其實也明白那個道理，只是當局者迷，一時省不起來。

天下實在太平已太久，這突然而來的轉變難免令他們措手不及，心神不免大亂。

陷空老祖也不例外，比起其他的玄門正宗，他安逸的日子過得更久。

這一次的轉變，無疑令他大感興奮，一個人悶了那麼久，實在需要一些刺激的，只是這個刺激來得未免太急促，也太強烈。

雖然已經一段時間，可是已丟下那麼多年的東西再用起來，難免是有些疏忽。

這探測陽氣輕重的東西他實在太久沒有用了，總要一番操作才熟悉。

金神君勝在記憶力强，再加上小心眼，所以一看便看出陷空老祖不妥在什麼地方。

一言驚醒，陷空老祖馬上將那個羅盤也似的東西移離地面三尺以上。

那個東西立時有準確的反應，陷空老祖橫移數步，脫口一聲：「是這裏了。」

每一步橫移都接近三尺，這凌波虛渡的功力在他來說當然不算得是什麼。

他將那個羅盤也似的東西固定在準確的方位才停下來，以讚賞的目光看着金神君。

雖然沒有說出口，金神君已深深感覺這份讚賞。

百禽大師、極樂眞人、霹靂子當然也露出讚美的表情，方才他們對金神君的推測仍然有些懷疑，現在當然不能不相信。

陷空老祖隨即將那個羅盤也似的東西放在確定的位置上，抬起頭來。

金神君忍不住問：「你要我找那股陽氣的所在？」

陷空老祖點頭，目光一轉：「大家大概都已留意到天地間的陽氣已消失殆盡。」

應天青接上口：「我們來的時候，太陽已只剩下一個薄薄的光影了。」

金神君仰天望一眼：「天地間已越來越陰寒，部份較高的地方已開始結霜。」

陷空老祖歎一口氣：「在這樣下去，天地間一片冰寒，不難滅絕生機。」

「不會吧。」金神君很自然的接一句。

陷空老祖歎息着。「事實放在眼前，除了這幻波池一帶，到處都已經是陰寒一片，這幻波池所以四季如春，只因爲最接近地肺，是天下至陽的地方，也所以，那被迫流竄的陽氣亦竄進這兒了。」

「那只要將陽氣放出來，便沒事兒的了。」

陷空老祖自信的點頭。「陽氣之所以流竄，完全是因爲那股陰寒之氣來得很突然，經過一段時間，再在地肺壯大，只要我們能夠拿回來，太陽便會回復光明，天地間一片溫暖，那個陰魔便不能夠再爲所欲爲的了。」

金神君毫不猶疑的點頭。「有道理，只是那一個去拿這陽氣呢？」

極樂眞人插口一句：「在我們當中相信只有老祖有這個功力。」

百禽大師亦接上口。「我可是連如何進入地肺也不曉得。」

霹靂子下意識接問：「是啊，如何才能夠進入地肺呢？」

陷空老祖皺着眉。「我們必須先弄一條通道進入地肺，然後才談到取那股陽氣。」

金神君信口一句：「也不是一件難事。」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面上，連陷空老祖也覺得爲難的事情，他竟然視作等閒，又怎能不令大家意外？

金神君隨即說下去：「霹靂子有的是炸藥，只要炸開地面，不就解決了。」

他說來實在簡單，這無疑也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因爲太簡單，其他人反而想不起來。

他們都已習慣，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也所以越簡單反而越省不起來。

金神君可是心直口快，也從來沒有想到那麼複雜，所以說來都是直截了當。

陷空老祖他們已實在太久沒有聽到這麼直接的說話，反而有一種一新耳目的感覺。

他們一時間齊皆一呆，沒有一個露出輕視的表情，反而驚奇的看着金神君。

在他們之間，已有所謂「返璞歸眞」，這也是一種頗高的境界。

他們都以爲金神君已經到了返璞歸眞的至高境界，尤在他們之上。

「對，就是這麼簡單——」陷空老祖長吁一口氣，轉向霹靂子：「要將這個地方炸開，直達地肺，需要多少時間？」

霹靂子想想。「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你身上所帶的火藥足夠？」陷空老祖再問。

「足夠——」霹靂子自信的。

陷空老祖點頭。「那你將地面炸開，好讓我下去把陽火引出來。」

霹靂子點頭，雙手一擺式。「大家讓開，讓我拿火藥炸開地面。」

極樂眞人百禽大師便要讓開，應天青目光一轉，插口一句：「我看陰魔不會這樣輕易讓你們完成這件事。

「理所當然——」陷空老祖點頭。「只怕我們這邊才開始，陰魔便已有感覺，趕來制止的了。」

應天青接上口。「所以我們在下去引取陽火之前，必須先作好防禦措施。」

陷空老祖點點頭。「這當然，我已經召集所有的玄門正派高手到來。」

應天青目光再轉。「他們已經來了。」

那邊天空果然一羣玄門高手向這邊飛來，遠遠看來，已發覺有些不妥。

半邊神尼果然和尚先掠至，一見陷空老祖，和尚脫口一句：「那個陰魔果然厲害——

半邊神尼冷冷的一聲：「又是那一套。」

陷空老祖目光一轉，忍不住問：「那些妖人怎樣了？」

「我們正要追殺他們，陰魔出現，又將他們救了。」半邊神尼尤有餘憾。

「陰魔沒有追擊你們？」陷空老祖已肯定他們絕對不是陰魔的對手。

果然和尚沉吟着。「這說來奇怪，她並沒有出擊，只是警告了事。」

半邊神尼接上口。「她攻擊的能力如何我們仍然不知道，可是她應該有足夠的能力攻擊我們。」

「是怎麼樣？」陷空老祖追問。

「她化作龍捲，再一次飛捲半空，捲盡了天地間的陽氣，連雪花也出現了。」

果然和尚微喟。「天地間現在已一片深寒，再下去只怕冰封萬里，生機盡絕。」

百禽大師面色大變。「總要想辦法制止，否則雀鳥要死亡了。」

「豈止雀鳥？」極樂眞人長歎一聲。

陷空老祖再問：「你們所見那個陰魔可有什麼變化？與之前可有什麼分別？」

「有——」果然和尚嘟噥着。「之前一片陰森，現在可是變了一片觸目的血紅色。」

「可見面目？」

「不見，我們所見仍然是風的感覺。」明顯的威力已增强很多。」

「集合大家的力量相信還是可以應付得來的，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絕望的感覺。」陷空老祖這倒是心中的眞正感受，並非故意說出來讓大家安心。

他隨即從袖子裏拿出一卷羊皮地圖也似的東西攤開來，那之上全都是縱橫交錯的綫條，乍看之下，複雜得令人目眩，但細看又覺得井井有條，並不難分辨得出來。

「這是我鑽研了多年的萬仙誅魔陣，本來閑着無聊，畫來消磨時間，以天下太平，那來的邪魔作怪，想不到今天還是派上用途。」

金神君接問：「老祖準備拿這個萬仙誅魔陣對付陰魔？」

陷空老祖搖頭。「是希望能夠暫時阻止她進入幻波池，讓我有時間進入地肺取回那股陽氣。」

金神君又問：「老祖已請來萬仙的了。」

陷空老祖苦笑一下。「這萬仙的名字不過隨手拈來，要佈陣的還是我們。」

「仙凡有別，老祖不能指望過高的了。」金神君當眞是心直口快。

陷空老祖看看金神君，把頭一搖。「金神君脫胎換骨，我是望塵莫及，這件事上還要神君加倍小心，鼎力幫忙。」

「老祖又來這種話了，我們同道中人，當然會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金神君表現得非常豪爽。「現在當然要同心協力。」

陷空老祖目光一掃。「這個誅魔陣美其名爲萬仙，事實無須那麼多人，但必須通力合作，人多總是容易彌補其中不足。」

果然和尚目光落在羊皮上。「只是怕心魔突然而來，難免有錯失。」

陷空老祖點頭。「我早便已考慮到，這個誅魔陣的作用就是將大家的力量連結起來。」

「可以嗎？」金神君懷疑。

陷空老祖點頭。「我所以弄這個誅魔陣，就是以陣勢的變化令陰魔迷惑，不會集中攻擊一個人。

金神君沉吟。「我明白陣勢的變化，只是這誅魔陣可是第一次看見。」

「你明白多少？」

「也不少——」金神君目光一轉。「這其中最少包括了九種陣勢的變化。」

陷空老祖雖然心裏有準備，但聽金神君說來那麼肯定，亦不由脫口讚歎一聲：「果然夠眼光。」

金神君當眞博聞强記，天下所有陣勢的變化瞭然於胸，要他擺設出來他未必可以，要發揮其中的威力更就是困難，可是只要分辨出來，最簡單不過。

他閒着無聊，也愛在紙上玩這種變化，久而久之，對紙上的綫條變化熟悉不過，自然一看陷空老祖手上那張羊皮便知道是什麼回事。

「看來還可以再補充一個變化的。」再細看，金神君接連這一句，探手在羊皮上虛畫了七條綫。

陷空老祖看着連連點頭。「再多這一個變化完整得多了。」

金神君却皺皺眉頭。「可是多了這一

個變化，整個陣勢便一定要一個相當本領的人坐鎮生門。」

說着他眉宇突然又開揚，「幸好這還不是一個問題。」

陷空老祖沉吟着。「也是問題。」

金神君目光一轉。「老祖是担心魔力影响那個人的心情，影响陣勢的變化。」

陷空老祖點頭。「一定有影响的。」

極樂眞人歎息着接上口：「極樂並不是眞的極樂，難當重任。」

霹靂子接一句：「心魔襲來，我全身火藥難免再次爆炸，粉身碎骨。」

半邊神尼冷冷的一聲：「只是幻覺。」

「這幻覺出現，我可是身不由己，心神一分，什麼也管不了。」霹靂子直言。

果然和尚一聲佛號。「心魔果然厲害，和尚也實在吃不消。」

百禽大師目光向天。「現在天地間一片陰寒，心魔若是再出現，我的感受是必更强烈。」

極樂眞人應聲：「你現在已經担心那些雀鳥天寒地凍之下不知如何的了？」

「能不担心——」百禽大師歎息。「這時候雀鳥應該向這兒飛來。」

極樂眞人搖頭。「這兒難免一場大戰，雀鳥若是齊集於此，只怕更加危險。」

「正是這個意思——」

「唯今之計，只有先除陰魔，否則天地之大，只怕沒有地方是安全的了。」

「正是如此——」百禽大師一歎再歎。「心有餘力不足啊——」

極樂眞人看着百禽大師苦笑。「百禽，現在你經已心魔纏身的了。」

百禽大師嘟喃。「無可奈何。」

極樂眞人目光再轉。「我們當中有那一個不受陰魔的影响？」

半邊神尼避開極樂眞人的目光。

陷空老祖目光一轉再轉，落在啞巴的面上。「啞巴怎樣？」

啞巴面有難色，陷空老祖尚未接上話，金神君已然搖頭。「他不成，他心中一樣有魔。」

陷空老祖吁一口氣。「我可要下地肺引取陽氣，不能分身。」

極樂眞人無可奈何的。「我們當中只有老祖可以應付心魔。」

霹靂子接口：「老祖雖然一樣有心魔，却是威武無比，正是陰魔的大敵。」

金神君看看他們。「你們忘記了一個人。」目光接落在應天青面上。

極樂眞人目光隨着轉到應天青面上。「你說他完全不受陰魔影响？」

霹靂子馬上叫出來。「不可能，每一個人無論喜惡總有一些的。」

百禽大師接問應天青。「你毫無所懼？」

應天青尚未回答，霹靂子已接上口問：「你也沒有做過任何有愧於心的事情？」

「也毫無隱私——」極樂眞人迫視應天青。

果然和尚緊接一句：「果然是這樣，眞是絕無僅有，前所未見。」

半邊神尼冷冷的看應天青一眼。「這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金神君忍不住一聲冷笑，「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個毫無缺憾的完人？」

半邊神尼回以一聲冷笑。「連老祖也不例外，不受心魔的人那會有。」

金神君瞪着她。「你已經說了，老祖雖然有心魔，但並不受心魔影响。」

半邊神尼呆一呆，旁邊果然和尚接上口：「果然有道理。」

極樂眞人隨即問：「他的心魔是什麼？」

「只是要畫出一個絕色完美的美女。」金神君毫不猶疑的說出來。

應天青聽着也毫無不妥的反應，他事實並不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妥。

半邊神尼却立即一句：「荒謬，天下間那有完美的美女。」

陷空老祖搖頭。「這倒不是，每個人心目中的美女都有分別的。」

「若是只是他認爲美麗，怎能夠說得上完美？」半邊神尼這話也不是沒有道理。

陷空老祖不由得點頭。

金神君忍不住又冷笑。「我們現在要談的不是這個問題，只是他唯一的心魔只是這個，而且畫已經完成，了無牽掛。」

「我倒要見識一下那幅畫。」半邊神尼就是不肯罷休。

金神君冷笑。「現在不是看畫的時候，我要大家明白的也只是應天青是適當的人選。」

「這絕無疑問。」陷空老祖點頭。「他的本領是不用懷疑的。」

半邊神尼看看應天青再沒有作聲，什麼她都有意見，這方面倒是不敢多說什麼，她清楚知道她的本領與果然和尚也已有一般距離，更就說不上與霹靂子百禽大師極樂眞人陷空老祖等相較。

陷空老祖的判斷她當然不能不相信。

陷空老祖目光回到應天青面上。「總之，這件事交給你了。」

應天青立時想起了柔柔可能會到來找他，找一個空。

他心念一動，陷空老祖馬上察覺，「你可是有什麼事情要趕着去做？」

應天青搖頭。「可以說沒有——」

「心裏有事，精神便不能集中，不集中便不能夠控制大局。」陷空老祖語重心長的。「這件事關係重大，你考慮清楚。」

應天青笑了笑。「老祖放心，不是什麼事，我會全心全意做的，只怕有心無力難當重任。」

陷空老祖點頭。「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的了。」

應天青雙手交搭在一起，功力運行一周天。「我盡力而爲。」

陷空老祖微笑。「到時候大家的內力都會聚在你身上，運行下來，有助長你的內力。」

應天青悠然頷首。「那我要多謝大家。」

（未完・五）



上文提要：崔翠與其子余青玉相聚時，交出琮玲子給與的秘笈着其好好練習；乍見瘋漢遭他人戲弄，感懷身世，更是激動；因恐其秘笈被發現，乃勤加練習，待默記心中，便將其毀掉。年僅十四五歲的少幫主帥俊豪，霸道十足，因不滿余青玉的排舞，遂刻意留難，雖經麗萍多次說項，仍不免落得受罰於雪地中赤露着身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挾持帥少幫主　拚死逃離樊籠

余青玉道：「貴幫主眞有此念不用在下相求會放我回去；若無此意，亦絕不會因在下求他，而改變主意！」

白峻哈哈笑道：「三公子是越來越聰明了，不過依白某之見，恐怕三公子不久便將離開本幫了！」

這句話可作兩種極端的解釋，從好的方面來看，帥英傑可能想放自己回去，從另一方面看，亦可解釋要動手殺死自己，是好是歹，一時難以理解，他只好道：「那還得白先生成全！」

白峻哈哈笑道：「白某人微位卑，雞毛蒜皮的事才能作主，像三公子這樣重要的人物，只能由幫主定奪！」

* * *

次日一早，余青玉便又到西院，跟衆歌伎一道飲食，此處離大廳雖遠，但鼓樂之聲，仍隱約可聞，料前堂必極爲熱鬧。

臨午，天氣出奇地晴朗，余青玉心中暗暗咀咒：「蒼天兀地無眼？怎不下場雨敗敗他的興！」

未久，白峻自前堂回來，帶他們到大廳耳房，與上次一樣，告戒了他們一番，然後又道：「倘若嘉賓喝采，自不免有賞賜，若敗了幫主的興，後果如何不問而知！」

俄頃，外面傳來一陣震耳的鞭炮聲，耳邊又聞堂倌高唱：「吉時已至，壽宴開始！」鞭炮聲落，堂內禮樂又响起，好一派歡樂景象，聽在余青玉耳內，心頭更是難受。

一回，外面祝壽和吵雜之聲漸止，料賓主均已入席。利那，又是祝酒之聲，但聞東郭西城喊道：「上菜！」

禮樂止，東郭西城又道：「諸位掌門，寨主，爲謝諸位不遠千里來祝壽之情，本幫亦備了幾場歌舞，供諸位飲宴時多番視聽之娛！此幾場歌舞由著名的余三公子排演，並親自登場獻藝！」

賓客中有人高聲問：「可是流星門之余三否？」

「正是，諸位有眼福了！」

余青玉在耳房內聽見，心情居然十分平靜，與上次大不相同。白峻向他點點頭，余青玉令一對姐妹先出場唱祝壽曲。那對姐妹唱了兩闋，不過不失，掌聲亦未見熱烈，到得余青玉出場，全場聳動，均爭相欲睹此一人質之風采。

余青玉落落大方，往中間一站，游目一掃，向樂匠點頭示意，鑼鼓驟响，余青玉唱了一段戲文，他內功猛進之後，運氣引腔，不費吹灰之力，唱至高處，响徹雲霄。全場啞雀無聲。羣豪均忘了他的身份，只當他是個出色的藝人戲子，正待鼓掌，誰知余青玉尖而不銳，高而不吭的歌聲，竟如白鶴一般，在雲間飛翔，倏地雙翅一歛，向深淵直瀉，至雙壁之間，倏又止住，低聲廻响，似斷不斷，似有若無。

這一來，全場震驚，心神俱爲其所奪，不知身處何方，只覺魂魄隨其歌聲，在雲間淵間飄盪，待得歌聲琴音全無，衆人方魂魄歸體，艮久方爆起一陣如雷的聲掌。掌聲不絕，喝采之聲此起彼落，把樑上之灰塵震得簌簌掉下！

莫說廳內之賓客未聽過，麗萍亦感愕然，即使余青玉自己也有點出乎意料，想不到練成運氣之道，腹內之氣用之不絕，

高低緩急控制自如，這刹那，連他亦感到莫大的滿足！

帥英傑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點功夫，莫怪到處都在說余三公子歌舞雙絕！」

東郭西城呵呵笑道：「余三公子歌舞雙絕，名不虛傳，老朽今日才眞正見識過！好好，未知三公子可否再來一曲？」

座中亦有人道：「不錯，請三公子再來一曲！帥幫主，今日是您的好日子，理該賓主盡歡！」

帥英傑見他是江南杏花莊大莊主白憐香之內弟周銀漢，他正想拉攏杏花莊，遂含笑道：「周總管說得對，今日一定要賓主盡歡，不醉無歸，三公子，本座請你再爲衆嘉賓高歌一曲，尚請賞臉！」

「如此在下再獻醜了！」余青玉抱抱拳，再與樂匠商量了一下，然後又唱一闋歡快的曲子，這一闋掌聲更响，采聲更高，又有人高呼再來一曲。

余青玉本還想再唱一闋，眼角一瞥，却見麗萍暗中向自己打眼色，他心頭一凜，忖道：「不錯，我若再唱下去，只怕要奪了帥英傑的風頭！」當下忙道：「對不起，在下只學過這兩闋，技止此矣，明年諸位來爲帥帮主拜壽時，再爲諸位多準備幾闋！」他行了一禮便匆匆返回耳房。

接着表演之歌舞雖然精采，但反應始終不若適才之熱烈，余青玉心中暗道：「不知我如今之內功到底深至什麼境界！」

白峻笑嘻嘻地走進來，道：「恭喜余三公子和姑娘們演出成功！等下帮主必有賞賜，如今請隨白某到西院飲宴！」

返到西院，姑娘們如出籠鳥，說眞的，她們一直爲今日之表演担心，直至如今才放下心頭大石，因此吱吱喳喳地說個不停，一個頂替小紅位置的姑娘叫綠萍，聲音更响。

白峻皺眉道：「你們可否將聲音降低一點？白某快受不住了！」

綠萍皺皺鼻子，道：「白香主，今日非比尋常，你大量點吧！咦，剛才你沒聽見三公子唱的曲子麼？唉，簡直是仙樂，人生難得幾回聽，我綠萍若有他一半的功夫，這一生便無憾了！」

白峻也豎起拇指，由衷讚道：「綠萍說得不錯！說實在的，白某一直看不起三公子，到今日才……咳咳，每個人只要有一項技藝出人頭地，便一生無憾了！」

余青玉苦笑道：「這種雕蟲小技，只能混一口飯吃，有何作爲？像我如今……」

白峻乾咳一聲，截停他的話。「三公子，白某問你一句話，上次我聽你唱過，大不如今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余青玉暗暗一驚，道：「一則上次在下故意……咳咳，因爲不服氣，不服上天對我的安排；二來如今我已想通，假如我再不在這方面下點功夫，恐怕連一條小命也保不住，所以只好暗中苦學了！」

白峻點點頭笑道：「你總算想通了！」

綠萍道：「帮主向來愛才，怎會……即使有什麼事，白香主也會護着你！」

白峻乾笑道：「三公子杞人憂天了，像你這種人才，武林中絕無僅有，帮主愛惜尚且來不及，又怎會……過了年，也許帮主便要放你回家了！」

余青玉已知道帥英傑的陰謀，怎又會相信他的話？不過仍然裝出一副欣喜的神情，道：「那就要請白先生在帮主面前，多美言幾句了！」

說話間，下人已將酒菜送進來，白峻道：「諸位姑娘陪三公子多喝幾杯吧，白某還要到前堂聽候差遣！」他剛走出西院，便見廖柏夫，「總堂主有事吩咐屬下？」

「那小子如何？」

白峻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反問：「帮主準備今夜下手？」

廖柏夫道：「殺這小子不過舉手之勞，只是多少還得顧及外人的評論，須得想個天衣無縫的計劃，不可輕舉妄動，尤其他今日大出鋒頭，人人均知道他，今夜下手怕人家會說帮主妒忌他搶了他的鋒頭！」

白峻問道：「今日不動手了？」

「暫時按兵不動，反正煮熟了的鴨子也不怕他會飛上天去！你萬不可露出一點風聲！」

白峻忙道：「總堂主請放心，屬下知道輕重！」

廖柏夫道：「你到廳裏喝酒去吧，老夫到宅後巡視一下，若陰溝裏翻船便成爲武林一大笑話！」

白峻問道：「總堂主，咱們是不是今夜就出動？」

廖柏夫瞪了他一眼，道：「此事與你無關，多知多問不如少聞少問！」

白峻連忙諂媚地道：「總堂主教訓得是，屬下領受教益！」他朝廖柏夫背影鞠了一躬才轉身向大廳走去，沒想到這時候，院子裏大樹後却露出半張滿面于思的臉龐來，那半張臉一露又再隱在樹後，只見聽後走廊，一位麗人匆匆走了過來。

＊　＊　＊

白峻剛進大廳，便聞雙龍寨左寨主左漢典道：「帮主，在下今次來貴帮，特地帶了一個戲班，準備爲您祝壽！」

帥英傑微微一怔，道：「爲何不見戲子們？」

「他們豈能登大雅之堂？何况尚未請示過帮主，在下亦不敢自作自張，若帮主不反對者，可着他們晚上於競技場上獻藝！」

星星問道：「未知左寨主所請來的是那一個戲班？」

「漢中一帶最負盛名的榮漢戲班，是次彼等本待下岳陽開鑼，在下聞得消息，即付重金，請彼等來獻藝一二場！」左漢典興緻勃勃地道：「未知帮主意下如何？」

依往常之慣例，帥英傑做壽，例宴兩頓，尤其是晚上那一頓，常鬧至通宵達旦，只是今次另有大事要辦，帥英傑不由沉吟起來。

左漢典微微一怔，道：「若帮主不愛看戲者，在下稍後便叫他們去岳陽！」

星星微微一笑，道：「帮主你雖然不愛看戲，但此乃左寨主之一片心意，再說榮漢戲班，名聞遐邇，想座中諸人，都欲一睹其聲藝，帮主因何無成人之美之心？」

帥英傑打了個哈哈，道：「還是二夫人說得對，帥某失儀！左寨主美意，帥某

感激之至，今夜便在競技場擺宴，下午就請他們開鑼，咱們一邊飲酒，一邊聽戲，豈不樂乎？」

帥英傑這一決定，東郭西城自然知道其用意，不想今夜鬧得太晚，是以連忙道：「幫主所言極是，一邊飲酒，一邊聽戲，亦是人生一樂，屬下已久未嘗試過矣！白峻，稍候你即安排一切！」

白峻連忙應是，此事就這樣決定下來，賓客們又說了些奉承的話，乃繼續飲宴，左漢典甚為得意，別人縱然送了什麼厚禮，也不及他這一份的特別！

白峻剛吃了兩口菜，方見麗萍自暗廊出來，坐到帥英傑身後，帥英傑回頭將左漢典請戲班做堂會的事，悄悄向她透露，又道：「麗萍，你歌、舞、琴三絕，適才只表演過歌舞，何不由你撫一琴娛賓？」

周銀漢坐在附近，耳尖聽見，首先鼓起掌來，麗萍不便推辭，着人去取瑤琴，暗地裏心念電轉，難免有點精神恍惚，星星低聲問道：「妹妹因何解手回來，便魂魄不附，莫非有心事？」

麗萍暗地一驚，忙笑道：「姐姐說那裏話來了？小妹琴藝生疏，因恐出醜，敗了賓客們之興罷了！」

帥英傑忙道：「此乃賓主齊樂，又非事前安排者，彈得好，賓主固然盡歡，彈不好亦無妨！」言畢丫頭將琴送上，麗萍先向衆人行了一禮，便開始撫琴！

琴音琤琮，如行雲流水，似情侶漫步於花間，未幾，漸轉急，如飛瀑急瀉，麗萍心頭亦急躁起來，只聞「錚」的一聲響，琴弦竟斷了一條！

弦斷曲盡，此乃至理，亦為不吉之兆，剎那間，上下人等臉色都是一變，齊將目光轉移到帥英傑臉上，可是弦雖斷，曲竟未絕，麗萍收攝心神，玉指在琴上忽起忽落，就像全無發生過什麼事般。

「微弦」一斷，曲走激昂，似大將軍在千軍萬馬之中奔突殺戮。「仙翁仙翁」琴音突又轉慢，如慕似訴，再一轉仍在戰場，突然殺戮全歛，「叮噹叮噹」，又復開始那一段，鳥語花香，風和日麗，情人相逢，琴音終於戛然而止，衆人仍在痴迷中。

良久，帥英傑首先喝起采來，衆人方知失態，一齊鼓掌。麗萍忙長身回禮致謝，周銀漢大聲道：「周某剛才還以為姑娘失手哩，原來故意逗咱們担心的！」

衆人哄笑中，帥英傑問道：「麗萍，適才那琴弦因何斷了？」

麗萍不慌不忙地道：「那是賤妾故意的，曲中描述一對情侶，因國家被人侵佔，男的欲當兵為國效勞，女的却恐男的一去不返，兩人難以取決，終於求之於上蒼，天意要男的為國出力，使男的拋向瀑布之石頭，截斷水流，女的終於讓他當軍，最後殺盡敵人，回家與女成婚……賤妾彈得不好，請諸位原諒！」

周銀漢又嚷道：「原來那弦斷是表示瀑布水源被截麼？妙哉妙哉，未知此曲何名？」

「此乃賤妾所作，尚未命名，不值行家一哂，周總管是此道高手，未知肯否賜名？」

周銀漢抓抓頭皮，道：「俺是門外漢，只是敝姐夫亦喜撫琴，閑時聽得多了，略懂之無，豈敢替姑娘名曲取名！」

帥英傑大悅道：「就由帥某試試如何，此曲最後情侶重逢，何不名之為『情不絕曲』？」不論如何，來賀之客，都是害怕蓋天幫之勢力者，因此自然搏得滿堂采聲。

* * *

西院內之余青玉，心情亦如麗萍難以平復，適才麗萍進來，藉祝賀他們表演成功，趁敬酒時，悄悄塞了一張紙條給他，余青玉到茅厠展閱之，只見上面草草寫着幾個字：殺機已動，小心，準備逃越，然切勿魯莽。

余青玉將紙條揉成一團，抛入茅厠裏，心裏又驚又急，麗萍所寫的十五個字，意思顯淺，一望即明，可是何時方可逃越，而非魯莽，則無從判斷！還有，殺機已動，分明是說帥英傑已有殺己之意，但何時會下手？

他心神恍惚返回西院，見老周和小凌在廳內，心頭一緊，忙問：「兩位來帶余某回牢？」

小凌笑道：「不急，待三公子吃飽再走未遲！」

余青玉重新入席，心中更是煩擾，不知老周和小凌是否是劊子手，又不能決定是否在此動手！

假如此刻動手者，要踏出大門，尚要過幾關？正在煩惱間，忽見譚勝哼着曲子進來，一見到桌上之酒，伸手便去拿，衆歌伎們見到他，都心生恐懼，尖叫一聲，紛紛退席，老周罵道：「你奶奶的，今日是什麼日子，你敢來生事？」他一把抓住譚勝的後衣領，可是譚勝渾然不覺，舉起酒壺，以嘴就着壺口，咕嘟咕嘟地喝着，就像在喝水。

小凌道：「揍他！這種人不揍白不揍！」

余青玉忙道：「今日是幫主的好日子，讓他喝點酒，又有何妨，不是說今日上下均可盡歡麼？」

老周想了一想，大概他已得到什麼消息，便笑笑鬆了手，道：「今日瞧在三公子份上，不與你計算，錯過今日再慢慢算帳不遲！」他放了譚勝，譚勝似已喝醉，跟蹌兩步，手一垂，那銅製的酒壺亦摔落地上。

小凌又要動手。只見得譚勝歪斜的身子，踏着醉步出廳去了，嘴裡仍哼着曲子：「我恨不得插翅去與娘子相會，只因時機未至，請娘子再稍候……哎，娘子啊，你好苦命啊……」

他聲音沙啞乾澀，唱得甚是難聽，可是吐字甚清，人人均聽得清清楚楚，剎那間都哄笑起來。小凌笑罵道：「這瘋漢，原來想老婆想瘋了！」

余青玉道：「他不曾成親，那來的老婆？」心頭忽爾一動，忖道：「莫非譚勝不是眞瘋的，特來暗示我？」抬頭一望，譚勝不是出院，却反而內走去，又尋思：「他進去裏面作甚？哎唷，那晚的炸鷄可是他抛給我的！他的瘋是裝出來的？」

老周見他不言不語，會錯了意，道：「三公子，他是你的流星門的人，為保護少幫主瘋了，乃其責任，三公子何須替他難過？」

綠萍亦道：「不錯，咱們可憐他，其實是傻事，他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知道，說不定內心十分快樂哩！」

猛又聽譚勝在裡面大聲唱：「娘子呀，小生今晚就來與你相會，萬望你莫見棄！」衆人又笑了起來。

余青玉心頭更加肯定譚勝是在暗示自己，遂裝作難過不惜地長嘆一聲，道：「兩位請帶去下回去吧，亦請兩位以後莫爲難他，則在下感激不盡！」

＊　＊　＊

老周和小凌帶着余青玉回牢房，余青玉心中十分緊張，恐怕他倆在背後下毒手，不料那兩個匹夫居然一反常態，甚爲溫和，還不斷與他說話，直至關上鐵閘，還道：「三公子若有何吩咐，但請開口！」

余青玉鬆了口氣，但心頭隨即又想起：譚勝到底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今晚須逃越？他是眞瘋還是假瘋？這牢房如此牢固，如何逃出去！

即使出了牢房，又如何過五關斬六將，走出蓋天幫大門，憑他譚勝一個人，可以護送自己出去？這簡直是妄想，其結果亦不問而知！

余青玉似洩氣之皮球，躺在地上，要想逃出蓋天幫的魔掌，談何容易！

想了一陣，覺得無論如何，那本運氣秘訣也留不得，當下又默默誦了一遍，覺得一字不漏，然後慢慢將其撕得粉碎，然後拆開一棉被的線，將碎紙塞進去，混在棉花中，再用魚骨，將線穿好。

就在此刻，耳際忽然聽到一陣鑼鼓的聲音，他是戲迷，一聽便知這是戲班的鑼鼓，當下大聲叫道：「老周！」

他喊了幾遍，方聞老周的聲音：「公子有何吩咐？」

余青玉道：「快聽，外面有鑼鼓聲！」

老周道：「不錯，今日雙龍寨的左寨主請了一個戲班，來爲幫主祝壽！小凌那小子溜去看哩！」一頓又詫異地問道：「咦，你聽到的麼？」

余青玉暗暗一驚，責怪自己沉不住氣，沒奈何只得道：「是的，難道你聽不到？」

「這個……俺耳朵不好，聽不到，三公子好耳力！」

「因爲在下躺在地上，自然聽得到了！」

武林人素有「伏地聽聲」之術，老周不再懷疑，余青玉心頭忽又一跳：「這可是個機會，莫非麗萍和譚勝，要我等候的，便是這個機會？」當下興奮地道：「老周，在下求你一件事，未知可否？」

老周已知帥英傑已暫時打消殺余青玉的念頭，態度大爲不同，道：「俺能力有限，未知三公子拜託何事？」

「請您代我向白先生要求，說在下已許久未看過戲，請他開恩，今晚讓在下去看齣戲！」

「哦，原來是這回事，不過俺如今走不開，待小凌回來再說！」

余青玉千恩萬謝，然後坐在地上練功，可是他心情緊張，始終沒法進入忘我境界，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小凌道：「三公子，白先生已答應你之所求，等下派人帶你上去，嘿嘿，還給你入席飲酒哩，說不定以後你不用住在這兒了，恭喜呀！」

余青玉心頭狂喜，却不敢表示，又過了一陣，走廊上果然傳來一陣脚步聲。

鐵閘打開，料不到白峻居然親自來帶他出去。「三公子，東郭先生親自批准，並賜一席位與三公子！請！」

余青玉道：「白先生請！」兩人出了房門，余青玉才知道天已黑了，但蓋天幫廣場內，張燈結采，光如白晝，笑語盈耳，一片歡樂。

競技台前擺酒，台下垂下帳幕，下人開始上酒菜，白峻引余青玉到一靠邊的筵席前，那裡恰有一個空位。「三公子，這位子雖然不大理想，仍然可看到了台上之表演，白某尚有要事辦，恕不奉陪了！」

余青玉謝了他一番，然後入席，這才發現同席者在蓋天幫內都是無關重要之人，心中反而高興，同席者大概已先得到關照，大家對余青玉態度還算不錯，雖然不與其搭訕，但不出言相譏，余青玉已感滿意。

酒過三巡，台上傳來鑼鼓聲，未幾，帳幕升起，戲便開始了。一個老生出場，唸着定場詩，余青玉一聽便知道唱的是「趙氏孤兒」！這個戲他耳熟能詳，但百看不厭，只是如今他心情不一般，竟然聽不進耳。

台上唱着戲，台下壽宴仍然繼續着，余青玉不時望着場內，發覺有許多應該出席的蓋天幫要員，居然不在，不過麗萍却坐在帥英傑附近。

台上的戲已是逐漸進入高潮，此刻余青玉忽然發現台上有位旗牌官，居然十分眼熟，細看之下，竟然是琮鈴子！琮鈴子來此演戲，是巧合還是另有目的？他心頭怦怦亂跳。

台上的菜已上至最後一道，帥英傑長身敬酒，然後道：「諸位且繼續飲酒，請恕帥某失陪一陣，稍後再陪諸位聽戲，今夜不醉無歸，希望大家盡興！」

衆人只道他去茅厠，也沒放在心上，却想不到星星居然隨他離開，反而其結髮妻林素梅仍端坐着看戲，帥英傑去後，座中亦有幾位蓋天幫要員離座，不過余青玉却見到譚勝不知從何處出來，居然站在附近看戲，邊看邊發出傻笑，斯時台下正在鬧酒，與台上的鑼鼓聲，吵成一片，也沒有人留意他。

俄頃，又見麗萍離座向這邊走過來，余青玉一顆心登時提起，估計她要通知自己逃跑，忙回頭一望，不料，譚勝又不知去了何處，麗萍也同時轉了一彎，向另一個方向走去，余青玉不由有點惱火，暗道：「你們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余青玉越想越氣，猛地提起酒壺，斟了滿滿的一杯，一口將之飲盡，同席之人都有點奇怪，余青玉可不理他們，又斟了一杯。忽然肩上多了一隻柔軟溫香的玉掌，猛一回頭，却是綠萍，不由有點失望，淡淡地道：「綠萍，你也來看戲？」

「是的，只是不大看得懂，三公子，小妹那席有個空位，何不到前面去，看得清楚一點？」

余青玉恐麗萍稍後找不到自己，便婉拒其好意，綠萍玉手垂下，却在他後腰捏了一把，接着又覺得後腰帶一緊，似被人

塞了什麼東西，當下轉頭望着綠萍。綠萍嫣然一笑，道：「三公子既然不肯，小妹也不敢勉强！」言畢又向他打了個眼色，然後返回她席位去。

過了一陣，余青玉長身問道：「請問附近何處有茅厠？」

一個漢子遙指牆角道：「那裏新設了一個尿缸！」余青玉走了過去，却找不到機會取出那張紙觀閱。幸而廣場內人既多又雜。余青玉冒險走到一角，站在一盞氣死風燈下展閱。

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速至東院茅厠見面。看字蹟似是麗萍所寫，東院在他所囚牢房的附近，只是那邊廂的茅厠在何處不曉得，但此刻余青玉已顧不了那許多，低頭疾向東走去。

沿途都有風燈照路，沒想到余青玉毫不費勁便找到一個茅厠，由於蓋天幫人多，因此茅厠大，雖然如此，大概大家都集中在廣場看戲，是故這時候，茅厠內只有一個人。余青玉一進去，目光便四處搜索，找不到要找的人，那漢子忽然抬起頭，余青玉叫了一聲：「楊秋潭！」

楊秋潭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訝然問道：「三公子你也來了？嗯，什麼事？」

余青玉一怔，結結巴巴地道：「不是有人通知你來的麼？」

楊秋潭眼珠子一轉，急忙抽起褲頭，呵呵笑道：「三公子，自從您被他們囚禁之後，俺就像一條狗般，讓人家差來差去，跟以前的日子沒法相比了！您瞧，像今晚大家都去聽戲了，我還得來這裏打掃，今日已在內堂幹了一整天，幾乎是六親不認呀！有事也沒人找得到小的！三公子，小的好苦呀！」

余青玉心頭惻然，嘆息道：「都是我一人連累了你，日後定必會好好酬謝你！」

楊秋潭武功雖然極之平庸，但奸猾險惡。最能察言辨色，聞言尋思道：「瞧這浪蕩子，似有甚麼圖謀。只不知他來此有何貴幹，又是誰約他來此？」當下假作不知地道：「三公子，咱們做下人的，還有什麼指望？只是三公子是金枝玉葉，地位尊崇，今日落此地步，倒教人心傷！」

余青玉更覺難過，忙道：「你且不必悲傷，今晚……就怕你沒胆跟我冒險衝出千道關隘，效那大鵬展翅高飛！」

「哦？是余掌門派雲堂主來接應？」

余青玉搖搖頭，實際上他到如今仍不知麗萍葫蘆裡賣什麼藥。楊秋潭又道：「如此三公子憑什麼衝出樊籠，展翅高飛？」

余青玉沉吟道：「楊秋潭，你還相信我不？」

楊秋潭大笑道：「小的不相信你，還相信誰？您知道俺本想服侍你，只是他們不肯！」

「不說這些了，我又不是怪你！」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實與你說了，是麗萍通知我，叫我來此會合的！」

楊秋潭一怔，道：「三公子，你沒弄錯吧？她會通知你來茅厠會合？」

余青玉這才覺得有疑，麗萍一個婦道人家進茅厠，不惹人思疑？可是又覺麗萍絕無陷害之理，是以道：「我沒記錯，也許她還未到！」

楊秋潭心念一閃，道：「小的自然跟隨三公子，火裡水裡，只要公子不畏懼，小的也絕不回頭，不過麗萍至今未至，不知會否出了事？」

余青玉也焦急起來，喃喃自語：「這如何是好？」

「公子身份不比別人，躭誤不得，萬一他們見不到您，找過來這就不妙了！」楊秋潭稍頓又道：「公子不宜露面，待小的去找她！」

余青玉略一沉吟：「如此你須小心了！」

楊秋潭去後不久，外面又傳來一個輕輕的脚步聲，余青玉忍不住走出去，來的却是麗萍，見她慌急，忙問：「你怎到此才來？」

麗萍氣急敗壞地道：「我給綠萍的紙條上不是叫你去東院茅厠麼？」

「這不是東院茅厠麼？」

「這裡雖屬東院，却是一般內堂的人用的，所以叫東內茅厠！」

余青玉道：「我如何知道蓋天幫連茅厠也有這樣子名堂？嗯，是楊秋潭通知你的麼？他怎不來？」

「賤妾不會見到他？你通知他了？」

余青玉還將適才的情況向她說了，麗萍道：「不管他了，咱們速去，否則遲則生變！」

「如何個走法？蓋天幫大門打開，任咱們出入？」

麗萍跺足道：「你怎麼有許多話，譚勝擄帥俊豪作人質，不怕他們不開門！可是帥英傑可也不是好對付的，須得趁他們尚未有準備，立刻行動！」

「但那楊秋潭如何？他是爲我陷於此的，可不能丟下他不理！」

麗萍道：「這時候你還講什麼義氣？你跑了，難道帥英傑便會殺了他不成？你爲他一個人便放棄理想？」

余青玉心頭雖然不以爲然，可又反駁不得，不由爲難起來，幸而楊秋潭匆匆跑過來，道：「麗萍，你去了何處？累得三公子爲你擔心不已！咦咦，譚勝呢？」

麗萍轉身道：「快走，遲則會變！」她走了兩步，心中生疑，楊秋潭怎會問起譚勝？難道他知道譚勝？難道他知道譚假裝瘋痴？可是時機緊迫，她亦無暇多問，三人匆匆來至後院茅厠外，幸而蓋天幫今日只是在外牆防守，其他人不是集中在內堂，就是在廣場上看戲，所以不見有人。

到茅厠外，楊秋潭首先跑進去，道：「譚勝，三公子來了，快走吧！」

譚勝目光炯炯地望着他，冷冷地道：「你來作甚？」

楊秋潭故意一怔，道：「你說什麼來着？咱們共進退，公子都肯帶我走了，難道你反要將我放下來不成？」

譚勝一向對他沒好感，何況他「瘋」了之後，楊秋潭還「落井下石」，當下道：「你給我站開一點！」

余青玉忙進來，道：「譚勝，如今大局爲重，以前之恩怨，待出去之後再算！」

楊秋潭道：「正是，譚壯士您武功好，在前面開路，這小子由我看管吧！」

譚勝見他伸手來抓被封了穴道的帥俊豪，忙彎腰將他抱起於臂，冷冷地道：「不用你，你跟在後面吧！」

余青玉道：「我長困於牢中，對蓋天幫各處不熟，譚勝，你說咱們該如何走？」

麗萍道：「捨遠圖近，就走東邊門吧！」

楊秋潭道：「走後門！那裡有條小河，咱們可乘船溜！」

譚勝瞪了他一眼，反問：「萬一我們找不到船呢！」

麗萍也道：「後門靠近後堂，萬一有事帥俊傑和東郭西城趕起來，可就難以對付了！」

楊秋潭道：「咱們有這小子，還怕什麼？」

余青玉心急如焚道：「速速拿定主意！」

譚勝沉聲道：「走大門！那裡人多，又有外賓，正好趁混水摸魚！公子，莫再猶疑！」

麗萍不待余青玉決定，便道：「好，就走大門！」

楊秋潭獨自在後面嘮叨：「走大門可要經過廣場啊……」可是余青玉三人已開始行動，他只好跟着走。

譚勝道：「三公子，等下在下恐未能照顧及您，您可要小心，還有麗萍姑娘……」

余青玉道：「你放心，我負責她的安全！」

譚勝道：「等下你最好搶一把劍防身！」說着已至廣場，四人低爲首行，只有後面那個楊秋潭急得暗中猛搓雙掌，適才他見到白峻，暗中通知了他。白峻不愧有點應急之才，難怪能受東郭西城重用，當下着楊秋潭回去，隨機應變，楊秋潭一知道帥俊豪落在譚勝手中，便知道成功失敗，都在此子身上！

假如他能夠將帥俊豪搶到手中，則不但立下大功，而且余青玉插翼亦難飛出去！只是譚勝對他頗有提防之心，急切之間，無計可施，正在焦急間，急聞前面有人喝道：「你們去那裡？咦！譚勝你懷內抱的是誰？」

他抬起頭來，原來前面那人竟是新任鎮字堂堂主的「白衣劍客」孟俊飛！當下喝道：「快讓開，帥俊豪在咱們手中，不聽命令者，便將他一刀斬死！」

這一嚷，玄機盡洩，只聞孟俊飛喝道：「好大的胆子，來人，將這干人圍住！」

他霍地抽出長劍，斜指着譚勝，「原來你裝瘋賣傻，也眞委屈你了，速速放下少幫主，否則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譚勝左手一翻，抽刀架在帥俊豪頸上，道：「既知你們少幫主在我手中，還不讓開，殺了他，帥俊傑降罪下來，你吃得消？」

余青玉一手拉着麗萍，道：「姓孟的，你再不讓開，咱們可就不客氣了！」

孟俊飛退後一丈，此刻蓋天幫許多人聽到他的叫聲，都紛紛跑出來，待見到帥俊豪在他們手中，都叫嚷起來，刹那間，廣場上亂成一片，連台上的鑼鼓聲亦掩蓋了。

孟俊飛見來了人，胆子頓壯，道：「大家不必驚慌，亦不可魯莽，咱們只須將他們圍住，諒他們不敢動少幫主一根頭髮，莫倫，還不快去通知總管！」

譚勝向余青玉打了個眼色，慢慢向前進，孟俊飛與手下則緩緩後退，余青玉大聲道：「余某最後一次警告你們，再不讓開，立即殺死帥俊豪！」

孟俊飛哈哈笑道：「你敢？哈哈，只要少幫主失了一根毫毛，你們便死無葬身之地！」

譚勝忽然解開帥俊豪的穴道，左手微一用力，割破其皮膚，只聽帥俊豪殺猪似的叫了起來：「你們千萬不可妄動……譚勝，有話好說，你放了我，我叫爹爹拜你爲副總堂主……」

「閉上你的鳥嘴，快令他們讓開！」

帥俊豪哭道：「你一個大人欺侮孩子，算那門子好漢？你不做副總堂主，我叫爹趕掉廖柏夫，讓你當總堂主如何？那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你這孩兒卻會欺侮大人！」譚勝道：「廢話少說，咱們出了蓋天幫，便放你回來，否則你只好去認閻王爲父了！」

帥俊豪只好道：「孟俊飛，你聽見沒有？還不讓開！」

孟俊飛向手下打了個眼色，緩緩退開，就在此刻，只見裡面飛也似地跑出一個人來，正是衆人悉知「飛鴿」司馬七！

「譚兄，三公子，有話好說，何必爲難一個孩子？」

譚勝道：「司馬七，你來得正好，快叫他們退開！」

司馬七站在譚勝身前丈五，轉身對手下道：「請大家保持冷靜，蓋天幫的朋友們，此乃本幫之事，與諸位無關，請回去看戲！」他邊說邊向孟俊飛打手勢，孟俊飛忽然自他身側射出，向余青玉飛去！

由於司馬七背向着他們，而孟俊飛又貼在其身後，固此他倆的動靜，背後的人都看不到，司馬七這一着十分狠毒陰險，而孟俊飛也是心思玲瓏，一點即明，他倆打着如意算盤，只要抓著余青玉，則天大的事，亦可迎刃而解！

孟俊飛行動不可謂不快，在他心目中，余青玉無異是個窩囊廢物，此一擊，十之八九能夠成功！

孟俊飛身子自司馬七身旁竄過去，麗萍失聲驚呼，余青玉瞿然一醒，將她拉至身後，說時遲，那時快，孟俊飛長劍已至，他雖可閃開，卻怕傷了麗萍，急切間，左手暗地揚起，向長劍一掃！

這一掌毫無章法，只是下意識的反應，但今日之余青玉已非當日的吳下阿蒙，他內功精進，連帶目光亦如鷹隼般銳利，速度如同羚羊，「啪」地一聲，掌心奇準無比地拍在劍背上！

這一着大出孟俊飛意料，只覺對方掌上傳來之力，雄渾猛烈，難以抵禦，虎口迸裂，長劍如離弦之矢，飛向天上！

這個結果同樣亦出乎余青玉的意料，他眼見對方長劍疾飛上天，竟亦呆了一呆，孟俊飛長劍離手之後，大驚失色，忙不迭向後倒飛！

（未完．八）



上文提要：

丁少秋跟隨青衣人說是去見父母，下了篷船幾天來到一處山區，奔了大半天路到一盆地的莊院，原來是護花門的總航，青衣人是總管，還經過幾重門考核丁少秋的武功，証明無誤，才見到一中年婦人，將「護華劍法」劍譜交與丁少秋，說出要練這套劍法爲父母抗敵，丁少秋只好安心在此練劍法……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擧行授劍儀式　喜慶一家團圓

丁少秋只化了一天已能一口氣把九個變化，和隨着變化點出的九劍，演練完畢，當眞身如旋風，劍若飛星，得心應手之至！丁少秋連自己也想不到對這一招九式劍法，進步會有如此神速，自是喜不自勝，暗道：「照這情形看來，明天再有一天時間，就可以把這一招練成了！」

今天是第四天的早晨了。

這兩天青衣婦人都不曾來過。她聽丁少秋說過練劍的計劃，要他好好練習，不來，當然怕分了丁少秋的心。

丁少秋兩天早晨沒見到她，心裡有些失望的感覺，他還是個大孩子，自己把九個身法變化都練純熟了，希望給青衣婦人看看，青衣婦人稱道他一兩句，對他有着很大的鼓勵作用，就好像孩子希望得到媽媽的誇獎一樣。

他今天抱着很大的希望，能夠把第一招練成功，因此雖然沒見到青衣婦人，心頭感到有一絲失望，但還是興緻勃勃的走到中間，掣劍在手，調氣行功，再緩緩吸氣，使雙脚離地數寸，然後身法倏然連連變換，手中長劍跟着急疾刺出……

但身子離地，總究和脚踏實地施展身法不同，沒換上三個變化，身子已經墮落地上。

丁少秋只當自己初次試練之故，再次正身調氣、吸氣離地、發劍轉身、這回身法變化自以爲相當快速了，那知依然使不到第三個變化，身子就墮落下來。

他自然不相信九個身法變化，自己已練得極熟極快，怎會使不到第三式就落下來？再一連試了幾次，每次都差不多，絕不超過三個變化，心頭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練對了？

當下展開身法，預習了兩遍，九個身法變化和刺出的九劍，都又快又準，絲毫不差，再吸氣離地，施展身法，果然不出三式又墮落下來。

他不信自己會練不成，咬緊牙關，耐着性子，一次又一次的演練，上午練不成，下午繼續練習，一直練到黃昏時分，還是毫無進展。丁少秋一直想不通，自己到底那裡練不對了？

晚餐之後，他在燈下翻開劍譜，又仔細的研讀了一遍，自己根本沒有練錯，怎麼會老是練不對的呢？

心裡還是不服氣，一口吹熄燈火，抽出長劍，來至外面一間練劍室，先把九式身法演練了幾遍，再提吸眞氣，離地發劍，那知依然如故，練到第二個身法，點出長劍，身形就落到地上。

再練還是如此，心頭甚是懊惱，忍不住頹然道：「我究竟那裡練錯了呢？」

突聽耳邊响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你沒練錯。」

這聲音丁少秋最熟了也沒有了，那就是傳自己「乾天眞氣」和「避劍身法」的老道長——乙清子。

一時不禁大喜過望，仰首叫道：「老道長！」

老道長並沒有現身，他的聲音依然細如蚊子在耳邊說道：「老道只是偶然經過此地，不妨碍你練劍，只是孩子，記着，這式劍法，共有九個身法變化，每次變換身法之際，不是都點出一劍嗎？九劍之中

，八虛一實，虛者？只是虛點一劍。實者？就是點出之際，氣貫劍尖。每一劍都可虛用，擾亂敵人心神，每一劍也都可以實用，視有利機會出手。

「你在練習之時，只前面八劍用虛點，眞氣不從劍尖外洩，自可支持到第九個變化。但你在第一二兩式中都用了實招，離地的身子如何還能支持得住？好了，你專心練劍吧，華山護華劍法，失傳已有三百年之久了，雖非上乘劍術，也不失爲劍法中的翹楚，你好自爲之！」

丁少秋急急奔出院子，仰首叫道：「老道長……」

天色晦暗，連一絲風也沒有，老道長早已走了！

丁少秋心知老道長不願和自己見面，只得廢然返回練劍室。

有了老道長一番指點，要領已得，自然要立即依言施爲，當下就走到中間站停，正身調息，吸氣離地，展開身法，這回每次變換身法，只是振腕虛點，果然蹩着一口眞氣，一直練到第九個身法，才飄落着地，振腕刺出第九劍，這回一氣呵成，完全合格了！

心頭這份高興，當眞無法形容，一手握着長劍，喜得幾乎要跳了起來，喃喃的道：「我終於練成了！」

但他依然不敢掉以輕心，繼續演練了幾遍，才喜孜孜的收起長劍，回入房內，心中暗道：「這招劍法，若是沒有老道長指點，只怕再練三個月也未必練得成，這位開創護花門的沈香，大概一直未能領悟這一點，仗着內功，硬行蹩着一口眞氣練劍，以至運氣入辟，走火入魔，可見明明十分易明白之事，但不經高人點破，光憑思索，有時耗上數十年精力，也未必想得通。」

這一晚他因練了一天劍，就不再運功，脫衣上床，酣然入夢。

翌日早晨，丁少秋在睡夢中被極輕微的叩門聲驚醒過來！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低聲叫道：「丁少俠，你還沒起來嗎？」

那是秋霜的聲音！丁少秋連忙應道：「是秋霜姑娘，在下起來了！」

急忙披衣下床，拉開房門，只見秋霜雙手捧着洗臉盆，嬌笑道：「日頭已有三丈高啦，夫人也問過兩次，你起來了沒有，要不是我來叩門，你只怕還不起來呢！」

丁少秋抬目望望窗外，太陽果然已經晒上窗檽，不覺啊了一聲道：「眞是這麼晏了！」

秋霜小咀一披，說道：「難道還是我騙你的？」

丁少秋道：「對不起，在下幾時說姑娘騙我了？」

秋霜道：「快去洗臉吧！」

丁少秋道：「哦，對了，這位夫人究竟是什麼人？」

秋霜咭的輕笑道：「夫人就是夫人咯！」

丁少秋道：「妳不肯說？」

秋霜轉身走了出去，回頭道：「你日後自會知道。」

丁少秋拿她沒有辦法，只好微微搖着頭，走過去，盥洗完畢。

秋霜已端着早餐走入，說道：「快些吃吧，再遲就快和午餐接住了。」

放好碗筷，就很快的走了。

丁少秋迅速吃了一個饅頭，一碗白粥，就抹抹咀，一手取起長劍，跨出房門，就看到青衣婦人已經站在練劍室中，急忙抱抱拳道：「在下抱歉，今天起來得遲了，有勞夫人久候。」

青衣婦人目光一抬，柔聲問道：「是不是晚上也在練劍，練得太累了？」

丁少秋道：「還好，不累。」

青衣婦人問道：「有沒有進展？」

丁少秋目光飛舞，說道：「在下總算不負夫人期望，第一招已經練會了。」

「練會了？」

青衣婦人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朶是否聽錯了？接着目光緊注丁少秋臉上，似有不信之色，重複的問道：「你說什麼？第一招你已經練會了？」

丁少秋點着頭道：「是的，在下已經練會了。」

「會有這麼快，這是眞的……」青衣婦人驚喜交集，喃喃的道：「這眞是太好了。」

丁少秋道：「夫人，在下練給妳看，好嗎？」

「好、好！」青衣婦人連連點頭，一直退到了上首右方，才道：「你練給我看看！」

丁少秋答應一聲，走上幾步，站到中間，才抬手抽出長劍，正身凝立，緩緩吸氣，一個人也隨着離地而起，就在這一瞬間，但見他身形快若旋風，忽左忽右，飄若閃電，劍光像流星般點出，人已翩然落地，劍尖直指，正是第一圖上的劍式！

青衣婦人也是使劍大家，她凝注目光，也只能依稀看清他果然在離地數寸之際，接連使出九種不同的身法，但刺出的九劍，她只看到像星星般閃動而已！

丁少秋長劍一收，抱拳道：「夫人指教，不知在下練得如何？」

青衣婦人怔怔出神，過了半晌，才緩緩吁了口氣，欣喜的道：「孩子，眞是難爲你了，老門主在第一招上足足化了半個月時間，才勉强練成，你却只化了四天時間，眞是太好了，這麼短暫的時間就能領悟，實在太出我意外了！」

丁少秋道：「夫人過獎。」

青衣婦人看着他，柔聲道：「這四天來，你一定練得很辛苦，什麼事情都是開頭難，好在第一招能夠領悟了，以後就會容易得多了，你眞是好孩子，我沒想到你會練得如此快法，所以第二招的身法、劍法，我沒有帶來，今天你就把這一招練練純熟，明天再練第二招好了。」

丁少秋應了聲「是」。

青衣婦人道：「好了，你自己練吧！」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青衣婦人說得沒錯，能夠領悟了第一招，以後八招劍法，身法變化雖然並不相同，但訣竅只有一個，丁少秋練會「避劍身法」，什麼身法變化，都是百變不離其宗，加上他練會「乾天眞氣」，又是崆峒派玄門正宗，吸氣離地，也並無多大困難。

青衣婦人原先預訂丁少秋需要三個月

才能練成的『護華劍法』，丁少秋除了第一招用了四天時間，以後的八招，每招只須兩天就練會了，前後不過二十天時間，就把護花門認爲至高無上，最難練的一套劍法，完全練成功了。

　這是第二十天的上午，青衣婦人看完丁少秋練完第九招劍法，睫承淚水，激動得執着丁少秋的手，顫聲道：「好孩子，老門主無法完成的心願，你終於完成了，你知道我有多高興？」

　丁少秋道：「夫人，在下總算幸不辱命，但在下此來，原本不是學劍法來的，妳說過等在下練成劍法，就可以見到家父家母了，現在在下是否可以去見他們二位老人家了？」

　青衣婦人點着頭道：「是的，這話我說過，但要過了明天。」

　丁少秋道：「爲什麼？」

　青衣婦人道：「你練成劍法，明天授劍典禮，由門主親自主持，授劍之後，你就正式成爲護花門的人了。」

　丁少秋道：「夫人當時只告訴在下，家父家母的一個勁敵，非這套劍法不能破解，才要在下練習『護華劍法』的，夫人並沒有說要在下參加護花門，在下是白鶴門的弟子，我爺爺是武功門的人，在下也可以算是武功門的人，沒有家師和爺爺同意，在下絕不能加入護花門的。」

　青衣婦人聽得一怔，說道：「你練了護華劍法，自然是護花門的一份子，何況……」

　丁少秋道：「夫人這是強人所難，在下說過，沒有得到家師和爺爺的同意，在下是絕不會加入護花門的，至於在下不是護花門的人，練會了護華劍法，這個夫人請轉告貴門主儘可放心，丁少秋可以終身不使這套劍法的一招一式。」

　青衣婦人道：「如果你父母遇上强敵呢？」

　丁少秋道：「憑在下所學一掌一劍，應該也可以應付得了的！」

　青衣婦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你眞倔强，這樣吧，你先休息一回，好好考慮考慮！」

　丁少秋道：「加入護花門一事，沒有得到家師和爺爺的同意，在下不用考慮，因爲在下此來，是見我爹娘來的，夫人當時如果先和在下說明，要在下加入護花門，在下就不練這套劍法了。」

　青衣婦人點着頭，問道：「如果你堅持不接受授劍，不加入護花門，你會見不到令尊令堂的。」

　丁少秋目光如電，沉聲道：「家父家母是不是在你們這裡？夫人這話是脅迫在下？」

　「唉，有些事你不會明白的。」青衣婦人柔聲道：「護花門其實就是華山派的青衣門，並不是旁門左道，尤其此擧關係十分重大，就是和松陽道長、你爺爺說明白了，兩位老人家也會點頭答應的，有許多事，等你見了令尊和令堂，就會整個明白。」

　丁少秋道：「那麼在下要先見我爹娘。」

　青衣婦人看着他，爲難的點點頭道：「看你如此倔强，讓我先去和總管商量商量，再答覆你好了，你等着吧！」

　丁少秋道：「多謝夫人。」

　青衣婦人走後不久，秋霜就送來飯菜，在桌上放好，臉上喜孜孜的道：「恭喜丁少俠，明天門主要爲你擧行授劍典禮，接受護花劍的人，就是本門未來的掌門人了。」

　丁少秋只噢了一聲。

　秋霜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奇道：「你不高興？」

　丁少秋道：「在下不知道。」

　秋霜想不出他不高興的理由，望着他輕聲道：「那你可以用飯了，我走啦！」

　丁少秋一直思索着青衣婦人說過的每一句話，心想：「自己小時候就聽爺爺、大伯母告訴自己，說爹娘一直在北方主持鏢局，怎會在這裡的呢？莫非引自己到這裡來的青衣人是在騙自己？他們把自己騙來學『護華劍法』，又有什麼目的呢？要自己練成劍法，去對付他們的一個强敵？如果自己父母確實在這裡，那麼是他們把爹娘劫持了來，用以脅迫自己就範……」

　他越想越覺得自己想到的這兩點之中，必有其一，不覺虎的站起身來，一手提起長劍，急於要去找他們問個清楚！

　但繼而一想，這二十天來，護花門對自己不錯，尤其那青衣婦人和藹可親，不像有什麼惡意，萬一爹娘眞的在這裡作客，自己這樣去興師問罪，一旦鬧翻了，就不好收拾，不如等一回看青衣婦人和總管商量之後如何說法，再作道理。

　想到這裡，不覺把長劍放回桌上，又自忖道：「老道長在自己練劍的時候，以『傳音入密』指點自己要訣，如果護花門在江湖上聲譽不好的話，他老人家不會不叫自己儘快離去的，更不會再指點自己的劍法了。」

　一時之間，不知何去何從？如何是好？眼看桌上飯菜快要涼了，就坐下來，裝了一碗飯，慢慢扒着，勉强吃了兩碗，就停筷不吃。

　過沒多久，秋霜嫋嫋婷婷的走了進來，看了桌上飯菜一眼，低聲問道：「丁少俠，你有心事？」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沒有。」

　秋霜櫻唇輕輕披了一下，說道：「你是在瞞我？其實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心裡悶悶不樂，好像在想什麼心事？」

　丁少秋道：「我眞的沒有。」

　秋霜道：「你既然不肯說那就算了，我……我是……人家一點也不領情。」

　她緩緩別過頭去。

　丁少秋走到她面前，看她眼眶有些紅紅的，更是楚楚動人，忍不住一下捉住她的手，柔聲說道：「秋霜，謝謝妳，這樣關心我，我……眞的沒事。」

　秋霜脹紅了臉，被他握住的手，還在輕微的發顫，但並沒有抽回去，只是低垂粉頸，幽幽的道：「你……沒事就好……」

　輕輕掙脫他的手，說道：「我要收拾碗盤了。」

　小姑娘心慌意亂的收過碗盤，急匆匆的往外就走。

　丁少秋怔怔的看着她苗條的身形在門口消失，心中也悵然若有所失！

　驀然，他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從門

外走入，回頭看去，進來的是一個臉色微黃的青衣人，也正是領自己到這裡來的護花門總管。

丁少秋站起身，說道：「總管來了，請坐。」

青衣人朝丁少秋微微一笑道：「不用坐了，門主要召見你，你隨我來吧！」

丁少秋道：「總管總還記得在下沒有到這裡來之前，你和我說的話吧？你是帶我來見家父家母的，我要見的是家父家母，不是你們門主，我不去。」

青衣人笑了笑道：「你就是要見你爹娘，也要先去見了門主再說，年輕人不可如此激動。」

丁少秋道：「在下這是激動嗎？是你這樣對我說的。」

「好了，好了！」青衣人道：「門主正在等着你，見過門主，很快就可以見到你爹娘了，快跟我去吧。」

丁少秋道：「好吧！」

兩人走出小院落，穿過迴廊，曲曲折折的大概經過了兩重房舍，丁少秋也記不清楚，一會工夫，來至一幢精舍前面，湘簾低垂，階上站立了兩個和秋霜年紀差不多的青衣少女，不待總管開口，一左一右打起了簾子。

青衣人回頭道：「隨我進去。」當先舉步跨入。

丁少秋跟着走入，這是一間佈置得相當幽雅的客廳，青衣人並未停步，一直走到右首兩扇朱紅小門前面，舉手輕輕叩了兩下。

兩扇小朱門開處，出來的却是秋霜，躬身一禮道：「門主請總管、丁少俠入內。」

青衣人領着丁少秋走入。

這是一間廂房，陳設也極清雅，想是門主的起居室了。這時，已有兩個人坐在酸枝雕花太師椅上。這兩人丁少秋都認識，一個是每次給自己一頁身法、劍法的青衣中年婦人，另一個則是自己第一天來的時候，試驗自己掌法的淡金臉青衫人。

青衣人一指青衣婦人，朝丁少秋道：「這位就是門主了。」

丁少秋朝她抱抱拳道：「在下沒想到夫人就是門主，失禮之處，請門主恕罪。」

青衣婦人藹然笑道：「總管，少秋，你們都坐下來。」

青衣人和丁少秋一起在他們對面的兩張太師椅上落坐。

秋霜很快端着兩盞茶送上，放到几上。

青衣婦人一抬手道：「秋霜，妳出去，未奉呼喚，任何人都不准進來。」

秋霜躬身道：「弟子遵命。」返身退出，帶上了兩扇朱門。

丁少秋一抱拳道：「門主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青衣婦人看了他一眼，抬目朝青衣人道：「總管，還是你來說吧！」

青衣人道：「好，屬下遵命。」

他取起茶盞，喝了口茶，朝丁少秋道：「由我先來講一個故事，你聽了之後，就較易瞭解其中的曲折經過，當年有一位江湖上頗有名望的老鏢頭，膝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出道的早，繼承了老鏢頭的事業。二兒子在五歲那年被人拐走，賣給了一個神秘門派，經由該派門主的介紹，投入南離老人門下，回到該門派担任護法之職……」

丁少秋心中暗道：「他說的老鏢頭會不會是爺爺呢？二伯父不是從小就失蹤的嗎？」

只聽青衣人續道：「這個門派收了四個女弟子，最小的女弟子叫做香珠，因為這個門派有一特別規定，掌門人須由關門弟子繼承……」

丁少秋心中又想：「他說的大概是護花門了，因為創立護花門的沈香，就是華山派青衣庵靜因師太最小的徒弟，敢情因此之故，才立下這條規矩，掌門人由小徒弟繼任的。」

青衣人繼續道：「因此門主對小徒弟香珠要求特別嚴格，日以繼夜的練武，這位香珠姑娘咬緊牙關，練了十多年，但限於天賦，自知無法達成師父的期望，終於逃了出去……」

他一口氣說到這裡，喝了口茶，續道：「香珠逃離師門，門主極為震怒，責令護法務必把她追緝回來，護法領命之後，一時無計可施，就拜託江湖朋友四處打聽香珠下落，那天香珠途逕九江牯嶺附近，被三個江湖朋友發現，逼她去見護法，不料正好遇上那位老鏢頭，只當是強盜攔路搶劫，把她救了下來，老鏢頭不認識三人，三人却認識老鏢頭，就及時退走，老鏢頭眼看香珠孤苦無依，就把她帶回家去……」

室中沒有一人出聲，青衣人口氣微頓，接下去道：「那三個江湖朋友把消息告訴了護法，護法聽說香珠是被老父救去的，心中感到十分為難，門主嚴令務必把她擒回去，自思此事萬不能讓老父知道，只有暗中設法擄走香珠，才是上策，但老鏢頭住的村子，聚族而居，全村的人都會武功，一時之間實在不易下手……」

丁少秋又忖道：「聽他說的情形，分明是丁家莊了！」

青衣人又道：「不料老鏢頭收容了香珠姑娘之後，他老人家的第三個兒子平日眼高於頂，竟然對香珠姑娘發生了情愫，老鏢頭也因她端莊賢淑，是個好媳婦，就給兩小口作主，擇日成親……」

坐在對面的青衣人不覺朝門主看了一眼。

門主眼神之中似有靦覥之色，輕聲道：「你說得簡單一些好了！」

青衣人笑了笑道：「這件婚事，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差不多都接到了喜帖，這消息聽得護法大急，一面是本門要緝拿的女弟子，另一方面，新郎却又是自己的胞弟，不得已只好率同本門兩個武術教練，希望在婚前把香珠搶走，只可惜被一位老道長橫加插手，還警告不准在喜慶日子鬧事，因此只好在他們婚後三月，才把香珠擒了回去……」

丁少秋心中暗道：「這些事自己從未聽爺爺、大伯母說過，那麼這位老鏢頭應該不是爺爺了！」

只聽青衣人續道：「等護法把香珠擒回去不久，老門主久病之軀，溘然長逝，

遺命仍由香珠繼任門主，那時香珠已有三個月身孕，第二年春天，她生下一個男孩，就懇託護法把他護送到老鏢頭家裡去。

「香珠的丈夫因愛妻無故遭人劫去，離家出走，天涯海角，誓必要找到劫持妻子的護法，同時也給他打聽到護法是南離門下，練的是『鑠金掌』，普天之下，只有北海玄溟門的『玄冰掌』可以解破，終於不遠千里投到北海門下。

「直到端午那天，各大門派的人中了天南莊下的毒，這兩個勢如冰炭的兄弟突然出現，以『鑠金』『玄冰』兩種絕世武功，驚退了天南莊的人，再相約至一無人之處，決一死戰。

「護法遂以眞面目相見，坦率把經過相告，他那三弟聽說自己十八年來的切齒仇人，竟會是自己的同胞二哥，自然不肯相信，護法只好把他領到這裡，來見門主，離散了十八年的夫妻，終於見面了，但一出娘胎就一直沒有見過爹娘一面的兒子還沒有團圓，這件事昔年既是這位護法一手造成的，自然也有責任要把他們的兒子找回來，這位護法，如今已升為護花門的總管……」

現在已經說得明白了，護花門主，就是丁少秋的娘了！

丁少秋聽到這裡，不覺冷冷一笑道：「總管這故事編得不錯，但可惜沒有人會相信。」

青衣人忽然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沉聲道：「少秋，難道我丁仲謀還會是假的？你二伯父會揑造故事來騙你不成？」

對面坐着的淡金臉青衫人也及時伸手摘下面具，說道：「少秋，你二伯父說的是眞的，為父就是丁季友，門主就是你娘！」

青衣婦人也同樣戴着面具，此時也揭了下來，那是一張風華絕代，慈祥可親的面貌，看去不過三十許人，此時含着滿眶淚水，柔聲道：「孩子，我的孩子，你怎麼連娘都不肯認呢？」

事情來得太突然了，丁少秋幾乎一時之間無法承受，他睜大雙目，望了兩個青衣人，再望望護花門主，不知不覺雙膝一屈，口中叫了聲：「爹，娘！」淚水已經奪眶而出。

其實自從他第一次看到青衣婦人之時，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母子連心，這也是天性使然！

這時「娘」字出口，膝行着撲到護花門主面前，又哭喊了聲：「媽……」

護花門主雙手環抱丁少秋的頭臉，低聲叫着：「孩子，我的乖孩子！」

母子兩人哭抱成一堆，這是最感人的場面了，丁仲謀，丁季友也不禁為之酸楚不已！

過了半晌，護花門主才柔聲道：「孩子，明天娘要為你主持授劍典禮，你不反對了吧？」

丁少秋抬起臉來，問道：「為什麼一定要孩兒參加護花門呢？」

護花門主道：「孩子，你先坐好了。」

丁少秋依言回到椅子坐下。

護花門主道：「本門老門主有兩項規定，一是由本門最小弟子担任繼承門主，二是由練成護華劍法的人繼承門主。關於第二項練成護華劍法一節，連老門主都無法辦到，本門女弟子就更辦不到了，因此這一條的規定，已經不局限於女弟子了，本門前身是青衣庵，只收女弟子的，但護花門就可以收男弟子，譬如你二伯父，雖然不是本門弟子，但却是在本門長大的。」

丁少秋點着頭，又問道：「這和孩兒參加護花門有關嗎？」

「自然有關了！」護花門主續道：「這是端午武林大會之後，你二伯父和你爹為了丁家莊的事，談到天南莊背後，有一個極厲害的人物撐腰，僅憑江南各大門派的力量，極難與之抗衡……」

丁少秋道：「娘說的是姬七娘了？孩兒見過她。」

丁仲謀奇道：「你怎麼會見過她的？」

丁少秋就把自己和李飛虹夜探雷嶺的經過，和後來幸虧老哥哥挾着自己兩人離開，詳細說了一遍。

護花門主問道：「你說的老哥哥又是誰呢？」

丁少秋道：「他就是孩兒的老哥哥咯，孩兒也不知道他是誰？好像他是江湖上很老很老的老前輩，但他却喜歡人家叫他老哥哥。」

丁季友含笑道：「你福緣不錯，經常會遇上世外高人。」

護花門主道：「好了，孩子，你聽娘再說下去，你二伯父和你爹商量的結果，僅憑鑠金、玄冰兩種掌功，只怕仍非這老妖婆的對手，於是就想到本門的護華劍法大概可以剋制得住她，同時也想到你小小年紀，就曾擊敗過南天一鵰和逢天游，如能練成護華劍法，豈不更好？這樣就把你引到這裡來，但護華劍法是本門鎮門之寶，練會劍法的人，必須是本門弟子，成為本門的繼承人。」

丁仲謀接口道：「就是不說本門，少秋，你要知道，只有練成護華劍法，才能保住丁家莊，恢復武功門的聲譽，再說得大一些，才可以保得住江南武林，所以你是責任重大，就算你爺爺和松陽道長二位老人家在這裏，也一定會同意你參加護花門的。」

丁少秋點頭道：「侄兒同意參加護花門了。」

* * *

護花門的大廳上，昨晚就佈置好了。上首高懸一方大紅布橫條，綴着用金紙剪成的四個大字：「授劍大典」。

紅布橫幅下，靠壁放一張繡披木桌，桌上放着護花門老門主沈香的神位和水果、香花、燭台、香爐。木桌前正中間放一把披了大紅繡金椅披的高背酸枝太師椅，左首只放了一把太師椅，右首則放了四把。

現在已是辰正，丁少秋換上了簇新的天藍長衫，薄底軟靴，已是人如玉樹臨風，英俊瀟洒！

但牡丹雖好，要有綠葉輔助，如今做他綠葉的，可是七個花不溜丢的俏姑娘，簇擁着他從前面大門走入。

看，這幾位俏姑娘沒一個不是明眸皓齒，粉臉桃腮的美人兒，尤其是今天一清

早，每一位姑娘都對着菱花鏡經過刻意裝飾的。她們身上穿的雖是青布衣裙，可洗得乾乾淨淨也熨得挺挺的，長裙的每一打摺處，都平得起了稜角，走起來就更顯得搖曳有緻，婀娜多姿！

七位姑娘眞像仙女下凡的七仙女，本來女孩子家見了男孩子，沒一個不羞答答，忸忸怩怩的，但貨多成市，人多成勢，今天姑娘家有七個之多，丁少秋只有一個就落了單，落了單，就英雄無用武之地，被這許多少女們擁在中間，衣香繽紛，眼花撩亂，一下子就把他窘住了，簡直像新郎倌一般，楞呼呼的不敢亂動，連話都不敢多說一句。

相反的，這七位姑娘家仗着人多勢衆，圍着丁少秋評頭論足，先前還竊竊私語，咭咭輕笑，漸漸胆就大了，這個嬌聲叫着：「丁師哥」，有的人眼波含情，有的人粉掌輕拍，也有的人故意擠着他！

這份風流陣仗，眞叫丁少秋暗暗叫着「吃不消」。

差幸她們只是在路上戲弄着他而已，跨入大廳，就不敢再胡鬧了。

那是因爲上首已經站着總管丁仲謀，看到她們簇擁着丁少秋走入，立即一抬手道：「你們就站在下首好了。」

接着走進來的四位武術教練和二十名衞士，向左右站定。

只聽丁仲謀高聲喝道：「三位護法就座。」

只見從屏後走出三個靑衣女子，這三人年約四十左右，但蛾眉淡掃，薄粉輕敷，身材依然甚是苗條，當眞風韻猶存，她們走到右上首三張繡披太師椅上一起落坐。

丁仲謀繼續高聲喝道：「貴賓就座。」

只見一個靑衫佩劍的中年漢子風度瀟洒的從屏後走出，他，正是丁少秋的父親丁季友，他今天並沒戴面具，面貌白晰、態度溫文的朝右首三位護法抱了抱拳，就在左上首的繡披太師椅上落坐。

右首三位護法也一齊朝他欠身爲禮。

站在下首的七名女弟子知道總管有一個朋友，是淡金臉的靑衫人，却沒想到這個淡金臉漢子一直戴着面具，如今取下面具，竟是個四十開外，劍眉朗目風度翩翩的美男子，而且還是本門貴賓，一時不禁竊竊私議起來。

丁仲謀依然高聲喝道：「有請門主。」

喝聲甫落，只見兩名靑衣少女並肩齊步從屏後走出，一個手捧一柄古色斑剝的四尺長劍，另一個手捧一個錦盒，走到高背太師椅後面一左一右站定。

接着走出來的是副總管鐵鳩婆劉婆婆，走到三位護法下首的一張椅上落坐。

稍後緩步走出的才是護花門主。貴賓丁季友和三位護法一起站了起來。

護花門主面垂靑紗，一身靑布衣裙，却掩不住她風姿嫣然，儀表端莊，先朝丁季友和三位護法點着頭，說了聲：「大家請坐。」然後走到中間高背椅上落坐。

大家也相繼坐下。

丁仲謀又高聲說道：「授劍典禮開始，請大家起立。」

所有的人一同站起。

丁仲謀又叫道：「門主面向老門主站立，受劍人丁少秋向前跨出三步。」

護花門主轉身面向神位站立，兩名靑衣女弟子立即把高背椅移開。

丁少秋同時依言跨出三步，就站到了門主身後。

丁仲謀又道：「請門主上香。」

兩名女弟子不待吩咐，先點燃兩支紅燭，再點好三支香，由左首一個雙手送到護花門主手中，護花門主雙手朝上一拱，再交給右首一個女弟子插入香爐之中。

丁仲謀又叫道：「行禮。」

護花門主跪拜過後，站起身，退開兩步，再由丁少秋走上前去，恭敬的跪拜了八拜，才行站起。

丁仲謀又道：「門主引介受劍人拜識本門尊長及同門。」

護花門主先向大家介紹丁少秋，說道：「他就是本門第三代門主繼承人，已修成『護華劍法』的弟子丁少秋……」

她話聲一落，所有的人紛紛鼓起掌來，却以站在下首的七名女弟子鼓得最起勁，每一雙玉掌，都拍得淸脆响亮，歷久不絕！

護花門主等掌聲歇後，才向丁少秋介紹護法，大師伯何香雲、二師伯任香雪、三師伯謝香玉。總管丁仲謀、副總管鐵鳩婆劉婆婆。

然後介紹四位武術教練，却沒說他們姓名，又介紹九名女弟子，紫雲、紫霞、紫雯、靑霓、靑珂、靑佩、秋影等七人，和站在上首手捧古劍、錦盒的秋英、秋霜二人。

丁少秋一一見禮完畢。

丁仲謀又高聲叫道：「授劍。」

秋英立即把手中捧着的一柄四尺古劍，雙手呈上。

護花門主也用雙手接過，橫置胸前，朝丁少秋道：「老門主練劍數十年，深知要發揮護華劍法威力，非有名兵利器不可，她老人家決心要找尋名劍，配合劍法，用以光大本門，於是足跡所至，窮宇內名山大川，終於天遂人願，在終南山一處古觀中，遇見一個即將屍解的老道長，以此劍相託，劍名倚天，爲武林中一向傳說的十二柄古代神劍之一，你從接受此劍之日起，必須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不但要光大本門，更要維護武林正義，時存上天好生之德，非大奸巨惡，不可妄開殺戒，與人以重新做人的機會，才算不辜負此劍，你接過去吧！」

丁少秋一臉虔敬之色，躬身道：「弟子自當緊記門主教言，終身奉行。」

說罷，伸手過頂，接過長劍。

護花門主又從秋霜手中取過錦盒，打開盒蓋，裏面是一面銅錢大的金牌，雙手遞給丁少秋，說道：「這是本門的令牌，你收好了。」

丁少秋雙手接過，後退三步，用右手把劍靠右肩豎立，再躬身一禮，方行退下。

護花門主面向前立，左手朝左邊太師椅上坐着的靑衫佩劍中年人攤掌一抬，柔聲道：「現在我來給大家引見，這位來賓是北海玄溟老人門下高弟，武功山丁家堡丁南屛丁老爺子的第三位哲嗣丁季友丁三俠……」

他剛剛說到這裏，丁季友隨着站起身來。大家立即紛紛鼓掌，表示歡迎。

護花門主等大家掌聲稍歇，繼續說道：「本門老門主因她老人家昔年是華山青衣庵靜因師祖最小的徒弟，奉門主命逃下山來，終於創立了本門，因此本門有一特別規定，就是由最小的關門弟子，來繼承門主的職位……」

大廳上靜寂無聲，聽着門主說話，當眞靜得墮針可聞！

只聽護花門主續道：「當時在師姐妹中，我是老么，從七歲那年進入師門，老門主督促我日以繼夜的練功、練武，連晚上都不准睡覺……」

「十九年前，也是我十八歲那年，先師就教我練護華劍法，我耐着性子練了一個月，連第一招都始終學不會，我痛哭流涕，自知永遠也練不會了，實在愧對師父她老人家，只好偸偸的逃下山去……」

她口氣微一頓，接着又道：「我怕師父派人追緝，白天躲在深林裏，晚上才敢上路，這樣走了兩個月光景，有一天，終於被三個人攔住去路，逼我去見丁護法，我誓死也不肯去，正好遇上過路的一位老英雄，他就是武功山丁家堡的老莊主救了我，把我帶去丁家莊……不久，我就和他三公子丁季友成了親……」

這段故事，在護花門中，只有三位護法，和總管丁仲謀、副總管劉婆婆知道，其他的人從未聽說過，尤其是九個女弟子，聽說這位貴賓丁季友就是門主的丈夫，不由得拍着粉掌了。

只聽護花門主續道：「我們婚後第三個月，終於被丁護法找來，逼着我回來，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丁護法還是我丈夫的二哥，那時我已有三個月身孕，自忖必死，幸有丁護法、劉婆婆和三位師姐向師父苦苦哀求，那知見到師父，她老人家就說本門已經不是華山派蓮花庵，不禁婚嫁，當時逼妳練劍，原是她老人家的不對……」

她聲音略帶嗚咽，續道：「她老人家說，明和我體力資質，無法練成護華劍法，却急功好利，非逼我練習不可，是因爲人才難得，她老人家又已風燭殘年，不得不盡人事，以聽天命，最後還是要我繼承門主，但却有一個條件，不論是我，或者是我丈夫，只要練成護華劍法，夫婦才能團聚，另外也修改了本門規定，不論男女弟子，誰練成護華劍法，誰就是門主的繼承人……」

大家依然沒有作聲，靜靜的聽她說下去。

護花門主接道：「我懷姙十月，生下少秋……」

她指了指站在前丁少秋，九個女弟子聽說丁少秋就是門主的兒子，又紛紛鼓起掌來，這回她們的粉掌拍得更重更响！

護花門主又道：「我生下孩子，就由丁總管親自送去丁家莊，直到最近，丁總管才把少秋引來，差幸他自幼練武，小小年紀，已精通武功、白鶴兩派武功，所以練習護華劍法來，也事半功倍，前後只化了二十天工夫，就練會了，我對先師也總算有交代了。」

等她說完，大家又紛紛鼓掌，表示慶祝。

丁仲謀高聲道：「禮成。」

三位護法由大師姐何香雲爲首，走向左首，朝丁季友、護花門主兩人說道：「丁三俠、門主，恭喜你們破鏡重圓，夫妻父子團圓。」

丁季友、護花門主也連連還禮，接着總管丁仲謀、副總管劉婆婆以及四名教練也一起向兩人致賀。再接下來是九名女弟子紛紛上前跟門主和丁季友父子道賀。

劉婆婆呷呷笑道：「丁少俠，你練成護華劍法，何不讓大家開開眼界？」

九個女弟子巴不得瞧瞧護華劍法有多神奇，聽劉婆婆這一說，大家又紛紛鼓起玉掌來。

丁少秋望望娘。

丁季友笑道：「少秋，這裏全不是外人，門主還是劉婆婆一手帶大的，她既然說出來了，你就練給大家看看吧！」

丁少秋躬身道：「孩兒遵命。」

護花門主正因少秋練成「護華劍法」，成爲護花門的繼承人，怕大家說自己有偏心，但又不好說要少秋當衆演練劍法，其實心裏也正想少秋露一手給大家瞧瞧，才能服衆，因此劉婆婆這一提議，正中心意，她目光一抬，含笑道：「少秋，這裏只怕演練不開，還是到前面大天井裏地方較爲寬敞。」

丁少秋應了聲「是」。

於是大家簇擁着護花門主，一起走出大廳，所有的人全都站在階上。

丁少秋手持倚天劍一個人走下石階，回身朝階上抱劍一禮，然後一直走到大天井中間，才轉過身來，正身站定，連長衫也不脫，就右腕抬處，嗆的一聲掣出一柄泓清水般的長劍！就在此時，只見他身子忽然離地平飛而起，身形倏忽變化，快若旋風，長劍連續點出，化作點點寒星！

丁少秋最近已把九招劍法練得十分純熟，尤其在這許多人面前，更是心存賣弄，照說第一招練完，人就會落到地上，但他却只是腳尖略一沾地，又離地飛起，緊接着使出第二招，第二招堪堪使完，足尖再一點地，又接連使第三招，因爲這九招劍法，每一招都有九個身法，人如飛輪，劍若飛星，瞬息變化，使得實在太快了！

因此階上看他演練劍法的人，只看到他人影浮動，看不到他一起一落點足之勢！身法越來越飛舞得快，人影也越來越淡，點出的劍光，此處還未消失，另一處又已飛起，宛如漫天劍雨，丁少秋一個人幾乎又失去所在，化作了一片薄薄的青影，令人疑幻疑眞，恍惚迷離！

劍法練到這般地步，當眞無法想像，大家看到這裏，不由紛紛鼓起掌來！

護花門主也沒想到這套劍法果眞有如此神妙，（其實只是一個快字而已）更沒想到丁少秋初學乍練，竟然會有如此造詣，心頭一陣激動，不覺睫含淚水，也隨着大家鼓起掌來。

就在大家掌聲拍得最响亮的時候，漫天飛洒的寒星一下斂去，不，丁少秋連人帶劍化作一道經天長虹，由地上斜向南首門樓激射上去！

劍光再斂，丁少秋青衫飄忽，已經凜然站在門樓之上，朗聲喝道：「什麼人鬼

鬼祟祟的躲在門樓上？」

大家原以爲丁少秋年輕好强，故意來上這一手，給大家瞧瞧，沒想到他正在練劍的人，却發現門樓上有人，聞聲方自一怔！

突聽有人發出破鑼般一聲大笑，一個肉團似的人影已從門樓中閃了出來，朝丁少秋拱拱手道：「少俠耳目靈異，在下不勝佩服！」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總管丁仲謀和丁季友兩個幾乎在同一時候，已經飛上樓門，身法之快，不愧爲南離、北溟的門下。

丁少秋當然早已看清人面貌，這人禿頂圓臉，面如古銅，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身穿一件古銅色長衫，生得又矮又胖，渾似一個肉團，因不識此人是誰，不好開口，正好丁仲謀、丁季友也及時趕上，落到丁少秋的身邊，他們在飛身上來之時，業已帶好面具。

丁少秋目光一注，冷然道：「閣下大概就是花字門二位副總監之一的矮財神拜老哥了？」

「不敢、不敢。」矮胖肉團連連拱手，陪着笑道：「兄弟正是拜天賜。」

丁仲謀沉着臉道：「貴門和敝門以往既無過節，老哥覷伺敝門弟子練劍，不覺得有違江湖忌諱嗎？」

「你老哥責備得極是！」拜天賜依然陪笑道：「但兄弟剛剛登上門樓，這位小兄弟就飛身上來，兄弟根本沒看到這位小兄弟練劍，不信，老哥可以問問這位小兄弟。」

丁少秋道：「二……」

他剛說出一個「二」字，耳邊就聽丁仲謀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叫我總管。」

丁少秋連忙改口道：「回總管，他說得不錯，弟子看他登上門樓，才跟着上來的。」

拜天賜含笑道：「如何？兄弟沒說謊吧？」

丁仲謀還是冷冷的道：「拜老哥遠來，還不聲不响的隱上敝門門樓，總不至於沒有事吧？」

拜天賜滿臉堆笑，說道：「是敝門主特來拜會貴門主，命兄弟上來通報的。」說到這裏，口中低哦一聲，含笑拱拱手道：「兄弟還沒請教老哥如何稱呼？」

丁仲謀冷然道：「在下只是敝門一個小小總管，不敢有污尊耳。」

「原來是大總管。」拜天賜連連拱手，說道：「大總管既然不肯道姓名，兄弟就不好多問了。」

丁仲謀道：「既然貴門主蒞臨，你老哥是進來通報的，那就隨在下下去吧！」

拜天賜連連點頭道：「是，是，大總管請！」

丁仲謀也不和他客氣，當先飛身而下，拜天賜跟在他身後飛落天井。

丁季友回頭道：「少秋，我們也下去，你看到了，你二伯父江湖經驗老到，你以後要多學學，譬如他不肯向人吐露姓名，是不想讓人知道他是丁家莊的人。」

丁少秋點點頭，父子二人也跟着飛落天井。

丁仲謀首先朝階上抱拳一禮，說道：「啓稟門主，這位是花字門副總監人稱矮財神的拜天賜拜老哥，據稱花字門主前來拜會門主，他是奉命進來通報的，請門主定奪。」

拜天賜連忙接口道：「在下拜見門主。」

護花門主徐徐說道：「既然花字門主親自蒞臨，趕快開啟大門，迎接貴賓。」

她話聲出口，立即有四名衞士走上前去，開啟大門，然後並肩走出，在大門左右兩旁站定下來。

矮財神拜天賜慌忙急步趕出，走到離大門五丈外一頂黑色軟轎前面躬身說道：「啓稟門主，護花門主親自迎出來了。」

護花門主和丁季友、丁少秋、三位護法、總管、副總管、以及九名女弟子都走出來了。（四名武術教練是護花門敦聘來的，他們不是護花門的人，只負責教女弟子和衞士的武功，不參與其他活動，方才授劍典禮，還是門主交代總管特別邀請他們來的）

護花門主當先迎下台階，舉目望去，花字門的人倒來了不少，但都停在五丈外的草坪廣場上。中間是一頂黑色軟轎，轎中坐着的自然是花字門主了。轎前是兩名副總監，一個身材高大像一座寶塔，禿頂蒼鬢，穿一襲半長不短的及膝黃衫，是劈天劍逢天游。

另一個則是又矮又胖，形若肉團，身穿古銅色長衫的矮財神拜天賜。

這兩人同樣都是一身肥肉，但一個又高又大，一個又矮又胖，最巧的兩人名字中同樣有一個天字，高矮懸殊，而且又同是副總監，實在巧之又巧！

另外是衣着不等的四個人，很可能是他們護法之流。軟轎左右兩邊各有兩簇人，左邊是左衞魚巧仙，率同八名黑色勁裝，腰插雙股劍的女子。右邊是右衞白靈仙，率同八名黑色勁裝腰插雙劍的女子。

這時經矮財神拜天賜報告之後，兩名隨轎伺候門主的黑衣少女搴起轎帘，花字門主緩緩跨出轎門，那是一個紫面濃眉的藍衫少年，腰懸長劍，氣宇軒昂，確有一門之主的氣慨！

這兩位被江湖中人視作非正非邪兩個門派的一門之主，一個朝前迎出，一個迎上，雙方到了相距一丈來遠，便各自停步。

這兩個門派最巧的是名稱上都帶了一個「花」字。

護花門主迎着抱抱拳道：「門主難得光降，敝門歡迎之至，請入內奉茶。」

花字門主冷冷的道：「門主不用客氣，敝門遠上貴門，是爲一個人來的，貴門如念江湖同道義氣，可否告知此人下落？」

護花門主心中暗道：「聽說花字門一向都是由女子出任門主，怎麼會是男的？莫非他女扮男裝不成？」一面抬目問道：「門主說的不知是什麼人？」

花字門主道：「是一個擅使玄冰掌的青衫人。」

護花門主心中不期一怔，問道：「貴門可知此人姓甚名誰？」

矮財神拜天賜口道：「咱們雖然不知他姓名，但江湖上擅使玄冰掌的人不

多……」

護花門主冷言道：「貴門既知他擅使玄冰掌，何不前去北海查問？」

拜天賜道：「因為有人看到他是往貴門來的……」

他話聲未了，突見一名護花門的衛士匆匆走近丁仲謀身邊，低聲的說了兩句。丁仲謀也和他低聲的說了兩句，那衛士便匆匆退去。

丁仲謀突然雙目精光暴射，直注花字門主，沉聲道：「敝門主聽說貴門主遠蒞，親自出來迎接，不想貴門却乘機偷襲敝門，敝門幾處值崗弟兄，接連被歹毒暗器射殺，這片刻之間，已有九人被殺，貴門這是存心和敝門作對了？」

花字門主驚詫的道：「不是我們殺的，你們誤會了。」

丁仲謀厲聲道：「敝門九名弟兄死在歹毒暗器之下，這還是誤會嗎？」

逢天游大聲道：「敝門的人全在這裡，這射殺貴門弟兄的只怕另有其人……」

只見剛才退去的那名衛士，又匆匆回來，走到丁仲謀身邊，把手中一個小布包呈上。

丁仲謀伸手接過，迅即打開布包，低頭一瞧，不覺仰首大笑道：「逢老哥、拜老哥，這裡有幾件剛從死者身上取下來的淬毒暗器，有梅花袖箭、金錢鏢、飛刀等，上面都刻有記號，二位不妨拿去看看！」

說完，又迅速包好，手腕一抬，那小布包平平穩穩的朝逢天游飛去。

逢天游伸手接住，打開布包，只看了一眼，不禁臉色大變，原來在每一件暗器上，都刻有蠅頭大小一個「花」字，外面還有一個圓圈，正是花字門的記號，而且每件暗器都色呈紫藍，顯然淬過劇毒，見血封喉！他把布包遞給了矮財神拜天賜，一面朝丁仲謀道：「這些暗器確是敝門之物……」

丁仲謀道：「那就好了。」

「不！」逢天游口中吐出一個沉重的「不」字，接着說道：「敝門暗器從不喂毒，這些暗器上喂過劇毒，絕非敝門中人所使。」

丁仲謀冷冷的道：「那是什麼人使的？」

逢天游濃眉微攏，沉吟了一下，才道：「只怕是有人拿了敝門暗器，故意喂上劇毒，在咱們遠上貴門之際，暗中殺死貴門中人，藉以挑起貴我兩門誤會……」

丁仲謀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問道：「逢老哥話是不錯，但沒有當場拏獲凶手，可以証明不是貴門中人下的毒，又有這幾件暗器為証，貴門豈能脫得了干係？九條人命，豈能以誤會二字可以解釋？」

逢天游道：「逢某既然說出來了，自有逢某担待……」

「哈哈！」矮財神打着破鑼般的聲音大笑一聲道：「逢老哥担待什麼？這些暗器是從護花門拿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是真從死者身上取下來的嗎？」

鐵鳩婆劉婆婆聽得勃然大怒，沉喝道：「姓拜的，你說什麼？」

矮財神破鑼般聲音大聲道：「江湖上真真假假的把戲，咱們這把年紀的人，都見得多了，兄弟說的難道不對？」

劉婆婆沉哼道：「你的意思是說這些暗器喂上劇毒，是咱們誣賴你們花字門的人了？」

矮財神道：「江湖譎詭，沒有當場抓到兇手，証明是那一方的人，難道沒有可能嗎？」

劉婆婆右手一指，怒喝道：「你胡說！」

矮財神臉上依然堆着笑容，說道：「江湖上人人傳說鐵鳩婆火爆脾氣，老而彌盛，那你也只能在護花門罵罵丫頭嚇人，如今妳指着兄弟鼻子罵人，可想到後果嗎？」

劉婆婆盛氣的道：「老婆子不知什麼叫做後果嗎？」

矮財神嘿嘿笑道：「妳罵到兄弟頭上，重則喪生，輕則毀了妳一世英名，妳說這後果嚴重不嚴重？」

「好哇！」劉婆婆右手拄着鐵鳩杖，朝矮財神逼去，口中怒喝道：「拜天賜，你接我老婆子幾杖，看看到底是誰重則喪生，輕則毀了一世英名！」

喝聲中，右手鐵鳩杖在地上輕輕一點，人已跟着飛撲而起，宛如巨鷹凌空，杖挾雷霆萬鈞之勢，朝拜天賜當頭劈落！

這一杖和那天對丁少秋使的同是一招「烏雲蓋頂」，但氣勢却完全不同了！

那天她沒有全力使出，自是杖下留了情，但這回她怒惱拜天賜出言不遜，是以在第一招上，就要給他一些顏色瞧瞧，杖上自然要用上十成力道。

但聽呼的一聲，杖風嘶嘯，一丈方圓之內，全都可以感到有一股無形壓力，自頭頂直壓下來，令人有一種窒息之感。

她說打就打，出手如此凌厲，矮財神拜天賜身為花字門副總監，這一招豈肯躲閃？但若是硬接，別說他赤手空拳，就是有兵刃在手，硬接的結果，也會兩敗俱傷。

好個矮財神，他直等鐵鳩杖落到頭頂只有三尺光景，忽然身形一矮，不退反進，像滾肉球一般朝鐵鳩婆杖下欺入，口中發出破鑼般一聲大笑道：「妳也接拜某一記雙掌試試！」

雙手突從胸前推出。

鐵鳩婆沒想到他會不向旁躍，反而使出險招來，此時身形將落未落，連躲閃都已來不及，只得右腕用力，藉着鐵鳩杖下落之勢，身子忽然朝上翻起，才算躲開矮財神推出的雙掌。

這時她的鐵鳩杖已經「篤」的一聲落到地上，劉婆婆豈肯甘休，鳩杖落地，她右手握杖，也有了着落，身形由上而下，疾然翻落，像盪了一個鞦韆，雙脚乘機猛向拜天賜背後蹬到。

這回拜天賜好像來不及閃避，但聽砰的一聲，不但蹬個正着，而且把拜天賜一個人像踢皮球一般踢得朝上飛起三丈來高！

拜天賜可真像一個肉球，他雙手抱頭，整個人彎屈成一團，滴溜溜的在空中轉動！

這時鐵鳩婆也剛剛落到地上。

就在此時，只聽丁仲謀喝了一聲：

「劉婆婆小心！」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司馬英人性已泯，對于眞施毒手，南宮白忍無可忍，出手懲罰司馬英，抽其一條肋骨及斷其一臂，正想再斷其一腿，却見一銅人來向南宮白求情，南宮白沒再下手，司馬英狼狽逃去……南宮白來至一處大石縫，一心在此處苦練武功，却因爲食了一株矮樹上的樹葉，又喝上溪水而練成了元嬰，驚喜萬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毛手擊殺少女　行爲兇殘無比

這時這銅人又撲向另一個持魔傘的銅人，又被他抓住，這時抓住的銅人不硬奪，突然撒手，竟將那搶傘的銅人震出三步，第三個持傘銅人恰巧轉了過來，揚起手中的魔傘，「噹」地一聲，與那被搶去魔傘接了一下。

銅屑四濺，那一柄被搶去的魔傘又被震得粉碎，僅僅剩下一個把柄握在手中。

這一來只剩下一柄天魔傘了，而這一柄魔傘必是眞的，而且持眞的魔傘的銅人，也必是武功最高的一個。

兩個銅人同時陰笑一聲，撲了上去，那持傘的銅人大喝一聲「變」！三個銅人交換位置的同時，那柄魔傘也同時易人。

兩個銅人撲了一個空，再次欺身，三人陣形又變，而且魔傘又到了另一個人手中。兩個銅人再次撲空，就在他們身形略緩之際，持傘的銅人大喝一聲，攻出一傘，紫芒大盛，罡風四合，沙沼被激起漫天泥漿，紛紛洒落。

只聞「蓬蓬」兩聲，兩個銅人又中了兩傘，銅屑紛飛，跟蹌退了五六步。

嘿！原來兩個銅人的銅衣全被震碎，僅剩下頭上的銅帽，將頭臉罩住，因此，仍然不知他們是誰，除非把他們的銅帽也震碎，才能露出本來面目。

南宮白不由駭然，深知此傘威力太大，只要功力差不多，誰持有此傘，誰就能獨步天下。

兩個銅人打個手勢，同時撲向持傘的銅人，三個銅人陣法再變，天魔傘又到了另一個人手中，那知兩個銅人似乎已看清了對方的陣法，其中一人獰笑一聲，欺身逾電，一下抓住傘尖。

南宮白不由吃了一驚，如果此傘落入綠毛幫手中，就不堪設想了。

只聞一聲大喝，兩個銅人用力一奪，天魔傘已經到了對方手中。

南宮白暗叫一聲不好，正要現身，突然又是一陣「嘩啦嘩啦」之聲，接著又是兩個銅人落在浮沙沼之上。

此刻那三個銅人見魔傘已失，正欲撲上搶奪，那知後來的兩個銅人竟是搶傘那兩個人的同夥，沈聲道：「兩位既已得手，還不速退！」

那兩個銅人不由一怔，因爲他們也不知道後來的兩個銅人是誰？就在他們一怔之間，後來的兩個銅人之一，兩掌一分，劈出兩道無儔罡風。

「蓬」地一聲，浮沙沼之中有如巨浪滔天，只聞一聲驚呼，那天魔傘竟被後來者之一奪了過去。

南宮白又是一怔，這才知道後來的兩個銅人並非那兩個銅人的同路人，剛才不過是亂人的耳目，趁機下手。

然而，這兩個銅人是誰？如果天魔傘被他們搶去，仍然不堪設想！

此刻七個銅人都各據一方，準備出手。

持有天魔傘的銅人顯然有恃無恐，因爲他知道先來的五個銅人絕不會聯手對付他們。

突然，剛才失去天魔傘的兩個銅人大喝一聲，撲了上去，而那三個銅人都悶聲不響，向先來的兩個銅人頭上抓去。

顯然，這三個人主要想揭開兩個銅人

的眞面目，至於天魔傘失去尙在其次。

這樣一來，兩個銅人不得已撤身急退，顯然他們僅剩下一個銅帽，不能再讓人揭去。

這樣便變成了僵持不下之局，如果那三個人去搶天魔傘，這兩個銅人又要抽他們的後腿，因此，搶到天魔傘的銅人穩如磐石，但要持傘離去却難之又難。

突然，持傘的銅人宏聲道：「此傘仍是本派鎮山之寶，相傳數百年，突然於數十年前失落，今夜原寶歸趙，正是物歸原主，如果『大悲龍隱』在此，她可以作個見證人。」

此言一出，另外五個銅人同時一怔，連南宮白也恍然大悟，記得母親曾對「大悲龍隱」說過：這天魔傘也不是你們祖傳之物。

突然，石筍中閃出一條人影，正是「大悲龍隱」朱芳芳，大聲道：「尊駕所說的話，老身不便否認，但此傘來自峨嵋山，如果是物歸原主，請尊駕以眞面目示人，以昭信實！」

此言一出，那兩個銅人也難在當地，他們當然暫時不能露出眞面目。

朱芳芳冷笑道：「如果尊駕不露眞面目，就等於誣詐，今夜來此之人都可以出手搶奪！」

此言一出，石筍林中人影交錯，八九個人影，一齊掠至朱芳芳身邊。

第一位是孫寒香，後面是三個少女、樓兩層、「海天雙醜」，尙鳳池和百里空。加上朱芳芳是十四個高手，將浮沙沼團團圍住。

那知就在此時，又有一陣「沙沙」之聲，自石筍之後擁出數十個高手，乃是綠毛幫中之人，幾乎傾巢而出，反將孫寒香等人團團圍起來。

整個浮沙沼充滿了殺機，大戰一觸即發。

持有魔傘的銅人道：「那一位不服，只管出手，本人爲了此寶，曾流浪江湖十餘年，此番得手，絕不輕易讓人，除非能自本人手中搶去。」

那兩個僅剩下銅帽的銅人同時大喝一聲，撲了上去，一個逕奔持傘的銅人，另一個却撲上另外三個銅人，以防他們攔截擾亂。

持傘那個並未出手，另一個却一閃而出，接了一掌，「蓬」地一聲，竟被震退一步。

另外一個撲向三個銅人，未出五十招，就被逼退三四步，岌岌可危。

持傘那個大聲道：「各位不必枉費心機，除非五人聯手，否則本人可要帶走了！」

突然，一聲沈喝「且慢！」又是一個銅人，自石筍林中拔起二十餘丈之高，掠至浮沙沼上空，頭下脚上，疾掠而下。

這種絕世輕功，在場幾個銅人尙是初見，一片驚呼聲中，紛紛暴退。就在這個銅人距浮沙表面約三丈多高時，平胸而下推出一掌。

一聲大震，有如電殛，整個浮沙沼幾乎翻了過來，一個奇大的泥柱湧起十餘丈之高，下落如雨。

就在此時，只見一道白光，自這銅人頭上一閃而出，接着又傳來一聲驚呼。

浮沙落定，那柄天魔傘已到了後來的銅人手中。而其餘的銅人以及浮沙沼四周的黑白兩道高手，都變成泥人一般。

夜風勁烈，浮沙沼上一片死寂，大多數之人，都沒有看清楚來人以何種身法搶過天魔傘。

來人正是南宮白，剛才那道白光，正是元嬰，他僅是意念一動，那元嬰即自泥丸宮鑽出，搶過天魔傘。

但這一手可瞞不了剛才持有天魔傘的兩個銅人，他們知道南宮白是在那幽壑出現的銅人。

那麼不必筆者交待，讀者一定知道這兩個人正是「龍僧」和「虎道」了。他們前些日子曾說過，要參加銅人大會，而且要換個方式參加。

南宮白天魔傘在手，豪氣大發，首先，他必須挑開綠毛幫幫主的眞面目，於是，以幽靈般的身法，撲了過去。

「蓬」地一聲，傘大張，身形虛空，滴溜溜疾轉，向一個銅人抓去，那銅人不敢硬接天魔傘，疾閃三步，劈出一掌。

「蓬」地一聲，竟被南宮白震退三大步，南宮白欺身再上，突然折回，又向另一個銅人撲去。

只聞「噹」地一聲，在那銅頭上按了一掌，銅帽粉碎，露出了本來面目。原來這個銅人果然是綠毛幫幫主，而另一個必是「混沌叟」了。

南宮白心念電轉，「混沌叟」就是「混沌叟」，不必再理他，現在要揭開的是三個銅人的眞正身份，以及綠毛幫幫主到底是誰？

他佯作撲上三個銅人，那天魔傘紫芒耀眼，令人無法睜眼，而且南宮白將天魔傘撐了開來，足不沾塵，在空中疾轉。他中途再次折回，向綠毛幫幫主頭上抓去。

眼看抓到，那邊「混沌叟」全力推出一掌，而南宮白把天魔傘迎了上去，只聞「蓬」地一聲，雙方各自退了一步。

南宮白只吃了一驚，看起來「混沌叟」的功力，仍是武林之冠，自己連獲奇遇，要想制服他，尙要繼續努力。

「混沌叟」接了一掌，心中雖然吃驚，却也不懼，況且他認爲對方手中有武林至寶，反之，剛才一掌必能略佔上風。

「混沌叟」沈聲道：「尊駕到底是誰？」

南宮白道：「本人是『傷心叟』！」

「甚麼？『傷心叟』？老夫沒聽過這號人物！」

南宮白道：「現在聽到也不算晚！你再接我一掌……」

一掌拍出，暗撤掌力，斜閃一丈，竟向那三個銅人之一抓去。

「錚」地一聲，一個銅人被他抓住，心想：「這一回可要看看到底是誰了……」

那知他意念未畢，另一個銅人已經欺到他的身後，他也不想暴露身份，只得忍痛放了銅人疾退三步。

這樣一來，形成七個銅人把他包圍起來，但七個銅人却無意聯手。

突然朱麗葉大聲道：「『傷心叟』前輩，你老人家既然得了天魔傘還不快走，難道——」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老夫今晚參

加大會，志不在此，除了『混沌叟』和剛才持有天魔傘的兩個銅人外，其餘四個銅人，誰能亮出本來面目，本人就把天魔傘交給他，絕不食言！」

此言一出，幾個銅人都默默無言，互視一眼，顯然，暴露身份比失去天魔傘更加重要。

三個銅人同時掠起身形，道：「既然如此，我們不要天魔傘了！」

突破兩重包圍，疾馳而去。

剛剛失去天魔傘的銅人道：「天魔傘在尊駕手中，我們也十分放心，就此別過！」

說畢，也沒入石筍林叢之中。

現在，僅剩下了「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兩人，「混沌叟」陰聲道：「你交不交出天魔傘？」

南宮白道：「天魔傘在此，有本領只管來搶！」

「混沌叟」道：「你以爲老夫沒有辦法嗎？」

「不必危言聳聽，不妨試試看！」

「混沌叟」突然哈哈狂笑一陣，道：「看你的身手似不在剛才離去的五個銅人之下，只是毫無心機，今夜你能保得一條命也算不錯了！」

此刻，「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左右夾攻，緩緩欺上，一干白道高手正要撲上，綠毛幫的高手同時暴喝一聲，打在一起。

南宮白一傘在手，胆氣大壯，大喝一聲，向「混沌叟」當頭砸下。

罡風呼嘯，紫芒經天，連皎潔的月色也黯然無光，「混沌叟」不敢輕接，劈出一掌，向後退去。

「蓬」地一聲，泥沙四濺，南宮白跟踪而上，「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又一齊退了一丈多遠。

南宮白以爲他們怯戰，合起魔傘，集八成眞力推出「三合一掌法」。

那知他掌力剛剛推出，陡感脚下蠕蠕而動，暗叫一聲「不好」！正要撤掌，只聞「嘩啦」一聲，自沼中伸出一隻毛手，硬將天魔傘奪了過去。

南宮白吃了一驚，立即向伸出毛手之處推出一掌，「蓬」地一聲，泥漿如雨，漫天飛舞。

「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同時狂笑一陣，掠出浮沙沼，大喝一聲「退！」

一干綠毛幫的高手，立即聯袂退走，一會工夫，僅剩下南宮白和沼邊孫寒香等十數高手。

天魔傘得而復失，南宮白固然十分懊喪，但最令他難過的是，此傘本是三個銅人之一的東西，而那個銅人曾屢次援手，大恩未報，如今又把天魔傘遺失，不由氣得楞在當地。

百里香道：「傷心前輩，我猜想這浮沙中的毛手，定是『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預先做的詭計，天魔傘必定落在綠毛幫之手。」

南宮白也深以爲然，但他對那隻毛手十分懷疑，記得數天前發現一個巨大的狒狒被人震死，失去一條左臂，難道這條毛手就是那狒狒的左臂？

然而，一條狒狒之臂能有何用？顯然剛才這隻毛手力大無窮，趁自己心神微分之時，奪走天魔傘。

這隻毛手怎會藏在泥沼中？

南宮白百思莫解，同時恨心大起，掠起身形，向沼中連推三掌。

含恨而發，而且出了全力，勢道何等驚人，泥漿直激射起數十丈之高，有如滔天大浪，沼中若有人隱伏，必定無法藏身。

但泥漿下落，一無所見，顯然那毛手早已走了，向那裡去的？如何走的呢？在場諸人誰也猜不出。

南宮白掠至岸上，正待離去，孫寒香和朱芳芳迎頭攔住，道：「請問尊駕是誰？」

南宮白道：「『傷心叟』！」

朱芳芳道：「尊駕可能有傷心之事，故叫此名，絕非本名！」

南宮白道：「不錯！傷心人別具懷抱，正像尊駕一樣，爲了一個『情』字，差點身敗名裂！」

孫寒香道：「尊駕說話帶有童音，絕非七老八十之人。」

南宮白道：「錯了，老夫八十有九，年齡將屆一甲子半！至於口帶童音，乃是修練有素，返老還童！」

說畢，「嘩啦」一聲掠起二十餘丈之高，在一片驚噫聲中，一閃不見。

南宮白無目的地奔馳，心中却十分懊喪，如果當時早點離開，即使綠毛幫幫主有陰謀也將無法施展。假如此傘落入「混沌叟」手中，武林大劫即將來臨。

他感覺更對不起那三位銅人，不管其中兩個是不是爹爹和師父，最低限度他們都會對他援手，一著之差，將造成終生遺恨。

傷心之餘，想起慘死的周蕙文和柳飛燕，立即趕到她們的墳墓處。

相距一里多路，突聞墳處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好像一個少女瀕臨死亡邊沿的慘嗥。

南宮白心頭一震，急掠而至，只見墓前躺著一個面目全非的少女，正是已被毀容的周茜茜。

她的下衣被剝去，陰處破裂，胸衣粉碎，酥胸上有奇大的爪痕，連胸骨都被抓碎，早已氣絕。

顯然，周茜茜被姦淫之後，才被抓死的，但這個爪痕，絕非人手所留。

難道她被獸類姦淫之後，又被抓死？這是不可能的，一般野獸只知吃人，那懂强姦人類，除非是略通人性的人猿和狒狒之類野獸或能幹出這種事來。

南宮白又想起浮沙沼中的毛手來。不由大感迷惘，這個奇大的爪痕是否與那隻毛手有關？

南宮白黯然淚下，周茜茜本是與他第一個定情的少女，想不到她遭遇太慘，迭遭奇禍，結果死得如此之慘。

突然，他發現了周茜茜身邊有幾個模糊不清的足印，那正是不久前留下的，那是人足，絕非狒狒和人猿所留。

南宮白百思莫解，一個人怎會有奇大的爪子？會不會是一個人姦淫之後，再唆使大猩猩和人猿之類野獸將她抓死？但當今武林中的高手，尚未聽說有人帶著猩猩和人猿。

南宮白又掘開坟墓，將周茜茜和兩女埋在一起，又在石碑加上一個名字。無限的愧疚，變成滿腔仇火，他要報復，必須找到行兇之人，爲周茜茜報仇。

現在，他第一去處，就是綠毛幫，他認爲天魔傘可能在綠毛幫之中，他必須盜回天魔傘，才不負三個銅人的期望。

第二天四更左右，來到綠毛幫附近，不由暗吃了一驚，這次戒備之嚴，前所未見，顯然，要想進入，非弄死幾個明卡暗樁不可。

他在外面脫下銅衣，包起來背在身上，因爲穿著銅衣行動畢竟不便，而且有聲音。

他展開身法，有如幽靈鬼魅一般，一上牆頭就制住了「鐵板欖」胡石開和「無雙刀」洪寬。這一脫下銅衣，感覺身輕如無物，來去有如清風，首先奔向那座高樓。

窺視了一會，並未發現「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立即又上了那座中央大殿。大殿中也沒有人影，但各處戒備却十分森嚴。

不久，南宮白來到一片竹林之中，只見三個精舍在望，精舍中燈火尚明，他掩了過去，舔開窗紙，向內望去。

這一看可不要緊，不由暗叫奇事，而且毛骨悚然，全身雞皮疙瘩暴起。

原來綠毛幫幫主坐在桌前，正在梳理長長的綠髮，然後，兩手托著頭，竟將頭顱摘下，放在桌上。

南宮白差點呼出口，過去他曾聞鬼狐的傳說。然而，這是事實，綠毛幫幫主確實把頭顱摘了下來，放在桌上，用梳子梳理著頭髮。頸上血肉模糊，但却平整，有如刀削一般。

在這竹林之中，深更半夜，眼看著一個無頭之人在梳著頭髮，胆小之人恐怕當場會被嚇得半死。

難道綠毛幫幫主是鬼？不然的話，他的綠髮怎會有數尺之長？如果不是鬼，怎能將頭顱摘下不死？更使南宮白驚駭的是一雙眼睛還滴滴溜地亂轉。

難道他會旁門邪術，爲什麼從未見他施展過？

正在他冒了一身冷汗，驚魂不定之時，綠毛幫幫主竟站了起來，在屋中踱著圈子。

一個無頭的人會走，這簡直是聳人聽聞之事。

突然，綠毛幫幫主好像想起一件大事，急忙把頭顱藏起，啓開後窗，掠了出去。

南宮白正要跟踪，突然心中一動，忖：「我何不把這人頭偸走，看看到底是人是鬼？」

他首先掠到精舍之後，眼見綠毛幫幫主向牆外掠去，出了綠毛幫幫中。南宮白不再猶豫，自後窗進入，在床下取出那個頭顱，心中狂跳不已。

他不暇細看，掠出綠毛幫，向北疾馳，他現在更想看看綠毛幫幫主到底要到那裡去？

但他追了數里路，竟未追上，立即停了下來，仔細一看這個頭顱，不由啞然失笑，原來這是一個假頭顱，不但綠髮是假的，那一隻眼也是假的，用鐵絲穿著，所以能轉動。

南宮白恍然大悟，原來綠毛幫幫主的頭，在衣領之內，頸上血肉模糊，也是假的。由此推想，「混沌叟」也未必見過綠毛幫幫主的眞面目。

綠毛幫幫主與「混沌叟」師徒相稱，但「大悲龍隱」朱芳芳和孫寒香等一干高手，却不知綠毛幫幫主的身份，即使略有所知也不能確定，這是不可能的事。按理說，一干高手應該知道綠毛幫幫主才對。

南宮白深信，綠毛幫幫主拜在「混沌叟」門下，必是近年之事，絕不會是他的啓蒙之師，反之，一干白道高手，應該知道綠毛幫幫主的身份。

南宮白冷笑一聲，正要將這假頭毀去，突然心中一動，忖道：「我何不交給朱芳芳，或者能幫助他想出此人是誰？因爲她曾對綠毛幫幫主說過：我知道你是誰。

於是他把銅衣換上，將假人頭包起來。

他奔出幾十里，天色微明，正要吃點乾糧，忽聞一陣步履之聲傳來，只見孫寒香一行人緩步而行，向這邊走來。

只見朱芳芳和朱麗葉走在一起，其餘的人都跟在孫寒香一行人緩步而行，他們來到一處平坦之地。

孫寒香道：「我們在這裡吃點東西吧！這幾天到處去找那幾個銅人，大家也夠累了！」

於是，一干人都圍著孫寒香坐了下來，只有朱芳芳和朱麗葉兩人坐在另一旁。

朱麗葉道：「媽，我們也坐過去吧！現在我們應該同心合力對付武林大敵才對！」

朱芳芳哼了一聲，對孫寒香道：「孫寒香，過去的恩怨不談，妳的兒子失踪了，妳把我的女兒如何處理？」

孫寒香道：「兒子失踪，並不是死了，妳女兒還沒有急，妳先急了，無怪妳連丈夫都看不住！」

朱芳芳不由大怒，一下子跳了起來，道：「孫寒香，妳這個專會搶漢子的臭女人，妳給我滾過來！」

孫寒香自南宮白失踪之後，情緒極壞，也站了起來，冷冷地道：「是誰搶漢子自有公論，這句話由妳說出來，眞是天大的笑話！」

朱芳芳更是怒不可遏，厲叱一聲猛撲而上。

「轟」地一聲，兩人接了一掌，各退了一步。

百里空一掠而至，站在兩人之間，道：「妳們都沒有搶漢子，是我百里空搶漢子好不好？現在大敵當前，妳們還爲這些過去的小事自相殘殺，在這些年輕人面前，也不嫌丟人？」

幾個少女同時笑出聲來。

朱芳芳厲聲道：「百里空，你閃開！」

百里空道：「我不閃開呢？」

朱芳芳道：「那別怪我心毒手黑了！」

百里空道：「也好，老夫早就活膩了，妳就賞我一掌吧！」

朱芳芳厲聲道：「你到底閃不閃開？」

南宮白一閃而出，沈聲道：「綠毛幫已將天魔傘搶走，武林中大禍將至，二位不思合力却敵，却爲這些雞毛蒜皮之事互不相讓，眞是令人齒冷！」

朱芳芳道：「你是誰？」

南宮白道：「『傷心叟』！」

又是「傷心叟」！諸人同時一怔，朱芳芳道：「你就是得到魔傘又失去的那個銅人？」

南宮白道：「不錯！」

朱芳芳道：「你怎麼知道是綠毛幫搶去？」

南宮白道：「那天『混沌叟』不接本人招式，連退兩次，恰巧停在那隻毛手之上，乃被搶去，這當然是『混沌叟』的陰謀。而且他們立刻離去，並未察看泥沼中的毛手，可見他們是同路人！」

朱芳芳道：「這種推測也頗有道理！但不知道尊駕是否知道另外兩個銅人是誰？」

南宮白道：「恕難奉告！不過在下可以告訴各位，那兩個銅人，也是白道高手，只是誰也料不到他們的眞正身份！」

南宮白又道：「朱當家的好像知道綠毛幫幫主的身份，不知可否告知？」

朱芳芳道：「這只不過是猜測而已，現在尙言之過早！」

南宮白道：「從現在開始，年輕女人應該特別小心，近來有個怪物出現，十分詭秘，先姦後殺，手段奇毒。」

說畢，將那個假人頭擲到朱芳芳身邊，道：「此物或能幫妳推斷綠毛幫幫主的眞正身份，再見！」

說畢，電掠而去，只聞後面發出一片驚呼之聲，大概是朱芳芳已經打開了包袱，發現了那個假人頭。

突然，一陣懾人心脾的慘呼，來自百丈之外，顯然是一個少女的聲音。

南宮白以為是于眞、朱麗葉及百里香等人所發，一辨方向是來自前方，而且三女和朱芳芳及孫寒香在一起，根本不可能遇險。

他循聲而至，只見小紅仰臥在一塊大石之後，下體暴露，胸骨支離破碎，顯然又是被抓死的。

這小紅可說是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但這殺人者手段殘酷，而且專門姦殺少女，不知是何路數！況且專門抓碎胸骨，先姦後殺，留下巨大的爪痕，不知道是人是獸？

南宮白掠上一棵大樹，四下看了一遍，並無所見，不由大為震驚，如果是人，此人一定輕功身法快得出奇，如果是獸，也必是千年異物。

他掘個坑把小紅埋了，坐在大石發愣，現在，他有母不能見面，爹爹失蹤生死不明，三女已有白首之盟却弄得誤會極深。最使他恨不已的是天魔傘得而復失，使他一時一刻都得不到安寧。

驀地——

一片紙箋冉冉飛來，好像一隻大蝴蝶，落在南宮白面前。

南宮白不須撿起，即可看到箋上的字跡，寫道：「奉天承運，幫主詔曰，綠毛幫自即日起，改為『混沌教』，並於五月端午正午，舉行開教盛典，凡我同道，務須一體參加，恭聆任命派遣，凡不願投靠本教者，一律逐出中原，是日本教設有開教盛筵及百技雜耍與武林同樂，如有趁機騷擾者，本教已掘備萬人坑，格殺勿論，以警來茲。」

南宮白不由一嚎，哈哈大笑一陣，道：「這簡直是皇帝的詔書嘛！好大的口氣！」

＊　＊　＊

雖然口氣太狂，但南宮白對下帖之人的身法也頗為讚賞，況且，天魔傘在『混沌叟』手中，到目前為止，可以說無人能敵。

三天後，南宮白又來到周蕙文、柳飛燕及周茜茜之墓前憑弔，荒草萋萋，一坯黃土，南宮白悵望雲天，一幕幕往事，在腦中閃過。

他嘆了口氣，覺得這些少女的死，都可以說受他之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遠處傳來一陣喧嘩之聲，只聞朱麗葉道：「兩位姊姊，咱們找個地方歇歇脚，順便吃點乾糧如何？」

百里香道：「葉妹，妳還想吃乾糧？」

朱麗葉道：「難道沒了？」

百里香冷笑道：「想想看是那一個背的乾糧袋？」

南宮白一閃躲在大樹之上，向下望去，只見「大力神」樓兩層背乾糧袋，已經空空如也，三女跟在後面。

朱麗葉一看那乾糧袋，不由大怒，道：「老樓，乾糧呢？」

樓兩層哭喪着臉，道：「早就被我吃光了，其實……其……實……」

「其實怎樣？你簡直是個飯桶！」

樓兩層道：「其實我只吃了個半飽，我老樓跟着三位姑娘，天天挨餓，從未吃飽過，記得南宮少爺和我在一起時，我老樓吃得最舒服！」

朱麗葉沈聲道：「你還提他幹什麼？我們不想再見他！」

南宮白黯然一嘆，正待離去，只聞于眞道：「兩位妹妹別怪他，他天生異稟，食量驚人，我們不能和他比，他和南宮白在一起確未受罪，這一點我很清楚，至於白弟他……」

于眞說到這裡，吶吶地道：「我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

朱麗葉哼了一聲，道：「難道是冤枉他，小紅和他又沒有仇！」

于眞道：「站在我們女人立場，姊姊不便貶了女人的人格，一般來說，女人說話往往不可深信，所以聖人有『唯女人與小人最難養也』的慨嘆，我們怎知不是小紅信口胡說，嫁禍白弟？」

百里香默默不語，朱麗葉哼了一聲，道：「這種臆測太無根據了，我們不能隨便汚衊小紅的人格，而去相信南宮白！」

突然，一條身影一掠而至，道：「各位錯了！此事正是小紅信口誣衊南宮兄，小弟願作見證人！」

來人正是柳浩然，他有感於南宮白屢次援手，此番恰巧遇上，當然要挺身而出為南宮白洗刷不白之冤。

朱麗葉道：「原來是柳大俠，不知柳大俠的話有何根據？」

柳浩然一臉羞愧之色，長嘆一聲，道：「其實，不但南宮兄是被害者，連柳某也未倖免！」

接著，他把周茜茜殺死柳飛燕，被南

宮白遇見，南宮白因小紅屢次下迷藥害他，欲殺死他，她立即大呼救命，恰巧三位姑娘趕到，小紅立即信口誣賴南宮白強姦她之事說了一遍！

三女陡然一震，一個個都粉面變色，盈盈欲淚，她們這時才後悔上次對南宮白太過份，以南宮白的個性，當然受不了。

三女終於黯然淚下，柳浩然道：「三位姑娘不必難過，前些日子柳某還遇到南宮兄一次，他安然如昔，而且功力大進！」

于眞道：「不知柳大俠也上了他的當，究係上了何當？」

柳浩然支吾道：「還不是中了她的迷藥……」

三女心照不宣，前後一想，那小紅果然不是東西，不由切齒不已。

柳浩然告別離去，三女互相埋怨了一陣，于眞道：「我們現在不必互相埋怨，誰也沒有錯，而錯在小紅那賤婢，我們只有立刻找白弟弟。」

百里香道：「這些日子裏，一連發生過幾次大事，他都沒有現身，敢情他早已寒了心，恐怕今生不會再見我們了！」

朱麗葉道：「這樣吧！我們四人分成兩撥，我和香妹一組向東搜索，由東向南，于姊姊和老樓由西向北，不管有沒有，明夜此時，仍在此聚齊，不見不散！」

南宮白心中頗爲感動，但他一想起那天之事，心想：「叫妳們白忙一陣子也好，省得以後動輒發脾氣！」

四人分成兩撥去了，南宮白躍下大樹，他正在考慮跟那一組，陡然附近傳來暴喝之聲，顯然是樓兩層的聲音。

南宮白心知他們遇上大敵，不敢怠慢，掠起身形循聲趕去。

接著一聲淒厲的嬌呼，劃破了死寂的原野，南宮白心胆皆裂，只見一個奇形怪狀的人，將樓兩層震出七八步，在于眞胸前抓了一下。

南宮白這才看出此人從頭至腳，全部以青布包起，左袖奇長，露出了一隻奇大的毛手。

他知道這正是每次先姦後殺，害死幾個少女的怪物，不由大吼一聲，撲了過去。

這怪物似乎對南宮白十分忌憚，悶聲不響，轉身沒入灌木叢中，失去身影。

只見于眞胸骨粉碎，死狀極慘，樓兩層也呆在當地，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流。

南宮白咬牙切齒，目紅似火，身軀也有點顫抖，于眞身世已夠慘的，想不到也是如此下場。

「刷刷！」兩條身影疾馳而來，原來是百里香和朱麗葉走得不遠，聽見慘呼之聲趕來。

兩人乍見一個銅人站在于眞身邊，再看于眞死得奇慘，以爲是這個銅人下的毒手，不由大怒。兩女厲叱一聲，同時向南宮白推出一掌。

兩女功力都非泛泛，百里香曾誤服朱菓，而朱麗葉又擅魔傘絕學，兩人聯手一擊非同小可。

南宮白冷哼一聲，納七成眞力，推掌迎去。

「蓬」地一聲，兩女竟被震退五大步，更加暴怒，道：「好賊子，你殺了人還敢行兇！」

樓兩層大聲道：「錯了，于姑娘不是他殺的！」

兩女不由一怔，道：「不是他殺的是誰殺的？」

樓兩層道：「是一個怪人，不！是一個怪物！」

朱麗葉厲聲道：「那怪物什麼樣子？你爲什麼不保護她？」

樓兩層道：「我老樓接了那怪物一掌，竟被震出尋丈之遠，那怪物伸出大毛爪，把于姑娘抓死！」

兩女驚呼一聲道：「毛手？」

樓兩層道：「不錯，這毛手又長又大，且力大無窮，見這位銅人趕來，立即逃走了！」

南宮白嘿嘿冷笑道：「妳等凡事不能從容應付，心浮氣躁，動輒就出手傷人，眞是混帳透了！老夫若不看在百里空和朱芳芳面上，非好好教訓妳們一頓不可！」

兩女自知錯怪了人，默默不語，見于眞胸前血肉模糊，同時哭出聲來。

其實南宮白此刻的胸衣早已濕了一大片，只是別人看不到而已。

南宮白沈聲道：「妳們把她抱起來，跟我走！」

百里香抱起于眞，三人跟著南宮白走去。

來到周茜茜等人墳墓之前，南宮白道：「把她埋在一起。」

朱麗葉不由一怔，道：「前輩此擧是甚麼意思？」

南宮白道：「老夫知道妳們都是南宮白的未婚妻！」

「前輩怎知道這樣清楚？」

南宮白道：「老夫『傷心叟』！對武林中傷心之人及傷心之事瞭若指掌，豈有不知之理！」

百里香道：「前輩猜猜看我們有沒有傷心之事？」

南宮白道：「依照妳們的臉上氣色看來，凶星高照，霉運當頭，當然有傷心之事，而且百日之內要特別小心！」

兩女不由一震，道：「我們有甚麼災難？前輩你別聳人聽聞！」

南宮白道：「現在這個女娃兒和周茜茜就是一例！那怪物專門糟蹋少女，而且先姦後殺，難到會放過妳們？」

兩女不由駭然，朱麗葉道：「前輩猜我們有何傷心之事？」

南宮白道：「依老夫看來，妳們的傷心之事是咎由自取，老夫不說，妳們心裏也該明白！」

兩女大爲心折。

南宮白道：「把這女娃兒埋一起，並在石碑上寫上名字，並要註明是南宮白之妻！」

兩女又哼了一聲，道：「前輩既然對武林中傷心之人瞭若指掌，請猜猜南宮白是好人還是壞人？」

南宮白道：「他是好是壞，妳們早應該知道！男女之間要互信互諒，像妳們這樣愛意不堅，前途太危險了！」

南宮白續道：「今後你們絕不能分開，至少要三四人在一起，而且要特別小

心！老夫言盡於此，再見……」

說畢，「嘩啦」一聲，疾掠而去。

南宮白為于眞之死，更加傷懷，因為于眞年紀較大，比較懂事，而且對他的愛意，較之任何一個少女為深，因此，南宮白下定決心，必須找到那個怪物。

奔出數里，過了一座山峯，只見山後林邊三個人迎面對峙，似乎正要出手。

南宮白心頭一震，原來是兩個銅人和「混沌叟」，此刻「混沌叟」並未穿銅衣。

「混沌叟」道：「老夫雖不知爾等的身份，但「混沌教」即將成立，武林中黑白兩道都須來歸，若不聽老夫之言，可別後悔！」

兩個銅人之一道：「道不同不相為謀，邪魔外道焉能成其大事！」

「混沌叟」不由大怒，道：「老丈要想拾奪爾等，絕不倚仗天魔傘，來來來，你們先接老夫三掌試試看！」

說著，兩掌一搓，平胸推出。

南宮白已聽出這兩個銅人正是「龍僧」和「虎道」，心想，以兩人的功力聯手接下「混沌叟」應該沒有問題。

那知他意念未畢，「轟」地一聲大震，土石飛濺，草木橫飛，兩個銅人竟被震退一步。

南宮白不由駭然，兩個銅人聯手，仍然相差一步，無怪這老魔不可一世了。

兩個銅人心有不服，同時大喝一聲，再推出一掌，這一掌顯然出了全力，罡風呼嘯而起，黃塵暴捲，「轟」地一聲，兩個銅人仍然多退了一步。

這一下雙方都有數，這老魔的功力堪稱舉世無匹。

「混沌叟」道：「爾等若能依順本教，老夫將重予調整職守，絕不埋沒人才，爾等可要三思！」

兩個銅人大笑一陣，聯袂而去。

「混沌叟」正要攔截，突然場中飄落一條身影，著地無聲，有如幽靈鬼魅一般。

「混沌叟」微微一震，只見來人身材頗高，身著火紅大袍，面上包著紅布，僅露出一雙電目。

「混沌叟」喝聲道：「尊駕何人？難道是為老夫而來？」

紅衣怪人只是點頭，却不說話。

「混沌叟」冷笑道：「你先接我一掌試試看……」

他集八成眞力推出一掌，那紅衣人不避不閃，也推出一掌迎上。

「轟」地一聲，地動山搖，那紅衣人僅退了半步，「混沌叟」竟退了一步半。

南宮白幾乎驚呼出口，此人功力顯然高出「混沌叟」一籌有餘，以前却從未現身，他到底是誰？

「混沌叟」內心的驚駭，更勝過南宮白千百倍，他本想挾天魔傘之威，獨步天下，從此「混沌叟」即為武林霸主，為所欲為。

那知憑空又來了一個紅衣怪人，此人的內力之高，輕功之絕，在在都使他暗自吃驚。

「混沌叟」厲聲道：「尊駕是不是為天魔傘而來？」

紅衣怪人仍然不言不語，却大搖其頭，表示對天魔傘無野心。

那麼，這就非常明顯了，對方既不是為天魔傘而來，就是專為他而來了。

「混沌叟」再納十成眞力，推出一掌。剎那間數十丈之地塵土瀰漫，黑氣混沌，狂飈暴旋，大樹連根拔起。

那知紅衣怪人仍然不避不閃，再次推出一掌。

「轟」隆一聲，有如平地焦雷，地殼爆裂，只見「混沌叟」又退了三大步，而那紅衣怪人却僅退了一步半。

事實擺在眼前，這紅衣怪人的功力確是比「混沌叟」高出一籌。

「混沌叟」一驚，撩起衣襟，撤下紫芒閃閃、寶氣氤氳的天魔傘，道：「你再接我一傘！」

那紅衣怪人冷笑一聲，身如紙片，一閃而沒。

「混沌叟」楞了一下，深知對方絕非被天魔傘嚇走，因為他的身法怪得出奇。

南宮白絕不放棄這大好的機會，趁「混沌叟」忡怔之時，將輕功施至極限，疾掠而至，伸手向天魔傘抓去。

他的身法不謂不快，但「混沌叟」畢竟是一個蓋代魔頭，已經覺察，旋身的同時，倒劈一掌。

「砰！」兩人各退了一步。

南宮白覺得仍然遜他一籌有餘，不由駭然，自己較之那紅衣怪人相差更遠了。

「混沌叟」獰笑一聲，高舉天魔傘，向南宮白緩緩欺上。

南宮白心裏清楚，本來就差他一籌，如今他手持天魔傘中，威力大增，自己絕非敵手。但他的個性倔强，有進無退，自然不會逃走。

「混沌叟」獰笑連連，道：「老夫馬上叫你現原形！」

那天魔傘上紫芒閃閃，瑞氣千條，令人頭昏目眩，武林至寶果然不凡。

五步！

三步！

「混沌叟」大喝一聲，天魔傘「蓬」地一聲撐了開來，向南宮白當頭壓下。

就在這時，突然一道紅光電射而至，「混沌叟」駭然暴退，推出一掌。

只聞一聲巨震，人影倏分，「混沌叟」竟被震出七步之遠。

原來又是那個紅衣怪客去而復返。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他不是因為紅衣人功力太高而吃驚，而是紅衣人剛才這一招，分明是天魔傘絕學，但這一招他從未見過。

就在這一怔之間，紅衣一閃不見，「混沌叟」也暴喝一聲，跟踪而去。

南宮白不由駭然，這紅衣人的身手簡直高不可測，顯然幾個銅人都不克臻此，而且這怪人似乎故意將老魔引走，使自己得免一次殺身之險，南宮白不由黯然神傷。

突然，一陣清風過處，一個身著藍布衣衫的土老頭已站在他的身前。

南宮白兜頭一揖，道：「前輩行踪飄忽，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可否告知大名？」

土老頭道：「你不是『傷心叟』麼？據說『傷心叟』早於數十年前即已成名，論年齡不在老夫之下，怎地對老夫如此稱

呼？」

南宮白道：「晚輩為了某種原因，不得不喬裝銅人，尚請前輩代為守秘！」

土老頭道：「你小子是不是想避免妞兒們的糾纏？」

南宮白道：「不！晚輩主要想知道那三個銅人是誰？綠毛幫幫主是誰？以及……」

「還有老夫是誰？是不是？」

南宮白道：「不錯！依晚輩猜想，前輩可能是那三個銅人之一！」

土老頭道：「現在你不必急急偵查這幾個人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苦練武功，須知五月端午一過，『混沌叟』要大開殺戒，絕非虛言恫嚇；天魔傘已在他的手中，無一能敵！」

南宮白道：「前輩，你對武林中之事無所不知，諒也知道家父和家師的下落？」

土老頭道：「當然知道！他們很好！你不必掛念，他們都在修練武學，暫時不能和你母子相見！」

南宮白道：「請問家父和家師是不是三位銅人之一？」

土老頭道：「是不是不久便知！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個秘密，綠毛幫幫主的武功，絕不在『混沌叟』之下！」

南宮白斗然一震，道：「這不大可能吧！『混沌叟』乃是綠毛幫幫主之師，那有徒弟比師父還高的道理？」

土老頭道：「若非如此，怎能算是秘密，你只要稍為留意就可以看出，但『混沌叟』如今還蒙在鼓裏呢！」

南宮白一臉驚疑之色，道：「他為什麼要瞞著『混沌叟』？難道他對『混沌叟』也懷有貳心？」

土老頭道：「這就不清楚了！總之，綠毛幫幫主和『混沌叟』之間在勾心鬥角！他們之間是否有仇，不得而知！」

突然三個人影疾馳而來，為首之人乃是「大力神」樓兩層，後面是兩個少女，正是朱麗葉和百里香。

南宮白道：「前輩，請您代為守秘……」

秘字未了，土老頭哈哈一笑，道：「老夫走了！也好讓你們親熱親熱！」說著，電馳而去。

南宮白心念一轉，決避開兩女，立即閃於一塊巉岩之後。

三人疾馳而至，朱麗葉道：「奇怪！剛才好像有兩個人影，一會就不見了，其中好像是一個銅人！」

百里香道：「我也看到一個銅人，一閃不見，我們找找看，這裏一片亂石巉岩，極易藏身！」

「大力神」道：「我們跑了半天，也該祭祭五臟神了！我的肚子又餓了！」

朱麗葉冷笑道：「真是酒囊飯袋！一大包乾糧都被你一人吃光，還嚷著餓肚！」

「大力神」道：「那不過是墊墊底，怎會吃飽？如此看來，還是南宮少爺好，和他在一起，我老樓有吃有喝，從沒為吃喝傷腦筋！」

三人進入一片巉岩之中，不久就傳來一聲驚呼。

南宮白不由吃了一驚，疾掠而至，只見百里香的衣衫被抓得四分五裂，露出了酥胸和玉股。

一個頭包黑布，身著黑色大袍、左袖又寬又長的怪人站在百里香身旁，一隻毛手，隱隱露出袖外。

「啊！」南宮白吃了一驚，這正是那個怪物，曾經抓死了周茜茜和于眞及小紅的怪物！

怪物怪嘯一聲，以不可思議的身法，向朱麗葉抓去。

「刷！」

朱麗葉的胸衣也被抓破，露出了白玉似的雙峯，「大力神」暴吼一聲，猛撲而上，「蓬」地一聲，竟被震退一大步。怪物那隻奇大的毛手，好像鋼鑄一般，樓兩層被打得衣屑紛飛，皮開肉綻。

但他毫不在乎，伸出蒲扇大手，向怪物毛手上抓去，怪物也不敢讓他抓上，閃了一步，橫掃一掌竟散發出氤氳罡氣。

南宮白不由一怔，這分明是絕世武學，一個畜牲怎會這種高深的武學？

說時遲那時快，兩女同時厲叱一聲，撲了上去。朱麗葉施出天魔傘絕學，百里香也施出「三合一掌法」：「啪啪」兩聲，兩女竟被震出五六步之遠。

南宮白不由駭然，這三人聯手，連他的母親孫寒香也不敢輕接，而這個怪物竟游刃有餘。

牠那奇長的大毛爪，帶著氤氳罡氣和嘯風之聲，不下四尺多長，逼得三人團團亂轉。然而，怪物要想一時之間傷了三人也不可能。

突然，怪物伸手入懷，掏出一個瓷瓶，向兩女臉上灑去。

南宮白心胆皆裂，要想出手已是不及，只聞「卜」地一聲，樓兩層身上冒起一股黃烟，慘呼一聲，暴退三大步。

南宮白不由一怔，恍然大悟，深知兩女臉上及身上可能已灑有解毒水，所以沒有受傷。

怪物乍見兩女毫髮無傷，反而傷了樓兩層，也怔了一下，就在此時，南宮白一閃而至。怪物震顫了一下，牠不知這個銅人是那一個，因為加上最近又出現的兩個銅人，只有其中一個比較厲害，牠不敢輕接，其餘四個，他沒有放在心上。

南宮白一現身，兩女歡呼一聲，撲了過來，道：「老前輩，幸虧你的『解毒水』，不然的話，我們已經面目全非了！」

南宮白沈喝一聲「站住！」兩女悚然止步，道：「老前輩，把這個畜牲捉住，看看到底是人是獸？」

南宮白邁著步子，「嘩啦嘩啦」直響，向怪物逼近。

那怪物並未後退，只見他伸出毛爪蓄勢以待。

南宮白沈聲道：「畜牲！你連番殺死于眞、周茜茜和小紅，是何居心？」

那怪物不言不動，只是緊盯著南宮白的雙肩，因為有經驗的高手，只要注意對方的雙肩，即知他的動機。

南宮白回頭一看，樓兩層身上皮肉焦爛，不由暴怒，因他與樓兩層情同手足。他暗將「元嬰眞氣」提足，一個健壯的元嬰自泥丸宮冲出。

怪物驚呼出聲，拔起身形，疾掠而去，但那元嬰並未去追，因南宮白深知元嬰尚未練成，不敢冒險，只是心念一動，元嬰立即又收回泥丸宮。

樓兩層雖被毒水燒得不輕，但他並不在乎，却向南宮白走來，道：「老前輩，我聽你的口音很熟！」

南宮白正要追那怪物，因他聽出發出的驚呼之聲，是人而不是獸，一聞樓兩層之言，不由大吃一驚，道：「老夫和你素昧平生，你怎能認識老夫？」

兩個少女也略有發現，道：「不錯！前輩的口音並不蒼老，好像在那裏聽見過！」

南宮白道：「上次老夫交給妳們『解毒水』，不是和妳們說過一次話？」

兩女一想也對，百里香道：「前輩可知道，這怪物是何來歷？」

南宮白道：「上次在銅人大會上，浮沙沼中伸出一隻毛手，搶走了天魔傘，可能就是這個怪物，由此推斷，他是綠毛幫中之人。」

朱麗葉道：「他到底是人還是獸？」

南宮白道：「當然是人，不過，他怎能生出一隻奇大的毛手，老夫一時也猜不出道理來！」

南宮白突然心中一動，「哦」了一聲，恍然大悟，喃喃地道：「莫非有人將那巨猿殺死，割下牠的巨臂，接在他的手臂上？」

兩個少女見他似有所悟，道：「前輩猜出他是誰了吧！」

南宮白道：「老夫雖未猜出他是誰，却發現一件可疑之事。」

朱麗葉道：「前輩是否告知，有何可疑之事？」

南宮白道：「不久之前，老夫在深山之中聽到一聲淒厲的猿嘯之聲，立即循聲趕去，發現有一個巨大的人猿，倒臥在一個山溝之中，左臂已被卸去，胸前有一個掌印，掌印中的毛已全部脫落，分明中了絕頂高手的劈空掌，當時老夫甚感懷疑，這巨猿力大無窮，一般野獸絕對傷不了牠，如果是被絕頂高手殺死，又何必卸下牠的左臂？如今聯想起來，可能有人失去左臂，想以猿臂相接！」

兩女搖搖頭道：「猿臂接在人身上那怎成？」

南宮白道：「這是非常可能之事，昔年名醫華佗，能開腦取瘤，區區一臂，怎能無法接上！」

兩女一想也有道理，一個狒狒或人猿，絕不會施出絕頂武功，況且，牠剛才乍見這銅人施出元嬰眞氣，竟發出一聲驚呼，分明是人的聲音。

朱麗葉道：「前輩，他會是誰？竟能接下我們三人聯手而無敗象？」

南宮白道：「事實上你們三人可以勝他，只因妳們兩人衣衫被撕破，心神已分，力道無法凝聚，至於他是誰，妳們想一想也該知道了！」

兩女想了一陣，想不出是誰，百里香道：「前輩說說看他是誰？」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妳等素日刁鑽古怪，心計高人一等，想不到用到正當地方，竟如此不濟！」

兩女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同時輕哼了一聲。

南宮白道：「妳們要猜猜這件怪事，首先應該去想，當今武林高手，那一個剛剛失去了左臂……」

兩女大眼一轉，同時掩口發出一聲驚呼，道：「莫非是司馬英？」

南宮白冷笑道：「試想不是他是誰？第一，他不久之前失去了左臂，第二，他曾搶去了『六月雪』唐飛的『三昧眞水』；第三，妳們想想看，若不是他，怎會專對少女下手？而且手段如此之毒？」

兩女佩服得五體投地，道：「前輩眞是神人也，晚輩欽佩不已！」

南宮白冷峻地道：「老夫乃是凡夫俗子，曾受盡了幾個臭女人的窩囊氣，不過是一個『傷心叟』而已！」

兩女不由一怔，心想：「這位前輩一定受過女人的委曲，不然怎會如此痛恨女人？」

朱麗葉道：「前輩一定在女人面前吃過大虧，不知晚輩可以聞否？」

南宮白早想發洩胸中的鬱氣，冷笑道：『唯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是聖人的明訓，無非說女人善變，遇事不分皂白，自以爲是，不爲別人設身處地著想而已！」

兩女同時哼了一聲，道：「聖人說這句話不過是個比喻而已，那能包括天下所有的女子？」

南宮白道：「聖人說這話的時候，並未加以註釋，雖不是包括所有的女子，事實上多數如此！」

朱麗葉冷笑道：「如果眞如前輩所言，晚輩對聖人也發生了懷疑！」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甚麼？妳敢侮辱聖人？」

朱麗葉冷笑道：「這不怪我，事實上他先侮辱女人！」

南宮白厲聲道：「聖人那一點值得懷疑？」

朱麗葉粉臉一揚，小嘴嘟起，幾乎能掛個油瓶，道：「請問，古之堯舜爲人如何？」

南宮白道：「堯舜乃是聖君，聖人曾爲他們歌頌功德，名垂青史，無人不知！」

朱麗葉不屑地哼了一聲，道：「請問大禹的爲人如何？」

南宮白道：「大禹治水拯黎民於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被公認爲千秋之大賢！」

朱麗葉道：「成湯文武如何？」

南宮白道：「也是千古聖君自不待言！」

朱麗葉厲聲道：「還有周公，你一定也說他是聖賢一流人物了？」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這還用說麼？這些大賢大聖，就是稚童也能熟誦，難道妳不承認？」

朱麗葉冷笑道：「聽著！今人常常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句話慨嘆人之不能返古，而這個『古』，乃是指這幾個人以前的事，以後就不古了，是不是？」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亞嬌是醉仙樓老闆，這次要和大笨牛續舊歡，大笨牛被她「休夫」書作弄過，不想吃回頭草，不領她的情……迎恩寺附近，兩組人在交易着：兩番僧為蒙面人與張小仙仲裁交換人質、武技；另一組人自大和錢四海在墳地談判合作問題。兩組人都談不成，結果打鬥告終，談判雖未決裂，有待下回分解……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行程滯留遇襲　談判避重就輕

鬼見愁徐雪梅不假思索的道：「我們走了一天的回頭路，遇上埋伏，雖然主人神功蓋世，又仗着人多勢衆，沒有吃什麼虧，却使主人深深感覺到，事態可能十分嚴重，憑我們現在的力量，說不定無法應付，於是，想到向白吃教搬救兵。」

雙劍許紅杏接口道：「同時，主人交代，叫我們向張教主夫婦致賀也致歉，並且將主人準備好的賀禮也帶了來，聊表祝賀之意。」

冷面觀音費貞指着放在堂屋一角的幾個精緻小木箱，繼道：「禮物在此，請西門教主過目。」

早已人事全非，阿郎那還有閑情逸緻來檢視賀禮，道：「四位此來的目的是，天魔教阿姨希望白吃教助她一臂之力？」

冷霜霜微頷粉臉，表示同意，未曾開口說話。

大笨牛捶胸跺脚的道：「媽的，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遇上擂頭風，白吃教正值多事之秋，災情慘重，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徐雪梅打斷他的話，截口道：「這些事，我們已從白吃大樓的教友，以及空空小師父的口中得知詳情，事實如此，自然不敢再麻煩白吃教。」

張小仙不以為然，大聲道：「不！秋阿姨對我恩重如山，天魔教有難，白吃教自當全力以赴。」

冷霜霜一本正經的道：「西門教主快別這樣說，令雙親被人綁票，多多姑娘生死下落不明，都是十萬火急的事，千萬耽擱不得。」

大笨牛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面不停來回踱着，一面嚷嚷道：「慘啦，慘啦，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哪？」

鬼見愁徐雪梅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道：「公子，依奴婢之見，公子身為人子，理當面對此一變局，親往苗疆一行。」

大笨牛一臉凄苦的道：「這我知道，問題是，憑俺匹馬單槍一個人能否發生作用，這兒的事又該怎麼辦？」

阿郎沉思少頃，道：「這樣吧，此地的事由本教主一個人留下來，獨自處理，皮蛋、空空、大笨牛，乃至本教所有的弟兄，全部開往苗疆。」

玉羅刹冷霜霜道：「這怎麼可以，天魔教雖然有變，但詳情未悉，也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般嚴重，何況主人智勇雙全，應該可以勉力應付，由我們公子一人獨往即可。」

大家都是血性漢子，都設身處地，為對方設想，為朋友兩肋插刀，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執，折衷後，最後決定，由大笨牛領着小和尚空空前往苗疆，阿郎、皮蛋等人則仍留在洛陽，處理營救西門豪、公孫鳳與多多的事。

而且，由於事情緊急，大笨牛心急如焚，不敢浪費時間，準備連夜上路。

因而，堂屋之內的氣氛馬上改變，每一個人的臉上皆流露出依依難捨之情。

皮蛋忽然想到一件事，道：「大笨牛，其實你可以再多帶一個人。」

大笨牛道：「帶誰？」

皮蛋道：「阿嬌。」

大笨牛不悅道：「你娘，什麼時候了，還亂開玩笑。」

「不是玩笑，純粹是爲你着想，相信阿嬌有能力幫助你。」

「皮蛋，你是說，她學過武功，可以爲俺拚死拚活？」

「三脚貓的功夫，可能無濟於事，眞正能夠幫得上忙的地方不在此。」

「那在那裡？」

「錢財！」

「錢財？」

「是的，阿嬌發了横財，是個大富婆，有她大力資助，定可逢兇化吉，須知有很多紛爭，往往是可以用金錢化解的。」

阿郎亦有同感，勸道：「皮蛋之言不差，難得阿嬌對你如此痴情，又是人財兩得，何樂而不爲？」

大笨牛却仍死心眼，不開竅，跳脚道：「什麼，要我花女人的錢？男子漢，大丈夫，哼，不幹！走啦，咱們後會有期！」

拉拉阿郎的手，拍拍皮蛋的肩膀，邁着大步，像個英雄似的，踏出堂屋，踏出跨院，越牆而過，與冷霜霜、徐雪梅、空空等人離開醉仙樓。

* * *

連夜出城，一路緊趕，在伊川打尖，早餐午飯一次解決，當天晚上，便其快無比的到達伊陽縣城。

找了一家叫「安和」的客棧住下來，預備歇宿一晚，第二天一早便要繼續趕路。

孰料，居然在安和客棧裡不期然的遇上一位熟人。

此人年約二十一二，五短身材，穿着一身苗裝，一雙眸子炯炯有神，兩邊太陽穴高高隆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身上佩着一把劍，單看五色斑斕的劍鞘，就知道絕非凡品。

皮膚很黑，黑得發光發亮，黑得徹頭徹尾。

牙齒却非常的白，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偏偏，人黑，又姓黑，叫黑樹皮，大家皆捨「樹」不用，叫他黑皮。

有一個外號，也離不開黑，叫黑旋風，眞是黑得可以，黑到姥姥家去了。

他是大笨牛的師叔，也就是天魔教主苗疆大俠陶子厚的二弟子，天魔女秋水寒的二師弟神劍手姚壽的高足，算起來跟大笨牛是同輩。

大笨牛很親熱的趨前招呼道：「黑皮哥，你怎麼也跑到中原來了？」

黑旋風黑皮笑容滿面的道：「愚兄是專程來找你們的。」

小和尚空空一怔神，道：「有事情？」

黑皮道：「是替師伯她老人家來傳一句話。」

「什麼話？」

「叫你們就留在洛陽，不必回苗疆去了。」

「奇怪，我媽原來的意思是，叫我們火速返回苗疆，現在怎麼又突然變了主意？」

「許是臨時更改行程吧，據師伯自己說，近日之內也要趕來洛陽，準備跟阿郎教主，多多副教主他們好好的聚一聚。」

玉羅刹冷霜霜臉色一變再變的道：「事情好像不對勁。」

黑皮露出兩排白牙來，笑笑，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鬼見愁徐雪梅一字一句的道：「我家主人返轉苗疆的原因，是因爲天魔教有變，於情於理，短時間之內不可能再重返洛陽。」

黑皮的眼皮子一翻，道：「天魔教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大笨牛追問道：「發生何事？」

黑皮不疾不徐的道：「小事，小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有幾個不長眼的毛賊，夜襲天魔教，企圖渾水摸魚，想爭奪苗疆的領導權。」

冷霜霜道：「黑少爺，快說結果如何？」

黑皮意氣風發的道：「天魔教獨霸苗疆，幾個小毛賊當然發生不了作用，早已作了階下囚，當場格殺。」

徐雪梅仔細地推敲道：「教主派來的那位使者，奴婢曾親眼目睹，從他的眼神語氣觀察，似乎事關重大，而且當場暴斃，無疑是遭到了他人的截殺，不可能如此單純吧？」

黑皮淡淡一笑，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我想這位使者，一定是在天魔教遭到奇襲，教主對整個情況尙未完全明白之前派出去的，偏巧被毛賊發現，出手截殺，因而以訛傳訛，以爲天魔教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實只不過是一場小小的虛驚而已。」

大笨牛聽畢黑皮的話，緊張的心情爲之一鬆，連說：「沒有事就好，沒有事就好。」

黑皮笑道：「阿牛師弟是否打算返回洛陽，不再前往苗疆？」

玉羅刹冷霜霜的大眼睛骨碌碌的轉了幾下，搶先道：「黑皮少爺剛才說，我家主人已決定來洛陽？」

黑旋風立道：「是師伯親口告訴我的。」

徐雪梅道：「可知何時可到？」

黑皮道：「約莫就是這一兩天吧。」

與許紅杏、費貞貞等人互換一道眼神，冷霜霜道：「我們就在安和客棧住下來等吧。」

黑皮另有高見：「回到洛陽，住在白吃大樓等，豈不方便又省錢？」

大笨牛傻笑道：「不一樣啦，住在此地，可以早一天見到我娘，也免得牽腸掛肚。」

黑皮笑呵呵的道：「都可以討老婆啦，還像個長不大的吃奶的孩子，愚兄以爲還是回洛陽好，以免錯過了面，彼此着急。」

徐雪梅道：「不會的，伊陽乃是必經

之地，每一次經過，均在安和客棧打尖住店，大家都習慣了，只要主人一到，一定會碰面的。」

＊　＊　＊

當真在安和客棧住下來。

租了三間清靜的房，一明兩暗，大笨牛與空空合用一間，冷霜霜、徐雪梅等四女則共處一室，另外還有一個小客廳。

等了一天，該來的天魔女秋水寒沒有來。

翌日下午，却來了一位不該來的美嬌娘。

是阿嬌。

還有俏丫頭小玉。

大笨牛一見她就有氣，怒容滿面的道：「妳來幹什麼？」

阿嬌同樣沒有好臉色，兇巴巴的道：「家有逃夫，祖奶奶是來千里追踪。」

大笨牛瞪着眼珠子說：「哼，跟屁蟲。」

阿嬌雙手叉腰道：「你是我丈夫，我是你老婆，嫁雞隨雞，嫁牛隨牛，不跟你跟誰？」

「阿嬌，妳怎知本公子在此？」

「臉上有鼻，鼻下有嘴，嘴可以問。」

「哼，一定是皮蛋那小子打小報告。」

「醉仙樓是祖奶奶的產業，事實上你的行踪早在我的掌握之中，只不過轎伕的脚程太慢，追不上，便宜了你大半天。」

冰冷的眸光，從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費貞的臉上一掃而過，繼道：「也不曉得你有沒有偷吃，若是被我捉姦成雙，一定會提出妨害家庭之訴。」

大笨牛氣忿忿的道：「無理取鬧，莫名其妙，從來沒見過妳這種不要臉的潑辣貨，妳到底打算怎麼樣？」

「坦白說，祖奶奶不愛江山愛美男，打算緊迫盯人，你往東，我就往東，你往西，我就往西，直到你回心轉意，心甘情願的跟我『履行同居義務』，共偕白首爲止。」

「俺準備到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苗疆去。」

「我跟你去苗疆。」

「現在要在此暫住。」

「我跟你住下來。」

「抱歉，這裡沒有妳的床位。」

「祖奶奶可以另外開房間。」

「安和客棧已經客滿。」

「把客棧買下來，就可以搬到老闆房裡去住。」

「臭婆娘，我告訴妳，我在等我媽，我媽是武林高手，殺人不眨眼。」

「死阿牛，我警告你，我是商場大亨，有的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

「哼，錢鬼！暴發戶！我賴得跟妳嚕七八嗦，請便吧。」

「哼，傻瓜！白痴！二百五！看上你是你的福氣，像祖奶奶這樣愛情專一，始終如一，有情又有錢的單身女郎，開着飛機也找不到，今天跟你泡上了。」

「滾！滾！滾！」

「不！不！不！」

眞是一對寃家對頭，言語針鋒相對，尖酸刻薄已極。

一不做，二不休，阿嬌言行一致，索性搬了一張椅子坐下來，不走了。

對付這種女人，只有一個法子：「好，妳不走，我走！」

大笨牛同樣言而有信，大踏步的向門外衝去。

冷霜霜他們，原以爲遇上了神經病，本有插手干預的意圖，經小和尚空空的一番解說，這才恍然大悟，當作是一場難得一見的鬧劇，作壁上觀。

大笨牛並沒有衝到屋外去，因爲有兩條彪形大漢將門堵死了，不禁大發雷霆：「你娘，嫁不到老公，耍流氓，還請了打手來，妳還要不要臉？」

阿嬌冷聲道：「他們是祖奶奶請來捉拿逃夫的，只要你不逃，他們保証會以禮相待。」

小和尚空空終於逮住一個說話的機會，道：「是嘛，夫妻相處，本來就應該相敬如賓，以禮相待，小僧斗胆建議：停火啦，開始和談。」

俏丫頭小玉亦道：「小姐，是該休戰啦，大家心平氣和的好好談談。」

徐雪梅與冷霜霜也同聲道：「公子，奴婢也覺得應該面對面談一談，這樣對大家都好。」

在小和尚空空的拉扯下，總算將大笨牛拉到阿嬌的對面坐下來。

阿嬌粗中有細，女人善變的本性又特別發達，馬上堆下一張笑臉來，拋來一個媚眼，嬌滴滴的道：「這樣才像是一對恩愛夫妻，我們早該認眞的溝通溝通。」

大笨牛愛理不理的道：「溝通？哼，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臭水溝，再怎麼講，再怎麼通也香不了，『休夫』之辱我也一輩子忘不了！」

阿嬌笑盈盈的道：「阿牛，『休夫』之事，已成過去，讓它死了吧，從今以後，咱們誰也別再提，談點別的吧。」

「談什麼？」

「你坦白說，沒有關係，爲何這樣討厭我？」

「妳的身材太差，像水桶，沒有曲線。」

「這不難改進，我可以天天做健美操。」

「妳沒有女人味。」

「可以改變氣質，或者去美容。」

「妳我缺乏感情基礎。」

「來日方長，可以慢慢培養。」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來電。」

「阿牛哥，這跟感情一樣，可以培養，只要能培養出感情來，電就會跟着來。」

大笨牛冷哼一聲，道：「小蟲就是小蟲，永遠不會變成龍鳳，野丫頭就是野丫頭，也永遠無法變成大家閨秀。」

阿嬌却不同意：「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只要阿牛哥給小妹一個機會，我阿嬌有信心改頭換面，脫胎換骨。」

「什麼機會？」

「娶我。」

「哼!」

「你不答應?」

「妳這是明知故問。」

「如果買一送一呢?」

「俺有聽沒有懂。」

「就是娶我，再把小玉送給你做小妾的意思啦。」

小玉是個俏丫頭，細皮白肉，貌美如花，聞言羞得滿臉通紅，顫聲道:「小姐——」

似乎有一籮筐的話要說，却一句也說不出來，僅僅叫了一聲小姐便哽住了，將臉別過一邊去。

小和尚空空喳呼道:「哇呀呀，買一送一，等於是對折優待，半價，便宜，讚!大笨牛，別再討價還價，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要大的要小的，答應啦。」

詎料，牛就是牛，大笨牛還是不肯點頭:「自古便宜沒好貨，我媽說貪便宜一定會吃大虧，我要攷慮攷慮。」

阿嬌氣得要死，强自忍下來，未曾發作，道:「你要攷慮多久?」

大笨牛想了想，道:「最快也得三天。」

阿嬌咬着嘴唇說:「好，我就等你三天。」

* * *

沒有等到三天。

安和客棧內很快便發生事故。

天魔女秋水寒久候不遇，冷霜霜、大笨牛等人開始嘀咕，細細推敲一下黑旋風黑皮的話，發覺漏洞百出。

算算時間，路程，秋水寒此刻應尚未返回天魔教，換言之，天魔教畢竟發生何事，秋水寒根本一無所知，黑皮的那一番話純粹是他的一面之詞。

假定，秋水寒聽信了黑皮之言，決定返回洛陽，那麼，實在想不通，沒有理由要畫蛇添足，再派一個人來「專程傳話」。

道理很簡單，天魔女的脚程不會比黑皮慢。

就算人多慢一點，也慢不了一二天。

尤其，兩天來，黑皮並未離去，仍住在伊陽，曾不止一次被他們遇上，問他爲何逗留不去，他的答覆却十分牽强:「旅途寂寞，陪陪大家嘛。」

事實是，他住在另一家客棧，並不曾主動的跟大家照面，更不必說相陪解悶了。

倒是常常發現他在安和客棧的四週徘徊不去。

且頻頻與守候在附近的神秘人物交頭接耳。

這就顯示，已將大笨牛主僕軟禁在此，黑皮正在執行監視的任務。

大笨牛大驚失色的道:「奶奶的，黑皮哥當眞是要將咱們軟禁在此?」

玉羅刹冷霜霜肅穆鄭重的道:「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大笨牛道:「他目的何在?」

銀劍使者徐雪梅道:「無疑是想阻止咱們返回苗疆。」

小和尚空空道:「如此看來，天魔教的變故，必與黑皮有關。」

大笨牛怒沖沖的道:「也必與他師父神劍手姚壽有關!」

金劍使者冷霜霜久走江湖，一向謹言愼行，道:「這只是猜測之詞，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最好不要妄下斷語。」

大笨牛道:「我去找他。」

許紅杏道:「找黑少爺作甚?」

大笨牛道:「找他問個淸楚。」

費貞貞道:「他不會說實話。」

大笨牛道:「不說實話我就宰了他。」

冷霜霜道:「殺了他也沒用，當務之急是盡速離開此地，返回苗疆天魔教，好及時助主人一臂之力。」

大笨牛毫不攷慮的說:「好，咱們收拾收拾，馬上走。」

「笨啊，人如其名，眞是一頭大笨牛。」

徐雪梅只能在心裡這樣想，打死她也不敢說出來，當下委婉的道:「公子，現在不行，入夜之後再走比較安全，免得正面衝突，造成不必要的傷亡。」

大笨牛心道:「衰啊，想我大笨牛，跟着阿郞教主，東征西討，衝南闖北，一向明來明往，從來也沒有幹過偸偸摸摸的事——」

心念未了，被小和尚空空的話語打斷:「大笨牛，要不要通知阿嬌一聲?」

這一下可找到了出氣筒，大笨牛臭罵道:「媽的，你昏頭啦，老子正愁甩她不掉，這是個天賜良機。」

「可是，買一送一，大小通吃，很便宜呀。」

「便宜你的頭，哼!」

* * *

決定要走，大家反而表現得特別鎮定。

天甫黑，便各自回房，熄燈睡覺去了。

睡至半夜，待神充氣足後，方始相繼起身。

冷霜霜潛至屋外，默察片刻，發覺附近並無監視之人，入內噤聲道:「現在可以走啦。」

屋內無燈，很黑，能見度甚差，大夥摸黑收拾好行囊，悄悄地溜出客室，溜出安和客棧。

天上有月，彎月，雖不太亮，聊勝於無，四週的景物依稀可辨。

夜靜如死，萬籟俱寂，可以淸楚的聽到自己的脚步聲，甚至心跳聲，一條長街，空蕩蕩的未見半個人影。

大笨牛覺得怪不是味兒，有一種做賊或者被人愚弄的感受，心道:「媽的，人倒霉的時候，喝涼水都會塞牙，黑皮來得突兀，敵友不明，阿嬌又來湊熱鬧，糾纏不淸，害得老子摸黑走夜路。」

但既而一想，並未遭到任何阻攔:「許是疑心生暗鬼，庸人自擾之——」

不料，心念未了，異事陡生，才離開安和客棧五六丈遠，前面橫巷內，突如鬼魅般冒出一個身穿夜行衣，頭上綁着一塊白布條的大漢來，將去路擋住。

二話不說，已經亮出了一把刀，卓立路中，有如一座落地生根的鐵塔。

大笨牛一個箭步衝上去，沉喝道:

「好狗不擋道，讓開！」

大漢面無表情的道：「對不起，諸位請回。」

「為什麼？」

「因為此地宣佈封鎖。」

「這是誰的主意？」

「我們少爺。」

「你們少爺是誰？」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抱歉，老子非要通過不可。」

「那你就必須先毀了大爺手裡的這一把刀。」

大笨牛聞言大怒，本待發作，徐雪梅、冷霜霜上前同聲道：「請公子息怒，我們換一條路走吧。」

那知，大漢仍不滿足，得寸進尺的道：「所有的路均已全部封鎖，回去，回去睡覺去吧。」

「是！是！」

冷霜霜、徐雪梅出奇的柔順軟弱，諾諾連聲。

諾聲中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猝然拔劍而出，刷！刷！兩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上去。

刷！刷！又是兩聲，四女默契良好，許紅杏、費貞貞配合的天衣無縫，又補上兩劍。

快！快得無以復加！

準！準到毫釐不差！

那白巾大漢連揮刀反擊的念頭還沒有產生，身上便被戳出四個血窟窿，嗚呼哀哉。

並未拔劍，四女用力一挑，將屍首挑上屋頂去。

人已跟着上了屋頂，居高臨下，踏屋而行。

手法乾淨，動作俐落，不愧為是天魔女的手下大將。

小和尚空空忍不住喊了一聲：

「讚！」

大笨牛洋洋得意的道：「當然，是我娘訓練的。」

空空突然大發慈悲之心：「阿彌陀佛，總覺得殘忍了一些，有違上天好生之德。」

大笨牛好像變得聰明了，說了一句聰明人的話：「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殺掉一個，免得驚動他人，被迫殺更多的人。」

不盡然，已經驚動了別人，他們聽到雜沓的脚步聲，在身後。

好快，當他們轉過身來的時候，敵人已在眼前。

一共兩個，都是白巾賊，一照面就遞透出一刀，其中一人沉喝道：「滾回去！」

「你娘，滾回你姥姥家去吧！」

喝聲中，大笨牛與空空一齊發掌反擊，二人的功力俱都不弱，呼！呼！兩掌，硬生生的將兩名白巾大漢震退三四步。

兩名白巾賊大吃一驚，異口同聲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大笨牛臉一沉，道：「本公子請你們吃棺材板！」

雙方四人，怒目相視，都準備訴諸一拚。

可是，誰也沒有機會再攻出一掌一刀，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費貞貞等四女已電瀉而下，兩個打一個，一人挨了兩劍，一劍貫頂，一劍穿心，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喊出口，便進了鬼門關。

故技重施，將兩名白巾賊挑上屋去，冷霜霜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仔細張望一下，小聲道：「公子高見，的確，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看來並沒有驚動太多的人，可以安心的上路了。」

是的，沒有人再出手攔截，順利的通過長街，向南行去，小和尚空空餘悸猶存的道：「這幾個兔崽子究竟是什麼路數？」

大笨牛瞪了他一眼，趾高氣揚的道：「笨蛋，此地無銀三百両，這還用問。」

小和尚空空聞言還是不全懂，道：「那個黑小子也是你們天魔教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咱們？」

這下可把大笨牛問住了，不但他不明就裡，就是冷霜霜等人也同樣莫測高深，只好含混其詞的道：「天知道！」

＊　＊　＊

苦候數日，好不容易，波羅門門主阿巴達又來到了醉仙樓。

這一次是匹馬單槍一個人來的。

而且，帶來了一份禮。

一份令阿郎怵目驚心的禮——兩隻血淋淋的耳朵。

阿郎不禁大驚失色的道：「這——是誰的？」

「阿彌陀佛！」阿巴達先宣了一聲佛號，接着才悲聲道：「貧僧不忍說，但又不能不說，這是令雙親身上之物。」

張小仙的眸子裡差點要噴出火來，咬着鋼牙道：「這個老魔好毒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阿巴達雙掌合十的道：「我佛慈悲，據那蒙面人自己說，是給張教主的懲罰，懲罰你不守約定，私自設下伏兵。」

皮蛋道：「那個老小子有沒有再見阿郎的意思？」

阿巴達道：「經本門主從中說項，苦苦央求後，答應再面對面做一次談判。」

張小仙精神一振，道：「在那兒？」

「蒙面人不准說出來。」

「不說出來本教主如何去？」

「他指定由貧僧帶你去。」

「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

「好，走！」

「走！」

張小仙心急如焚，阿巴達為人爽快，說走就走，結伴起身而出。

行至跨院門口時，阿巴達特意回頭對出來送行的皮蛋道：「請留步，千萬別作跟踪盯梢的打算，否則，只有將事情愈弄愈糟。」

阿郎亦道：「皮蛋，聽和尚的話，別妄動，天大的事我自信還應付得了。」

皮蛋是個血性漢子，阿郎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但事實如此，儘管有一千個一萬個情願與阿郎同生共死的心，却

不得不獨自一人留下來，含着滿眶的熱淚道：「阿郎，我答應你，留下來喝酒睡大覺，老魔想要的東西，全給他好啦，只要兩位老人家平安歸來就好。」

阿郎的眼眶裡同樣充滿淚水，道：「我曉得，會掌握分寸的了。」

＊　＊　＊

出得洛陽，奔向西北，上了邙山。到達半山腰上時，阿巴達指着左前方不遠處的一座山神廟，道：「會面的地點就是這座山神廟，蒙面人可能已在那裡候着。」

張小仙道：「我們一起過去吧！」

阿巴達搖頭道：「不，蒙面人多疑善變，不喜歡有第三者在場。」

且以行動配合，當即告辭下山。

阿郎亦不再多言，放步疾行，片刻工夫不到，便到達廟門口。

廟不大，只有五間破爛不堪的房子，及幾尊東倒西歪的神像，冷冷清清的，香火早已斷絕。

前面却有一個相當寬敞的廣場，四週植有不少參天古柏。

廟內無人，沒見蒙面人的影子。

阿郎跨步而入，朗聲道：「好朋友，若隱身暗中，請即現身相見。」

肉包子打狗，泥牛入海，說等於沒說，四下寂然，反應全無。

闖進神殿去，找不到人。

登上古柏去，也看不見人。

頓使張小仙如墜五里雲霧中，破口大罵道：「死蒙面人，臭蒙面人，言而無信的蒙面人，再不死出來，本教主就要走啦，沒興趣在此喝西北風。」

眞賤，不罵不現身，一罵就有了反應。

步履聲起，還故意咳嗽一聲，從身後，門外，大踏步的走進來。

阿郎眉尖一挑，冷言冷語的道：「老匹夫，本教主以為你早已在此候着。」

蒙面人一逕行至他面前丈許處才停下來，陰森森的聲音道：「事實上老夫早到啦，臨時有事出去打了一個轉兒。」

「什麼事？」

「看你小子有無違規帶幫手來。」

「有嗎？」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孺子可教也，你爹娘的兩隻耳朵總算沒有白丟。」

「老小子，別把話題扯遠了，咱們談正事。」

「是該將精力、時間放在正事上，張教主是否已決定將大悲掌傳給老夫？」

「這要看你是否肯將家父家母釋放而定。」

「還有一本『波羅札記』，老夫也志在必得。」

「奇怪，『波羅札記』只是一些旁門左道的小巧雜技，『波羅經』才是正統的武學寶典，閣下為何單愛小菜，不喜歡大餐？」

蒙面人聞言眸中閃過一抹奇異神采，這一抹神采，一定有其特殊的意義，可惜阿郎無從捉摸，難以掌握更深一層的玄機。

只聽蒙面人嘿嘿冷笑道：「『波羅經』乃武林至寶，只有傻瓜才不想據為己有，可惜阿巴達是個番僧，沒有老婆子，也沒有老爹老娘，不若張教主這樣好對付。」

「娘哩，你他媽的似乎吃定我了。」

「小子，少逞口舌之快，你不會希望西門豪，公孫鳳變成獨眼龍吧？」

「哼！」

「波羅札記的事張教主尚未作答。」

「本教主曾向阿巴達說過，這個小本子早已不存在。」

「此事老夫已從番僧口中得知，張教主只要寫一個手抄本就可以了，不知寫了沒有？」

「還沒有。」

「打算何時寫？」

「待我見了家父家母之後再作最後決定。」

蒙面人略一沉吟，爽朗的應了一聲：「好！」

接見他啪！啪！啪！拍了三下手掌。

眞是怪事，阿郎曾檢視過，神殿之內空無一人，此刻却應聲走出來六個人，顯然係事後從破壁之內潛入的。

為首二人正是自己的老爸西門豪，與母親公孫鳳。

夫婦倆分別被四個人押着，一人抓着一條臂，長着翅膀也飛不了。

這四人也各蒙着一條黑巾，與蒙面人的裝束一模一樣，同樣身份難明。

西門豪與公孫鳳皆面有菜色，一臉病容，各少了一隻小指，及一隻耳朵，見到了親生的兒，顯得異常激動，異口同聲的道：「仙兒！」

就叫了一聲仙兒，便說不下去了，取代的是滾滾熱淚，與令人心酸的哽咽。

「爹！」

「娘！」

西門小仙不顧一切的，一個箭步衝上去。

那知，行沒三步，便被蒙面人截住，道：「且慢，我們的談判尚未取得協議。」

阿郎恨不能馬上就偎依在爹娘的身邊，立道：「老匹夫，本教主答應你的要求就是。」

「你答應傳授大悲掌？」

「只有三招，不是全部。」

「這我明白。」

「明白就好。」

「你也願意寫一份波羅札記的手抄本？」

「可以。」

「準備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就可以開始，但你必須先把我的雙親釋放。」

「張教主，坦白的說，放不放皆無關緊要。」

「什麼意思？本教主不懂。」

「告訴你就懂啦，在老夫將他們擒獲之後，便下了毒，必須定時服用解藥，不然，一旦發作，就會氣血逆轉，很快便五毒攻心而亡。」

「老匹夫，你好卑鄙啊！」

「張教主，省點力氣吧，我們可以開

始啦。」

突聞西門豪大聲叱叫道：「仙兒，不要接受他的敲詐，他是——」

本想揭穿他的身份之謎，奈何話說一半，便被人點了啞穴。

公孫鳳也遭了池魚之殃，夫妻倆皆有口難言。

甚且，禍不單行，就在此時，二人同時毒性發作。

來勢好兇，牙關緊咬，口吐白沫，全身劇烈的抖個不停，很快五官便扭曲得變了樣兒，如非被人擒在手中，又點了啞穴，準會大喊大叫，呼天搶地，在地上滾來滾去。

阿郎感同身受，痛如針刺刀扎，尖聲怒叱道：「快，用解藥，如胆敢說半個不字，馬上叫你人頭落地，血染黃沙。」

他可不是空口唬人，已將「波羅玄功」的功力運足十成十，隨時準備以「大悲掌」攻敵。

蒙面人的表現相當沉穩，一點也不慌張，從容不迫的從懷裡取出一個綠色的羊脂小瓶來，道：「放心，死不了的，死了西門豪、公孫鳳，老夫的這一場戲就唱不下去，白忙啦。」

倒出兩粒藥丸，命人塞進二人嘴裡。

好靈，果然有效，不一會工夫，西門豪夫婦的痛楚就顯著減輕，再過少頃，便恢復原狀。

阿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道：「從此以後，毒就永遠不會再發作了？」

蒙面人陰惻惻的冷笑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老實說，這只是臨時性的解毒藥，想要徹底解毒，必須另服他藥。」

西門小仙道：「服什麼藥？」

蒙面人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紅色的羊脂小瓶來，道：「這才是永久性的解毒藥。」

「快給家父家母服下去。」

「可以，但不是現在。」

「那要等到何時？」

「等你將全部承諾履行完畢後。」

阿郎的眼珠子打了幾個轉兒，心意三轉而決，道：「成，咱們現在就開始，但本教主有一個不算條件的條件，不喜歡在父母被人挾持的情況下傳授武藝。」

蒙面人倒也很乾脆，認爲西門豪、公孫鳳有劇毒在身，就算將他們送回白吃大樓依然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於是，做了個順水人情，下令手下將人放開，並且退到一邊去，使他們夫婦暫時恢復了自由。

張小仙亦未失信於人，道：「閣下，咱們是先學大悲掌？還是先抄波羅札記？」

「隨張教主的意思。」

「你可有筆墨紙硯？」

「可以派人去買。」

「那就快點派人去買吧，在文房四寶未到之前，爲了爭取時間，本教主可以先傳授大悲掌。」

蒙面人沒想到阿郎會這樣痛快，聞言甚喜，頷首稱善，立即派了一個人下山辦事去了。

張小仙亦言而有信，展開講授大悲掌口訣的工作。

＊　＊　＊

皮蛋當眞在醉仙樓喝起老酒來。

還喝得不少，差不多已經有七八分醉意。

趁着醉意，上了床，準備睡大覺。

可是，腦子却不肯休息，他想到了阿郎，想到了多多，想到了大笨牛，也想到了許多跟他們四個人有關的事情。

他最想做的事，莫過於找到阿郎，與他同生共死。

然而，他心裡比誰都明白，就算找到，也不敢輕率行事。

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受，擂着床舖自怨自艾道：「媽的，想當年我們四大金剛橫衝直撞，何等威風，到如今却處處受制，甚至被人牽着鼻子走，衰啊！衰啊！簡直衰到外太空去啦。」

＊　＊　＊

皮蛋不知道阿郎身在何處，也不敢去，老蓋仙洪五爺却知道，而且去了，正在上山的途中。

途中，蒙面人計劃周密，在幾條主要的山徑上，皆佈有樁卡，老乞丐發了狠，大開殺戒，逢樁必拔，逢卡必毀。

此時，他又冷不防施展奇襲，將一名暗樁的死穴點住，正欲脫離現場，猛聽有人冷嘲熱諷道：「哼，堂堂丐幫的太上幫主，領袖武林的老蓋仙，原來對以老欺小，偷襲暗算，偷鷄摸狗也很有心得，很有研究，眞是難得，難得！」

洪五爺聞言打了一個冷顫，疾轉身，循聲望去，却空無一人，當下沉喝一聲：「誰？」

沒人答話，過了一忽兒，在另一個方向，聽有人在朗誦詩歌：

少爺年紀小
志氣比天高
拳打老蓋仙
腳踏白吃教

夠了，夠了，這是臭小子的招牌，註册商標，除了自大之外還會有誰？

果不其然，隨着五音不全的歌聲，臭小子自大從附近的亂石堆中冒出來。

老蓋仙楞了一下，道：「臭小子，你躲到那裡去了我老人家找了你好幾天都沒找到。」

自天生撥弄一下自己的朝天辮，嘻皮笑臉的道：「本少爺一向喜歡追人，不喜歡被人追，假如不想見你的面，一百年也找不到。」

洪五爺一怔神，道：「換句話說，娃兒今天是存心想見老叫化子的面？」

「本來就是這樣嘛。」

「有何見教？」

「想向老乞丐借一樣東西。」

「借什麼？」

「哼，少裝糊塗。」

「想必是有意請我老人家加入『金手指聯誼會』吧？」

「憑你老乞丐的身份，應該可以當會長。」

「娃兒狂得可以，我老人家有點喜歡你了。」

「少自作多情，本少爺可不喜歡你！」

洪五爺返老還童，乃是小孩的心性，一向率性而為，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只要他自己喜歡就夠了，可不管別人笑逐顏開的自作主張道：「娃兒，這樣吧，我老人家有一個小小的建議，阿郎、多多、大笨牛、小和尚空空，再加上你我，我們這幾個人皆臭味相投，狂得可以，咱們乾脆成立一個『狂人俱樂部』吧?」

臭小子却無動於衷，馬上一口回絕：「哼，少臭美，本少爺喜歡獨來獨往，不跟你們拉關係，而且，今天要割你的一節手指，以後還要你的命。」

從來也沒有人敢在老蓋仙面前說這種話，洪五爺當然不信有誰能從他的手上割下一根手指頭，摘下腦袋瓜，聞言不怒反喜，哈哈大笑道：「說你狂，你眞狂，比當年的阿郎老弟還要狂三分，你這個朋友我老人家是交定啦。」

馬屁拍在馬腿上，臭小子冷笑道：「臭美，自抬身價，自作多情，誰要跟你做朋友，從未見過像你這樣厚臉皮的糟老頭，休想！你準備向『金手指聯誼會』報到吧！」

說幹眞幹，已亮出匕首，但見紅影一閃，已如瀉電奔馬般撲攻而來。

身法太奇，攻勢太快，連老蓋仙這等頂尖高手都不得不另眼相看，未敢掉以輕心，急忙橫移三步，封出一掌，道：「臭小子，你跟老叫化有仇?」

「沒有！」

「有恨?」

「也沒有！」

「既然無仇無恨，為何無緣無故的動刀子?」

「本少爺以前說過，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婆，也就是少爺的師父師娘。」

「可是雌雄雙魔：魔鬼博士雷破天，與十惡妖婆紅笑?」

「不知道。」

「臭小子，少打馬虎眼，是你的師父師娘，會不知道?」

「他們沒有說，臉上也沒有寫出來，本少爺如何得知?」

「媽的，身為人徒，你不會問?」情急之下，洪五爺連粗話都說出口。

「懶，懶得問，反正只是兩個老殘廢就是啦。」

「走，帶老叫化去見他們。」

「抱歉，現在沒興趣。」

「臭小子，休狂，你非走不可！」

「老乞丐，別倚老賣老，接招！」

攻勢陡地加快，簡直匪夷所思，處處都是刀光，處處都是紅影，洪五爺根本弄不清楚，臭小子到底身在何處。

氣得老蓋仙嗚哇亂叫，決心要將自大逮住，强迫他去見他的師父師娘，看是否五爺心目中所想像的魔鬼博士雷破天，與十惡妖婆紅笑?

是以，施出了渾身解數，不顧自己的身份地位，跟臭小子自大放手幹上了。

論功力，講修為，臭小子自非五爺敵手，但自大身法靈巧，用的又是遊擊戰法，却佔盡了便宜，令五爺吃足苦頭。

登時，激發出老蓋仙强烈的求勝慾望：「臭小子，老叫化今天要你好看！」

吼聲中，以一招丐幫絕技「風雷掌」電捲而出。

風聲呼嘯，雷聲隆隆，聲勢嚇人是挺嚇人，可惜，劈斷兩棵樹，砸爛一塊大石頭，居然連臭小子的衣角都沒沾到。

自大失踪了，光天化日，就在洪五爺的眼皮子下面突告消失不見。

這事非同小可，洪五爺驚魂未定，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自大已如幽靈鬼魅般電襲而到，割下他的一節小指，隨即彈身疾縱，一溜烟似的去了。

厲害，神出鬼沒的身法，放眼武林，無出其右者。

恐怖，小小年紀，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令人不寒而慄！

「臭小子，不要跑，咱們見個眞章。」

「老乞丐，不要緊，下次見面，就要你回姥姥家，且先歇歇脚，養養精神，跟錢四海、司徒雷他們籌組『金手指聯誼會』去吧，他日舉辦成立大會，如果需要本少爺蒞臨剪綵，一定有請必到！」

話至此處時人已去遠，消失在無盡的山石樹叢中，老蓋仙空有一身本事，氣得鬚髮怒張，面對這一位精靈古怪的小煞星，却無計可施，只有捶胸跺脚，自個兒生悶氣的份兒。

* * *

疾行大半夜，天亮的時候，已奔出去數十里地。

大笨牛、小和尚、以及冷霜霜等人，來到一個小鎮。

鎮上有一家賣燒餅油條的豆漿店已經開始營業，生意還不錯，人來人往，川流不息。

門口停着一頂暖轎，一頂非常漂亮的暖轎。

有流蘇，有轎飾，精雕細琢，珠光寶氣，與小店小鎮的破落景象成一强烈對比，似乎，像這樣的貴人，實在不該在此落脚吃早點。

貴人是阿嬌。

阿嬌正是這頂漂亮暖轎的主人。

與四名轎伕、四名保鏢，以及俏丫頭小玉，正圍坐在一張八仙桌上，舉行「早餐會報」。

當大笨牛跨步而入，發現這位想甩也甩不掉的「老婆」時，阿嬌也及時瞧見了他，起身迎來，想跑也跑不了，只好硬着頭皮坐下去，心裡直喊：「苦也！苦也！」

阿嬌完全是新派作風：「嗨，阿牛哥，早啊！」

大笨牛可新不起來，老氣橫秋的應了一句：「早！」

「空空小師父早。」

「早！」

「大家早。」

「早！」

「請坐，想吃什麼，直管叫，我請客！」

（未完・六）

上文提要：展雲龍被姚家莊的人攔住去路，但那批人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當展雲龍知道姚家莊是爲了喬五娘而要截殺他之時，他即命浪子洪一步一跪地帶他到姚家莊中去……姚大雄和展雲龍拚命，趙福瑞却已從展雲龍手上金魔指環看出他是展嘯天的兒子，忙叫停手，原來展嘯天正是姚大雄，趙福瑞的救命恩人，姚大雄細述當年展雲龍遇難經過……



新派武俠長篇／道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含悲細讀血書 誓要報仇雪恨

姚大雄顫聲的道：「沒有幾天功夫，在臨安傳出令尊的死訊！」

「什麼？」展雲龍全身直顫，道：「我爹是死在臨安！」

趙福瑞淒然的道：「確實的地方沒有人知道，不過他在臨安遇難倒是眞的，傳說他是因爲藏了一口金鐘，和佛門三聖大戰而死，也有的說是遇伏而死，總之謠言太多，誰也不知道這事的眞相，但有一點可以證明的，令尊之死確實是爲了佛門之寶——滅音金鐘……」

「這！」展雲龍目中淚水一湧，道：「這事情要怎樣才會弄明白呢？」

趙福瑞嘆了口氣，道：「這事我兄弟多方打聽也沒弄出個結果，在你爹出事的一個月後，有一個人送一封信給我們，他是唯一見着你父親遇難的人……」

展雲龍心裏激動，顫道：「他是誰？」

趙福瑞悲痛的道：「峨嵋的慧果長老，這個和尚什麼話也沒留下，只告訴我們將這封信設法交到你的手裏，我兄弟遵命之後，四處打聽你的下落。你想想，四海茫茫，要想找個人有多難？連續找了五年，我們知道沒有希望而放棄了，沒有想到蒼天有眼，居然你會來到了姚家莊，這或許你爹英靈保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慧果，慧果！」展雲龍雙唇顫動，道：「他已經死了！」

姚大雄顫道：「聽說慧果一回峨嵋就瘋了，這事曾引起武林中的猜測，可是沒有幾個人能猜出他瘋了的原因！」

他深深望了展雲龍一眼，道：「你怎知道慧果已經死了？」

展雲龍目中淚影浮現，痛苦的道：「我曾親眼看見他死，眞令人想不到，他便是替爹送信的人，不知道那封信上寫些什麼？」

趙福瑞黯然的搖搖頭道：「這封信我們一直保持到現在，根本不敢輕易開啟，有時候我們眞想看看裏面到底寫些什麼，可是令尊之命不敢違背，只等有一天你能看到，也許裏面所寫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案，這個日子總算讓我們等到了……」

展雲龍這時恨不得早些看看爹爹手筆寫的到底是些什麼，他焦急的道：「請二位將那封信交給晚輩過目一看！」

姚大雄長嘆一聲，道：「展少俠稍待，在下派人拿去……」

他輕輕擊了一下手掌，只見一個家僕自外面走了進來，這個家僕恭敬的施了一禮，問道：「主人有何吩咐？」

姚大雄揮手道：「你去請老夫人將我的保險盒拿來！」

「是！」這家僕恭身退了出去。

沒有多久，一個慈祥的老太婆由兩個丫環扶着走了進來，她深深的瞥了展雲龍一眼，朝姚大雄道：「大雄，娘給你將那盒子保存了這許多年，從沒見你動過，現在已經隔了這許多年，恩公之子也沒找到，你難道要私啟恩公遺書，而落入不義的……」

「娘！」姚大雄一搖手，道：「你誤會了，孩兒幼承母訓，豈會做出那種事，我那恩公之子正是這位展少俠，今天要將信交還給他了。」

這老太婆似乎是一驚，望着展雲龍道：「他就是展嘯天的兒子？」

展雲龍急忙起身行禮，道：「晚輩展雲龍拜見老夫人！」

這老太婆在展雲龍身上一陣打量，臉上現出一陣激動的神色，她揮手嘆了口氣，語意深長的道：「是個好孩子，是個好孩子！」

她向身後的一個婢女說道：「蘭杏，將那盒子交給這位展少俠……」

那個婢女緩緩走出，雙手捧着一個四方雕紋的精緻小盒，送到展雲龍的手中，展雲龍全身直顫，恭敬的接在手上，熱淚一湧，却沒有立時將盒子放開。

這老太婆搖頭和二個婢女默默的退了出去。

姚大雄驟見展雲龍那種哀傷痛苦的樣子，心裏也是一陣心酸，他輕輕的嘆了口氣，低聲的道：「展少俠，那封信就在裡面……」

展雲龍心神劇烈的一顫，自悲痛之中清醒了過來，他雙手顫抖，凝視着這盒子，輕輕的啓開，一封黯黃的信箋放在裡面，那信封上尙有斑斑血漬……

展雲龍顫抖的手輕緩的將那封信拿出來，黯紅的血字一個個呈現在這青年人的眼中，他的眼中佈滿一片血絲，與那紙上的血字一樣的恐怖……

上面沒有名字，僅有數行潦草的血字……

「殺我者乃是關洛奇，他假藉送書之名，出銀五千兩，交由姚大雄和趙福瑞送往臨安，然後乘我經過之時，關洛奇故意告訴西域金鈴派，說明西域秘寶圖在姚趙兩人身上，引起金鈴派的追殺，我當時不知就裡冒然答應替趙、姚送書，豈不知正合關洛奇的心意，在臨安首先遇上佛門三聖，他們也是受了關洛奇的利用，逼我交出滅音金鐘，動手之下我受了重傷，奮戰突圍，逃出臨安，殊不知天意絕我，正好遇上關洛奇夫妻，至此我才知道這是一個陰謀和騙局，幸我臨死之前遇上慧果禪師，將此信送交姚趙二人之手，若天可憐我，請將此信交至吾兒之手，替我報仇，萬一此信不能轉達，只怪我命薄死而沉冤，此恨此仇永淪黃泉……

「眞正仇敵是關洛奇一人，莫恨佛門三聖，他們僅是遭人利用而已……」下面字跡潦草，已經不可辨認，展雲龍看至此處，哇地一聲哭將出來。

趙福瑞顫道：「展少俠，你不要難過，裡面說些什麼？」

展雲龍禁不住心裡的哀傷，悲傷了一陣，心胸中憂結的那口混濁之氣息算舒暢了不少，他將那血箋緩緩遞到趙福瑞的手中，低沉的道：「你們自己看吧！」

趙福瑞姚大雄可不知道裡面尙有這樣的枝節，兩人仔細的將裡面的字跡看完，黯然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唉！」低沉而憂傷的嘆息自姚大雄的嘴裡緩緩傳出，他黯然的望着充滿血淚的絕筆書上，悲痛的道：「眞沒想到這裡面還有這許多的變化，若非是我親睹此信，絕不會想到殺死展嘯天的會是關洛奇……」

趙福瑞恨恨的道：「我們受他利用了……」

冷煞目光一閃，展雲龍凜然的問道：「二位怎會和日月山套上關係？」

姚大雄的目光不敢和對方那雙利刃似的目光相接，他只覺展嘯天之死因全因本身而起，愧對展氏父子，如今自己兄弟非但沒有替恩公報仇，反而受關洛奇的利用，處處和恩公之子作對，這在道義上根本說不過去，還好蒼天有眼，總是眞相大白，沒有做出逆天之事……

他淒涼的道：「這事還是要追溯到我們回莊之後的事了，當時金鈴派得書不成，立時又調集大批高手，追尋到這裡，聲言要殺害我們全家，並逼我們說出展嘯天的去向，我兄弟雖然傷重欲死，却不會輕易說出令尊的下落，雙方動手之下，眼看姚家莊這片淨土就要化爲瓦礫，關洛奇和喬五娘突然在這個時候出現，替我們排解這場血劫……」

展雲龍哦了一聲，道：「西域金鈴派會聽他的……」

姚大雄沉思了片刻道：「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關洛奇夫妻一出現之後，金鈴派立時停止攻擊，並且告罪而去，此後再也沒有來莊上騷擾，展少俠，你是知道我們這種人大多都是講究義氣的，關家對我們有恩，我們自然會處處受他的擺佈了！」

展雲龍冷笑道：「你們是受他利用了！」

趙福瑞長長吸了口氣，道：「這事自發生至結束，全係關洛奇一人的主謀，他爲收服天下邪道之士，不惜利用種種手段……」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們既然知道他的爲人，如何還要受他指使？」

趙福瑞搖搖頭道：「對於關洛奇的劣跡，我們也時時有所耳聞，只是我們受恩之下，沒有辦法和他鬧翻，這次若不是他命令我們攔截你，也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發現他的爲人……」

姚大雄氣得將桌子重重的一拍，道：「趙兄，我們得去尋找關洛奇，替我們有再活之恩的展恩公報仇，我們以前錯了，現在可不能再糊塗下去，展大俠爲我們而死，這事該由我倆替他完成遺志。」

趙福瑞頷首道：「不錯，小兄正有此意……」

展雲龍見這兩人都是熱血直性的漢子，對他們那種爲朋友賣命的熱誠十分感動，他目中寒光一閃，道：「二位好意在下心領了，在下身爲人子，不願這事牽涉太廣，父仇不共戴天，我要親手殺死關洛奇……」

趙福瑞搖搖頭道：「展少俠，你的功夫雖然已達到天人合一的地步，可是關洛奇身兼魔道之宗的功夫，他手下能人異士又多，你一個人是很難有報仇的希望，我兄弟雖然幫不上忙，但可替你前頭引路，共同替令尊血刃關洛奇……」

展雲龍感動的道：「多謝二位的盛情，到時還有很多事情要請二位幫忙，現在我準備告辭了，我要去爲我本身的事奔波……」

姚大雄詫異的道：「你要去那裡？」

展雲龍目中佈滿了血絲，道：「再上

日月山！」

「什麼？」趙福瑞大驚道：「你要去日月山？」

「不錯！」展雲龍堅決的道：「我去見關洛奇，他害了我父親，我要索回他的命……」

姚大雄暗暗的嘆了口氣，道：「你去日月山等於自找死路，江湖上誰不知日月山上銅牆鐵壁，消息埋伏天下一絕，要想毀了日月山，莽莽武林可能只有一家……」

展雲龍心神大震，道：「那一家？」

姚大雄苦笑道：「青城山慕家父子，這一派對日月山的情形最為熟悉，若得他們相助，對於你報仇的希望就增加不少！」

「哼！」展雲龍倔强的道：「我將不靠任何人的幫助，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會輕易放過關洛奇，青城山慕氏父子我都見過，他們雖然人極正派，我却不願去求他們幫忙……」

當他說至此處之時，他腦海之中不禁又浮現出慕小寶的倩影，那個天眞而帶着稚氣的女孩，他孤寂的嘆了口氣，忖道：「她現在不知怎麼樣了？」

趙福瑞搖搖頭道：「你太剛强了，一個年輕人能夠堅强起來固然是件好事，可是往往也會因此而吃大虧，我希望你不要太固執，因為在你人生的旅途上尚有許多的困難在等着你，就拿目前情形而言，只要你行踪所至，日月山的高手就會追踪而至，你要知道姚家莊只是第一站，這一路下去，尚不知多少人在等待你去上鈎呢……」

展雲龍冷煞的道：「這一些都難不住我，我這裡告辭了！」

姚大雄問道：「你出本莊最好不要經過前面的西子河，那裡是本區中日月山弟子的大本營，我們都是受那裡的統馭！」

展雲龍淡淡的一笑道：「西子河在那裡？」

姚大雄苦笑道：「你何必去追問呢，只要向前行就可以了！」

展雲龍一抱拳道：「多謝二位善意，在下走了……」

他倔强的長笑一聲，轉身向大廳之外行去，趙福瑞和姚大雄相對苦笑，只得送出大門之外。

＊　＊　＊

斜陽懶散的灑落下來，灑落在河流上，陽焰映射在河面上，泛起道道耀眼的光芒，十分的奪目……

幾片枯葉自那漸漸呈黃的樹枝墜下來，搖搖擺擺的飄落在水面上，在水中連打幾個轉，順着波湧的流水，流向沒有止境的歸處，流向遙遠的前方，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憫，只有流水和那幾片可憐的葉子……

「唉！」那低沉的嘆息彷如是隨着激灩的波光響起，好像是這滾滾流動的西子河都怕那嘆息憂悒，河水流得更急，落葉也飄得更遠，遠遠的躲開了這令人心悲的嘆息聲……

自那彎彎曲曲的河畔上，細柳拂動的陰影下，緩緩馳出一個孤獨的騎士，他凝耳傾聽着河水流動的淙淙水聲，嘴裡時時都會發出那沉鬱怨結長嘆聲，他濃眉深鎖，嘴角永遠掛着一絲冷酷的笑意，彷如他整個人是從冰窟裡走出來似的，冷漠得沒有一絲暖意……

他是那麼的孤獨，也是那麼的憂悒，彷似這塵世間對他沒有絲毫的溫情，因此他嘴角上所漾起的笑意是那麼勉强，勉强得連他本身都不知道自己在笑……

笑什麼？他自己都不曉得為什麼會笑，難道是笑這懶散陽光的無知，還是笑這河流的浪聲，或是嘲笑自己的孤獨？他茫然的望着那混濁的水花，望着那孤零的飄葉，自己彷似置身在這孤零的葉尖上，隨時一個浪花都會將自己無情的捲進了河水裡，沉沒於沒有空氣的河底之中……

突然，在一連串輕風中傳來一陣悅耳動人心弦的輕細歌聲，這青年怔怔的凝神着，細細咀嚼的那富有潛力的歌聲，及那優美的歌詞……

「西子河上灣灣水，
河中人兒倩影稀。
浪花兒高起波湧飛，
兒郎在她夢中裡，夢中的兒郎呀！
孤寂的倩影在河堤。
……

這青年沉醉在這柔美的歌聲中，輕輕催動着胯下坐騎向這傳來歌聲的地方行去，河畔彎彎，柔風習習，一個鄉村的姑娘迎着柔風望着細水，低低吐出自己心中的愛慕，在她身傍一個赤着足的少年正垂着漁鈎，在河中釣魚。

年輕人輕輕一聲長嘆，道：「他們姊弟是多麼的安逸，姊姊唱歌，弟弟釣魚，雖然他們都是農家子弟，可是思想是單純的，是美好的，那裡像我這樣終日奔逐於江湖，為本身的事情而在生死邊緣上打滾，唉！我眞羨慕他們這種逍遙的樂趣……」

他淒涼的一笑，自這姊弟的身傍緩緩行過，那兩個姊弟同時詫異的回過頭來望着這個豐朗的騎士，展雲龍朝他們笑笑，又獨自沉思在自己的心事裡……

「喂！」

那個釣魚的小孩子自地上一躍而起，赤着雙足奔了過來，露出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展雲龍，道：「你到那裡去？」

展雲龍回過頭來，苦笑道：「我是個隨遇而安的浪子，那裡都可以去，小兄弟，你今天釣到多少魚了，祝你好運呀……」

這少年焦急的道：「我看你也不是個壞人，那地方去不得，你還是改走別的路吧……」

展雲龍搖搖頭道：「天下的路天下人走，那有不准走的路……」

這小孩子長嘆一聲道：「你不知道，西子河上惡如虎，這條路不能走……」

展雲龍淡淡地道：「這河上居然這麼厲害，你們怎麼敢來呢？」

少年望四週一眼，輕聲的道：「今天這裡沒有巡邏的，我和姊姊是偷偷跑出來的，如果給那些人碰上，準又挨一頓捧，唉！這西子河本是我們的家，自從這裡來了一羣人後，就把西子河佔去了。」

「哼！」展雲龍只覺心裡有一股氣湧上來，他鼻子裡傳出重重的一聲冷哼，臉上

利時佈滿了一層殺氣。

他不屑的道：「天下竟有這麼不講理的人……」

那個鄉村少女一見弟弟說得太多，急忙拉着他，道：「小弟，我們該回去了，不然媽又要急死了！」

那小孩神情略略一變，急忙收拾起魚具和這少女並肩奔去，彷如在他們身後有什麼東西在追踪他們一樣。

展雲龍搖頭一嘆，道：「惡勢力的可怕，在這對姊弟臉上顯露無遺……」

「嘿！」

密叢叢的柳蔭裡突然響起一聲冷嘿之聲，那對姊弟兩人一見對面出現兩個黑衣漢子，吓得同時尖叫一聲，返身向展雲龍這邊奔來。

「嘿嘿！」隨即那兩個漢子追了過來，其中一個暴吼道：「小崽子，誰叫你倆又跑過河這邊，他媽的，你老子難道沒有告訴過你們，這是大爺們的地方……」

姊弟兩人這時吓得臉色蒼白，全身抖顫，沒有跑出幾步，雙雙跌倒在地上，那兩個漢子奔過來，一人伸出一脚踩着這兩個人，那少年低吼罵道：「你只會欺負我們，佔了我家的西子河還不准我們到這裡來，這算那門子强盗，我們拚了……」

可憐的他僅不過是個孩子，勉强掙扎幾下也沒能脫出那個漢子的脚底，那個漢子獰獰的一笑，道：「他媽的，小崽子，你居然敢駡我老大爺，我看你是找死了，殺你這個小王八蛋眞有點汚手……」

他伸手抓起這小孩，道：「我毛大爺先將你擲進河裡再說……」

河水湍急，漩渦激盪，這個孩子只要一拋進河中，還會有命存在？他的姊姊一看大急，尖叫一聲，顫道：「你放手，不准欺負我弟弟……」

那個姓毛的冷笑一聲，道：「放手？嘿嘿，有那麼容易，小丫頭，如果你答應嫁給我姓毛的，老子今天就饒了這個小雜種。」

傍邊那個漢子哈哈一笑道：「毛腿子，你不嫌太嫩了……」

「嘿嘿！」這姓毛的嘿嘿一笑道：「這叫老牛吃嫩草，愈吃愈有味，別看這小妞年紀小，比那些粉頭浪蹄子可强得多了……」

這少女氣得粉腮通紅，顫道：「下流，不要臉！」

這姓毛的有點火了，一見這少女出口不遜，登時氣得仰天大笑，那知他的笑聲甫出，突然寒冷的一頓，目光凝結在柳蔭底下那個冷煞的青年人身上。

只見這青年目中佈滿了冷煞寒光，像兩枝利刃似的穿進了這姓毛的心裡，他駭得全身直顫，道：「你是誰？」

「哼——」

像是晴空中響起的巨雷一樣，震得姓毛的吓得連着倒退了兩步，這不含善意的冷哼不但震懾住了姓毛的，連旁邊那個漢子都驚顫的抬起頭來，駭懼的望着對方。

姓毛的見展雲龍不講話，不禁惱火異常，他沉聲的大吼道：「我問你的話你聽見沒有？」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要你放下他倆……」

話音之冷，有如寒冬裡飄起的幽風，會使人不自覺的起了寒顫，這兩個漢子同時一顫，互相看了一眼，但可不甘輕易放了這對姊弟。

姓毛的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敢指使你大爺，你也不去打聽打聽我毛腿子是幹什麼的，居然在西子河上撒野……」

「啪——」地一聲重響，清脆的傳了過來，毛腿子在一愣之間，左頰已腫起五道手印，他連對方人影都沒見便已挨了一掌，在懼駭之下，不禁顫道：「你敢打我……」

展雲龍冷冷地道：「這是給你一個教訓，還不放下他們……」

他臉上佈滿了煞氣，冷刃的目光緩緩逼落在這兩個冒失鬼的身上，身子輕移，向前逼了過來。

「嘿！」姓毛的低嘿一聲道：「你他媽找死！」

他見展雲龍僅僅不過是個青年，認爲頂多不過會個三招兩式，憑自己弟兄倆再差也不會吃虧，頓時胆氣一壯，將那小孩子放在地上，和那漢子同時行了過來。

他揮起一掌對着展雲龍的身上擊了過來。

展雲龍身形微晃，便已閃了出去。

毛腿子一掌落空頓時愕了一愣，他正待再度進身傷敵，旁邊的那個漢子突然輕輕一扯他的手臂，道：「毛大哥，這話兒有點邪門……」

毛腿子冷冷地道：「高奇，你他媽的不要給吓破了胆……」

高奇顫聲的道：「我們主人不是交待了麼？那個叫展雲龍已出了姚家莊，我看這小子年紀雖輕，功夫可不錯，莫不是……」

毛腿子嘿地一笑道：「屁！人家姓展的是一代高手，年紀至少也一大把，這小子年紀這麼輕，說什麼我也不相信……」

他向高奇一使眼色，雙雙斜掌奔了過來，這兩塊廢料滿以爲這一次出手，至少可將對方擺平，那裡想到掌影甫出，對方人影已失。

毛腿子駭得一顫，道：「高奇不好——」

展雲龍伸手抓起毛腿子的身子，冷煞的道：「你這種貨色也敢欺負人，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毛腿子，我姓展，是你們主人的好朋友……」

毛腿子啊了一聲，道：「你是血指金魔……」

「噗通——」

展雲龍在朗朗的大笑裡，抖手將毛腿子甩了出去，噗通一聲，水花四濺，身子沉入水中。

展雲龍緩緩的回過身來，目光剎時投落在高奇的身上，這姓高的吓得神情大變，連連退了七八步。

高奇顫聲的道：「大爺，小的有眼不識泰山……」

展雲龍冷漠的道：「你的朋友已掉進河中喝泥水了，而你也不該在這裡涼快，朋友，我看你也下河去洗個冷水澡吧……」

「我不會水——」

展雲龍淡淡的笑道：「不會就該學學，天下那有不學就會的事情……」

他的右掌斜斜一舒，一股大力渾厚的推了過來，高奇只覺全身一緊，慘叫一聲，整個身子墜進河裡，順着河流翻騰而去。

展雲龍緩緩的移動着身子，道：「小兄弟，你們不要怕，快回家吧……」

那個小孩和少女驚魂甫定，一見展雲龍像個神仙似的將兩個窮兇惡極的大漢打進水裡，以爲是在作夢，愣愣的望着展雲龍發呆。

那個小孩沉默了一刻，道：「你的本事眞大……」

少女羞紅了臉道：「弟弟，我們回家吧……」

這個男孩猶疑的看了展雲龍一眼，道：「再見，我叫小平！」

他拉着姊姊的手向前奔去，轉眼消失在柳蔭盡處，展雲龍望着他們的背影，長長吁了口氣，順手牽着自己的坐騎，沿着河岸向前行去。

潺潺的流水聲中，傳來一連串划水之聲，自那河流之下，突然出現一隻小艇，如箭一般的逆流而上，艇上一個赤着上身的大漢運槳如飛，居然快得出奇。

展雲龍望着這艘小艇，不覺愣了一愣，心中暗想，這漢子好大的臂力，竟能在逆流中直上，僅是這份手勁就非常人所能辦到。

那漢子似乎也發現岸上的展雲龍了，他將這艘小艇靠近岸邊，抬頭望了望展雲龍，大吼道：「喂！小子別走——」身子斜斜一縱，人已離艇而起，身在空中，將艇上的繩套進一棵枯樹之上，然後回身落在岸上。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是對誰說話？」

這個全身肌肉虬結、胸毛遍及全身的莽漢仰天哈哈一陣大笑，舉起腳步，筆直的走了過來。

他瞪着兩隻銅鈴似的怪眼，大叫道：「小子你的眞名……」

展雲龍冷冷地道：「血指金魔便是在下，你呢？」

這漢子一楞，道：「你就是血指金魔展雲龍？好極，好極，我李厚剛聞名已久，巴不得有一天能會會你。」他在展雲龍身上一陣打量，懷疑的問道：「看你弱不禁風的樣子，你會打架麼？」

展雲龍一呆，沒有料到這一個身材高大的莽漢會說出這麼幼稚的話，他知道這是個渾人，淡淡地一笑道：「人不在大，拳快則名，我會不會打架，你一試便知，看你這個傻大個的樣子，蠻力可能不小，不知道你來找我幹什麼？」

李厚剛冷冷一笑道：「我能一隻手舉起一隻牛，一拳打死一條豬，我來找你是要問你爲什麼將我的兩個手下丟進水裡……」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拳頭雖大却打不死一隻螞蟻……不信你可以試試！」

李厚剛本來就是個渾球，一見對方在嘲笑自己，登時氣得大吼兩聲，看了看地上正在跑動的一羣螞蟻，道：「你看清楚了，我就打給你看……」

他握緊了拳頭，對着一隻正在爬動的螞蟻擂去，砰地一聲過後，他收起了拳頭朝地上一看，那隻螞蟻依然在爬走，根本沒有受絲毫傷損，李厚剛一愣，氣得大吼一聲，連着揮出七八拳，始終沒有傷着那隻螞蟻……

展雲龍淡然的笑道：「你何必費那麼大的力氣，我一根指頭就能弄死牠……」

他舒出一根指頭，對着螞蟻輕輕一點，那個螞蟻身子一翻，倒地死去，看得李厚剛一愣。

李厚剛大聲的道：「你還眞行——」

這個傻小子始終沒看出其中的道理，見展雲龍僅是輕輕一點，螞蟻便氣絕死去，不禁駭然的忖思道：「我一連七八拳都沒能打死牠，而他僅是輕輕一點便將螞蟻弄死，這麼說來他豈不是練會了金剛指……」

展雲龍見這傻蛋果然上當，不禁哈哈笑道：「這不算什麼。」

突然，自展雲龍的身後傳來一個冷冰的聲音道：「李小子，你給騙了。」

李厚剛抬頭一看，笑道：「蔣大爺，人家沒有騙我呀……」

這個漢子身着一身寶藍色長衫，雙目深陷，鼻子高高大大，滿臉都是陰沉狠毒之色，展雲龍看得一愣，彷如覺得這個人好像在那裡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這位蔣爺冷冷地瞥了展雲龍一眼，道：「閣下可是姓展？」

展雲龍淡淡地道：「不錯，閣下有何見教？」

這漢子冷哼一聲，恨恨的道：「在姚家莊中蔣平是你殺的麼？」

展雲龍一怔，倒頗出意外的看了這個漢子一眼，他發現這漢子和蔣平有幾分酷似之處，意念一轉，腦海之中不由疾快忖道：「他莫不是蔣平的哥哥……」

他目光一冷，淡漠的道：「你是誰？蔣平的生死與你有何關係？」

這漢子嘿嘿一笑，道：「我是蔣原，是蔣平的弟弟，這次我由山上趕來這裡，所爲的是替我哥哥報仇，姓展的，你雖然能活着走出姚家莊，却離不開這條西子河，今天所有日月山的人都幾乎來了，我看你識相點，還是乖乖的跟着我走吧……」

展雲龍濃眉煞意一湧，在那豐朗如玉的臉上頓時佈滿了一層霜寒，他冷冰的瞥了蔣原一眼，冷冷地道：「你要我跟你到那裡去？」

蔣原恨恨地道：「去見我的主人。」

展雲龍冷冷道：「很抱歉，我和貴主人素未謀面，根本不知道是什麼鬼樣子，他要見我，你還是請他來這裏吧……」

「什麼？」李厚剛大吼道：「你敢罵我主人！」

這個傻漢子最是耿直，聞言之下，登時大吼一聲，掄起斗大的巴掌，照着展雲龍的身上劈了過來。

展雲龍身形微晃，冷冷道：「李大個子，你要是不知好歹，我也一樣把你扔進河裏餵魚！」

李厚剛除了一身潛力超人外，硬家功夫也練得不錯，他自恃本身皮肉堅厚，怪吼一聲，道：「去你媽，老子揍死你！」

掌形閃動，股股擊出的掌勁湧來，展雲龍暗中將全身勁力蓄集於雙臂之上，冷

笑一聲道：「你找死！」

他右掌輕輕一舒，自掌心中吐出一股無形的勁力，迎着李厚剛劈來的勁氣撞了過去。

「砰！」

雙方掌勁一接，空中立時響起砰地一聲大響，李厚剛跟蹌的退了幾步，瞪了大眼睛駭怕的望着展雲龍。

李厚剛顫聲的道：「媽呀，你的力氣比我還大……」

「哇！」聲吐出一口鮮血，洒了出來，這個大傻子身子搖了搖，回身跑了出去，他怒吼道：「小子，你等着，我去請主人對付你……」

蔣原沒有想到對方功力這樣深厚，這蠻力出衆的大傻子都不是人家的對手，他心中一寒，腦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這個血指金魔功力這樣高深，我一定不是敵手，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先和他拖延一下時間，等阿剛領着河主來時，嘿嘿，那時再替我哥哥報仇……」

他嘿嘿的一笑道：「你認爲這點功夫便能闖出西子河麼？」

展雲龍冷冷地道：「閣下不是要替令兄報仇麼？現在正是時候，你若是想動歪念頭，哈哈，朋友，這個算盤可打錯了。」

蔣原嘿地一聲道：「你急什麼？要送死也不差一時半刻。」

身形一移，展雲龍向前連着走了兩步，目光冷寒，筆直的落在蔣原的臉上，他微微的一笑，道：「我是等不及了，朋友，在你有生之年，你不會想到死亡會隨時降臨到你身上，正像今天一樣，你決不會料到自己會死在這西子河畔一樣。」

全身陡地一顫，一股涼意直湧心底，蔣原畏懼的退了兩步，將右掌緩緩的抬了起來，他顫了顫道：「你要殺我？」

展雲龍冷冷地道：「這不是擺明了麼？我不殺你，你會不殺我麼？朋友，不要那麼窩囊，拿出勇氣，面對現實吧。」

「這！」蔣原顫道：「我並不怕你，你不要逼人。」

展雲龍向前又跨了一步，道：「這是很公平的，蔣原，令兄在姚家莊時比你可强得太多了，至少不會像你這副德性。」

蔣原受不了展雲龍冷嘲熱諷，他氣得臉色鐵青，一股怒火如烈火樣的自心底之中燃燒而起，右掌斜移，突然抓住了斜插在背上的劍柄，準備撤了出來。

展雲龍冷冷地道：「對了，這還像個男子漢，拔出你的傢伙可壯壯胆子，動手時千萬不要忘了小心，因爲我出手是不會留絲毫情面的。」

他長長吸了口氣又笑道：「我想你會死得和令兄一樣痛快，而沒有絲毫痛苦，這對你來說是件可喜的事，你又何必再去留戀身後的罪惡呢？」

蔣原的手抖顫了，在他身旁好像有無數的鬼影在追逐他，眼前所浮現的全是死在他手裏的那些人的猙獰面孔，他恐怖的大叫了一聲，道：「不！我不要死。」

展雲龍冷哼一聲：「作惡的人有誰得到過好的下場？上蒼待人是公平的，你做過多少件惡事，都有人給你記着，直等到你惡貫滿盈之日，那些惡鬼都會向你追回。」

心理上的恐懼，使蔣原的神智全部凝結在那無名的恐怖裏，他彷如覺得有許多人影在他身邊搖晃，也有無數的手爪在他身上抓扯，他駭得大叫一聲，道：「誰敢來——」

抖顫的手揮起了冷寒的劍刃，在空中顫起了半個光弧，他恐怖的挺着長劍對着展雲龍，却不敢走近一步。

展雲龍冷喝道：「你還等什麼？」

這沉重的冷喝使蔣原的神智一失，揮劍攻了過去，可是那隻手却不聽使喚，長劍在空中顫了顫，突然化作一縷寒芒向左側滑了過去，展雲龍冷哼一聲，揮掌劈出一股勁氣，將那抖顫的劍逼得反刺到蔣原的身上。

「呃！」蔣原痛苦的呃了一聲，整個人的神智陡地醒了過來，他忍着身上的劍傷，驚駭的大吼一聲，道：「你會法術啊。」

他吓得跟蹌而逃，斑斑鮮血順着馳奔的步子流在地上，點點滴滴……

當一個人的神智凝聚在一點之時，往往會生出許多幻景，以爲自身迷亂於幻景之中，由於展雲龍每一句話都深深擊進蔣原的腦海之中，使他誤以爲自身已臨近死亡的邊緣，而幻出許多死在他手中之人的影子，是故他淸醒之後，頓時認爲展雲龍會邪門法術，而使他幾乎爲這種法術所惑。

蔣原忍着傷痛方奔出十幾步，迎面馳來十幾個人影，這羣人身手快捷，行動迅速，立時趕了過來，蔣原一見這西子河的當家的親自來了，精神不禁一振，道：

「河君，小弟栽了！」

領頭的是個滿腮黑髯的歪嘴老人，他那雙沒有感情的目光冷煞的落在展雲龍身上一瞥道：「他就是山主傳命下來的那個血指金魔麼？」

蔣原顫了顫道：「不錯，這小子正是他。」

「嘿嘿！」這個陰沉而怨毒的老人突然斜起那張歪嘴發出一連串怪異而使人心顫的嘿嘿長笑，道：「我河西君等待了幾天，沒想到他現在才來，嘿嘿，關山主有命在此，誰能拿下這個小子誰就得到魔宗的一套功夫，看樣子這個大賞要落在我手中了。」

河西君斜睨了那個大個子一眼，道：「不要緊，待會兒我將這小子拿下之後，你就送他回去就是了，不過你千萬不要打死他。」

他回身看了看自己帶來的那些手下，只見他們將這河畔四週，圍成一個半弧形，每個人的手都緊握着劍柄，靜靜等待着自己的命令。

這個歪嘴的河西君冷煞的一笑道：「兄弟，你看見了麼？這些人都在等待着你領路了，你只要乖乖的跟着老夫回去，我河西君保證你不受絲毫的損傷，如果你妄想要臨死一搏，嘿嘿，這條奪命河可能就將你的命給勾去了。」

展雲龍沒有想到河西君這樣的狂妄，居然沒有將自己放在眼中，他氣得仰天一笑，道：「閣下可知道這個犧牲會很大麼？」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兪劍峯在塔底下的寶殿內，所遇到的都是武林特級高手，如風林三灰鶴弟兄、錢大鼐、武三思，還有一個佯裝重傷的血人，被衆人追查才遁走，百毒教主兪肇山、兪一棋、邵嬋、金牛四凶、冒充桑乾獅王的于思大漢，最後一個是與獅王齊名的玄猿老人蒲山孤，也來塔底寶殿探秘，衆人都是互不相讓，旣鬥口、又動武……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隱言已到大限　諂詞誘落石棺

兪一棋愈說愈是激怒，厲聲道：「你那些手段，用來對付仇家已嫌殘忍，而今竟用來算計親生手足，豈非禽獸不如？你這做大哥的不仁在先，難道還能怪小弟不義不成？」

兪肇山喝道：「住口！縱令你巧舌如簧，今日亦休想保得住性命。」

兪一棋忍不住破口大罵道：「惡賊！人面獸心的惡賊！」

兪肇山道：「如果我是惡賊，兄弟你怕也算不得是什麼好人吧？」

兪一棋只是一個勁兒罵道：「惡賊，畜牲……」

兪肇山若無其事道：「罵吧，等到你罵得痛快時，就是你死期到了。」

踏著沉重足步，一步一步走了過去，說到最後一句，他已走到兪一棋面前，陰笑著抬起手掌。

陡聞一道冰冷的語聲道：「精彩，精彩，這齣兄弟鬩牆的戲演得當眞精彩之極，老夫久未履足中州，不想中州武林還有這樣的人，來演這樣精彩的戲……」

兪肇山回頭一瞧，見說話者是個穿得不倫不類，長得又毫不起眼的漢子，當下冷哼一聲，道：「你算是什麼人？」

蒲山孤淡淡道：「老夫不懂嗎？多年前老夫曾經會過一干高人，像青牛童子，像天山鐵氏兄弟，像崑崙浮雲大師，武當無爲道長，不知這些人是否能在中州武林佔一席位？」

兪肇山神色連變數變，道：「尊駕大名可否見示？」

蒲山孤道：「你口氣倒是改得眞快，老夫蒲山孤，不過是一介化外野民，想來你必不曾聽過——」

他口上儘管說得淡然，兪肇山却已不禁吃了一驚，脫口道：「原來尊駕竟是與桑乾獅王齊名的玄猿老人，在下眼拙，一時竟不曾看出來……」

說到此地一頓，聲音倏然變得又沉又狠：「玄猿老人名垂關外數十載，若在平日，在下是萬萬不願與這等老一輩的高人作對，自討痲煩，但今日我却放心得很。」

蒲山孤冷冷打斷道：「你有什麼可以放心的？你那一手金剛掌雖然有點氣候，但在老夫眼中，却還未臻功行圓滿之境，說不定動起手來，你反而會死在我的劍下。」

兪肇山道：「蒲老果然好眼力，一點不錯，在下因自幼未曾修習童子功，難望在金剛心法上有登峯造極的造就，我早就有此自知之明，是以刻意培植另一個蓋世高手，此人已將少林金剛掌煉成，行將無敵天下，蒲老要不要會一會他？」

蒲山孤心頭一凜，半晌沉吟不語。

兪劍峯插口道：「這人可是喚作易歧山？」

他忽然問出這句話來，兪肇山神色霍地一沉，道：「你怎會知道？」

兪劍峯微微一笑道：「兪大先生自以爲行事隱秘，世上再無旁人知曉，殊不知百密自有一疏，當今世上已有不少人得知此事，你也不必追究這道消息的來源。」

兪肇山冷笑道：「你少放空氣，必是岑少風那小子告訴你的無疑，他甫從子午

峽逃出，是易老頭的漏網之魚，大約他已向你說過大禪宗慘敗於易老兒之手的事吧？」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聳然動容，禪宗乃佛門一代曠世高僧，竟也不免落敗，那易歧山功力之强，由此可知。

俞劍峯道：「家師之敗，乃是一時大意所致，下次再戰，鹿死誰手猶未可知呢。」

口上儘管如是說，心中欲情不自禁感到一陣黯然，因爲大禪宗曾當著他面，用著悽涼的聲調告訴他，他和易歧山之戰業已結束，再也沒有下一次再戰的雄心，那不啻是宣告說，他已被逼得認輸服降了，爲師父洗雪這可恥汚點的擔子，無形中已落到了俞劍峯的身上。

俞肇山冷冷道：「這可不是在口舌上稱能之事，禪宗若不自量力冀圖與易老兒再戰，不用千招便管叫他落敗身亡！」

錢大鼐道：「武林中既又出現了這麼一個蓋世高手，老夫倒要會一會他。」

俞肇山道：「當然要會一會，你們之中，一個也休想活著離開此處。」

口裏斷斷續續發出輕巇的笑聲，運足中氣高聲道：「易老兒，你還不現身更待何時？」

喝聲在甬道中交震迴響，諸人俱都睜大眼睛，等著這突然崛起武林的一代高手之出現。

等了許久却始終未見有人現身，俞肇山微微發急，又一連喝了數聲，依舊沒有任何反應。

邵嬋嘲聲道：「俞大先生，你造就的高手靠不住，只怕是開小差溜了。」

這話說得相當尖刻，華山二俠對俞肇山頗有幾分忌憚，唯恐邵嬋之言觸他之怒，首先對邵嬋不利，忙向她使個眼色。

誰料俞肇山竟似充耳不聞，只是喃喃低語道：「莫非……莫非事情有了變卦？」

俞劍峯道：「俞大先生倚爲左右手的易歧山不曾來到，想來你必然感到人孤勢單……」

俞肇山冷哼一聲，道：「易老兒不到，對大局倒無甚影響，老夫早已下令百毒教衆埋伏於古塔地底甬道，伺機施毒，再加上預爲佈置的消息機關，那是足夠收拾你們了。」

冷漠地笑了一笑，復道：「如今天下高手雲集於此，爲了爭奪地底寶殿之寶物，彼此勾心鬥角，自相殘殺，老夫只要略加佈置，便可坐收漁利，將他們盡殲於此，嘿嘿……」

說到此地，再也忍不住心中得意之情，仰首嘿嘿陰笑不止。

華山杜大俠道：「然則這地底寶殿寶藏之說，竟是你故意放出的謠言，純屬子虛烏有了？」

俞肇山道：「古塔地底到底有無寶藏，老夫亦無法確定。」

俞劍峯道：「閣下想一網打盡天下英雄，只怕心願難償——」

俞肇山道：「不管你怎麼說，反正今日爾等絕難逃出老夫的掌心。」

俞劍峯道：「俞大先生，區區且問你一句，你可敢據實相告？」

俞肇山道：「問吧，快見閻王之人，老夫實說又有可妨？」

俞劍峯沉聲道：「你處心積慮，不惜與天下人作對，敢問居心何在？」

俞肇山引吭大笑，道：「莽莽神州，唯吾獨尊。」

俞劍峯微微一怔，因爲昔日紅袍老祖俞一棋亦曾當著武林七奇及岑少風面前，說出同樣的一句話，當時俞劍峯在旁竊聽，內心便有所質疑，現下再聞此言細思之下，心中已經有了七八分。

他雙目光芒閃動，逼視在對方臉上，道：「依我瞧，其意不僅於此——」

俞肇山道：「依你瞧如何？」

俞劍峯道：「閣下所以這樣做，幕後想必有人授意，如果區區猜得不錯，那人極有可能便是女眞九王爺多爾袞——」

他一語道破這項秘密，只道對方必會驚惶失措，孰料俞肇山仍然冷靜如恒，絲毫不爲俞劍峯之言所動。

俞劍峯定睛望住他，自己反而露出訝異之色，心忖：「這斷面上是否帶著人皮面具，雖不得而知，表情如何亦不可見，但他的臨事冷靜功夫，却處處教人猜之不透，和俞一棋比較，又不可同日而語，這種對手最是可怕不過，難怪陰狠如俞一棋，亦對他十分忌憚。」

俞肇山道：「小子你能將老夫所有秘密，一一的推斷出來，便如目見一般，倒也難得得很——」

俞劍峯道：「不敢，俞大先生能直言承認，倒也坦白得很。」

俞肇山冷冷道：「老夫說過，爾等都是將死之人，還有什麼不敢承認的，倒是小子你自以爲聰明頂透，豈不聞聰明必遭天忌，是以才子每多夭折，只怕你也難逃此例——」

俞劍峯淡淡道：「話雖如此說，但今日區區却放心得很。」

俞肇山厲聲道：「你有什麼可以放心的？你以爲能僥倖苟存這條性命嗎？」

俞劍峯慢條斯理道：「那倒不是，區區縱或埋骨在古塔地底裏，但却絕非死在你俞肇山的手上——」

俞肇山道：「老夫殺不了你，還有誰殺得了你？」

俞劍峯猶未回答，那邊蒲山孤已自冷冷道：「爾等儘在嚕嗦不休，我此來爲找禪宗晦氣，對寶物可無興趣，老夫走了——」

言下大步朝前而行。

俞肇山森冷地一笑，道：「你走——你走得了嗎？」

蒲山孤回望他一眼，道：「莫非你想阻攔不成？」

俞肇山道：「到了這裏，還要想走，看來是多費力氣……」

蒲山孤怒道：「非是老夫自高自大，要知以你所煉就金剛心法那一點能耐，實是休想留得住我——」

話未說完，突然感到一股壓力直壓胸前，幾乎透不過氣，他反應何等迅速，疾地拂袖一揮，反擊過去。

口上一面喝道：「什麼人胆敢暗襲老夫？」

黑暗中但聞「嗤」「嗤」聲起，一人大步走將過來。

蒲山孤心頭微凜，方才他隨手反擊，使的乃是一種極上乘的手法，只道當者不死必傷，誰知對方竟似若無其事，足步仍然十分健穩，單是這份功力，已可揣測來者必是宇內無雙的高手了。

俞肇山發出得意地笑聲，道：「我早有警告在先，甬道裏處處埋伏有老夫的屬下，蒲老這一擊……」

突聽一道冰冷的聲音，接口道：「蒲老這一擊，已具攻堅破銳之境，換了你的屬下，只怕不易抵擋得住。」

羣豪俱感愕然，不約而同忖道：「僅只一陣工夫，這洞室之中來客居然絡繹不絕，倒教人煞費猜疑了。」

俞肇山喝道：「來者何人？」

那冰冷的聲音道：「多日不見，俞大先生連老友都給忘記了嗎？」

俞肇山大笑道：「姓端木的，老夫早就料到這場熱鬧你不會錯過的，你來得正是時候。」

俞劍峯聞言心念微動，暗忖：「聽這口音，敢情來的是那時而陰陽怪氣，時而莫測高深的端木愈，這魔頭一向和俞肇山沆瀣一氣，他一來，俞肇山不啻如虎添翼了。」

「嗤」「嗤」步聲漸近漸响，衣袂飄風一盪，一個身材瘦高宛如枯枝一般的老者出現在諸人面前。

錢大鼐與端木愈打個照面，神色一沉，冷冷道：「端木愈！還記得我這個老朋友嗎？」

端木愈神色不動，道：「我道是誰，原來錢老兒也在此地，待會兒咱們多親熱親熱——」

錢大鼐臉上却無絲毫笑意，道：「現在親熱難道不可以嗎？」

端木愈道：「錢老的性子是愈來愈烈了，要打也毋庸急於一時啊。」

錢大鼐道：「這些年來，爲了五里亭那件案，你和姓俞的兩兄弟可把我給整慘了，錢某這口氣鱉在胸中這麼久，好不容易再見著你，你不給我一個機會發洩發洩嗎？」

端木愈恚道：「姓錢的！別人畏懼你那天雷氣，老夫可沒放在心上，你要……」

蒲山孤截口打斷道：「足下就是端木愈，聽說二十年前，你曾隻身獨闖大江七十二水寨，談笑間連斃二十四名舵主，身膺江北黑道第一巨擘，無怪你能接得住老夫那一掌。」

端木愈道：「尊駕好說了。」

蒲山孤道：「你可有興緻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錢大鼐搶著道：「端木當家與錢某有過節未了，蒲老可否容錢某先和他把這筆帳了却清楚？」

蒲山孤見他說得客氣，大感受用道：「請便——」

錢大鼐抱拳道：「如此錢某謝過了。」

轉身面對端木愈道：「端木愈，五里亭那件案子懸宕已久，到底是誰幹的咱們亦無須多加爭辯，今日你我就在這裏一決生死，無論誰戰死於此，都可不必再擇地埋葬了。」

嘿然一聲，一掌徐徐抬起，挾著勁厲風聲迫攻而上。

端木愈閃竄騰挪，掌足並用，拆解了錢大鼐這一股狂風驟雨般的攻勢，側身穩住。

他敞聲道：「你要打，咱家是捨命奉陪，但你且待我將話說過再動手不遲。」

錢大鼐聞言收手回來，道：「老夫可不怕你要什麼花招——」

端木愈吁一口氣，望了俞肇山一眼，道：「俞大先生，我有話對你說——」

俞肇山愕道：「怎麼？」

端木愈沉下嗓子道：「四個時辰之前，咱進入這地底甬道，每闖過一道關卡，便發現若干死人，一路行來，數數死者竟超過百名以上……」

俞肇山躊躇滿志地道：「那都是些慕寶而來的中原武林好手，他們若非死在消息機括之下，就是被老夫埋伏的百毒教衆所殺了，嘿！嘿！」

端木愈搖首道：「不然，那數以百計的死者除一部份是江湖上黑白道英雄外，泰半都是百毒教徒——」

俞肇山大爲錯愕，大聲道：「你——你沒瞧錯嗎？」

端木愈道：「百毒教衆的裝束最是易認，咱豈有瞧錯之理。」

稍稍頓了一頓，又道：「不僅如此，咱還發現貴教四大天王中何天王、黎天王及其他五名香主的屍體，就橫陳在前面甬道之中。」

俞肇山愈聽愈是心驚，聽到最後不免信疑參半，但端木愈鄭重的神色，又逼得他非相信不可。

那透著陰厲寒芒的眼色，此刻變得爲可怖，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久未開口的俞一棋忽然仰天大笑道：「妙極，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只顧對付天下英雄，却有人在背後抽你的後腿，哈哈，大哥啊大哥，你終於也有栽觔斗的時候。」

俞肇山狠狠地瞪他一眼，道：「一棋，你少幸災樂禍，這莫非是你在暗地裏搗的鬼？」

俞一棋大笑道：「大哥知我最深，你以爲我有這等能耐嗎？」

俞肇山尋思半晌道：「如若這事眞是你幹的，那麼從前便是我太小覷你了。」

俞一棋自鼻孔中哼了一聲，默然無語。

俞劍峯突然笑道：「區區只當俞大先生心思之密，舉世無雙，照這情形看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俞肇山目中凶光閃動，道：「小子，你敢是自求速死？」

俞劍峯道：「俞大先生若有意取我性命，便儘管出手吧，我只要你明瞭，如今我並不怕你，我怕的是你背後抽你後腿的神秘人物——」

俞肇山眼色微微變了，但口裏仍然冷笑道：「小子你不用再胡亂臆測，那些百毒教衆……」

俞劍峯道：「那些百毒教衆怎樣？他們都是無緣無故忽然一齊暴斃的嗎？還有你造就的易姓高手遲遲不曾現身，也只是偶然的事故嗎？俞大先生直到此刻還不肯省悟，倒教區區好生失望。」

他厲聲道：「不論事情有何變卦，待老夫出去瞧瞧便知分曉！」

偕同端木愈轉身大步朝石壁裂口走了出去，俞一棋略一遲疑，亦起身跟在後面，須臾，蒲山孤隨之離開壁洞而去。

邵嬋喜形於色，嬌笑道：「大哥說詞當眞不錯，淡淡三言兩語就把這幾個令人頭痛的魔頭唬走了。」

俞劍峯道：「俞肇山令妳頭痛嗎？然則另一個還未出面的人怕要使得妳瘋狂了！」

邵嬋不依道：「你壞死啦，你是故意來嚇我嗎？」

俞劍峯道：「我豈有這份存心，誰叫妳在華山養尊處優，當個大小姐還不知足，却要溜出江湖，跑到此地來受罪……」

杜元冲道：「俞兄責備甚是，咱這小師妹天生淘氣，最喜惹事生非，連白二弟他們都一直拿她沒奈何，現下讓她吃吃苦頭，也算是個教訓。」

邵嬋一頓足，道：「不來了，師哥你們分明和俞大哥夥同欺負我一個人……」

俞劍峯啼笑皆非，道：「是誰欺負妳了，杜大俠，白二俠不知爲了妳嘔了多少次氣，維護妳都來不及哩。」

邵嬋正色道：「大哥，你道我是高興出來東闖西蕩的嗎？」

俞劍峯道：「妳若不願在江湖闖蕩，爲何却又……」

邵嬋道：「我出來闖蕩江湖，只是爲了想見一個人，那人——那人……」

她一連說了兩句，忽然語氣微窒，兩頰泛紅，偷偷瞄了俞劍峯一眼，再也說不下去。

俞劍峯却始終不動聲色，任誰都無法從他深沉的臉上猜出他內心所想，邵嬋心中氣苦，狠狠頓著蠻靴。

杜元冲冷眼旁望，與白二俠對望一眼，輕咳道：「適才俞兄提到的神秘人物，可是眞有這麼一個人？」

俞劍峯頷首道：「有沒有我也只是揣測而已，橫豎咱們要安然離開塔底秘道，還得費一番工夫，何不暫且跟隨俞肇山他們去瞧個究竟？」

杜元冲想了一想，道：「好！咱們走！」

俞劍峯與錢大鼐當前並肩而行，華山師兄妹三人魚貫相隨，出得暗門沿著窄狹的甬道前行。

沿道所經之處，一幅幅慘象漸次呈現他們眼底，在每一條夾道轉角處，都橫躺著數具屍身，死態不一，但却個個眼珠暴突，五官扭曲，紫紅色的血液從七孔流出，凝成血柱，顯已氣絕多時了。

當下邵嬋不由怵目心驚，霎時只覺寒意佈滿全身，呼道：「好多的死人！咱們不要再往前走了。」

俞劍峯道：「想不到姑娘一向對天地鬼怪都不害怕，倒也怕起死人，眞是異數，不像我什麼都怕，只有死人却是不怕的。」

邵嬋愠道：「算你會說，你要送死我也懶得管你的死活。」

錢大鼐皺眉道：「端木愈那厮說得不錯，這許多死者有中原趕來的黑白道英雄，但絕大部份是百毒教徒，俞肇山經此打擊，大約可以稍挫他的銳氣了。」

俞劍峯道：「前輩可曾瞧出他們的死因？」

錢大鼐目光掠動，道：「從這一干人的死狀上看，分明爲人以同一手法——一種外家至剛之力活生生震斷頸脈致死，此一殺手若爲一人所爲，那委實太令人難以想像……」

正說間，俞劍峯突然注意到前面夾道上有兩條人影出現，一忽兒那人影已來到切近，雙雙舉掌直拍過來。

俞劍峯喝道：「朋友何爾出手傷人？」口裏喝著，手上可不怠慢，雙掌翻掄，迅速接下了對方兩招，但他們二人却緊攻不放，竟似把俞劍峯當成了深仇大敵。

右首一人厲聲道：「誰是你的朋友？」

俞劍峯聽出對方那熟悉的嗓音，笑道：「風林勝氏昆仲雖未將在下當做朋友，但在下生性最喜與江湖好漢攀枝攀葉，還是以汝等自居，足下想不見怪吧？」

來者果然是風林三灰鶴中的老大勝翔與老二勝翎。

那勝翔錯愕道：「你——你是俞劍峯？」

旋即收手抱拳道：「甬道中光線昏暗，咱哥兒一時瞧不清楚，致有得罪，還望見諒。」

俞劍峯道：「不敢——」

邵嬋可又不甘緘默了，說道：「鼎鼎大名的風林灰鶴原來也是如此不分好歹，依我瞧還是改爲風林烏鴉好得多，還好你是碰上俞大哥寬洪大量，若換了我，可沒這般便宜了。」

勝翔乾咳一聲，道：「這位姑娘真會說笑，咱哥兒……」

他吃邵嬋冷嘲熱諷一頓，礙於對方是個姑娘，又不便發作，一時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只有將悶棍吃在肚子裏，算是認了。

俞劍峯岔開話題，道：「賢昆仲遇到何事，爲何走得如許倉惶？」

勝翔、勝翎面上齊露出驚悸之色，寒聲道：「俞兄可曾聽過有關雪人的傳說？」

俞劍峯脫口道：「雪人？」

勝翎緩緩吁出一口氣，道：「說來你或許不肯相信，適才咱們就在前面秘道盡頭，瞧見了雪人的踪影！」

俞劍峯心頭震了一震，問道：「兩位與牠動過手沒有？」

勝翔搖頭道：「江湖傳說，雪人是個人力難以抗拒的惡物，其凶殘暴虐直與鬼魅無異，咱們避之唯恐不及，那還敢跟牠動手。」

俞劍峯沉吟道：「在來落英塔的途上，在下亦曾和雪人碰上，據說牠一向都是在星星峽附近出沒，如今竟也闖進了塔底秘道，此中必然透著蹊蹺……」

杜元冲心念微轉，道：「甬道裏數十名死者，莫非便是被雪人所害？」

俞劍峯道：「這也未始沒可能。」

錢大鼐道：「怪哉，老夫曾在落英塔渡過五年歲月，竟從來沒有目覩雪人出現過，眞正可疑得緊，斯時斯地要是讓老夫碰見，可要……」

陡聞一聲「轟隆」巨響，打斷錢大鼐的話頭，衆人心中俱是一緊。

白二俠低聲道：「聽這聲音，生似有人推倒了夾道石壁——」

「轟」「轟」聲響不絕於耳，間中偶爾聽到數道奇異而又刺耳的咆哮聲音，令人心中爲之發毛。

勝氏兄弟滿帶驚怖之色的臉上，早已變成死灰，齊聲道：「咱們快退！」

兪劍峯冷冷道：「退？退到那裏？」

勝翔唇皮微動，吶吶不能出口。

轉眼之間，右側石壁裂開一個窟窿，一團雪白霧氣從窟窿鑽出，包圍着一件雪白物事滾滾而來。

那雪白物事移動得迅速之極，一忽裏已來到近前，仔細看時，却是體型彪大，全身上下長滿白色長毛的怪物，連整個面龐都被白毛所遮住，露出一對慘綠綠的眼珠，模樣兇惡之極。

那怪物眼珠骨碌碌一轉，鼻子用力嗅了兩嗅，甬道裏登時洋溢著一片腥氣，中人欲嘔。

邵嬋情不自禁將嬌軀向後收縮，道：「這怪物好生醜惡。」

杜元冲喝道：「好畜牲！」奮起一掌，遙擊過去。

兪劍峯與雪人交過手，深知那怪物之厲害，忙出聲示警道：「杜兄務必全力出擊，切莫掉以輕心大意——」

說時遲，那時快，兪劍峯欲出手相助的念頭剛剛轉過，尚未來得及動，杜元冲一掌已擊中了雪人。

但聞「蓬」地響了一聲，杜元冲連退三步，仰面一跤跌倒地上，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衆人明明見了雪人挨了杜元冲一掌，但牠却屹立不倒，受傷的反而是出掌攻擊的杜元冲，心中一寒之下，俱都弄不明白個中道理。

邵嬋尖叫一聲，趕過去扶住杜元冲身軀，道：「大師哥，你傷得如何？」

杜元冲道：「還好，這怪物只怕會使邪功。」

勉力撑起身子，舉袖抹去唇角血絲。

雪人張牙舞爪，狂嘯厲叫不止，一縱一跳間，龐大無朋的身軀疾縱而起，虎地朝杜元冲疾衝而去。

杜元冲心虛胆怯，不遑與雪人正面硬碰，身子一仰，蹬蹬蹌踉著足步往後直退。

雪人一抓不著，轟隆一大響，地面應勢陷下了一個大窟窿，勝氏兄弟一瞧雪人凶威如此，不由心寒胆裂，竟感舉步維艱，連逃走都沒有氣力了。

兪劍峯大聲道：「雪人又要發動攻擊了，咱們避免集中在一處，快——快散開！」

衆人聞言迅速移動方位，但因甬道本就十分窄狹，故而只能作有限度的散開，成了犄角之勢。

錢大鏞叫道：「兪小哥，你左我右，同時往他身上招呼！」

兪劍峯應了一聲運足功力，拍出一掌，那邊錢大鏞鐵掌猛揮，一股狂飆應掌而出，隱隱有風雷之聲。

錢大鏞一向以掌力雄渾著稱，那發出的一掌，果然大有威力絕倫，無堅不摧之概，再加上兪劍峯自旁夾攻，衆人只道雪人絕難抵擋得住，孰料雪人在兩大高手夾擊之下，竟全然不退，挪身又自衝了過來。

厲嘯聲中，雪人揚臂擊中兪劍峯腰部，兪劍峯還算躲得夠快，儘被臂爪邊緣掃過——

饒是如此，他仍然被掃得凌空翻了個觔斗，好不容易拿樁站穩。

雪人咆哮不停，夾雜著羣豪怒罵之聲，蕩漾在甬道裏。

錢大鏞見掌出無功，厲聲道：「兪小哥閃開，老夫要發出天雷氣了！」

衆人一聽錢大鏞說出「天雷氣」三個字，初時一愕，繼而感到興奮，彷彿和雪人的戰局，便可因之改觀。

這當口，兪劍峯雙眼一瞥，忽然瞧見雪人那慘綠的眼色，似乎變了一變，不禁大感訝異。

這只是一霎那間之事，非用心實是難以看出。

雪人旋又發出刺耳驚心的咆哮聲音，彷彿是死神的呼吸一般，情狀凶悍之極……

錢大鏞覓到空隙，身形猛地向前一弓，右掌平立，掌緣朝外豎立如刀，掌勢發出之際，全身跟著一陣顫動——

勝氏兄弟目覩此狀，失聲驚呼道：「天雷氣！」

一聲鉅響有如天雷霹靂倏起，錢大鏞掌心每向外出一分，霹靂之聲便隨之增加了一分。

到最後那聲響已成了一片混亂，衆人的耳膜幾乎被震裂了。

就在錢大鏞發出天雷氣之際，雪人凶睛一轉，身軀不退反進，身軀忽地騰空躍起。

錯非親眼目覩，誰也不敢相信，雪人在錢大鏞「天雷氣」發動之下，居然不退不避，仍有餘力躍起搶攻——

錢大鏞大吼一聲，左右雙掌急揚，如山內力疾發而出，那掌緣勁風使得旁立諸人亦感呼吸窒悶，身形搖搖欲墜。

兩股驚天動地的掌力一觸即散，雪人身軀夷然無損，矯健如常。

衆人瞪眼宛如銅鈴。

勝翎大叫道：「老天！這厮怕不是魍魎鬼物吧！」

這時驀然一陣低沉的嘯聲自左側方傳了過來，雪人乍聞嘯聲，突地撇下錢大鏞，憑空咆哮數聲，一轉身如飛急縱而去。

諸人驚魂甫定，不由深深吁了一口大氣。

錢大鏞皺眉道：「雪人怎會突然退走？敢情與那突發的嘯聲有關——」

華山白二俠道：「方才那嘯聲起得古怪，極有可能有人在背後控制雪人的行動……」

錢大鏞頷首道：「這話也有道理。」

兪劍峯沉下嗓子道：「依區區愚見，雪人之行動，絕對不用由旁人控制，只因那雪人壓根兒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所喬扮——」

他口出驚人之語，衆人不禁駭訝交集，半晌沒有人作聲。

錢大鏞呆了一呆，道：「小哥從來言必有據，適才莫非有所發現？」

兪劍峯低聲道：「剛剛錢老先生口叫發出天雷氣之際，區區偶爾瞥見雪人的眼色變了一變，試想雪人若僅是個野獸，又怎會聽得懂咱們的話？此外他在天雷氣下出掌反擊，竟絲毫未有損傷，難道不像個武林特等高手的身手嗎？」

錢大龢尋思良久，始道：「果如小哥所言，雪人若是個武林高手所喬扮，他如此做，除了可利用其怪特模樣嚇人心胆之外，還會有其他什麼用意？」

兪劍峯道：「這個小可亦一時思之不透，可以想見的是：那設下此稀奇惡毒手段之人，定必包含極大的陰謀禍心，說不定就與落英塔的隱秘有關。」

錢大龢詫道：「落英塔的隱秘？」

兪劍峯道：「小可自從進入此塔，便隱隱感覺到這座古塔內隱秘重重，前輩在這裏居住多年，難道反而沒有這種感覺嗎？」

錢大龢登時陷入沉思之中，半晌無語。

良久，他抬起頭來，指著雪人逃走的方向，道：「雪人來時，一連推倒了幾重石壁，這是很好的線索，咱們要查究他的來龍去脈，何不沿著塌牆跟上去探個究竟──」

兪劍峯見錢大龢對有關落英塔的事有意避而不答，不禁有些失望，當下漫口應了一聲。

一行人跨過塌牆，只見裏面僅有數尺寬狹之地，前面原來有一堵石壁擋住去路，但此刻也已被雪人撞裂了一個大洞。

如此一連跨經七重斷壁，眼前豁然開朗，羣豪發現他們正置身於一座寬敞的大廳裏，頭頂架著一盞油燈，光焰熊熊。

杜元冲道：「有人先咱們來過此處了，極可能是兪肇山那一夥人……」

兪劍峯道：「何以見得？」

杜元冲仰首望了頭上的油燈一眼，道：「這盞燈總不會本來就有吧，兪兄可曾注意到燈蕊猶長，那架掛此燈之人，想來才離開不久。」

兪劍峯道：「杜兄推斷不錯，但剛剛走在咱們前頭之人，可沒有任何人撐有油燈啊。」

突聞邵嬋尖叫一聲，道：「兪大哥快過來，這邊有三具石棺！」

兪劍峯心頭一緊，疾步繞過屏風，觸目處只見屏風後面兩面石壁間橫豎著一根石軸，三具石棺排列有序地架在石軸之上。

油燈的光線透過屏風後，投下一角陰影，襯上三具黑烏烏的石棺，形成一種神秘恐怖的氣氛。

兪劍峯視線掠過那三口黑色石棺，無端覺得一股沁骨寒意自背脊升起，霎時佈滿全身。

錢大龢濃眉微皺，道：「這三具石棺擺在此處，是怎麽回事？」

兪劍峯道：「棺木應該是用來裝人的，倒不知是誰死後入殮於此？」

邵嬋插口道：「但石棺裏裝的若不是死人呢？」

兪劍峯道：「不是死人，會是什麽物事？」

邵嬋寒聲道：「我心頭惴惴不安，隱隱直覺到石棺裏藏有什麼神秘驚人的物事，或許……」

錢大龢大聲打斷道：「不管棺內所裝是何物，待老夫將棺蓋揭開，便可大白於你我眼前了──」

舉步跨前，走到右側一具石棺之前，伸手欲揭棺蓋。

兪劍峯適時出聲道：「錢老先生且慢──」

錢大龢微怔，縮手道：「怎地？」

兪劍峯道：「女人的直覺，有時候是非常可靠的，邵姑娘既然預言棺中有異，前輩還望小心爲是。」

錢大龢道：「照這樣說法，石棺豈非不要打開更爲萬全嗎？」

兪劍峯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依區區愚見，還是莫要將石棺揭開的好，如此敵人便無所施其技了。」

錢大龢搖搖頭道：「不妥，棺蓋不揭，這悶胡蘆蹩在老夫肚裏實在不好受，老夫此刻已是滿頭霧水，若再積壓石棺謎團，悶也要活活悶死了。」

兪劍峯想了一想，道：「前輩若執意開棺，最好莫用手揭，改以外家掌力將棺蓋擊碎，以防敵人有任何詭計……」

言猶未盡，錢大龢已內力暴發，一掌隔空拍在棺蓋之上，他這一掌乃是運足八成力道而發，掌力雄渾異常。

一聲撼人心弦的尖銳巨響過後，棺蓋應掌破裂成兩半，錢大龢掌落人退，隨即退出五尺開外，蓄勢戒備。

棺蓋甫裂，羣豪但覺眼瞳一花，光采眩目，竟似天光透出一般，與大廳之黝黑，恰恰成一强烈的對比！

衆人一時無法適應，好半天竟是不能視物，過了良久，始將眼皮睜開。

這一睜眼，瞧清棺內物事，再也克制不住驚呼出聲。

只見那强烈的光線竟是從石棺所透出，棺內不知堆滿多少明珠翡翠，珊瑚瑪瑙，此外還有一串鴿卵大小的夜明珠，交映出七彩繽紛的色彩，那石棺原本就造得格外寬長，遍棺珍寶，自然形成一種最豪華的佈置！

羣俠雖然都是經歷過大場面的過來人了，但幾曾見過這樣的大手筆？一時只瞧得眼睛都發直了。

良久，杜元冲發出一聲太息，道：「這棺內的任何一串珍珠或翡翠，怕都要值萬兩銀子以上，現在天下的奇珍異寶想必都集齊於此，其價值更是難以數計了。」

兪劍峯道：「棺內本是用來裝死人的，目下却用來裝這些奇珍異寶，眞是難以思議得很，那幕後主持此事之人，稀奇古怪的主意倒也不少。」

錢大龢道：「這些珠寶若常人十有其一，已是富可敵國，但寶物太多，在老夫眼中竟等於散置路旁的泥沙一般，反而不值多顧了。」

衆人不料他斯時斯地說出這等話來，不覺楞了一楞，只有兪劍峯打從心底暗暗感到佩服。

突聽勝翔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大叫，道：「找到了……咱們終於找到了……」

兪劍峯見他瘋態可掬，冷冷道：「找

到了什麼？」

勝翔大聲道：「落英塔地底寶藏……寶殿藏寶，咱們不是找到了麼？」

俞劍峯冷然道：「不錯，咱們是找到了寶殿藏寶，但寶物太多，又廢棄在石棺裏，難道勝兄不覺得奇怪？」

勝翔道：「這些珠寶想必是無主之物，故而隨意堆置，任君擇取，有何奇怪之處？」

錢大鼐道：「人生一世，財寶雖多，但却壽年有限，勝大俠三思。」

勝翔道：「錢老先生不必多說了，眼見寶物當前，能不動心者幾許？你不惜憚費唇舌，勸咱哥兒放棄到手的珍寶，莫非你別有用心，想要獨佔麼？」

錢大鼐道：「勝大俠既作此語，老朽不言也罷。」

勝翔不待他說完，早已一掠上前，雙手捧起了一大把翡翠寶石，湊近唇邊不斷的親吻着。

邵嬋悄悄移近俞劍峯身旁，低聲道：「俞大哥，你瞧那串鴿卵大小的夜明珠好看麼？」

俞劍峯知她心中欣羡，此乃女人之常情，不忍令她失望，道：「好看，好看之極，若讓妳掛在胸前，明珠美人，更是相得益彰……」

突聽「砰」一大響，勝翔仰身栽跌，手上珠寶散落一地！

衆人覩狀情知有異，連忙湊身上前，只見勝翔臉上露出恐怖悸慄的表情，瞳孔出奇地放大數倍，肌膚漸呈紫黑。

接著他又是一聲怪叫，斷斷續續道：「珠寶……我的珠寶……」

手上勉力抓到一串珍珠，身子一陣痙攣，便自嚥氣。

勝翎目眥欲裂，嘶聲道：「那一個崽子偸襲我大哥？」

諸人駭然望着這副怪象，不知所措。

俞劍峯緩緩道：「好厲害的毒水，只要一觸肌膚，居然立刻沒有救了！」

勝翎道：「你，你說什麼？我大哥是被毒物毒斃的？」

俞劍峯長吸一口氣，道：「先時我只懷疑珠寶棄置棺木中大有蹊蹺，却沒有想到那些珠寶竟都是贋品，就以令兄手上那串珍珠來說吧，一顆顆的珠寶內顯然都裝有毒水，外殼一碎，毒水噴濺到肌膚上，劇毒內侵，便像令兄此刻這等模樣……」

衆人下意識移目望去，果見勝翔手上的一串珍珠已有數顆破碎，手臂手掌上沾滿了滴滴的紅色毒水，宛如鮮紅的血液一般，怵目驚心。

勝翎面色慘變，但瞬即怒罵道：「放屁，你休想騙我，我大哥雖然死了，這三具石棺的珠寶可依舊歸我所有，任誰也別想挐走！」

他又叫又罵，不時發出一聲尖銳的狂叫。

杜大俠、白二俠相互對望一眼，心中道：「這斷只怕已駭瘋了！」

勝翎語無倫次地叫罵了一陣子，突然橫跨兩步，伸手揑住居中一具石棺棺蓋邊緣，「咯」一響，他已將棺蓋揭開——

棺蓋甫掀之際，陡見一條黑線自棺中直射而起，勝翎驚呼一聲，足步蹌踉，仰身往後疾退。

他失聲呼道：「蛇……蛇……」

餘音未絕，已然倒地斃命。

俞劍峯凝目望去，只見一條黑色小蛇正咬住勝翎的頸項，心中暗自駭然，想不出何種毒蛇毒性竟然如此之重，發作得這般迅速，勝翎才被咬中，便已無救。

一瞬間，「噓」「噓」之聲大作，從石棺裡游出數十條黑色斑點的小蛇來，俞劍峯吸一口氣，只覺腥風撲鼻，中人欲嘔。

衆人心中一陣緊張，雙掌蓄滿功力，等候蛇羣游近再行出手。

轉眼裏，蛇兒已從四面八方湧來。

三五條毒蛇游到邵嬋面前，忽然停下身來，三角形的尖首一昂，對著邵嬋不斷吐信噓氣，模樣可怖之極。

邵嬋嚇得面如土色，險些昏將過去。

驀然一陣腥風吹至，那五條毒蛇旋風般一個扭身，比脫弦之矢還要迅疾地向邵嬋射來。

邵嬋閉目不敢再瞧，早已失去了防衞能力，杜大俠、白二俠心惦師妹安危，齊地暴喝一聲，雙雙出掌擊至。

那五條毒蛇吃掌風捲飛牆角，動彈不得。

錢大鼐大聲道：「毒蛇太多，咱們總得想個法子將這些畜牲解決——」

杜大俠道：「要解決這些長蟲談何容易？該當……」

話至中途，一條小蛇猛地一竄而上前，他連忙中止話聲，右腕一沉，向下抓去，他這一探手，正抓中那條毒蛇頸間七寸之處，手上一加勁，蛇身已被揑成為兩半……

這時候，錢大鼐忽然發現一樁怪事——

但見那羣蛇儘管四處游動，擇人而噬，却都遠遠離開俞劍峯，那樣多的蛇兒竟沒有一條游近俞劍峯身側向他咬噬。

錢大鼐大呼咄咄怪事，朝俞劍峯招手道：「小哥，你且走上前來——」

俞劍峯心中納悶，但仍依言舉步上前，所經之處，羣蛇紛紛走避！

他自然也發現了情形有異，用心忖思其中緣故。

錢大鼐道：「毒蛇羣似乎不敢接近於你，老夫可拿不準是你的體質異於常人，抑或身上懷有尅制毒蛇的物事？」

一言驚醒夢中人，俞劍峯急急伸手入懷，掏出一粒小珠，在錢大鼐眼前晃了晃，道：「區區想起來了，這大雄珠乃家師所贈，是毒物的尅星——」

他大雄珠在手，羣蛇忽然尖聲怪噓起來，紛紛倒竄而退，游向石棺之中，霎時走得一條不剩。

杜元冲毫不怠慢，立刻縱身上去將棺蓋闔上。

白二俠鬆了一口氣，道：「有虧俞兄的大雄珠，把該死的蛇羣制服了。」

俞劍峯道：「這地道之中，當眞是步步凶險，殺人手段，無奇不有，先後兩具石棺裡，裝的竟是毒甲天下的贋品珠寶和長蟲，連勝氏昆仲都不明不白因此而喪失性命，又有誰事先能夠料得到？」

白二俠道：「只不知第三具棺木，會藏著什麼物事？」

諸人早已有如驚弓之鳥，經白二俠一提及，視線不約而同落到那漆黑如墨的石棺上。

此刻油燈即將燃盡，屏風後面擺置石棺的一角烏漆巴黑，與黑色石棺交織下，愈發顯得陰森神秘。

俞劍峯目光從棺木上收回，環顧四周一眼，道：「區區忽然感到廳中氣氛有點不對，極像有大禍即將臨頭，不知諸位有無這種感覺？」

錢大鼐道：「這又是直覺嗎？」

俞劍峯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後一口石棺不開也罷。」

錢大鼐沉聲道：「毒蟲、毒珠都還未能取去老夫之命，不論第三具石棺所裝何物，老夫總要打開它瞧個分明！」

轉首朝華山二俠道：「兩位之中，誰帶有兵刃？」

白二俠解開腰間長劍遞過去，錢大鼐一劍在手，往石棺攔腰斬去。

一聲異響就在此際傳至諸人耳膜，凝神聽去，那聲音像是遠隔天邊，又似近在咫尺，令人無法捉摸。

一道冷冷的語聲接著響起：「三具石棺全開，那就是你們的大限到了。」

諸人舉目四望，却找不出語聲出處。

錢大鼐長劍去勢爲之一窒，喝道：「說話的朋友，請現身出來讓錢某見見如何？」

那人沒有回話，大廳裡一片沉寂。

錢大鼐再度喝道：「朋友你別再故弄玄虛了，就憑石棺裡所擺佈的這些魍魎鬼計，或許可以嚇唬得了旁人，却也難不住老夫……」

手中長劍一揮，直往石棺劈去。

這會子，倏聞一道冰冷和語聲響起道：「住手——」

錢大鼐手上劍勢毫不停滯，劍口及將劈到棺木時，突然一反手，劍口向上，脫手平射而出——

長劍破空劃出一道寒光，乍閃又斂，黑暗中一人直掠入廳，長劍鋒口正正對準他門面要害射到。

諸人直到此刻方始瞧得分明，敢情錢大鼐所以脫手射出長劍，正是覷準來人身形所發。

說時遲，那時快，那人眼看劍光劃到，身形非但沒有停滯，反而依舊往前直掠，跟著右手閃電般一伸，竟將長劍端端接在手中。

錢大鼐不料來人身手如此了得，不覺呆了一呆。

眨眼間那人已迫到切近，單掌暴翻，迎面襲至。

錢大鼐足踏九宮，身軀跟著向左疾閃，避過對方一掌，那人並未乘勢追擊，左手一收，說道：「你攻我一劍，我打你一掌，咱倆算是扯平了。」

俞劍峯定睛一望來人，錯愕道：「蒲老前輩爲何也來了此間？」

來者正是玄猿老人蒲山孤，他自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哼，冷冷道：「怎地，老夫不能來嗎？」

俞劍峯道：「小可不是這個意思，適才前輩和俞肇山等人走在一道，目下又脫離他們，獨個兒闖到這裡……」

蒲山孤露出不耐之色，打斷道：「老夫向來獨行獨往，不慣與人結夥作伴，你這一問當眞無知之極。」

俞劍峯面上一紅，悶然不響。

錢大鼐道：「剛剛是蒲老在外面說話嗎？」

蒲山孤道：「不是老夫是誰？」

視線落到那置放在石軸上的第三口黑木棺材上，又道：「你們可知道這石棺裡所裝何物？」

錢大鼐搖首道：「不知道。」

蒲山孤冷笑道：「看來你跟你老子錢百鋒一樣，不過是有勇無謀之輩，這口石棺豈是輕易可以開得？」

錢大鼐並不以爲忤，道：「依蒲老之見如何？」

蒲山孤冷哼不答，半晌道：「爾等統統後退十步——」

諸人一怔，彼此面面相覷，却沒有人移動足步。

錢大鼐道：「蒲老莫非也想揭開棺蓋？」

蒲山孤道：「不錯。」

錢大鼐微怒道：「同樣一具石棺，蒲老可以揭得，難道錢某便不能夠辦到嗎？」

言罷，突然橫跨兩步，走回黑漆棺木之前，疾起一掌拍在石棺上，掌落人退，霎時已退出三尺開外，廳中羣豪亦紛紛移動身軀，蓄勢戒備。

唯獨蒲山孤靜立不動，似乎早已成竹在胸。

蓬然一響後，諸人無不瞪眼有如銅鈴，只見那具石棺在錢大鼐外家陽剛掌力一擊之下，竟夷然無損。

蒲山孤冷冷道：「揭棺不得其法，你這是白費力氣了。」

錢大鼐面上一紅，良久作聲不得。

俞劍峯忍不住道：「依此道來，前輩倒是知曉如何將棺蓋揭開的方法了？」

蒲山孤道：「這個麼，嘿嘿，輕而易舉，簡單得很。」

俞劍峯皺眉道：「前輩本屬局外人，照理說，對此間一切隱秘所知應該有限，但目下居然大違常情，倒教小可好生不解。」

言下隱隱透露出心中的質疑，同時昂起首來，兩道銳利的目光，毫不放鬆的投注在蒲山孤面上。

蒲山孤聞言，那滿臉不屑的神色立刻消失，顯然俞劍峯這突如其來的一問，頓時使他生出另眼相看之感。

當下緩緩道：「問得好，老夫此來原本爲尋找大禪宗晦氣的，對什麼古塔地底寶殿，從來沒發生過興趣，況且一如你所言，老夫既非局內人，此間秘密可說懵然一無所悉……」

他微歇一下，續道：「只是適才老夫路經此廳，不期目覩一事，經過這一發現，老夫竟身不由主，也被牽進這場是非中來了。」

俞劍峯心念微微一動，道：「前輩曾經目覩何事，可否見告？」

蒲山孤道：「事情非比尋常，老夫須得三緘其口才行。」

俞劍峯頗爲失望，道：「蒲老前輩不

肯說也就罷了，或許小可能夠猜出一點端倪……」

蒲山孤雙目環顧周遭一匝，沉聲道：「現下諸位所立位置，俱都遠離石棺至少十步以上，老夫這就打開棺蓋，揭露棺中之秘——」

說到此處，視線忽然落到俞劍峯身上，一字一語道：「姓俞的小子，你可敢站到老夫的身旁來？」

俞劍峯猶未及開口回答，那邵嬋已自尖聲道：「這老鬼不知安的什麼心眼，大哥你提防他的詭計要緊，這可不是逞英雄的時候……」

俞劍峯微笑道：「多謝邵姑娘提醒，在下自有計較。」

說話間，竟然端端向前走了五步，與蒲山孤並肩站立。

邵嬋頓一頓蠻靴，怒道：「哼，好言相勸不聽，如果發生意外，我可懶得管你的死活！」

蒲山孤道：「小子你胆色之壯，頗出老夫意料，你難道不問問我，何以要你站到棺木近側的原因嗎？」

俞劍峯道：「正要請教前輩爲何如此看重小可？」

蒲山孤唇角浮起一絲詭異的笑意，道：「這個答案，你馬上就可以知曉了。」

俞劍峯呆了一呆，下意識裡第一個反應便是感到蒲山孤的語氣，一聽而知，絕對沒有懷著好意。

而且這道問題乃是蒲山孤自動提及，等到俞劍峯問出口後，卻又故意賣關子，頗使人難以推測其用心所在。

他只覺事有蹊蹺，却是不得要領，不覺沉吟苦思。

這會子，蒲山孤突然伸手去揭棺蓋。

俞劍峯瞥見對方一有所動作，立時警醒過來，只見那蒲山孤開棺的姿勢甚爲古怪，身子向前半傾，幾乎成了一個弓字形，右手捏住棺蓋邊緣使力一旋，整片棺蓋竟有如螺絲一般，被他倒旋過來。

「砰」一聲大響，挾著羣豪的驚呼聲與邵嬋的尖叫聲，那棺蓋已被蒲山孤揭開——

俞劍峯雙目一瞥，脫口道：「石棺裡什麼也沒有，前輩……」

一句話尚未說完，蒲山孤倏地出手如電，迅速地扣住俞劍峯脈門，掉轉他的手臂。

變生倉促，俞劍峯全然未有防備，當下但覺身子一麻，已叫人點了「關元」「氣海」「志堂」「分水」「中庭」五處穴道。

邵嬋花容失色，尖叫道：「老鬼你使的什麼詭計？」

嬌軀一衝，瘋狂撲了上來。

蒲山孤望也不望她一眼，舉袖輕輕一拂，登時又把她逼退。

霎時錢大鼐和杜、白二人相繼撲至，然而業已遲了一步，那蒲山孤一手抓起俞劍峯，躍入石棺之中。

錢大鼐等人所發出的掌力，呼呼數響，打從他頭頂掠過。

但蒲山孤已挾持俞劍峯，安然地躺在石棺裡，棺蓋迅速闔上，封蓋得嚴絲密縫，絕無空隙。

那棺蓋封上之後，石棺底上橫置的一根石軸立刻不停地轉動著，機括彈簧發出一片軋軋的聲響。

載著蒲山孤及俞劍峯的那具棺木，隨著石軸的旋轉迅速滑動，冉冉往上直昇……

邵嬋失聲道：「這口棺木，透著古怪，錢老你快設法阻止它滑動啊！」

錢大鼐大喝一聲，雙掌齊推出。

他掌下貫足眞力，大有無堅不摧之威，刹時一股强大絕倫的掌力風湧呼嘯而出，直擊石棺。

但石棺在這等强大內力的震壓下，依然未被震裂。

杜大俠腦際靈光一閃，道：「這根石軸——咱們先破壞這根石軸再說——」

錢大鼐如夢初醒，馬上領悟出那轉動的石軸，是整個機括關鍵所在，他回轉身軀，與杜、白二人伸手就要去扳動那根石軸——

就在這一忽，掛在牆壁上的油燈突然熄滅了。

黑暗籠罩了整座大廳，諸人只感眼前一片漆黑，但什麼都瞧不見，經過這一陣耽擱，軋軋聲響已停了下來。

杜大俠取出火摺，打亮後凝目望去，但見石軸已經停止轉動，棺木却不知滑動到了何處。

錢大鼐等人都被這一連串的變故，震駭得呆住了，失去了主張。

邵嬋只急得淚眼晶瑩，道：「師哥你也想想辦法啊，別儘呆站在那裡了。」

杜大俠與白二俠相對苦笑，他倆何嘗不知邵嬋的感受，雖用盡腦力思索，仍舊一籌莫展。

錢大鼐重新將油燈點上，一廳皆明。

之後，他們開始察看那根石軸，却始終瞧不出任何端倪，緣因他們對消息機關之學，所知到底有限。

錢大鼐道：「想不到區區一根石軸，學問還可眞大得很，居然能將一具石棺生生移動得不見踪影……」

語至半途頓住，此刻他聽到外面似乎有異響。

他表面上不動聲色，實則已集中精神諦聽，外面的異響異常低微，而且近在廳口。

以錢大鼐的視聽之功，此人竟能欺近到這樣的距離，方始被他發覺，足見來人的功力，只在錢大鼐之上，而不在其下。

又過了半晌，杜、白二人亦自有所警覺。

杜元冲壓低嗓子道：「甬道外面似乎有人走進來了……」

只聽一道陰惻惻的語聲，道：「不錯，是老夫來了，杜大俠的耳目也可以算得上是天下一流的了。」

廳中的氣氛本來就十分沉重，等到一身血紅長袍的俞肇山一走進來，空氣更是沉悶得令人窒息。

錢大鼐冷笑道：「在這塔底秘道發生的一切事端，果然件件和俞大先生脫不了關係。」

俞肇山面不改其色，道：「錢兄此言未免有欠斟酌。」

錢大鼐道：「你敢說此事與你無關嗎？」

（未完．四十）